民國叢書

第二編

·71·

歷史·地理類

浪迹十年

陳達著

人生採訪

蕭乾著

上海書店

人生採訪

蕭乾著

人生採訪

著作人 蕭乾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

初版 中華民國卅六年四月

再版 中華民國卅六年八月

基本定價 十五元

本書據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影印

前記

當一九三三，我還未正式加入一個報館工作時，我便在一篇我與文學裏寫下自己的願望：那願望很簡單，便是我的最終鵠的是寫小說，但因爲生活經驗太淺，我需要在所有職業中選定一個接觸人生最廣泛的。我選中了新聞事業；而且，我特別看中了跑江湖的旅行記者生涯。所以，當一九三五，我由兩年來在楊今甫、沈從文二先生合編的『文藝附刊』（也可以說我的搖籃）上投稿而正式進入大公報的時候，我首先就對胡政之先生提出了我這個願望。承他的厚愛，不到三個月我便把『文藝』預先編出來，被派到魯西採訪水災去了。城是爲大水圍起，人們是成千成萬地凍死餓死。我住的客棧裏却有官老爺大叫條子，隨着，又是猜拳又是清唱。第一次我明瞭人與人之間是橫着怎樣深的一條鴻溝。

走了那一遭，大約報館認爲那種文字我還可以寫，於是又派我去蘇北，也是看水災。那時，政府忙於剿共，水是自由地氾濫着。各省，甚而各縣，都祇爲了保護自身而築堤。所以山東抱怨江蘇故意把水堵在魯境，江蘇責備山東夜間武裝破堤。我恍然發覺中國吃盡了中央集權的虧，但却沒享到一分『通盤籌劃』的好處。橫跨全國的一條大河，怎能由地方來局部處理呢？

在嶺東，我發現這個古國在種種現代花樣（標語，口號，『委員會』『十年計劃』）下，是蘊藏着怎樣根深蒂固的腐朽卑汚。到了滇緬路，我才明白出了國際觀瞻所在的大城，中國人原還遠不如牛馬。在那道『現代長城』上，我看到幾十萬張難忘的尷尬的臉：白鬚的高齡老翁，瘦弱的兒童，都是『硬』征來的。『硬』是說沒有工錢，也不管食住。幾百里外徒步走來，有的搭起席棚，有的露天而宿。一邊築路，一邊行乞。至於醫藥設備，更不用提了。上峯祇要限期完成，民命與官無干。然而幾個抗戰局面便是那麽支持下來的。歷史可說是最離奇不過的一個諷刺。

這些旅行使我明瞭中國還並不像雁蕩那麼高潔雄偉。我雖喜歡寫山水，我的這枝禿筆却應留給那些在黑暗中掙扎的人們。

歐洲那七年，我應有很多可寫。起初，我估量多讀一本書，多交一個朋友，多呼吸點洋空氣，總比寫作有益。第一、人生不宜近寫，應當隔些時候，隔些距離寫，才可以稍稍使圖像凸了出來。第二、囘去有的是時間寫，爲什麼不好好利用這段時間？（所以那時我發誓不看好萊塢的電影，而咬牙不錯過一齣好戲。果然，如今一輩子想躲開好萊塢都不可能了，而在中國這片文化沙漠想看看莎士比亞或古典歌劇，却是妄想！）然而一囘國，生命又接上舊有的輪子旋轉起來。而且舊輪子以外，又添上了一隻新輪子——教書。我手邊應寫可寫的，堆積得太多了。七年的冗長勾留，又趕上空前的大變亂，尤其英國那段，本身便是比這厚多了的一本書。我索性不去補寫，而留到老年沒有什麼可賣時，來當自傳囘憶一類文字去販賣罷。這裏收的，祇是我的職業文字。

這樣就說穿了。除『美國』和『萊茵』兩篇是寒假一氣趕出的外，（『柏林』那篇本已動手，一場傷風，緊跟着學校開了課，只得留到三版時補入。）其餘都是選自我十二年來的旅行通訊，且都曾登在津、滬、港、渝的大公報上。（這裏，我應感謝王芸生先生。十二年來，他對我的殷殷指導和深厚友情是始終如一的。即使在意見不一致的問題上，我們也還能民主地在倫敦道或霞飛路上激辯。）這些零碎文字，有些已經收過集子，不過大多已絕了版。『平綏之行』是摘自小樹葉（商務版，一九三五）『雁蕩』是出自落日（良友，一九三六，已絕版。）『安南』是採自見聞（烽火社，桂林，一九三九，已絕版。）『三個檢查員』是出自灰燼（文化生活社，一九三九，已絕版。）『西歐』中有四篇文字則出自南德的暮秋（文化生活社，一九四六。）有些集子印的時候，我自己却飄在遠方。如不是朋友巴金、靳以兄替我剪下付排，現在也不會還找得到的。然而十幾年來，他們給我的鼓勵幫忙，却是更爲可感的。

這些文字涉及的地方雖然不同，寫作時期也不一樣，但我有的祇是一個企圖，

那就是褒善貶惡，爲受蹂躪者呼喊，向黑暗進攻。這企圖可畢直地與我另外一個野心相衝突，那就是怎樣把新聞文章寫得稍有點永久性，待事過境遷後，還值得一讀。淘汰了又淘汰，我的字紙簍填得滿滿的，然而自己看看，這裏的文字事實有之，「正義感」有之，缺少的却是點時間防腐劑。我希望在未來的十二年間，再多練習一下。

一九四七年，二月，於上海江灣。

目次

丑：美洲（一九四五年春）

寅：英倫（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〇年）

卯：南洋

下部：國內

酉：魯西（一九三五年秋—三六年冬）

戌：歸綏（一九三四年夏）

上部：國外

子：西歐（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

瑞士之行

一個中立國的啓示

一　怎樣去的

五年來困守在英倫三島，兩年來在北美和西歐奔馳，我懷有一個私願：我想看看一個中立國家。（當時想，葡萄牙也好，瑞典也好，能去瑞士更好。眼看軸心倒台，各國陸續宣戰，中立國稀少得不容我挑。）不但外在生活，一個中立國家必迥乎不同：沒有轟炸痕迹，沒有戰時禁令，而更不同的是那超然的情緒，跳出了愛與恨，友與敵的分水線，抓緊自己的槳，遠離開浩浩蕩蕩的船隊，不偏不倚地向前划。我盤算着：這樣一趟旅行，一面會使我了解戰鬥生活的意義，一面又必予我以一新的啓示：人類

和平完臻後幸福的可能性。我巴望去瑞士，因爲在中立國家中，經濟上最仰賴別國的是瑞士，（沒有海岸也沒有礦源）而政治本質上以三民族組成的聯邦，中立守得必須絕對的也是瑞士。

但中立國的護照已不易弄到，而去瑞士，護照以外，還有更嚴的一關：英國對瑞負債，除非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下，英格蘭銀行對請求瑞士法郎的，一概拒絕。（而且倫敦中國銀行李行長早保證了我的請求必被拒絕。）剛好去秋瑞士經濟考察團赴渝，臨走時團長 Dr. Hans Schindler 邀大公報渝館經理曹谷冰先生赴瑞一遊。那是正當津館籌備時期，曹先生自難離身，乃轉推我代表。最初是因爲倫敦的外長會議不得動身，會畢我又去德、奧旅行，預備歸途看法國大選。（三次我闖到了瑞士國門。）隨着聯合國準備會和大會陸續在倫敦舉行。到一月中旬，看出二月間可無大事，才進行辦手續。這樣，瑞士之遊，不但償了我七年來的夙願，看到了中立國的對照，也成爲我對歐洲的辭別，享到了一剎那在新大陸也沒嚐着的清福。閉上眼：歐洲

是一片碎磚爛瓦，祇這小小一片樂土上，鐵柵欄裏，是座精緻的亭閣。油漆嶄新得使人不相信它是眞的。然而恍惚間又自問：一片住宅區晴天白日下轉瞬變成了血濺的磚堆就是眞的嗎？

二　弔和平宮

瑞士的人口雖僅倫敦平時人口的一半（四百萬），却有四百家報紙，三種不同的文化，變幻無限的湖山景色，因此，兩個禮拜也祇能走馬看花。以全瑞第一大城蘇黎世爲中心，我如一般旅客一樣，我走訪了首都伯爾尼，北瑞名城巴爾，中瑞古城魯絲恩，以及和平廢宮的日內瓦。陪陳通伯先生去了瑞義邊的露蔦諾，自己又登了趙阿爾卑斯山三巨峯之一的『少婦峯』。紙廠，報館，電機，印刷工廠和學校都參觀了不少，但瑞士對我仍是個謎。

由於自己的興趣，到了蘇黎世以後，自然不是參觀著名的高等工業學校（其

中有華籍學生四位，兩位是助教。蘇城還有三四位是戰後由柏林逃來的，大都是學工程的）而是找到當地的英文學教授，探詢一九四一年逝世蘇城的喬艾思究竟埋在哪裏。由車站路搭三號電車，公墓便在終點。夾在兩林之間，高踞在組萊士湖上是一片雕刻成種種型樣的墓石。白楊樹下的亂草叢上還敷着一些積雪。隔牆有人正在焚乾草。我便像徘徊在無目錄的圖書館書架叢中，東找西找，總找不到喬艾思這個名字。這時，夕陽已由橘黃而變爲淡灰。我跑到司墓人的尾舍去打門。一個穿粉紅衫的小女孩出來。『你可知道埋在這裏的一個英國人——愛爾蘭人，五年以前死的，叫喬艾思？』孩子笑迷迷地跳了出來，東跳西跳，像隻麻雀，熟諳地落在靠左列的一塊小墓石上。在四週雕琢的大理石墓中，祇那麼小小一方灰石，襯着綠草，刻着 James Joyce 1882-1941。這裏躺着世界文學的一大叛徒，使用自己的天才學識向極峯探險，也可以說是浪費了一份資賦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樣，本世紀恐難下斷語的。

雷夢湖的景色果然不凡，但日內瓦却是一片淒涼。冒着大雨，我去巡禮國聯的巨廈。誰相信，那和平『機構』有的房間油漆還未乾呢，有的議廳的傢具還未打箱呢？桌椅多用藍布厚厚包起，地板久無人走，滑得要命，多少設計師心血的結晶。一個西班牙畫家還大受『永久和平』的靈感，四壁塗的盡是他崇高的理想：人類互相扶助，抑強扶弱，最可憐是那巨廈裏仍有近百位職員，統計禁毒的數字，比較水旱災的紀錄。有人說這種和平機構正在做這種技術的貢獻，（多少人已預言聯合國這組織，社會經濟理事會的成功亦必多於安全理事會。）但如果這機構憑其專家由水旱災中救出千八百人，而不能阻止原子彈毀滅千百萬生靈，它不外仍是人類自欺的一樁奢侈。由建築，裝飾說，國聯的確是本世紀的一件展覽品。將來在紐約建蓋的也未必能比日內瓦的舊址更華麗多少。

由於瑞士政府統計局的徵用房舍，著名的中國國際圖書館已縮到原有巨廈的一角。這樣一來，所有那圖書館的缺憾都顯露出來，而它的氣派却不見了。幾乎在

海外第一次看到中國文物匯聚在一起，即使是石印的，仿製的，也總是古中國的遺產。有絹畫，有銅器，而與周鼎宋畫展覽在一處的，却是早期明星公司電影出品的廣告照片，和一些極俗氣的刺繡。這還不夠，一進門便是一大幅紅紅綠綠的布旗，所藏的書籍雜而且不分類，也不是杜威制，也不是四角號碼。珍本的馬可·波羅與外國通俗小說並肩而立。原則上，這毛病在於求全。如果有大英博物館或盧浮宮的排場，那麼明星公司的廣告照片儘可收藏，祇要與宋畫遠遠隔開而已。怎樣發揮我們自己的特長，削減我們民初時代的幼稚，似是戰後文化界亟應討論的一個問題。

在日內瓦的兩天，是我到瑞士後最忙的。這是全瑞人文學術的中心，大學不可不去參觀（日內瓦大學以外國學生多於本國學生著名）。是鐘錶製造中心，所以鐘錶廠自然也得去看一遭。但它也是人類（至少是歐洲）遭難的登記處。這裏是萬國紅十字會（其實是純瑞士的組織）的大本營，在戰爭中它是俘囚與家屬間唯一的通聲息的橋梁。在本屆戰爭中，它傳遞了五千萬封家書，分配了值近十萬萬

鎊的『慰勞』包裹。我也看到他們那『登記室，』一望無際的卡片匣（共有五千萬卡片）保存着戰囚的存亡移調的紀錄。數百女職員，有的是薪工，有的盡義務，逐日在登記查點那五千萬卡片。（現在就剩下德國組在忙了。）每張卡片上寥寥數行，都是一葉酸心史。『漢堡上空轟下，逝於軍醫院。』或『在別爾森集中營中患肺病，旋即不救。』自然大部分是『仍健在，需要讀物』之類。領導參觀的人很想給我看看他們的『亞洲組。』在那千萬卡片匣中，『中國』僅僅佔了極小的一角，而除了旅英、美的國人探詢敵後方親屬狀況的幾封請求書以外，華籍俘虜大抵是由英、美沉船上拉去的海員。換言之，是歐洲戰場的參與者。這不能儘怪萬國紅十字會輕忽我們的福利。我們打的還是原始戰，或者說，我們的對手是原始人：俘虜或降或砍，自身沒有國際公法的保障。但在滿紙紅點的世界地圖上，中國領域裏還有兩個紅點，卽是兩個紅十字會中心。蘇聯完全沒有參加。這一點與國際政治關係很大。顯然地，如果瑞士被聯合國指摘，首先必是它的中立。蘇、瑞的邦交遠劣於瑞士與任何國

家的關係，而瑞士堅持中立，對外最響亮的理由便是這紅十字會對交戰國軍民的貢獻，而唯有中立的瑞士才能維持這偉大的義舉。

三　無本營利

一個旅瑞的外國人是無法不對瑞士這民族表示欽慕的——尤其是來自東方的。全歐最乾淨的國家，最有禮貌的國家（異於巴黎作遊客生意的，瑞士旅館職員在儀表上似乎說，您給不給小費，我仍是那麽恭謹，且如同有教養的孩子，接了錢從不張開手來數。）同時又是最電氣化的國家。香港的爬山電車爲南華「奇蹟」之一，而瑞士住區，偶爾一個山坡，即使五百碼長，也會有輛鐵練車。羅加諾車站到市中心便是個例子。在今日，瑞士在物質上尤使人羨慕：瑞士法郎像美金一般爲人希罕。即使小村莊裏，店舖玻窗也必陳滿了種種饒人的物品。在瑞士深山裏我買到一隻全英買不到的膠皮熱水袋，而且是英國製的！不產水菓，而香蕉橘子多得滿坑滿

谷。（英國五年無香蕉，老幼早忘了那熱帶水菓的味道。）事實上瑞士政府抱怨香蕉太多了。原因是瑞士由美運進的貨物，必經西班牙。弗郎哥將軍因此批下一條件，即過境一次，必須購買西班牙香蕉若干噸，於是，瑞士人便大吃香蕉。

電機鐘錶以外，瑞士另一「出口」是自然美。阿爾卑斯嶺最奇峻的一段自東北而西南，橫過瑞境；如果阿山可比作雁蕩，高踞西北的猶拉嶺，秀美正好比作天台。兩嶺之間，湖沼遍是，個個具有不同的形態。細長如錦帶的紐瑞湖，彎曲如弓鞋的雷夢湖，湖裏套湖，像玉環般銜接着的羅加諾湖和義大利的珂瑪湖。湖以外有奇偉的冰河；陽光映在雪坡上，現出級層的痕影。這以外有瀑布，有森林，而決定西歐命運的萊因河，流入法境的魯安河，都發源在這歐陸樞紐的小國裏。但比起中國來，瑞士的湖山長處不在奇，不在雅，而在容易到達。一個公務員禮拜五下午由首都上火車，當晚便可到「少婦峯」半腰的宛幹，第二天午餐前他便已坐電車到了三千五百呎的高峯。由那裏，他可以滑雪，或向峯巔爬。禮拜一早晨他又回到公事桌旁了。瑞士所

以吸引遊客，交通便利是很大一個因素。

怎麼一個中國遊客對瑞士特別會欽慕呢？很簡單說，瑞士沒有本錢而賺了大利，反觀中國擁有本錢，而截止今日仍在賠本。先把『本』『利』說明一下。中國的領土大於歐洲本部，而民族是一個，文字是一個，宗教上無大異別，但中國過去幾十年兄弟不停地在鬩牆，而瑞士以三個不同的民族（德、法、義）四種不同的語言（還有說羅馬尼亞話的）兩種以上的宗教（天主與新教）而百年來無內亂外患，較任何純民族尤團結一致。這是無本營利之一、之二呢？瑞士山水美，但富源卻僅強於撒哈拉沙漠。一個重工業國家，不出鋼鐵，沒有石油，所產的一滴煤，其品質僅稍強於黃土——且比黃土也祇黑了一點點。經濟繁榮另一條件為運輸。瑞士離任何海岸都遠得很。法西邦交惡劣，邊境一封鎖，嘆氣的不是巴黎或馬德里，卻是仰仗他人港口的瑞士。直到一九三九，瑞士才買了六條船。這小小艦隊，不啻是瑞士的救生船，往來大西洋兩岸，運輸餬口的原料。然而瑞士這小國，對英、美都有輸出。倫敦北部的一

道電力車便是蘇黎世 Oerlikon 工廠的出品。劍橋和巴黎的原子分裂機，也是在瑞士訂製的。美國記者多喜歡使用瑞士製的『囝囝打字機，』鋁製的，輕小到可在膝上用。至於鐘錶的巧妙，（月份錶除了時秒外還標出日月星期；達來錶渾如一枚銀幣，）更是四遠馳名的。

究竟瑞士這無本賺大利的祕訣何在呢？勤謹是民族性的特長（火車裏，人人都打開皮包工作着，）認眞也是傳統的，這以外，還有什麼因素呢？我想追尋。

四　原始的民主

瑞士怎樣完成它的統一呢？說來似乎矛盾，而這的確是我觀察的事實：（一）瑞士人民最酷愛自由，而又最守法；這一來，當政者不必過分拘束人民，而人民也沒有叛革的必要。（二）瑞士人人是武人，然而全國百年來從無所謂武人階級。本屆大戰中，爲防禦納粹南攻而『設』了一名『將軍，』那唯一的將軍今日已恢復爲『上

校」了。但每個瑞士家裏，至少有來福槍一桿。由年青時，瑞士人便參加射術。每個瑞人，無論貧富，都必服軍役若干時日。但全國職業兵少到不足道。這樣，抹殺了「有槍」與「無槍」階級，避免了內亂，並且減輕了納稅人的擔負。

瑞士的民主政治，可說是原始性的。那是說，政權不是由上壓下來，而是由下面最小的單位堆上去的。聯邦政府的總統絕對直轄於議會，萬無羅斯福或邱吉爾的大權。而聯邦議會又是廿五個省議會受權的。稍重要的差使（如駐華公使）都得經票選才能被任命。有些省議會選舉還依然如中古時代，在露天舉行，公開辯論。村人赴選還各帶了刀。這威廉·退爾的國家，對個人自由的珍愛，是過於生命的。但同時，他們對別人的自由也一般尊重。

這不需軍隊彈壓，街上很少看見警察巡邏的國家，難道生下來便是模範公民嗎？瑞士政治和經濟的成功，都基於教育的發達。（職業軍隊的渺小，使教育費得以充實。）以倫敦人口的一半，瑞士擁有七家實實在在的大學（四家在法語區，）三

家專門學校，擁有全歐最古的圖書館（聖哥爾）也聘有世界最著名的學者；過去，如尼采之講希臘悲劇於巴爾大學，法批評家聖白弗之講學於日內瓦。今日唯一安定繁榮的瑞士，尤容易吸引學者。心理分析家榮便在蘇黎世。但成爲瑞士民主政治基石的並不是大學教育。如上節所說，瑞士大學時常是爲外國學生照顧。日內瓦大學一向外國學生多於本國的。瑞士的教育精華是在小學及初中。瑞士是全歐第一個施行義務小學教育的國家，因而今日也是文盲鏟除得最乾淨的國家。

在蘇黎世與日內瓦間的二等車裏，我同對座的一位中年人攀談起來。他把瑞士的戰時經濟解釋個透，數字背得好熟。到首都伯爾尼，他下車了。問旁座，原來那是糧食部長。但我這驚訝尤不如一個美國兵的。在一輛電車裏，那美國兵大談美國如何民主，說白宮隨時可以進去。（我在華盛頓時托 O. W. I. 的情可也沒進成。）那渺小的瑞士人羞答答地說，在瑞士，總統與平民根本沒有界限。「那末，你見過瑞士總統嗎？」美國兵問。那小瑞士人抱歉地說：「我就是。」這故事我聽了還不信，但

我們駐瑞士的梁龍公使說，現任總統確實沒有汽車，每天坐電車去辦公。梁公使在宴會後偶爾提議用公使館的車順便送他回去，他總謝絕。

這是原始的民主政治，但惟無帝制傳統的國家，才能產生這種原始的德謨克拉西。眼看中國這社會，剛取消了一品二品，已又在建立起『太太』與『夫人』『先生』與『公』『老』的區別了。

統一可以用兩種方法建立：以一個有權勢集團壓制着其餘的民衆，這可以完成暫時的統一，可是一旦反了掌，十年的積怨必爲子孫招來五十年的磨難。另一個統一方法是承認每個單位的基本權利。這是澈底的統一門徑，因爲當每人都有了他的『份』以後，就不必憑宗教、語言，來結小組織了，因而大組織可以存在下來。

瑞士的小，瑞士的位於歐洲中心，自然也是她沾便宜的地方。

五　生產的和諧

經濟上，瑞士怎樣沒本錢博得鉅富呢？衹是人民勤勞還不夠。瑞士人民勤於英、法，但比不上中國的農人。一家的繁榮好辦，幾個弟兄分頭出去弃錢而已。一國繁榮需要少數大公無私的專家，籌謀盤算，以便發揮本國經濟的特長，以彌補天然的缺憾。瑞士的處境不容她輕忽。今日她的繁榮是多年設計的結果。

瑞士經濟政策的第一原則是量入爲出，而又量出爲入。因此，她不輕舉外債，也不輕予，所以去年瑞士赴渝經濟考察團談到對華出口，連我們翁部長提議的十年付款都不肯考慮。然六年戰爭中，瑞士與德、美不斷交易，而軸心倒台時，瑞士毫無損失，正是她這『以桃換李』現實政策的成功。一個中立國是不講政治眼光，國際友誼的。記者想推崇的，不是上面這辦法。（我還希望有一天暹羅，或獨立的緬甸，爪哇需要我們的經濟扶助時，我們拾得出租借法案的大國風度。）但對本國銷耗外貨，

瑞士人是寧缺勿負債的。

位於全歐中心，而且自十五世紀宗教革命以還，享有特殊的安定，使瑞士自然成爲一極好的避難所。由於那安定，瑞士吸收了人才，也吸收了資本。中國如果想藉外力建設，對這點不可不注意。在這條英國船上我以唯一的中國旅客同別的英人辯論香港問題。等我把他們所有的道詞駁倒後，一個商人說：『我們在香港有百年的投資。憑你們那一年幾遭內戰，你能保障我們的財產嗎？』問得我張口結舌。

瑞士經濟成功的第三因素是設計家曾巧妙地保持了生產的和諧。英國威洛克先生在大公報寫的那篇恭維手工業的文章很引起不少國內專家的義憤。中國的救星在重工業是不容懷疑的。但以中國的人口，領土，和一向技術的落伍，重工業一時絕不能遍全國。換言之，內地的生命線仍須多賴手工業。放下審美的論點，即使純由經濟利害說，如何避免輕重工業過早地摧殘手工業，是設計家不可輕忽的一點。全國百分之八十電氣化，工業人口超半數的瑞士，却仍非常謹慎地保持他們的

手工業。像聖高爾的刺繡。瑞士錶的優越點還是在於「手工」的細膩。如果人造絲未發展前，先把我們的天然絲斷送了，電木器未發展前，景德鎮的磁窰先關了門，那才是天字第一號的經濟自殺。

瑞士繁榮的第四因素可是難懂的了。它的根因也許是那原始的民主，也許是工業職工數量訓練的充足。九年以前，聯邦政府作媒人，爲全瑞僱主與職工會間定了一個協定，任何糾紛，可以提出公審會，絕對不以能工爲手段。而果然九年來，就沒有一次罷工！惟有美國朋友能了解這事實對生產的意義。

六　中立的代價

究竟中立是否違反國際道義呢？這答案不僅中立「是否」，還有「能不能純然」和「怎樣維持中立」的問題。這是值得討論且應該討論的。當我訪問瑞外長和新派的駐華公使時，他們都一致強調「中立」爲瑞士以往及此後外交的基本

方針。她可以加入聯合國，或任何國際團體，但集體的軍事行動他們絕不參加。同時，瑞士朋友都指陳，瑞士的中立是武裝的。以恩特拉幹爲總指揮部，六年來瑞士壯男防禦着四區，誰越境便繳械囚禁，誰進攻便還擊。瑞士軍事家對我解釋說：義大利當然不願攻瑞士，因爲惟有獨立的瑞士可以緩衝德、義。德國如西進不利，或會攻瑞士。另一個使希特勒躊躇不前的，是因爲瑞士當衝接南北歐的樞紐，爲由德人地中海的捷徑。一旦德對瑞進攻，瑞士首先卽炸毀聖葛打雙軌鐵路的山洞。那洞的險峻，工程上恢復的艱難，比老街以北的滇越路尤甚。所以瑞士居然逃出歐戰的厄運。

說到中立與國際道義，這屆戰爭誰可也沒爲『道義』而參戰！中國孤身獨戰時，今日的『列強』不但袖手旁觀，甚而還供給日本以傢伙。一九四〇年英國孤戰幾乎敗潰時，連堂表都沒因仗義而參戰。一定硬逼小國如瑞士、瑞典、愛爾蘭在國際賭場中下注子，未免過苛了。誰能中立，誰也中立。大家都是在兩種情形下動的手：或者暴徒不許中立下去，或者中立下去沾不到和平的光。至於怎樣維持中立，就很複

羅了。首先說，弗朗哥將軍算不得中立。他祇是坐候軸心得手，擠上去討便宜而已。瑞士中立的罪狀有兩椿：（一）她曾賣給德國以鋼球。瑞士人說，我們的煤鐵、汽油甚而食料都靠德國供給，這沒辦法。（二）多數納粹黨人以刮來的民脂民膏存在瑞士銀行裏，德國投降後，英美屢向瑞士追索以充賠償，瑞士迄未答應。這是目前美、瑞邦交極不愉快的一點。我在瑞京時，聯邦政府正擬派遣一批專家去華盛頓談判。其中有位是國際法教授。他對我說，凡是聯合國可以證明是『非法得來』的財產，瑞士全可交出；否則，如果凡是納粹德人的存款都交出，則一有傷瑞士銀行的國際聲譽，使外人以後不敢在瑞存款。（二）多少逃瑞的德人，仰仗存款來度餘生。如果存款交出，他們勢必成爲瑞士的累贅。這交涉究竟結果如何，此刻還難預測。

從國際道德說，中立是不該，作戰時賣傢伙給暴徒尤不該；但聯合國中，誰配指責小小的瑞士呢？我痛惜的不是瑞士的中立，是因她守中立而引起的一種不關痛癢的麻木，一種大腹便便的知足，一種創造性的缺乏。看瑞士眞令人想：詩窮了才能

工。英、美、法在遭遇中都產生了些奇才，民族受了一針興奮劑。一九四〇年的英國返老還了童；珍珠港結束了芝加哥的孤立主義，法蘭西這一代，在抗德地下工作中長起的一代，是勃然有生氣的。但瑞士，最乾淨，最有禮貌，最有秩序，使我想到它的鐘錶，精確、準時，但缺乏陰陽反映，缺乏波折起伏。聚有三大民族的精華，位於全歐的核心，一切都極完好，理想。博物院收藏有的是傑作，大學裏循規蹈矩地研究各科目（包括原子）但它是一個少變化，少發見的國家。整潔，精明，超然地觀察着人類的興亡，巧妙地盤算着自己的利潤，卻不分享人類在激鬥中的戲劇。

一九四六年，五月，返滬途中補記於 Giorgio 輪上。

由倫敦到法蘭克福

今年我到過三趟德國，恰巧逢上迥然不同的三個時期，看到的又是三個不同的地帶，但走得最廣，體驗得最親切，莫如這第三遭了。因而引起的情緒，也最爲複雜。

春三月，西綫由法德至荷德邊境的聯軍齊向東攻的時際，我正隨了巴區將軍第七軍浩浩蕩蕩的運輸隊，擠在箱箱炸藥車車浮橋木料叢中，由東法越過薩爾河，經漢堡，凱撒勞頓，直向萊因河撲進。那時我看到的是紅土多林的萊因河區，又是狼狽潰退中的德國。萊因河的天蔚藍得令人發愁。無垠無際的大森林陰慘慘似是隱遁着千萬寃魂。破碎了的城鎮，缺肢的樹，無家可歸的人們，閑蕩着的軍馬，和焚燬的飛機坦克都倒在散在曠野。最難忘的是克隆斯塔德一家牛奶廠。所有的牛都爲砲火解決了，單獨一頭黃牛仍頑強地立在欄內，四腿挺着勁。同行的人說，那牛雖然站

着，却已死了。我從來不打賭，那回我不甘心。我冒了踏地雷的險，走近那銅像般的動物。果然它已經牢牢地死了，兩隻鈍而掛血邊的眼睛，仍垂視着臥在地上的同伴。我們急用手帕堵起嘴來，忙忙跑開了。

七月初旬，舊金山會議結束後，藉着採訪波茨坦會議，我看到屈膝後的德國。可是首都的柏林，是怎樣的首都，橋梁斷了，紀念碑東倒西歪；聯軍上峯忙着商量如何處治戰敗了的敵人，聯軍的隨從滿城搜覓紀念品。德國人却只有一個職務：無論是男是女，老老少少，有的提籃，有的推木車，大家都睜大了眼找吃的。我住在柏林西南郊近湖的蔡倫道夫。房東是個畫家。坐在窗欄上，我望到一輪太陽墜入汪希湖。房東隔房彈起月光曲來，黑白音符與湖波不息的跳動着，遙望了三巨頭決定着德國命運的無憂宮，我憑弔起毀在一念之差的這一歐洲首都。

今番三遊德國，我走的恰是截然不同的地帶：由哥德誕生的法蘭克福，經烏玆的古堡而到囚禁着納粹首要的紐倫堡。爲了採訪戰敗後德人的疾苦，我搭民用火

車到的慕尼黑。不用說，擠得如沙丁魚罐頭。我走訪了慕尼黑的古今遺蹟，也身臨了以活地獄聞名的答可阿集中營。由慕尼黑南行，我入了完全不同的境界。躲開了人間的流離慘苦，我進入了德國的杭州。巴伐利亞的湖區，是全歐知名的。湖需要牆壁來助威。南德湖區的牆壁正是歐陸的脊背——阿爾卑斯山脈。幾天後，借了高架鐵練車，我索興爬上了那脊背。終於沿了阿爾卑斯山脚，貼着義瑞的邊境，馳回大選中的巴黎。這趟看到的不是挨揍的德國，也不是正作太揖的德國，而是牢牢握在戰勝者掌中的德國。德國的殘餘工業當賠償瓜分了，德國的美麗山水今日是勞軍的犒賞。

十月五日　帝王別墅

佇候在倫敦南郊克洛衣敦飛機場休息室時，我驟然體味到和平之不同於戰爭。窗外幾架飛機有的在顫動着，有的已吼嘯起來。室內候機的人們，各各捧了一杯

冒熱氣的咖啡。最親切是赴捷克的一批客人，七八年離鄉背井的流民，如今歐陸靖平，撲奔回祖國了。

一個年輕軍官正和他太太用捷文談話，生在異域的孩子却只能用英文呢喃。放音機每叫一個名字，必有一張歡笑的臉迎上前去。

我們赴法蘭克福一批是十一點起飛的。不是硬板板的運輸機了，而是架綠色的德寇塔。每張椅子上已放好一個紙匣，裏面有三文治，甜點心，四塊糖果，一隻西紅柿。有意思是紙匣上的設計。上書「十七世紀的飛行觀念」下面影印了古籍中的一幅圖畫得是一具大木架，上繫有巨鳥十四隻，架子下方坐的是駕駛員，手中揮動布帆一條，以支配方向。下面是原書者的說明。這富於幻想的圖畫不免使搭客心坎上少掛念天氣與安全，臉上多一層微笑。同機的多是善後救濟總署的工作員，正牌軍人佔少數，我是唯一的「戰地」記者。

飛不上一刻鐘，機脅下便已是英吉利海峽了。十二點半便望見自古東丁直到

令的萊因河了。天是始終晴和的。我們幾乎可以看見飛機的影子在森林田野上滑過。不上四十分鐘，紆曲的梅因河在望了。盤踞河畔的城正是法蘭克福。飛機在炸得稀爛的城上打了個盤旋，便呼呼腳沾了地。

下了飛機，看到臨近停了四引擎銀亮亮的巨型飛機，機身上以紅藍色畫有美鷹，旁邊以俄文大大寫着「美利堅」。那龐大銀物對我象徵着今日的現實世界：以權力震嚇權力的世界。

記者招待所是在距法蘭克福十二哩的威斯巴登。當我正東張西望想揩油時，一個美國下士跑過來問我可是「乾先生，」原來招待所派車來接了。

威斯巴登是德國名溫泉之一，城雖不大，却有極華麗的歌劇院，音樂廳。據說從前各國貴冑由沙皇以至印度親王，年年都來這中歐別墅遊玩。艾森豪威爾將軍本打算用它作大本營，所以直到今年年初，千百英美轟炸機由威城天空掠過，却沒丟過炸彈。二月底，說有一回轟炸隊員弄混了目標，於是這當年車水馬龍的溫泉城也

成爲戰爭犧牲品之一了。

出了綠林旅館便是市中心的方場。對面峨特式的教堂塔頂已斜了下來，噴泉旁的俾斯麥銅像依然挺立在殘石上，拱衛着他的和平女神和雄獅却已倒塌在地上了。幾個頑童戴了美軍鋼盔，一邊啃着黑麵包，一邊在玩着捉迷藏。紅唇披髮的女郎，挽着美兵的臂，嚼着口香糖，閑蕩走過。堆了殘瓦如山的街巷裏，正有大漢揮斧砍着木柴，多少能幹主婦，提籃攜袋，等待着買砍成的燃料。麵包舖外照例排滿了人。「戰犯監禁所」是用鐵絲網圍起。一輛囚車正停下來，路人趕快圍集起來，好奇的觀看籠中關的是何許人。我坐在路旁長椅上凝視馬路的動靜：疾馳的是美軍吉普，屈腰走着的是身臨兩番敗北的老年德人，青年男女騎了脚踏車馳過，東跳西跳是揹了書包的學童。天曉得他們長大了時，世界又成什麼樣子！

黃昏人靜，山積的殘瓦堆上似有幽靈蠕動，原來是老嫗在掘檢破爛。

晚飯前到酒吧間閑坐，和一位善後救濟總署的工作員談起捉戰犯的困難。他

說在美佔領區還有二百個美國私通納粹的奸細在逃。說起德境內難民處置的困難，他說在他負責的區域裏，有大批蘇聯籍的難民。最近，蘇聯派軍官來營視察一次之後，有三十難民竟不辭而別。其中自然多是新近併入蘇聯的波羅的海人或烏克蘭人。

晚上十點半，忽聞汽笛聲，原來是戒嚴。德人無通行證便不得出門了。

十月六日　軍事政府

梅因河畔的法蘭克福，是德國四大自由市之一，也是工商業重心。據西歐與中歐之間，如今是佔領軍空運樞紐。每日有飛機來自倫敦，巴黎，紐約，由此轉飛北去柏林，東去維也納，捷克，南去慕尼黑，羅馬。如今巴黎，維也納間的特別快車已通，法蘭克福不啻是歐洲的漢口。

論歷史，這是德國王室的出處，保存有不少中古建築。但如今大概都成廢墟了。

政治上，法城是美佔領區總部所在。軍事政府設在著名德國龐大的工業組合法賓公司大廈。那流線型的巨大建築，正是南德的神經中樞。憑弔完千篇一律的刼後殘垣後，我便驅車訪問這政治重心了。

美佔領區計分三省，海森，溫吞堡，和以文化風景馳名的巴伐利亞。三省遍設有地方政府。佔領軍的治德三階段，恰與中山先生的辦法不謀而合。由德國投降後迄今，是所謂軍事時期。在這期間，市長由佔領軍委派，一切唯軍令是聽。目前美區當局已逐漸採用訓政辦法，卽委任市長，但予市長以較大的行政權，同時扶持反納粹的政黨，准其活動，以便最後進入憲政時期；那時，美軍便可以把政權授與自由民意以秘密投票所選出的政府，然後新的消毒了的德國，卽可在大西洋憲章的慈光下，立起脚來。這個是英美佔領當局的想法。至於什麼時候法國才同意容許一個重獲主權的德意志，唯有政治心理家才能下斷語了。

軍事政府的作用大抵有二。消極方面是算舊賬，積極方面是爲德國闢新路。夾

在兩者之間的是解決燃眉問題。如同安排難民，控制物價，修補交通，籌備冬季燃料。消極工作第一項是捉拿戰犯。現在僅僅美區便有七萬納粹暴徒就捕。每天都有所增添。譬如卡索的德警察長。他先否認是納粹黨徒，所以軍事政府派遣他這差使。一經發覺他入過國社黨，便捉了起來。另外，是對德監視。據聞投降前，德國空軍曾把器械拆卸散藏各地。一一發見是好不容易的工作，尤其是遍地是大森林的國家。

為培植新德國，最重要的是兩件工作：第一是教育的改革，第二是政黨的扶掖。目前美區已有二百萬學童入了學，也即是學童總額的百分之九十。這是很出人意外的成就，因為經國社黨蹂躪十年的德國，未受毒化的師材是不易尋覓的。有的學校，職員四分之三都得重換新人。校址和教材自也困難萬分。軍事政府有專司檢察或編輯新的教科書。同時，廣設師範學校，造就師材。最近有幾家大學也開門了，如同海德堡及馬堡。課程大抵與解決德國燃眉問題有關，如公共衛生及土木工程。

七月我在柏林的時候，德工會與政黨才剛准成立。如今他們已活躍起來了。最

近社會民主黨曾在法城交易所開會，到者不下一千四百人。共黨也在當地劇院開會，聽衆一千八百人。目前德國各政黨都有兩個共同原則：對外承認戰罪，負責賠償，對內各黨團結，協力重建德國。

當晚回威城，飯後赴音樂廳聽演奏。絃樂隊是歌劇院的原班，個個德國樂師穿着禮服，精神抖擻。指揮人是美國軍官，先奏貝多汶的第五交響曲，這勝利樂的原題，曾爲英廣播電台對歐播音的誌號。最後是莫扎特的鋼琴獨奏曲。獨奏者是美國三等兵。這年僅二十二歲的青年，坐在琴旁忘記了制服，軍營，戰爭，而闔起眼來，忽與提琴交語，忽對長笛挑逗，忽急忽緩，這佔領軍人與降民一刹那間達到了無上和諧，在今日德國，是椿最希奇珍貴的經驗。歸來燈下作書給赴印度開筆會的福斯德先生。筆會題目是怎樣藉文學增進印度的政治統一。我信裏說：藝術在某一意義，不但能謀統一，而且能造成無縫的和諧。

十月七日　弗萊茵河

是微雨的禮拜天。清早，我踏着濕淋淋的碎石子路散步。聽到沉雄悲壯的風琴聲，原來那鐘塔斜倒了的教堂裏，有一幼童坐在櫈上練習。教堂大門炸裂了，走人不妥，所以用石塊堵了起來。牆上有指了地窖的白箭頭原是爲避空襲用的。靜穆中，難有戰爭的回憶。

走過市政廳，天邊已裂了道縫，雲後現出一片藍天。我興奮得很。問着路，我向萊因走來。是條碎石子砌成的路，兩旁是一望無際的馬栗樹。金黃的葉子，有的嬉戲在樹上，沙沙在響，有的在路上旋滾着。偶有馬栗嘎然爆裂，由樹枝躍下。馬路上，車異常的稀少，有也多是紅十字會車，或美軍萊因河遊覽車而已：便道上多夾了聖書赴教堂的黑袍老媼。路是一行不斷的起伏小丘，每走到丘頂，便可遙遙望到一牙萊因河。岸上的鬱鬱松林和銀亮亮的河面對映着。

差不多三哩光景，我走到了萊因河。這回我不是走在重坦克衛路部隊後而，而是和平悠閑走來的。不同於今年三四月，萊因河畔沒有了漫天的烟霧，只有一片藍天籠罩着。沒有了輜重隊冒着對岸機槍野炮在架橋偸渡，只有一個斷腿的綠衣軍人，扶了杖仰首望着飄在藍天邊一隻白風箏。河岸上栽着柱形的柏樹，齊整如普魯士的隊伍。這由中歐直伸入北海的河流，曾經是德國南北運輸的動脈。每天都有輪船北航直到荷邊。如今碼頭荒廢的只有海鷗來盤旋追悼。那「只限百九十人，請勿擁擠」的招牌充滿了諷刺意味。河浪不時衝着多苔的岸邊，錚錚作響。河身放射着燦爛銀光。舉目向河流灣曲處望去，可以看見遠城在陽光下的剪影。當年士女絡繹的江濱旅館，大門也已生了銹。望江樓的走廊上，懸了美國紅十字會的幟徽。

歸途，在街角遇到一位穿棕色西服的中國朋友。起初我還不敢確定他的國籍，用「你好」試探一下，果然是位青田商人徐君。聽說他住在善後總署的臨時難民營裏，便跟他到營裏去參觀了一下。

這容有近八千難民的救濟所可說是日內瓦的窮親戚。徐君在院坪中心指告我，這座白樓是波蘭難民，那座是希臘難民。窗口都晾着衣裳，大人玩着排球，小孩子們坐在木板頭上壓着，孕婦在台階上坐望着。各種語言嘈雜着，有的在吵架，有的在患難中談愛，眞是一個熱鬧小世界。

徐君是在住滿了南斯拉夫人的一座白樓裏（可說是千里有緣）他帶我走進那黑黑的房裏，氣味很濃，看床數睡着大約男女十人。一位滿臉縐紋的老嫗正用才發下的冷肉屑往麵包上抹，幾個年輕的正燒着開水，由他們穿着的襤褸，房間的零亂，以及窗外吹來廁所的氣味，我恍如回到了亞洲的祖國，這些人顯然都不忘本國的政治前途。我問那切着麵包的青年：

「狄托將軍（左）還是米海洛維支（右），」他楞起眼來，把刀垛了一下說：

「當然狄托！」正說着，一個年輕女人走進來借針線，她英法文都會說，問起原來是比利時人。一九四〇年納粹把她哥哥拖來作苦工，她不放心，硬跟了來。如今，哥哥打

死了，她自己嫁了個美國兵，歡歡喜喜的說，不久就有船接她去俄亥俄省了。

青田朋友領完麵包，他說走吧。我問他那張床是他的，他把我拉開說，他並不是住在這兒，每天來領一次乾糧而已。出營，我們走到他寓所，遠遠便看到一面青天白日旗。上了三樓，他的房子比我倫敦的漂亮多了。由果盤上拿下蘋果非要我吃不可，沏龍井茶。朋友唯恐我替他生活擔心，還打開衣櫃，給我看他十幾套西服並排掛着。但他有兩椿苦衷：一是不能通家信，二是腰包裏有德國馬克逾萬（現行官價每四十馬克合一英鎊），但都不是聯軍發的軍用馬克，所以前途不保。

騎了徐君的脚踏車，我趕回旅館，約好八點在城裏見面，去看另外一位同胞，是在威城住了九年，不久要開中國飯館的張冲鶴君，也是青田商人。

沒出國之前，聽到多少老留學生批評青田商人，說他們如何爲國家出醜。但屢在法，比，德與這般漂泊全歐的中國『吉普賽人』接觸後，我對青田商人是只有脫帽致敬。他們代表了所有中國人血液裏的美德：勤謹乖巧，憑兩隻手一架腦袋吃飯，

不靠天，也不靠本國的政治武力。他們以微本由家鄉出發，有的曾步行西伯利亞而到中歐，患難相助，踴躍捐輸，憑的完全是一份命裏帶來的聰明，賺錢之外，抱的還有一腔義氣。但異於吉普賽人，他們有祖國，而且不忘祖國。

走進新油漆的門面，是快晚上九點鐘了，一位德國老媼還在油擦地板。牆上花花綠綠畫着些亭台樓閣，中間有小橋一道，兩旁畫着一片垂楊柳，當中插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上是蔣主席的像。畫工精糕不堪，但張君得意的告訴我，飯館叫『中華樓』，準雙十節開張，還請了一位新由中國調來的美國中校，請了答姆斯答的五位北方學生，法蘭克福的牙醫李翩均君，要我參加，可惜後天早晨我得赴紐倫堡道盛會，祇好眼睜睜錯過了，但那歡暢情景，主人的殷勤，飯菜的可口，是不難想像的。

在張君處，逢到兩位德婦。一位是張君的房東太太，九年不曾搬過家，欠房租也不趕，納粹秘密警察逼她逐『外國房客，』她也不理，如今她的善舉得了好報：她受到了中國國旗的保護；另外一較年輕的婦人也是房客，及至房子為聯軍轟炸了後，

三人逃難，也在一道。她丈夫被徵去打蘇聯，如今關在蘇區，音訊渺然。跟前還有一男一女。問她如何創立新的德國，她說『我娘家是開麵包舖的，我丈夫也是開麵包舖的。我自己的父親沒有別的孩子，所以將來我們把兩家麵包舖合併。』這答語乍聽了自是驢唇馬嘴，但却證明亡了國的人民是只有顧自身家小的心了，一時無暇管國家命運。

問美佔領軍的治績如何，兩婦人都說：『太寬，對納粹人太寬。捉不盡，還多得很』！

十月八日　戰犯開審

經過納粹十多年暴政，今日佔領下的德國不啻是一龐大法庭。虧了希特勒在各地都蓋有強固的集中營，今日那些囚籠恰好用來關昨日的暴徒。但這法庭審案的性質，既非民事，又非刑事。從來沒聽說所謂『戰爭罪犯』他們犯的罪既無國法可援，制定國際法的人似乎也忘了規定下適當的懲罰。

所以站在純司法的立場，這些倒行逆施的惡徒實未犯罪，而明明白白他們犯的罪擢髮難數。赦放既不能，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以野蠻對付野蠻，不審而殺。這辦法聯軍當局大抵不贊成，因爲既錯過了大好政治宣傳機會，又必受後來史家厚責。那麽另外一條路只好開庭公審。如果走這條路，就得予罪犯以辯護律師。如果律師（即使是英美籍，心腸裏反納粹一般熱切）想維持本身職業技長，則辯護必東牽西引，一面爲納粹黨魁劣蹟辯白，一面向司法講價還價。這次英區比爾森暴行審判，拖延了五十多天，英國律師辯詞中幾乎成爲對國社黨的歌頌，以致英國律師公會發通知，勸英籍律師莫受任紐倫堡納粹大罪魁的辯護。

今晨在威城市政廳舉行美區第一次的暴行審判。被告人是六男一女，都是海德馬神經病院的職員：一個主任，一個大夫，兩個男護士，一個女護士，一個註册員，一個管抬埋的，他們的罪名是冒神經病院之名，以注射毒水殘殺蘇，波人四千四百名。

九點鐘我便同一行美，法，波籍記者及攝影員由綠林旅館出發，到市政廳便看

到一簇穿軍服的人們向二樓正中禮堂走。禮堂台上已擺好了法官椅子六張，背後是一大幅美國旗。台下右邊分三排，前排是被告律師（七人，四個穿長袍的德國律師，三個挂手槍穿軍服的美國律師。）後面坐的是被告七人，兒裏帶懼，再後面是德籍記者。台左邊前排坐的是正副審官，後邊是聯軍記者席。中間緊靠議台是速記官兩人，各捧一速記器佇候。外有繙譯官兩人。旁聽席中，緊前排自然是今天的貴賓；英，美，法，蘇佔領軍的高級長官，英國最高法院院長朱章貴族，及聯合國戰罪委員會主席萊特貴族（是聯軍到會人中唯一穿便服的。）他們後面多是美軍男女，紅十字會，善後救濟總署的服務員；再後面是納粹爪牙下逋逃了的難民，但聽衆中，尤其在頂廂上，很有不少德國人。

我坐在聯軍記者席上，數着旁邊將軍胸上的獎章，欣賞着對面德籍律師圓而且亮的禿頂，（但他們都紮得極漂亮的蝴蝶式白領花。）律師正與被告在耳語，攝影員挑選角度在拍照。人造光如閃電般一明一滅着，隨着便是嗶嗶撕紙聲。無線電

廣播員在試着收音，一邊叫着『紐約。』美國斤八們嚼着口香糖，伸了脖頸巴望那富磁力的七名囚犯。全禮堂的人都不知是在眞的法庭，還是在好萊塢，等導演人來發『拍照』的口令。只有對這六男一女，這是逼眞的，因爲也許今天，也許明天，生死簿裏便塡上他們各個的名字。

準九點半，主席法官領了六位法官入堂了，（都是上校階級。）就座後，主審官（腰掛手槍，魁梧健壯，宛如一足球隊長）起立宣布開審，然後律師起立一旁介紹被告人。主審人與律師同時舉右手宣誓。譯官宣誓。審官問被告方面對審判人員有無質疑。最後台上法官站起，舉右手宣誓：『在上帝面前，大公無私；審判結果，在公布時絕不洩露。』於是這雄辯會就告開始。辯題是六男一女究否有罪，審官廣徵博引，要證明他們罪名昭然，律師要證明他們無罪。台上法官無表情的垂視着台下的激辯，偶爾插嘴維持一下秩序，新聞記者在紙簿上嘩嘩寫着，攝影員逼近拍照着，戎裝旁聽員嚼着口香糖，（我至少看見一個打了盹，）唯有那六男一女睜大了眼，用手

心捧着耳朵傾聽着。

足球隊長的審官（手槍在腰間嗶嚗嚗響着）站起來控訴被告有意謀殺蘇波苦工四千四百人對方一上尉階級的年輕律師（手槍在腰間嗶嚗着）站起來，朗聲反駁，說本廳審判根本不合手續，因爲（一）被告並未謀害美國人，照國際慣例，一國不能審他國人民。（二）引美國法律某條，說只有涉及美國籍人民始由美國開庭審判。（三）蘇聯根本不是日內瓦國際公法簽約國，因此無權受該約保障。

審官站起來說：（一）如果國際公法不能對四千四百人的謀殺案予以處治，則人類的悲劇眞不堪設想。所幸，紙面的國際公法外，還有不成文法，譬如『陸軍戰律』，美國也曾簽字。該律明確禁止虐殺戰囚。（二）貴律師引日內瓦公約，說俄國並未簽字，殊不知還有一九〇七年的海牙公約，那約德、俄都是簽約國。根據該約第四十六條，對戰囚的性命，信仰，應予尊重。美國目前既爲德國的佔領國，自有權審判謀害與美國聯盟國家人民的罪犯。

律師站起來說：聽了貴審官的旁徵博引，只感覺國際公法之不完全而已。貴審官由道德立場的控訴很好，但由司法立場看却很壞。被告既都非軍人，對戰囚的條律根本施用不到。然後律師引用美國幽默雜誌紐約客文字一段，大意謂今日戰犯審判，毫無國際法根據，因是以個人負國家行爲之責任。

審官氣慍慍的說：鄙人手邊沒有雜誌可引，如有我也不屑在此大庭廣衆來引。

審官忽然嚴厲問被告承認有罪，還是反駁無罪。（這關節最有意思，因爲紐倫堡的審判或將有所折衷。英，美司法之特色是，在罪證未確定前，法庭須假設被告爲無罪。所以審起來需時爲久，但寃魂也較少。這傳統與法蘇就大大不同。紐倫堡是四國合審，因此審法必是兩個傳統的折衷。）

律師站起來頑強的代被告答：無罪。

審官於是聲明他將在本廳證明自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至德國投降爲止，納粹黨人付送四千以上，蘇波婦孺壯男至該院，每批由數名至七十名運到後當晚注

射Scopolamine及嗎啡，數小時內即斃命，屍首運到地窖，然後每三四十人合葬一墓。本審官並將證明所有送來的蘇波工人，都未患神經病，而且該院根本沒有醫治神經病的設備。該院註册員，事後虛擬診治書，僞稱有的住院十天，有的兩週後而死，其實都於當晚謀害了。

以上控訴由速記官句句複讀，譯官句句繙譯後，主席宣告休息了。

休息完後，審官先問被告聽懂了繙譯否，並且問他們要否自委譯官。律師當起來代答，說對現有譯官表示滿意。審官於是令譯官分別坐在椅上，自述履歷。兩人都是士生德國，戰前入美籍，後在美第七軍戰罪組專充譯官，曾有一次以上之經驗，英文也熟諳。審官聽完對法官推荐，法官互相耳語了一下，然後表示首肯，於是審判繼續進行。

休息之前爭辯的大致是程序問題。之後，時間大抵都爲第一證人佔去了。她是年約五十，削瘦櫻髮的婦人，灰藍的眼睛藏了無限恐怖，身子在栗色袍子裏抖擻着，

她名密娜索珂，由一九四〇年起，到美軍攻入爲止，在海德瑪神經病院服務，管的是疊床換被，後來口供裏才露出她也管灌藥丸，只是她否認預知藥丸的作用。

底下便是審官問一句，證人答一句，偶爾律師站起來斥責審官不是在客觀的詰問，而是把答詞硬往證人嘴裏放。審官強硬的辯護，說非這麼問，審不出眞相。台上的法官每次必出頭彈壓，說律師的抗議不生效。於是又審下去；如何知道有囚犯要到？—看護命她備床十五具。—什麼時候到的？—夜裏十點十一點左右。—事後誰來查過？—女護士胡芬。

觀衆眼光都注意到尷尬的胡芬。七八個攝影員由各角落襲來。法官站起來，命審官隨證人認明胡芬。審官（腰間手槍嗶嗶嗶的響）同密娜索珂走過。當她手指正伸出時，攝影員又忙起來了。審官對台上法官報告，證人認明那便是被告胡芬。

又問：運來的人是什麼國籍？—蘇波人。—然後有什麼事發生？—魯多夫醫生上樓去。—病人是和衣還是脫衣而眠？—和衣。—後來呢？—亨利·葛洛夫走進去。—幹

麽？—打注射針。—打完以後病人有何現象？—都死了。—多久以後？—一兩小時。—死的人有女人嗎？—十四個。—有小孩嗎？—兩個。—年紀多大？—三四歲。—小孩也被注射嗎？—是。—死了以後怎麽樣？—抬到地窖子裏去。—誰抬的？—亨利・布魯姆。

觀衆又嘩然蠕動起來。禿頂的布魯姆在六男一女中成爲好奇的中心了。攝影員忙了起來。在人造光閃亮下，這兇相的臉變得更近紫色了。審官爲了爭回觀衆的注意，以最宏亮的嗓音問：運到那房子裏的病人，有活着出去的沒有？—沒有。

審官這時打開面前桌上的硬紙夾，拿出四張照像來，一張交給證人，一張呈遞給台上的法官，一張傳給隱在他背後的聯軍記者，一張放在律師桌上。照片上僅是一具醫院帆布抬床。審官問證人可認出像片上的東西？（灰藍的眼睛在照片上掠了掠，說沒帶眼鏡，看不出來。）審官朗聲說，你再看一看，看是不是醫院用的抬床。密娜索珂仰首望了望審官，（手槍在腰間嘩嘩着）又望了望照片，說「是的。」

那邊律師挺然站起來反駁說：這種抬床，任何醫院都有設備，焉能知道是原用

的抬床台上法官又互相耳語了一下，認爲證人答語爲滿意。

這時，勝利的審官，英武的對律師說：現在貴律師可以詰問證人。

年輕上尉的律師，掛着手槍，站起來，插着腰，以閃爍的眼睛逼視又疲倦又戰慄的灰眼樓髮婦人，問：老實說，那醫院一共害死了多少人？密娜索珂望了望審官，然後說：「我不記得了。」律師又問：是一萬嗎？——沒有那麼多。——是五千嗎？——也不到。

「是四萬三千人！」觀衆後排一個德國青年站起來，以德語朗聲嚷出。在場彈壓的憲兵忙擁上去把他拖出來。攝影員又忙了起來，觀衆也都回過頭去看一個披散了金黃頭髮的瘦長青年被拖了出去。（事後聽說他的家人也是在被謀害者中。）

這下，戲劇性增強了。問題擴大了。究竟德國人害德國人在不在審判範圍之內呢？審官說不在，不然審不勝審。（證人可嚇得白了臉，因爲她也灌過藥片呀。）律師說，審麼就得把全案調查得水落石出。兩方面爭得各不相讓，而時鐘已過一點。

法官又耳語了下，主席法官敲下桌子，宣布休息下午再審。

下午我却到未開張的中華樓，向吉田朋友辭行去了。中華樓只隔一晝夜，已規模大具了。地板已油漆完畢，椅子已成排擺起。一個德婦正在漿洗桌布。張老板忙去泡茶。（在百物俱缺的德國能喝到茶，這本領是只中國人有的。）

這時，一個黑黑臉的青年走進。張老板親熱的扶了他的肩，告訴我這是個土耳其朋友。他的家在黑海畔上，正當土蘇交界。一九四二年他誤給蘇聯徵入軍隊，後來爲德軍俘虜，好受了頓虐待，後充苦力。當張住的公寓爲聯軍轟炸，陌生的土耳其人跑來幫他們搬運殘餘傢具，三天三夜，從此成爲患難之交了。我看見土人手指上戴一金戒指，問他可結了婚？他說沒有，是集中營裏朋友臨就死刑前偷偷留贈的。

十一月七日寄自倫敦。

紐倫堡訪獄

十月九日　離開威城

由威斯巴頓（美佔領區的西界）到東南德的紐倫堡，共約三百公里。晨九時送我東行的吉普車便到了旅館門口。開車的下士緊緊催着我走，說他今天還得趕回來，晚上七點在郵政總局台階上和一位金髮女郎有約會。原想在威城裏繞一下，向青田朋友道個別，並南折看看新開張的海德堡大學，但經他一央求，祇好登車直駛紐城。

吉普一路平均每小時五六十哩飛馳着，滑過金黃的南德農田，穿過無數陰颯颯的森林。山影斜臥在麥浪上，抖擻着，牛羊徘徊在乾草堆叢中。田裏偶爾有新釋放

的德俘虜，行囊背在綠色的陸軍制服上，無目的地向四下張望着。山頭時有傾圮的古堡，記載着封建時代歐洲的戰史。最動人的莫如沃茲堡城的古堡：崖下是藍藍的梅因河，背後是層層遠山屏圍着。褐灰色的古堡堅實的盤踞在崖壁半腰，堡身遍是孔痕，述說着它的戰績。河上的石橋，正是烏茲堡的通衢，簇擁着車馬行人。

德國的公路的確已充滿了美國色彩。雜在「斜坡」「拐彎」等路標之間是「耶穌救我」一類虔誠警句。一點左右，我們望到了紐倫堡的近郊。城中的古建築逐漸出現在天際線上。

在所有歐洲城市裏，獨紐倫堡令我想念北平。不僅是那犬齒的城牆，環牆的護城河，沿河的垂楊柳，而是它那份空氣古老得有如一本中古的牛皮卷册，只是今日這卷册已爲英美轟炸機扯得稀碎，每個城都有兩段歷史。有張動復辟，段祺瑞屠殺學生的北平，也有文物薈萃的北平。紐倫堡尤其這樣。是這裏年年開的納粹黨會，萬人同聲，揚起右手嚷着「致敬，元首！」帶了卍字章的前鋒隊，挺着步武由這古老街市

走過，然後，像古羅馬帝王般，希特勒由走廊向狂衆大聲嚷起：殺猶太人，剷除異己，擴大領土。但也是在紐倫堡，五百年來，大畫家杜瑞(Durer)，大雕刻家威施(Vischer)完成他們大部的巨製；這裏是中古詩人的會集所，歷代帝王都有所建設。

今日呢，行人絡繹到紐倫堡，既不是來看文物（得在碎磚堆裏去檢）也不是來吃薑汁麵包——紐倫堡馳名的點心，還是十字軍由近東歸來的遺蹟。紐倫堡今日是舉世注目的中心，因爲它關鎖着二十三名就網的納粹黨魁，德海陸空總司令，外交財政部長。（只有希特勒自殺，包曼在逃。）紐倫堡這古城在國際法和世界歷史上將有其特殊（雖然並不輝煌）的地位。因爲這是一番空前創舉，置蹂躪全歐十年於玆的暴徒於一爐，不憑拷打私刑，要審判其罪跡。

因此，美軍當局在這裏預備了規模最大的記者營，足容三四百人。地點便在世界鉛筆大王法伯氏的堡壘別墅裏，距紐倫堡城約二三哩，在史坦因的村邊上。環着別墅（聽說他還有四座）是二十畝左右的花園，叢林幽徑中，偶爾是一片井口的

藍天。噴泉旁是大理石雕像。堡壘本身有新舊兩部，舊的是十七世紀中葉蓋的，新的部分是本世紀的建築。黃綾窗幕，硬木桌椅，頗有宮室派頭。因為戰犯開審無期，我是唯一的記者在此盤桓。一個人佔了半個堡壘，好不寂寞。晚上一撳電門，巨室裏千盞垂燈齊明，住慣了節儉的英倫，覺得大大不舒服起來。

話說回來。抵記者營，照例先去報到。發見午飯已開過，而顛在飛馳了四小時吉普的我，餓得要命，於是溜到廚房，和大師傅打招呼。大師傅炒着雞蛋，談起天來。他口音不像純粹美國人，等他送上菜盤來時，我問他是美國那省來的，才知道他是德陸軍坦克車隊一名瞭望員，三個月前因擅英語會作菜，才由俘虜營裏放出來的，如今撒克索尼（蘇聯區）的家鄉還無音訊，家小生死不明。這是一個美兵搭訕着坐下來，一聽說大師傅曾經在德國軍隊裏，他趕緊促急的問：「你什麼隊伍？」德國兵安詳的說：「五十五坦克師。」美國兵問：「你打過比利時嗎？」（美國兵希望他們曾對過陣）德國兵說：「打過呀，是一九四〇年的春天。」美國兵一算，失望的說：「那

時我們還沒參戰呢。告訴我，去年你在那兒打的？」「美國兵還盼着曾與這德國大師傅碰過頭。」德國兵痛苦的回憶着：「我在荷蘭駐紮了半年，就調到東線，打到列寧格勒近郊，去年我們正由黑海往後退逃命呢！」僅在比利時作過戰的美國兵到此死了心，誰知道他們在戰場上沒有緣，不是時間不巧，便是方向不對，于是在菸灰盤上把煙頭掐死，垂頭喪氣的走開了。

堡壘後面，住有一批國社黨前鋒隊的俘虜，飯後歸途，正看到這批人排隊，有的被俘虜時正穿着皮大氅，有的正穿了破軍裝，如今都保持着原來不同的衣着。腰間個個掛着個鐵盒，是吃飯用的。有的眼裏還冒着兇光，有時爲苦難羞恥已磨煉得無精打采，機警的檢到些烟頭，便神氣的吸了起來。正吸着，一輛汽車突然駛入，車門一推，一位專管俘虜的上校，陪了一位少將來了。上校細長，因而少將愈顯得短胖了。少將下車，雪茄夾在指間，說：「喊他們敬禮！喊他們敬禮！」上校跑過來氣忿忿的對俘虜用德文喊：「敬禮！」俘虜稍微把斜腿直了直，手往肩頭揮了下，有的咯咯笑着，有

的怒視着，少將却早已跨進堡壘大門裏去了。

晚上爲了一觀紐倫堡著名的歌劇院，我被一輛運兵車載進城去。落日餘暉灑在紐城牆垜上。一行垂楊柳的護城河畔，我望到一個美國黑人兵正同一德女挽臂而走。銀幕上看到過 March of The Times 製的美國解役問題，如何使出過門的美國黑人囘去仍甘受歧視這一嚴重問題，該片却未提及。

如所有美區的完整巨廈，歌劇院門外也大大懸了美國紅十字會的旗幟。進門走廊壁上掛的盡是十八世紀以前大手筆的油畫。美國士兵嚼着口香糖走來走去。歌劇院的外觀稍受損毀，裏面却幸沒有傷痕。紅絨的座墊金漆的椅背，仰首，滿了細緻塑像的天花板上懸有千盞垂燈。當年坐了輕搖鵝毛扇的貴族和皇家包箱裏。如今是一簇由米西根或包斯頓來的美利堅鹵漢。繡幕一拉，不是齣古典歌劇，而是十四位美國女郎，連奏帶叫喊，又熱又濃的爵士樂隊。

十月十日　公審之前

昨晚寢前看美軍的花旗報，看到國共開火的消息。今晨，睜眼一算，一年一度又雙十了，但心下並不怎麼喜慶。仰臥在白磁大澡盆裏歷數着懂事以來的雙十，非三一八卽九一八，要不一二八；非直奉卽直皖戰爭。要不就水旱災，以至八年前大難來臨。想來中國人民命裏災難還沒受夠。可憐我這一代的同年！新的抗戰中生長的青年會創造他們自己前途的。五六十歲的人們至少還有舊學的根基在，舊的記憶在，安定的社會卽使陳腐也仍不失爲一個社會。我們這一代經過的却是無止息的動亂時代。那卽是說，舊的一切不存在了，新的還未完全脫胎，苦悶莫如蹲在胎裏打跟斗。今天天安門示威，明天東車站臥軌。英國兩百年前結束了內戰，美國一百年前南北也合了一。蘇聯的空前社會革命也已安定下來喘氣，戰前早已是有秩序的社會了，因而科學藝術得以發揚。五年動亂對一民族是一興奮劑，十年繼續的不安定，對

一社會已不健康了；而中國由庚子以來，那曾平息過五年？原子彈也不是憑空掉下的。它需要一個教育發達，工業進步，有秩序有基礎的社會。但望有一天雙十眞是國慶。也盼望那時原子彈和其他新法寶還沒把地球消滅，世界還等我們！

和自己發完牢騷，水也涼了。吃過早餐，我在鉛筆大王的花園裏散步。陽光照得樹葉分外金黃，南邊的鳥羣在林中吟着。幽徑盡頭便是法伯鉛筆工廠的巨廈。爲利用水力，廠蓋在瑞奈茲河岸上。岸上是山積的木料。該廠曾經專營西伯利亞東部的鉛礦，在美國佛勞里達省自有杉林，世界大城都有分號。法伯家由十八世紀初葉代代世襲家業，到一九〇三年絕了男種，現在是由最後一輩的出嫁孫女來承襲。婆家姓亞歷山大。

找到了吉普，我進城看戰犯去了。吉普停在監獄門外，我向衞兵遞名片，他指我到隔壁審判廳去索入門證。原來二十三名納粹巨頭都關在一邊，將來開審便在緊鄰的法院裏。搭訕着問衞兵他看見過戈林沒有，他無表情的說，「那傭蛋！他瘦了，烟

可還沒斷。」

要入門證可不容易。我交出所有軍事的證明文件，負責的上校還得打電話給記者營，要他們保證我。經過若干時間，上校才在入門證上簽了個字，然後陪我一道出去。

經過多少道門，我們走出了法院，從此，步步都是衞兵了。沿監獄的院牆，是用木板新釘成的一走廊，由獄門口直達法院。這是爲避免傳戰犯時引人注意。但這時走廊還未完成，由空隙我可看見三個犯人在天井裏背了手散步，算是昨天二十分鐘的放毛。怎樣不舒服的散步！每個犯人後面是一個持槍的衞兵。

上校告訴我，這裏戰犯大小待遇一律，都是囚在六呎寬十二呎長的獄室裏，每室有鐵床一張，上有一條草墊，小桌一張，直背椅一把，抽水馬桶一具。唯一奢侈是有軍隊理髮匠每天替他們剃鬍子，這是怕他們用剃刀自殺。上校說，他最重要的工作是防他們自殺。（這時我們已走到獄門口。上了台階，他說：我可以由門洞看一眼。）

他指我看這三層的高獄，所有樓梯上面都另用鐵絲網罩起，以防囚犯跳樓。每層樓南北都是一串獄室，小小灰門上是一塊塊方玻璃，衛兵往來梭巡。玻璃上面是一塊白紙，上書戰犯姓名及號數。這裏是覇佔全歐的二十三名罪魁，捉拿打殺猶太人的屠手，蹂躪波蘭的統帥，征奥的前鋒，奴隸工役的徵調人，有的是在荒村就捕的，有的是在澡堂捉到的，如今都坐等十一月二九號，由英，法，美，蘇四國法官開堂公審。我問上校可否訪問戰犯之一，上校說使不得。平常連獄門都不准記者伸頭的。問他爲什麼說四國這次公審戰犯，一切做得要使德國人民由衷佩服。戰犯末審前作好奇的對象，是有失司法尊嚴的。

辭出後，我趕回取行李好搭赴慕尼黑的飛機。到了機場，才聽說我應乘的那架飛機遲了兩時半還沒到，恐怕已出了事。於是順便爲了嚐嚐今日德國交通實況，我喊車夫開到火車站去。

僕僕風塵到慕尼黑

十月十日　女裁縫自述

「中國先生，這是去慕尼黑的車站。車遲到是常事，比不得以前，恢復了火車已經好不容易了。」（一個年在三十五歲以上，削長的臉，淡藍色眼珠的女人，由人叢中搶着用德腔的英語回答我。）「我怎麼會說英文的？不瞞先生說，我的未婚夫是美國少校。在温吞堡和巴伐利亞省，英語在中學裏是必修科，連希特勒都沒改過。我嗎？我是在紐倫堡開裁縫店的。我用過十多個幫手。我同我母親原有一所大宅子，現在可全完了。炸得快光了。我們有過兩個聽差的，現在我得自己去買菜，有時甚而自己去檢柴。德國今日可住不得了。沒人伺候，要什麼沒什麼，我是決心上美國去了。可

憐的德意志呀！啊，一直到開戰那年八月，我還陪我母親在冰島的斯波林根避暑，轟地一聲……』（忽然站台上竚立了一小時半的人們興奮起來了，嘩然起來。清早由法蘭克福出發的火車，喘着氣居然到了紐倫堡站，好像是武漢撤退前的情景，人堆在人肩上，箱籠包裹也堆在人頭上，齊向車門擠去。行李少身腰細的，甚而猴子般爬上車窗去。好容易，在車門外擠到一席空隙，像多站着的環顧，女裁縫也擠上來了，兩個穿了綠色陸軍服裝的德國人由下面托了她上來，她齜着長短不齊的牙向我笑了笑，婦人的唇上還長着頗厚的髭毛。）

『嘿，真是受罪。我上慕尼黑幹麽去？答應你不笑話我，先生，我是去找一位曾相面的婦人。也許她被炸死了，也許她搬了家，但一九三八年，我在紐倫堡羅森街住得好好的，她說，不出五年，我一定得搬家。我當時絕不相信。後來，英美轟炸機飛來了。果然，我的家炸着了，我搬到市方場去。她又預卜我將嫁一個說外國話的人，她真靈。我要找到她，問她，撒姆少校究竟是已婚的不是？我果真命裏有連當歐克勒哈馬省的

公民不？請想，我不知道撒姆少校家裏究竟有些什麼人，甚而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城裏。歐克勒哈馬省大嗎？我若是寫給「撒姆少校？歐克勒哈馬省郵政局長轉」你想他會收得到嗎？從一九三九年，我沒愛過誰。我規規矩矩做我的裁縫買賣。我對男人寒了心。撒姆少校偏來了。哦，若是他這回騙了我，我再也不會愛誰了。我等着他等到死。先生，你想他會騙我嗎？他對我那麼好，口口聲聲說他一定要娶我，並且說，如果美國政府不許我入境，他會投効善後救濟總署來德國，一直等到我能同去美國。他不必這麼滿口答應的。他是戰勝國的軍人。他要什麼我得給什麼。我給了。先生，他的話會是假的嗎？

「撒姆少校是三個月以前到我店舖裏的。他說，他要買一隻萊卡照像機。我說，這店舖只賣衣服，而且只賣女人衣服，而且連女人衣服也沒賣了。他聽了一聲不語的就走出去了。他並不像另一個美國兵，在紐倫堡剛陷落時，用槍逼着我同他睡覺。撒姆少校同別的人全不一樣，我所以追出去。他正失望的走出，我說，少校，你留下個

住址，如果有萊卡可買，我一定告訴你。沒幾天，一個老主顧來我店鋪。我托他打聽到黑市的門路。不出十天我問出了價碼；一千枝美國烟捲。我趕緊照住址去找少校。借了一輛舊脚踏車，我騎了五小時，受了多少次M·P（憲兵）盤問，才到了少校兵營。一問，一位叫海內門的少校說撒姆出差了。等我一留話的時候，海內門睜大了眼睛說，「眞有萊卡，你給我買下吧！我另給你一百枝香烟作酬。」我說不成。原是答應給撒姆少校的，不能騙他。正說着，撒姆少校剛好回來了。他先聽我說騎了五小時車來送信兒他已經感激得很了。一聽說我不收賄賂，他抓緊了我說，「喔，你眞是一個不凡的女人，那麼忠實！」他像小孩一般跳起來了。

「他帶了香烟取萊卡那天，便住在我那兒了。他搶着幫我洗傢伙。他對我母親說：歐克洛哈馬是怎樣偉大的一省，又轉來問我：你想看看去嗎？我聽了當時不信。可是有一天，他在我床底下拾到了一個軍裝紐扣。他氣得話都說不出來了。他逼問我：那個軍官到這兒來的？我發誓說沒有。六年來沒男人進過我的臥房，除了他。但是撒

姆少校不答應。他咒着我，說一切都完了。忽然我一半爲安慰他。我扯了扯他的領子，發見一個紐子掉了。我指給他看。他服了。他像小孩子般跳起來說：「我的天使，我的寶貝！這渾蛋仗已打完了，我們到奧克洛哈馬省開舖子去。」我說我願意給他生一個像他的孩子。他聽了一定不肯。他知道我已經三十六歲了，說生孩子一定對我危險。——他才二十六歲。他爲什麼偏愛我，我可不明白。他說：在我以前，他有過一個波蘭姑娘，才十九歲。天天要他買東買西。他說一有了我，誰也不要了。

「於是，我們互相懺悔起來。一九三九年我有過一個男朋友。有一晚上他送我回家。我剛下車，一個黑影鑽進他汽車裏去了。我發見他同時有三個女人。我和他吹了。撒姆少校也說，他有一個女朋友。有一回他的女朋友向他借汽車用。回來時，他在車上發見了許多男人痕跡。他問那女朋友：你同男人上德克薩斯省去了不是？女人否認，結果證據拿出，他們便吹了。我們倆同時上過別人當的人，絕不會彼此給當上的能！

「但是有一天，海內門少校遇見我，警告我說，撒姆少校家裏有太太的。我說如果有，他會告訴我的。海內門少校哈哈大笑說：所有當兵的都慣於撒謊。我聽了不信，可心裏老不舒服。一見了少校，我就說：所有當兵的都慣於撒謊。少校怨忿忿的問我說的是什麼話。我告訴他後，他說，你信不得海內門少校的。他沒換着萊卡，他還不死心。

「可是，上禮拜五，撒姆少校突然到我店舖裏，說他得馬上回美國，連行李都得隨後運。他跳進舖子裏，狠狠吻了我一顿，便又跳出去了。我追他不上，趕緊借了輛自行車，騎到他兵營，他們說他已經上飛機場了。我問站崗的哨兵可知道撒姆少校家裏有太太沒有，他們不知道，然後又譏諷的問：他有沒有與你有什麼干係？我向軍官要他的家鄉住址，他（大約是中校）說美國人住址不能隨便給德國人。先生，你說撒姆少校會回來嗎？他能是有了太太的人嗎？我眞盼着那位相命的太太還在慕尼黑，——但是，如果他說，撒姆少校是結了婚的，我可怎麼好呢？」

這時，火車穿過多森林的巴伐利亞平原，跨過了由何奧蜿延而來的多腦河。天色已近黃昏，一個剛由俘虜營中釋放出的下士正在講着笑話。（他的家小可還在蘇聯佔領區裏，渺無音訊。）笑話大都是諷刺美國當局或鄙夷蘇聯的。如同俄國兵在德國見了手錶便要，有一回一批難民到了。其中一個婦人帶了隻極破的錶，蘇聯哨兵挽開自己袖子，露出一隻金錶來。他抱怨說他的金錶不走了，一定要跟婦人換。婦人把破而走的錶交出逃開幾步，她上上絃，金錶便走起來了。諷刺美國佔領軍的：一個人往見天神，問天神那一百萬加侖的啤酒叫什麼，天神說：「不過一滴而已。」於是人指了千萬乾渴的羣衆說天神，請把一滴水分給這些人。天神說「你稍等一分鐘」

十月十一日　暴徒發祥地

在慕尼黑車站旁專接待軍人過客的 Excelsior 旅館安息了一夜，才把紐倫

堡到慕尼黑那段火車的被咒炸過來。（女裁縫晚夜恐怕得找個防空壕去睡，她的逼問仍嗡嗡在耳。）早飯桌上遇到一美國海軍攝影員。他有吉普，後面還掛了輛貨車，內有乾糧，汽油，帳幕。他剛由北歐旅行回來，很願意有個旅伴。是加里佛尼亞省人，所以對中國人尤其親切。於是，就結了伴。我本打算行程由記者營訂，但這美國朋友的途程廣泛而且恰合我的理想：遍遊美法佔領區，然後直趨巴黎，撲回倫敦。我未來十天的行程，便在喝着麥片粥吃着醺魚吐司之際決定了。

慕尼黑是全德第四大城，而被炸的慘狀也恰與那相等。比起柏林，甚而紐倫堡來，古蹟還有些存在。這是當年巴伐利亞邦的首都，由十三世紀魯易侯爵以還，尤其到了魯德維格第二歷代帝王都苦心孤詣的裝飾這依棲在哀撒河兩岸的古郡。吉普穿行狹窄的中古街巷，只要馬路沒爲殘磚堵住，每一拐灣必是一份建築的驚訝：市政府樓外雕滿了人像，聖馬可教堂代表着文藝復興時代建築的極峯，新式馬路由古堡的洞門穿過，橋下是銀練般的哀撒河。說現代轟炸能選擇目標是瞎扯。市立

圖書館和職業學校已炸得粉碎了，而希特勒聚黨崛起的酒館却備受輕傷。

啤酒館由街外看，酷似一不景氣的堆棧。洋灰的門牆上寫着 Burger Bran，Keller 生了銹的鐵門嚴閉着。由鐵門空隙巴望，只見三十多戰囚正在鋸庭院的樹，靠右角的一座樓已炸光了。看情形大半是燒光了的，幾百隻鐵椅焦灼粉碎得有如一堆麵條。我們喊作工的戰囚給打開門，停下車，先走到當年國社黨的書記室去。那裏，正有一簇德婦替美國紅十字會做點心。就着杯咖啡吃了一塊，覺得歷史眞是在開玩笑。但還有更妙的呢，隔壁納粹黨開大會的禮堂（一九四〇年希特勒幾乎被暗殺了的地方，）如今已改裝爲美國式的體育館，預備打室內排球用。是這裏，希氏於一九二三年宣布的「國家革命」的。國社黨的正牌搖籃實在是靠裏首的大餐。開門內寫着：「爲巴伐利亞的義氣與巴伐利亞的酒，」頗有梁山泊之風。牆上的壁畫依稀可見，地板上可已狼狽不堪了。繞道到存啤酒的地窖裏去。一隻手搖的升降機上寫着「只限二百基羅，不准帶人。」一個正在搬運啤酒桶的工人說，這啤酒館

已經有了一百多年歷史，如今只好在別處另起爐灶了。

慕尼黑第二個政治「古」蹟自然是一九三八年張伯倫和達拉第上當，慕尼黑廢紙簽字的地方。心理學家說人類的記憶是選擇的，眞有道理。不知是有意無意，我們沿途向行人警察打聽勃朗尼樓，他們不是搖頭便東指西指。轉了好半天，才轉到一座大理石鋪成的廣大方場。方場兩邊都有巨大牌坊，壁上是攤起翅膀的鷹徽。一個行人指着遙遙一希臘建築，我們便開車趨近。樓已炸光了，台階上睡着一老人。他告訴我們這曾經是雕刻博物館，是魯德維格二世蓋的。對面同樣的建築（也同樣炸光了的）是繪畫博物館。我們於是踏了山積殘磚，逛起博物館來。老人一面指着門內一防空洞說，只差幾分鐘，他便可能與博物館共亡。這館役說，一切在五分鐘內，僅三個炸彈，便完全光了。他指給我們殘堆裏一片浮雕說，這是希臘的，那堆裏又露出一片巴比倫的雕刻來。其實，我們脚下踩過的，不是大理石的臂腿，便是肩頭首級。這不是好逛的地方。直好像來掃全歐文明的墳墓。

勃朗尼樓原來就在旁邊。樓窗已大半炸破，樓身却還安在。頂上飄着美國旗，說明它已被徵用了。

但最痛心的是「參觀」答可哈集中營的「參觀」答可哈是慕尼黑以西五哩的一個市鎮。德國遍地是集中營，不過答可哈的規模最大，刑具最全備，所以名氣也比怖痕屋及比爾森尤大。另外使它著名的是因爲國際舞台名角如法國前總理布魯姆，達拉第，與前總理舒斯尼格，以及德國反希的尼姆勒牧師都曾在此作囚。所以天氣雖不早了，我們仍決訪一訪這人間地獄的遺址。

眞不可相信由答可哈鎮外看，那是一安詳和平的小村，平原四達，炊烟徐升，誰能相信在這小村鎮中間藏有屠殺了千萬無辜生靈的地獄呢？誰又能相信同是父母所生的人，能殘忍到這般地步呢？而曾幾何時，當年掌屠刀的獄吏，誰又料到却成爲今日的籠中囚呢？我向不信因果報應，但今番大戰實不啻一本太上感應篇，只怕這本聖書仍是「待續」的。貪婪殘忍並非希氏一人的專長。唯一可告慰的是中國

有私刑，有暗殺，却還沒有這麼有系統的大地方，也默視中國永遠沒有！

德國什麽都大。柏林市中心牌坊南北的街長得可畏，寬得可畏，壯麗得可畏。希特勒的宴會廳容得過千客人。而德國的集中營也得乘了汽車來參觀。領導我們的是曾囚此數載的波蘭人，被折磨得人已無血色，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而眼睛總望着地下，端着肩，拱了腰，偶一抬頭，眼色裏包藏着無數可怕的回憶。參觀了這地方後的人，出來必做噩夢多日，對德國人必恨下幾分。但我牢記着，被殘害的，也以德國人爲大多數。僅爲避免集中營的產生，民主政治也是值得爭取的。因爲有獨裁制度必得有排除異己的措施。否則獨裁必站不穩。純由後者着想，集中營實爲最簡便最經濟最當然的消極行政機關！

除了衛兵住所外，集中營是分爲兩部，中以鐵線網隔起，網上有德文標牌：「此網通有三五〇〇瓦特電流，小心勿近！」網外又有河溝，溝上四角有瞭望台，窗口有遠射燈及機槍位。網右邊是囚禁的地方，一排排的平房，如今囚了五千多納粹前鋒隊

員及本獄原有的獄吏。這營裏曾容過四五萬人。我們站在崗坡上遙望，有的囚犯正赤了上身，坐了曬太陽，有的在看書。廣場上有一簇在排隊。大貨車剛把他們由做苦工的地方載回來。廣場中間有一堆紅磚，旁邊是一剛打地基的建築物。說是美軍正在督蓋一座教堂，以感化在獄的暴徒。僅隔一道鐵網，而自由與囚禁截然分明。由於感覺自己的優越地位而隱隱對籠中囚似感同情。

可怕是鐵網左首的刑場。場外美軍樹一木牌，上書：「納粹黨人在此謀殺二十八萬無辜男女，請後人保存原狀，以紀念受難之英靈，」這牌子無疑的是為美佔領軍撤退後用的。我們先看原有小規模的「焚身爐，」每爐可焚四五人，屋頂的烟囱和旁邊後蓋的一排平屋的新焚身爐可小多了。這新的更大的焚身間，共有四爐，每具同時可焚六條，室內還有屠手的住室。出焚身間入小跨院，見沿牆都是狗籠，共約十八隻。納粹黨徒如遇囚犯逼供不出，便把頑強的囚犯帶入跨院欄門以外，然後驅另外囚犯一批入院。一狗籠啓開，警笛一吹，十八條狠犬即向囚犯撲來，連撕帶咬，四

肢分扯，直到撕成一灘血爲止。眼睜睜看到這情景的囚犯，回去必招供，必供出別的反希同志的住址姓名，於是集中營的生意才見興隆。

久聞毒瓦斯室之名。這裏的也比別處規模爲大，室外牆上寫着「噴浴」而天花板上還裝有假的噴水器。毒瓦斯却從地板上放出。牆上有玻璃小洞，是爲執刑人由洞口觀察室內動靜的。洞外有黑板，標着瓦斯放止時間。據說受刑前，獄吏僅告囚犯說是享受噴浴，每人並發浴布一條。在隔室，囚犯背脫下衣服來，以爲眞是洗噴浴，死者的衣服便是獄吏的酒錢了。每次可以死二百人。死後由獄吏把屍首拖到另一「貯藏室」。那屋子的牆上仍有濃厚的血跡，最高處我舉臂不及，可見屍首的容量了。

另外吊打間，爲了補充參觀人的想像力，曾經在此作囚的波蘭人用臘型雕刻出虐刑的實狀，都是脫得赤裸裸，有的雙手綑起，由空懸吊，有的折腰受笞，慘不忍觀。由吊打室入地窖，那裏是屍灰貯藏室。沿牆是一隻隻麻繩口袋。裏面是蕎麥皮般的

灰粉。另一角有一堆小花盆。原來獄吏另一敲竹槓的辦法是人死之後，立卽通知親屬，說如付三百馬克，屍灰卽可領囘。其實屍灰還是由大口袋裏抓的，不過對親屬終不失爲一份安慰。剩下的屍灰便作肥田用了。

這以外，還有槍斃的刑場，以及用病菌注射給囚犯作試驗等等暴行，不必一一記述了。看到這個，使我感到要提高一國的司法地位，爲祖先，爲子孫，爲世界聽聞，都不可不取消特務，取消私刑，嚴禁私捕，改組各地所謂偵緝隊或憲兵隊，不使其成爲虐殺無辜的機關。

出刑場，再隔鐵網望去，對那些歹徒一點點同情也沒有了，只覺得他們享着不配享的淸福。

答可哈村人還曾爲這集中營抗議過呢，抗議屍烟有妨村人的健康！

沿慕尼黑西郊偏南行，我們走入完全不同的天地了。茫茫無際大森林的梢頂上，是一片絳紅的天。一牙新月正斜掛在阿爾卑斯等山角。又是農牧的氣息了。阿爾

卑斯山的村落裏，有家犬淒冷的嗥叫着。吉普隨了南巴伐利亞的地形起伏着，沿着台根寨湖畔，馳到了臨湖的第三軍記者營。對了暮靄中的湖，天，月，我問着，那個是眞的呢？是這永不乾的湖水，這望朔循環的月呢，還是汚穢貪婪的人性？權勢果眞有魔力使人如此忘了本形嗎？

晚飯是奧式的，盤子如顏料盒般分開，這兒一塊烤牛肉，這兒一灘酸白菜。窗外是黑亮的湖水，站在桌旁是藍裙提了白巾的女侍，但我嘗不出飲食的味道，儘在不住發怔。

答可哈一行，使我對同類的信念喪失了幾分。五天的阿爾卑斯山雪景，也僅僅醫治了我做噩夢說囈語的習慣。

阿爾卑斯雪嶺

十月十二日　由湖畔到山脚

走進一座阿爾卑斯山的村落，第一個感覺儼如由上海剛到昆明，或是由昆明剛到芒市：在大城裏，在『文明』城裏，藝術是牢牢保存在博物院裏，堂皇的陳列在展覽會裏，但在這小地方，藝術是深浸在生活裏。這臨台根湖的小村，到處是灑着美。巴伐利亞省婦人，不論多麼窮，都必有件繡花衣裳，顏色配合的鮮明，圖樣設計的新穎可喜，常使過路人張望得失了神。並沒有高樓巨廈，但多麼小的木屋，門窗必雕刻得精精緻緻，臨街牆壁上必有幅圖畫，上面是蝌蚪形的字母。大部分圖畫是出自聖經故事，但也有日常生活的描繪，類如滑雪會。小村裏的土產，不是精巧可人的陶器，

便是悅目的水彩。這裏的牛羣，使我懷想北平的駱駝，一般沉重的眼睛，項下是清徹動人的銅鈴。

早飯吃到炸鷄蛋，對一個由英倫來的客人原應是一大驚喜，但更使我傾懷的却是窗外風景。飯廳三面都是玻璃窗，窗外便是歐洲的脊背：阿爾卑斯山，使我神氣的是與這些雲頂的大傢伙為鄰。（大殺風景的是屋角一隻無線電，在這般超逸的境界，放送着紐約夜總會的音樂。）阿爾卑斯山腰，這時正有一片薄霧，如白錦般橫掛着。山腰是一片杉林，樹葉都為秋染成金黃。

飯後我們出門逛湖。除了一隻生了銹的坦克，這裏是毫未被砲火燻着。家家簷下串串掛着臘肉，後園堆滿了木架。不像堅要軍用馬克的慕尼黑，這裏民用馬克一樣使用。村人和藹而不阿諛，男男女女都戴着綠絨帽，白綢帽帶上插着鵝羽。湖是葫蘆形的。清澄的湖水由葫蘆尖端注入一道小溪。黑白色的長耳羊，雜在馬羣中吃草，還有鷄鴨在它們脚下蹣跚着。偶有擠奶少女，提了重重的奶桶走過。髮際的花朵顫

頭着，孩子們大部穿了皮褲嘻笑着，湖邊有一修道女徐徐走過。肅穆的黑袍上飄着闊邊的白帽。我有多殘忍：在這樣樂園裏，我突然舉起右手來，開玩笑的向個孩子說：「嗨，希特勒」（國社黨敬禮，）害得那孩子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僅僅一個壞蛋，和他二十三個影痞，便斷送了這片大好山河！

美國朋友進舖子裏買水彩木雕去了，我生在吉普裏，爲一羣頑童密密圍了起來。金黃的柔髮，碧藍的眼珠，漆黑的前途！慘莫如年幼無知的小亡國奴，長大了得背負着前一輩招來的枷鎖。有的孩子想用過期的膠捲向我換烟捲，有的用父親的鐵十字獎章換口香糖。一輛美憲兵摩托脚踏車馳過，孩子忙把貨物收攬回去。當孩子們吃到我由倫敦帶來的巧克力糖時，他們面部表情是無從形容的：又是狂喜，又是貪婪，又怕一下都吃完了，又停不住嘴！望了蔚藍的天空，伸入天空那湖畔教堂的尖塔，我爲這下一輩的德國人抱起不平來，歷代的野心家都從不爲子孫着想一下，罪都可赦，而這貽誤後代的罪不可赦！

爲了請求入法佔領區的許可證，我們中午辭別了台根湖，向巴德托茲的美第三軍總部開去。那裏有法軍聯絡員，第三軍由歐陸攻進以來，即在巴頓將軍●領導之下，戰績可說是西線最出風頭的，諾曼第僵戰多時，首先突破的是巴頓。萊茵河畔兩軍對峙，首先渡河追襲的也是巴頓。在戰爭最緊張階段，大家注目的總是這一鐵軍。報紙印映地圖上，他這一軍排在箭頭的尖端。巴頓回美時，紐約人發狂的歡迎這腰間掛嵌珍珠手槍的虎將，艾森豪威爾將軍把全德最美的巴伐利亞交他管領。然而軍人未必諳政治。上星期，巴頓高譚起政治。虎將說：「德國政黨之門戶歧異有如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何必剷除納粹主義呢？」這句話震嚇了舉世反納粹的志士們。原來這位虎將是以足球隊領隊的前進精神打的勝仗，對戰爭固毫無了解！於是全美新聞界譁然，而艾森豪威爾將軍對自己這親信軍官並無半字袒護，第二天，無聲無臭的托斯可將軍接收了第三軍，而爲不忘名將的戰績，巴頓成爲第十五軍

●巴頓將軍現已因撞車重傷逝世。

的軍長。這是有軍部而無軍隊的一軍，任務是寫美軍在本屆戰爭的戰史！

在巴德托茲手續辦完後，又南折爬過一道不低的山。山坡上時有堆滿了稻草的牛車，草堆上坐着挽了花帕的女郎，歌聲在晴朗的空中蕩漾着。由山坡下眺，一片銀亮的湖田，邊緣上鑲着蘆葦。阿爾卑斯的巉巖便踞立在我們的頭上。接近了奧境，許多景物已不同了。蒜頭式的教堂屋頂代表了尖塔，路旁每隔數步必有木雕的聖像，樹立在匣籠裏，大約是虔心人許願搭的，這兒的農村女喜歡把頭髮梳成辮子，然後環頭盤起來。公路也沿了灰褐的峭巖紆迴盤轉着。松濤肆響着，忽如狂歡，忽如哀嘯。

公路由山半腰折下。剛向台根湖道了別，吳深湖又閃亮在山腳了。秋葉像火燄般烘在湖畔。灌入湖中的是一道透明的綠溪，羞羞答答的沿了一帶幽林安詳的溜過。綠溪以上，却有百丈飛瀑的懸崖下垂。山谷裏是縱橫的牛欄，有的空着，有的有牲畜在吃草。牛鈴偶爾打破深谷的寂寥。下山穿過一道長林，便到了阿爾卑斯山脚，德

奧交界的一個名鎮：一九三六年奧倫比克冬季運動會的會址：加米施鎮及帕添加深村。

把行李放在市場旅館後，便動手梳洗。伺候我們的是一個匈牙利雛婦，矮矮胖胖的，穿着印花布褲子，又乾淨又溫雅，一看就知道不是小家碧玉。果然她丈夫是匈軍的軍官，如今可還沒有音訊。飯是在對面驛站旅館吃的。戰前這是一個時髦場所。壁上不是木雕便是水彩，低矮的屋頂上，懸掛着閃亮的銅器。是行獵的地方，所以牆上也少不了長角的鹿頭。房中間是磁蓋的大暖爐。喝着奧地利的紅酒，望着四壁的藝術品，儼如到了維也納。

吃飽了飯才有心來玩賞環圍的奇景。加米施村是在德奧阿爾卑斯山最高峯岨格斯比茲峯的緊跟前，（約一萬呎高）山那邊便是奧地利。加村四面臨山，僅在北面有兩道關隘，一去慕尼黑，一去奧格斯堡。這時半輪淡月正由千巖重嶺叢中升起，把雪峯照得銀亮發光。街上美兵和德女挽着臂呢喃着，雜在人羣中的是甫下山

的牛羣。鈴聲噹啷響着。我們便隨了鈴聲，向這山村中心蕩去。

拐過街角，遠遠望到一座燈光明亮的門面，走近了原來是軍官紅十字會，裏面有咖啡喝，又有土產紀念品可買。管理員是一細長斯文的德國人，當壚女裝扮得非常妖豔，而問起來才知道身世也非常悽慘，她們的家還在蘇聯區撒克斯尼省，音訊渺無，休息室裏除了他們三個，祇有一美兵在一邊喝着咖啡一邊看着紐約畫報。

細長斯文的德國人，看到同行美國朋友的官級，趕忙湊過來，用幾乎女性的笑容迎納我們，問要點心不。搭訕着，他坐了下來。說是才由第三軍的俘虜營裏放出來的，因爲會說英文，而且有招待的經驗。說着，他由口袋裏拿出一份推荐書給我們看。這是一位美國中校寫的，說：「赫孟某某被俘後，因擅英語，在營中任通譯，屢有可逃機會而未逃，故證明彼爲人忠實，大可任用。」這細長斯文的德國人又女性的笑了笑，玩弄着秀長的指甲。問他怎樣會有招待的經驗，他說一直到開戰前夕，他專在英法大旅館作招待員，像倫敦的陶芝斯特。（這時我同美國朋友互相望了下。戰前納

粹情派密探赴英法大旅館由要人行動偵探政治傾向的。）問他怎麼會回德國去呢，他說是怕因國籍受監禁。問他回德國後怎麼樣，他聰明的說德秘密警察因他職業關係，當然問他英法情況。細長斯文的德國人甜蜜的說：「我咬住了牙，說一概不知。」後來呢？「後來他們徵我入伍，穿上了制服。我暗裏盼着德國打敗了。」爲什麼呢？「因爲我不愛穿制服。德國如果勝了，我恐怕一輩子得穿制服下去。」

這種甜米湯，東京大約也有的是。

正說着，一簇軍官進來了，大約七八位。可驚訝的是他們都穿了英國軍服。在我們鄰桌坐下了，自然互相打個招呼。看肩章，七八個人中大都是上尉階級，其中兩個是德語通譯，領頭的是一位胖大的上校，五十多歲，戴着黑邊眼鏡，不住地吧噠着烟斗。因爲他們談的大半是關於攝影零件，美國朋友便打起岔。話題漸觸及各人在本屆戰爭「解放」的成績。（「解放」在這裏作「擄取」義。）上校噴着烟斗，抖擻起自家的成績來。他說由諾曼第登陸到德國投降，他一共解放了十輛汽車，五十架

各式的攝影機。(說時他指身邊一位少校問「我送你的那架康台克斯還好用嗎?」)給他兒子解放了値百八十英鎊的郵票，給太太解放了五百碼綢子，和三四百碼嗶嘰。等他說起他解放萊茵酒的瓶數時，我忍不住了。我說上次我在柏林軍需處買的一瓶威士忌，捨不得喝，帶囘英國去，海關都硬給上了一鎊的稅，上校得意的笑了笑，說你們記者還沒有專用機。於是他又坦白的談起「過關術」了。他同行的下屬們却替他不好意思起來，他們站起來，他伸了伸懶腰，說：「該走了吧！」

我們喝乾咖啡也出去了。原來數碼以外就是普通美兵的紅十字會。那可熱鬧多了。大廳中心可以跳舞，欄干上有小桌，可以坐下喝酒。沿牆有女人代修指甲，有藝術家剪紙影，一律免費。整個歐洲今日是這樣畫分的：有的在背負着由政治愚盲而戰敗的枷鎖，有的在嚐着勝利的甘果。

十月十三日　登極峯

由山村到岨格斯比玆雪峯有爬山電車，需兩小時便可攀到這萬尺摩天嶺的絕頂，不用費點點力，便得與雲天爲伍，這機會當然不甘錯過。所以九點半我們便跑到奧倫比克運動場站台旁邊的車站排隊去買票。爬山電車公司的職員穿了藍呢制服，紅帽金邊，機警的招待軍人。剛要買票，有美國軍官在我肩膀拍了一下。他看見我身上「從軍記者」的肩章，原來他負責的正是宣傳股，宣傳什麼呢？宣傳美國第三軍已把南德這片錦繡的風景區變爲凱旋美軍的一筆犒賞。成批的隊伍由各方來此，玩賞風景並且學滑雪，希望囘國後可以在本國提倡滑雪這英雄而合乎衛生的遊戲。如今才聽說山下這名村，是由第三軍風景委員會管轄，負責人是一位少校。風景區負責人由俘虜營裏揀選了一批德國滑雪大將來傳授絕技，說等下在山頂便可以遇到。

於是我們不需車票便登了車。爬山車宛如平滬的電車，只是沒有叮噹的鈴聲，載滿了美國各省公民的著名遊覽車向山跟蠕動了。滑過了葛米市郊野的一窄段平原。爬到琵琶形的怡柏湖時後面又掛上了一輛車頭來推。車同山成二十五度鈍角，還不太難過。這時灰雲中忽露出一長塊藍天，遊客們，尤其帶了攝影機的，雀躍起來。山中樹葉片片鵝黃，俯眺怡柏湖晶亮可喜。湖心有顆小島，正有白帆在湖面飄動。

車是愈見傾斜了。因登高耳朵痛了起來。由窗口伸頸，眼看車馳入一馬蹄形的巨巖。車入了洞。這一入便要走一小時光景，才到得了四個公里高的峯嶺。洞裏隔不遠便有圓洞，儼如輪船的窗口，是當年造洞時擲碎石用的。

出洞便到了終點的山頂旅館。一杯熱咖啡一塊美國炸糕在手，我突然想起當年拿破崙征奧地利時，爬阿爾卑斯山時有多麼吃力。廣廳裏這時正有美兵打着乒乓。幾個彪形大漢，穿着紅毛繩衣藍臂章，上面寫着『滑雪訓練員』。

鑽出旅館通望台的門，宇宙是一片白，白到兩尺以外不見物。忽然，晴了一刹那，

山坡上正有一簇宛如長蛾獸的滑雪人，長脚長臂，如烏鴉般由白屑掠過。有的長蛾獸嚐過了下坡的順利，正掙扎着向尖端爬。陽光溫柔的在雪邱上嬉戲。如果天晴，北可望巴伐利亞平原，南可望奥境。三分鐘的高架車便可以到全德最高點，蛆格斯比玆；但氣象專家說，今天是沒希望的。只得站在望台上望着白的宇宙。一個德國女孩也在發怔。是撒克尼省的人，父親是潛水艇的司令，如今在日本坐囚！

午飯是和四名滑雪大漢吃的。像磚般厚的烤牛肉，像烟囱般冒白氣的熱可可，在雪嶺尖頂上，是異常饜口腹的。

下山途中逢見一奇事。去訪風景少校時，遇到一個德國女人，年紀二十四五，漂漂亮亮，說是給少校開車的。這倒不希奇。女人在德國比在任何地方（除了日本）像貌是條件第一。希奇的是這年輕女人見了我便用十足地道北京音問：「你是中國人嗎？」談起來，原來她是天津前英租界生人，父親是作出入口生意的。一直到打仗前才回歐洲。一嫁可就嫁了個納粹黨員。爲什麽他當黨員呢？理由是因爲他有大

紙廠，不入蕪保不住。如今他在營裏坐囚，她帶了寶寶一個，在伺候少校。

這位擁有過兩輛汽車閨秀的司機人可不同於一般司機的，穠緻的呢裳，真絲襪子，吸着吉斯斐爾牌的香烟，問我們今晚可肯到她家裏喝酒。她本和一位中校有約會，但看見了「同鄉，」她甘心把那約會打消。少校本來綳了臉同我們譚公事，山上可以容七百五十人。有熱水暖汽設備，計畫請美海軍也派人來享受，甚而英國人……但聽到晚上的酒會，他鬆起臉來說：「不會把你的老校除外吧！」

聽說過德國的黑水酒嗎？(Schwaz Wasser)其實是白白淡淡的，櫻桃做的酒，最難得。又是美國點心，又是美國罐頭西紅柿香檳酒我喝上四杯多，我便早已不是蕭乾了。少校倒在她懷裏，我倚在牆角。她對我說着京腔的華語，對少校說着紐約腔的英語，抽着烟，對德國客人仍談着她的國語，（可見她沒有醉！）房中一爐柴火，火燄如舌頭，老想往我臉上舔，柴木擗拍作響。屋角有無線電機在哼着小調。女主人回憶着天津小白樓，北平東單，如果再記住這已是戒嚴時間了，則夏威夷的浪漫也莫

此爲甚。無怪少校呢喃起軍事及個人祕密來了。「你要照相機。康太克斯廠已復了工。三十美金一架專給美國解役軍人做的……我嗎，七十五點就夠解役的，我有了至少一百點。我的妻小，隨他們混，德國是我的天堂……巴伐利亞是我的天堂……葛米柿！我知道這裏每個女人的髮色，眼珠色。都有記錄……」

至於那晚我說些什麼，讀者得問少校去了。反正美國朋友同我怎麼囘的旅館，我們僅能略略囘憶。多承那兩位滑雪大將的鼎力吧！

十月十四日　　　　延禮日

總之，天明，人醒了，我一摸頂上戴的是軍帽。莫不異戴了一夜嗎？想爬起，黑水酒的餘威未盡。美國朋友譚加利佛尼亞，我朧朦的夢起北平來……

本該今天動身南行的，他開車沒把握，坐車的也不放心，於是我們決定逛名勝。走過少校的辦事處，少校還沒到呢（十一點了。）他屋裏長凳上坐了男男女

女。（兩個深櫻色頭髮的，一個是金黃的。眼睛碧藍？灰藍？）我心下替他登記着。

半爲試乘一次高架車，半爲觀賞阿爾卑斯山另一景色，我們決定先登克魯澤克嶺。高架車宛如六角亭，懸在一鋼索上，來去兩條鋼索由山脚直達頂峯，中途有高架站台，等亭裏人走光，我們擠了進去。亭門一關，我們便開始滑翔。這感覺眞難形容，因爲它既不是飄空的飛機，又不是擦地而行的車，它是半陸半空又滑又翔的怪物。但由觀景來說，它是兼有空陸之美的。

誰初次搭飛機不巴望由空中飽瞰一下地上的風景呢？而不是飛得太高，就是雲霧蒙蔽，就是自己發暈，結果，一長途的航程，可囘憶的不過是起飛與着陸時的屋頂瓦片，頂多是一片海峽或一片影影綽綽的森林而已，遼遠得無從眞確深刻。

坐在高架車上我恍然以爲自己化爲禽鳥，不然我怎麼能剛好由巨大杉樹頂梢擦過呢？（葉上還掛滿晶瑩的雪。）亭影由樹叢上掠過。有時甚而可以聽到山溪的流水，且可與釣者招手。這都是坐飛機所不可能的，然而亭子滑鋼索而下，顫微微

又宛如在飛。

下了亭子，由山頂再看下滑的高架車，都似一硬殼蟲，忽爲褐巖遮起，忽又消失在樹叢中，穩重而且閑逸。

都說阿爾卑斯山頂只要有太陽就比地面還熱，我不信；所以穿上所有的衣服，果然繞着嶮巇山道一跑，衣服就層層下脫了。四面是山峯，山峯都是積雪，雪光映雪光，不啻是太陽燈了，難怪山坡上盡是戴了墨鏡半裸的男女，仰臥着承受諸峯的光照。有一斷腿的德軍人扶了拐杖攜子遊山，孩子滿山在搜集松果。

下山前赴山頂旅館去休息。旅館露台上還有一些德國遊客喝啤酒。我們望着美國兵雪戰，各要了一盤子肉湯，一杯啤酒。可驚訝的是法國解放一年多後仍鬧着鈔票不値錢，而馬克始終沒大貶値。由紐倫堡到慕尼黑途中，我問同行的，車票仍與戰前的無異，而我們的二湯二酒，算起來還不到兩個馬克！

登這趟山兩人的酒都已大醒。於是我們開車到克佛山脚下，以每十年演一次

宗教劇著名的奧姆拉姆皋村。村當兩山之夾，有小溪一條由村心蜿蜒穿過。整個巴伐利亞省都是篤信宗教的，奧村爲了它的傳統習俗，尤爲虔誠。全村過半的成人都是木雕匠，雕的大都是耶穌像，街牆上滿是聖經繪畫。

是三百多年前，南德大鬧黑疫。奧村死人過夥，村人於是向天許願，說逢十年全村必演一季警世的宗教戲，第一回是一六三四年演出的。後來因爲便於記憶，改爲逢十開演。三百年來，只有一八七〇年因普法戰爭而輟演一次，一九二〇年因戰後紊亂延至一九二二年補演的。一九四〇年，照常演出。看光景，一九五〇年的戲大約也不至脫期。最初此舉是純宗教的，有如妙峯，普陀，但因爲世界游客每逢這戲劇節便由各地雲集，這虔誠的舉動自不免沾染了商業色彩。木雕有了世界市場，旅館吸引起遊客，但戲劇節的收入始終是專用作公益。這十年一度的盛舉，爲奧村蓋得醫院，學校，游泳池。還有比我們杭州勝一籌的，這中古的村莊保存着它原有的樸素美麗，沒有要人別墅——至少沒有像要人別墅的房子，一切建築和諧得體。

宗教戲的情節，大致是耶穌的一生，由馬槽降世直到被釘十字架以至登天。所有角色都是由本地牧師，市長，議會議員投票選出的。表演本領之外，演員的品格也在考慮範圍。上屆扮耶穌的恰巧是全村木雕家最著名的，所以吉普一進村，美國朋友就用半熟的德語嚷問村人：耶穌，基督住在那兒？把村人問個怔。

耶穌（眞名朗阿呂）到鄰村去了，我們找到了他的兒子，也是木雕家，也參加過聖劇表演，但這禿頂紅臉的青年，却還參加了另外一齣悲劇：一九三九年被徵入伍，先打荷蘭，南折到法邊；東調征蘇，由莫斯科郊外潰下來，潰到黑海，由黑海拔出來，（這時，同伍的非被俘卽打死卽凍死，天如何把他留了下來，他一點也不明白。當的又是輜重兵。）然後該防禦祖國了。由法境敗下，過黑森林，終於司徒德島地方為美軍俘虜。這時才放出不到一個月，告訴我們他家已為美軍佔去了，如今是寄寓到後院一座木屋裏。美軍到時，限他們一刻鐘內離宅，而且不許帶東西。他忿氣的說：美國軍隊倒不糟踏，狠心的是他們的德國女友！連毀帶拿，大約快光了。朗阿呂的公寓在

南德是四遠馳名的。

進了木屋，他給我們看雕木的器具。原來他們先仿古畫上揑出泥塑，再用泥塑爲模型，照樣雕木。桌上是一排刻刀，大大小小不下三十把，另外還有一具顯微鏡。隨譚着雕刻，他說起慕尼黑的黑市來。凡是德國根本沒有的東西，都有黑市，咖啡一磅須一百二十馬克，美國二十枝盒香煙六十馬克。

由奧村南行，便到了林德霍夫堡，是十九世紀中葉狂王魯德維格第二所建，華麗無比。堡是座落半山坡上，山脚有密林。登山不久便可以望到那乳白色的建築，堡前是一座壯巍的噴水池，噴泉越百尺。泉池裏有赤裸女神金像，半坐半臥，池畔有銅鼎，儼然是受中國影響。堡周圍可稱德國的園藝大觀。葡萄架玫瑰架搭成各種姿式。葡萄架下走出一個中年人來，穿着儀表都不似德國人。他用法語問我們：史達林是病得很重嗎？談起來，原是葡萄牙駐捷的領事，過德返葡。是一歐洲的驕種！

歸途暮靄朱絳，宇宙有如一巨罐龍睛魚，一條條細長紅雲，東浮西浮，紅的魚腹

漸漸變得灰黑起來。綿亘的阿爾卑斯山嶺和暮色隨着也溶成了迷濛一片。

從德奥沿義瑞邊境到巴黎

十月十五日　阿山公路上

今晨一睜眼，天晴晴的，心裏却怔忡不安。離開一個美麗村舍令人愁，而越過富裕安全的美佔領區走入陌生的法佔領區也不予人以舒服感。吉普開到美軍交通場後，我們把車肚囊灌滿了油，又盡量帶了十幾加崙。誰都警告我們不用打算向法當局討到一滴油。於是，十點光景，我們向巴德士玆出發了。那是第三軍的總指揮部，因而有法區聯絡官在。取得了聯絡官的許可，我們才能完成我們預定的路線：由德入奥，到德、奥爭熱多年的特柔省首都銀斯布魯克，然後沿銀河與義界平行，緊貼着瑞士邊境甫入德界，越萊因河而經阿爾薩斯直驅巴黎。這路線不但包括了歐洲風

景的精華，（沿了阿爾卑斯山脈的公路，觀賞了大陸的巨川名湖後，又降至起伏的平原）並且可以看到三種不同的政治狀態：美、法兩佔領區和劫後復興的法國本土。這條線唯一的缺陷是油的來源。在美區一天，油寬裕得像水。入了法區，水却比美區的油缺。我們最終的決定是由奧入德區後，再折囘美區添油，然後才向巴黎開進。

車嗚嗚地由巴伐利亞平原沿蜿蜒的公路向山脊爬去。山坡上時有牧童悠閑地仰臥在岩石上看雲彩，任牲口在草上移動。半山遇到一位戴寬邊白帽的尼姑，領了個黃髮女童，見到吉普，她們趕快躲開。偶爾一輛坦克四脚朝天倒在山角。入了法佔領的奧境，第一個現象是車輛奇少。在美區，憲兵的摩托脚踏車和吉普多得煞風景，而入法境，車少得（一小時不一定遇到一輛）令人疑問：可佔領什麽勁兒？穿過的村落，看到的僅是無槍的法兵跨坐在橋邊上嘻笑，樣子像百無聊賴的。軍衣多是美國發的。吉普的來源也一樣。因此偶有輛吉普由對面駛來，非逼近是辨不出國籍的。

但是越過山脊，走近法軍事政府所在地銀斯布魯克時，佔領的痕跡卻遍地都

是了。銀城近郊的飛機場上雖像蜻蜓般僅停有四架小型戰鬥機，全場却都塗滿了法蘭西三色徽。三色的屋頂，三色的機身，三色的旗杆上飄着勝利的三色旗。環着這機場是秋收後的農田阡陌。一望無際的點點禾捆都似向那風中的三色旗屈着膝。

離希、莫二『元首』當年會集的伯倫納關隘僅二十餘哩，據北義交通樞紐的銀城是擁有不少文化寶藏的，這囘却痛痛挨到了戰爭的鞭笞。德、奧、義、瑞的阿爾卑斯山作它的四壁，滾滾的銀河、絲河如錦帶般穿過它的腰間，銀城却是滿身傷痕。透了頂的教堂，倚倒的市政廳，火車站有如磚堆。到今天，店舖還多閉着門。塗滿了三色徽，高懸着法、蘇、英、美旗幟的軍政府門前，有巴黎來的交通警察指揮着車輛行人。一位手指顫抖着的老嫗，坐在街旁賣着黑麩麵包。山上的中古堡壘，代表了祖先或歷史，俯瞰着這一切。

遙望了望伯倫納關隘，我們便折囘阿爾卑斯山公路西行，直驅瑞士邊境。長數百哩通過五國境上的阿山公路也可算是歐洲工程偉績之一。白楊齊整地佇立道

旁，梢尖筆直插入藍天。公路恰夾在兩山脈之間，多腦河支流的銀河委曲在山腳，反映着雪峯坡上的紅葉。公路一下越河到左岸，一下又跳回到右岸，但却不斷與銀河平行着，有時河身因山勢打個圈子；像捉迷藏般，銀河不見了，但轉過了山角，它又閃亮在前了。山坡上有玉米茂長着。一條窄軌的鐵道也並排躺着山窩裏，一股炊烟上閃亮着蒜形的教堂圓頂。在山半腰，恰好俯瞰着山谷一和平村落處，我們停下了車。吉普渴了，我們肚裏也咕嚕叫了起來。打開前線用的乾糧（一聽火腿，一包脆餅乾，一塊巧克力一條口香糖，烟捲四枝，手紙一疊）用碎石枯葉搭成爐灶，我們便對了雪峯幽林野餐起來。

下山不久，我們突駛入了一道幽谷。公路是由兩巨峯間的細縫鑽過，這從未見過陽光的窄谷是陰森嚇人的。公路上敷着厚厚的冰，灰褐的山坡上沒有一枝草。堅硬，乾枯，這幽谷唯一的點綴是一道蛇形小溪，低低微語着。

出谷，前面活活是一幅宋人墨蹟。重疊的關山爲一片雲霧描出來遠近三層，一道白烟橫掛在最濃的一層。牧牛在溫煦和睦的陽光中，抵着犄角。阿爾卑斯山谷的建築也有它的特色：木舍的外牆是用白松樹皮包起的，鱗形的樹皮在陽光照耀下映出起伏的波紋。山谷的木橋上架有廊屋。窄隘的古村常有牛羣堵着路口，得等挽了花巾的牧女替我們撥開。是暮秋，正是北歐鳥羣南遷的季候；天際常有飛禽結伴掠過。

四點左右，我們到了奧、德的邊界費爾地克芝城。雖然仍在法佔領區，我們仍得過一道漆着三色徽木欄的關。『拿出你們的旅行證來！』法哨兵魯莽地嚷着。同行的軍官用更魯莽的聲音回答『美利堅！』（我聽了並不舒服。）沒等我插嘴，那哨兵早已敬了禮。

甘心也好，不甘心也好，偉峨的阿爾卑斯山越過瑞境南折，我們却沿了伯丹湖北去。湖的對岸便是康士坦斯，瑞士天堂的名城。湖大得可以行輪船。我猜想着究竟水上的國界怎樣分法。離了巨山覺得兩肩鬆釋下來在這起伏的平原上，偶爾看見一些防禦工事。在村裏也可以遇到些戍兵。有法兵，也有北非的摩爾人。現代的綠色軍裝，頭上却還紮着白布，腰間纏着紅帶。把守一座因了義大利俘虜的集中營的是一簇安南兵。遠離鄉井，深入中歐，這些殖民地軍隊可眞知道他們幹的使命？

紅塊灰塊的暮靄下，是一片葡萄園，有的架起，有的盤旋地上像蛛網。太陽是在我們達到福利達沙芬時落的。六點，進了瑞溫斯堡城，才知道美佔領區已退到八十公里以北的烏魯姆城。這是一大打擊，因爲油針已落得好低，而車廂裏的油僅夠跨過萊因河。

這麼盤算着，忽然，一陣軍號，我們的車被憲警擋住了。暮色茫茫中，祇見街心圓場上，男女老少都挺直了腿，無精打采地面朝了圓場的中央。在這片德國領土上，一

隻三色旗沿了旗桿緩緩降下來。灰暗的天空籠罩着地面上灰色的人們等到三色徽落了地，路人才又無精打采地散開。這充滿了十九世紀狹義國家主義色彩的舉動可便是法國佔領當局政策的骨髓？我不放心那晚回家十五歲以下的德國孩子。

沿街打聽佔領軍辦事處時，交通巡捕（德籍）警告我們千萬小心吉普。看明白了我們是一華一美，那胆大的德巡捕由街心高台低下身來私語：『這羣法國人什麼都偷！』於是，找到了住所後，我們便請求法當局准許我們把車停在軍用車房裏。交涉辦妥，我們便照地址開去。一個守衛兵打着手電筒爲我們開了車門。吉普，連同我們的行李，僅剩的汽油，僅剩的乾糧（都放在吉普後的拖車裏）都算找到了安全棲所了。同行的人臨走時還摸了摸拖車上的兩道鎖。

這依然保存着十一世紀城牆的古城街巷是冷寂得可怕。西班牙旅館的老闆本來是柏林街車的司機。問起法國佔領軍的政績，他祇望了望妻女，把肩膀聳了聳，說『打敗了仗，還有什麼好說！』正說着，四個法國人走進來了，老闆忙着張羅着酒

吧間，神色老大不安，又好像暗自慶幸着方才沒說錯了話。

其中，一個短胖的法國人能說點英文，於是，我們談起來了。我們向他打聽去巴黎的大道。這一打聽，他看出了機會問同行的身邊有美金沒有，他想用法郎買。交易沒做成，又聊起政治來。那時正在貝當元帥受審之際。短胖的法國人問我們對貝當的判斷。在我們沒開口前，他却先發表了意見：「當河水氾濫時，你不應該責備那想堵住河水而沒成功的人。你應該追究以前築堤不力的人。那是一九三九年以前的社會黨首領呀。布魯姆，達拉第……」

飯後剛過八點，這溫吞堡省的名城已渺無人跡了。寂靜到可以聽到康士坦斯湖上海鷗的呢喃。

十月六日　失竊插曲

早晨，到軍用車房去交涉汽油。一個法國中士正在洗臉。他把拧滿了水的頭搖

得我滿身濕。同行的人爭辯着「你們由軍裝到槍械都是美國供給的」但那水腦袋又要大搖，我們祇好賭氣把車開出。在車房口，我看到兩隻軍用乾糧的硬紙匣，我心裏想連軍糧也是美國來的，因爲那硬紙匣恰和我們用的一樣。

在旅館門前灌僅有的數桶汽油時，同行的人突然發見拖車裏他心愛的一隻手槍不見了。再一查，軍用乾糧少了兩匣，（每匣十二盒。）鎖是安好的，拖車後的鐵荷葉可被撥開過了。這時，我才提起車房口那乾糧匣子的事。

一場美、法直接交涉便開始了。美國旅伴把車開到警察局門口。一個德國女僕正彎了腰在擦洗台階。旅伴按鈴，嚷着要見巡官。過了好半天，說巡官正在穿衣裳。過了二十分鐘光景，加里佛尼亞的忍耐磬盡了。一面對我罵着，一面又按電鈴。中士出來說，巡官在吃早飯，唯恐我們不信，他指了指窗口。果然一位肥胖的中年人，臂上有三道金邊的巡官正把一大杯黑咖啡往多髭的嘴唇舉。（我回憶起越南老街那受了賄又罰人的海關吏）咖啡以後又是紅酒。旅伴再忍不住，就跳進了門坎，嚷着「美

國海軍軍官要見巡官，報告偷案。如果沒人見我可就打電給華盛頓了！」這一嚷，把巡官由椅子上嚷下來。最初他不信來者果是美國海軍的代表。等證明書掏出後，他慌了。

我們吉普在前，飄着三色旗的警車在後，我們便向軍用車房駛去。警車裏有一個德籍少女作通譯。天曉得她對聯盟國的感想！

爲了怕再丟東西，我留在吉普上把守，他們走進車房去了。那兩隻乾糧的硬紙匣依然在那裏，算是實證，可是近兩小時的審問調查，也沒查出個究竟。車房上是兵營，兵都在淸早調出去了。我守在吉普裏，讀着本小說，望着德國女僕由窗口抖擻地氈，望着一簇十七八歲的年靑傘兵嬉鬧，在地上滾來滾去。入口停着輛沒有了馬達的破汽車，車箱上還醒目地漆着三色徽。

這場無頭訟案就擱了一大早晨。十一點半，我們才動身擦着黑森林的邊緣向萊因河進發。車上的汽油僅夠達到對岸法境第一大城——木魯耗斯。也許那城裏的

法國當局講交情（佔領區與法國本部之不同，有如海防之與馬賽，或河內之與巴黎。）也許那裏的美國紅十字會還沒有撤消。這是場賭博輸了，除去受困外，我還得錯過廿一號法國的大選。但康士坦斯湖媚人的秋景不容我多慮。無際的蘋果園疊疊掛滿了青紅的果實。湖上浮着一層薄霧，隱約可望到對岸瑞士村鎮教堂的尖塔。

叩門瑞士

在斯托克哈城，我們幾乎走到德界這邊康士坦斯湖的盡頭。窄軌的火車道緊緊鑲着湖岸。過湖的碼頭早已頹坍下來。一座山洞裏藏着幾座火車頭。過羅費左城時，剛好十二點半。街旁電線桿上一隻無線電播音器正以法語放送着新聞。不少村人竚立靜聽着。

今天汽油本就稀少，而由於看錯了地圖，兩次闖到中立國瑞士的門檻。一次在萊因河注入瑞士名瀑布的沙佛耗森城，另一次遇到巴爾城，也是臨萊因河的古城。

每次都以爲走直線可以省上二十哩，結果退回來，却損失了四十哩，令人深刻地感到國界的障礙。最初，走到法境時，三色徽欄杆這邊的法戍兵說：你們想試儘管試，碰釘子的不祇你們兩個。於是，欄杆吊起，我們駛入『無人領土』了。五分鐘光景，一道紅欄杆把我們擋住。旅伴進去守備室交涉，我爲一簇七八個玲瓏孩童圍起。這些天之驕子，沒挨過戰爭鞭笞的！他們不像其他西歐的孩子，張手要膠糖，要烟捲。他們還沒失掉人的骨骼。胳臂腿胖胖的，硬想往吉普頂上爬。

旅伴爲一老人送出了。非常恭敬地他把旅伴送到欄杆口，說『眞對不起！』

這以後，我們折回，仍緊沿着瑞境撲向寓魯德碩特（以西七十二公哩。）這一路我看到人類政治命運之迥然不同，德、瑞的邊界是高僅三尺的綿延不斷的鐵絲網。由吉普上，我很容易可以噴口吐沫，噴到鐵網那邊。更有趣的是隔相當距離，網有破口，牛羣可以自由跨過，但人可不成。在德界這邊，我看到用孩車推着破爛家用物件的老嫗，滿地拾柴拾烟捲的孩子，懷了孕仍徒步跋涉的婦人。在那邊，是一個肥頭

的中年人，滿面閃亮着滋養品，手裏揮動着一根銀頭手杖，散着步。尾隨着他，一路嗅着跳着的是一隻活潑的白鬃狐犬。

晴霽的天空下，遠遠是一座集中營。幾個月前，——營裏關着法國義士，如今，營上已飄起三色旗，整個歐洲一併翻了案。

由坎布渡萊因河入法國薩爾境時，太陽已西沉了。萊因河滚滚地向瑞士流，對兩岸轟炸得粉碎的屋舍沒有憐恤，也沒有譴責。臨河那座一九三二開建未竣的電力廠，像坎布村的屋舍一樣，遍身是砲孔彈痕。防坦克車的工事，通電流的鐵網，都令我囘憶起春間萊因河强渡的掙扎。

進入法國

入了友邦，終究是不同了。田間的農女向我們熱切地招手。村裏的孩子向我們嚷「巧克力糖！」窮是窮，這裏人們臉上寫着「自由，」使空氣完全不同下來。

眞是天大運氣，到了木魯耗斯，吉普汽油幾乎告罄，而發見美國紅十字會雖已撤消，那城却是美兵赴瑞休假的中心。於是，一切疑慮都消失了。在這裏，我目睹了一席勝利的盛筵。

美國最可學的一點是辦事制度化。大陸上還有近百萬美國軍隊，大都是參戰兩年以上的。如今，船少人多，軍隊無仗可打，少不得要找點消遣。美軍當局認爲這段時間軍隊需要領導，不下於戰鬥階段。不然軍隊會染上任何惡習，貽患本國。於是上層選擇了教育和健康。教育的設施，是在倫敦與巴黎開辦的「現役軍人職業大學」，以使這些戰士就興趣各有所專。大學裏由文學，新聞，以至製革、造紙。健康方面，是在南德的阿爾卑斯山設滑雪會，由德俘虜作指導。這兩者用具都由公家供給，這兩者任何美籍軍人都可參加，按額輪流。

但是有些美國兵想參觀歐洲天堂的瑞士。有些人去了，把用生命掙來的存款全塡了進去。於是，美軍當局開辦了這個赴瑞休假中心，預先和瑞士交涉好了，以最

廉價的團體待遇乘車住宿。把瑞士分爲四個遊覽區，請求遊覽的須先選擇那區，每批爲期兩週，僅需美金四十元．而且護照等等手續都由美軍當局代交涉好了。這辦法，既促進了美軍的教育工作，軍隊於苦戰數年後得嚐陣天堂的淸福，而瑞士冷寂的遊覽生意藉此也可得一激刺。（由質說來，雖比不上戰前闊老的揮霍，這近百萬大軍的遊客在量上總是可觀的。）而美、瑞民間友誼因此尤大蒙好處。由木魯耗斯這總站，每晨五點，有數千名制服旅客向瑞士的通西歐（日內瓦）北歐（巴爾）滔滔湧入，爬山滑雪，參觀建築，然後盡所有的錢買隻手錶。

我好像把這遊覽中心寫得太多了些，但我想寫的不是遊覽，而是人家上峰如何抓住機會引導下層走入正途，如何組織，而『犒賞』得又如何公平。遊覽中心是借用法國兵營，解放前曾經納粹改作集中營。空場大，樓房規則地排列中間的長房大約是爲雨天操演用的。美國有美國的作風，這作風之一不幸是爵士音樂。吉普一進門，便聽到放音器由兵營各角嚎叫。除了可容八千人的住所外，兵營的樓分改爲

『娛樂劇場』『餐廳』等。最富犒勞性質的是中間那座風雨操場，如今那長長樓房，已爲木板分開，分爲『修補軍裝部』『修指甲部』『理髮』『啤酒館』『書攤』等等。所有伺候的都是德國俘虜，綠色軍裝背後大大印着PW白字。牆上到處貼着告示『服侍你的是戰虜，請不要向他道謝，請不要付他小賬，餽物一律不准。』（一切都是免費的。）昨日駕飛機坦克侵入領土的德軍，如今二指戴了頂針，賢慧地爲由芝加哥或紐約來的征服者補起褲子來。

十月十七日　巴黎道上

果然，五點鐘汽笛一拉，同房的丘八都個個由床上跳下。放音器便又嚎叫起來。到軍官飯廳早餐時，五個人吃飯，卻有十多個年青力壯的戰俘伺候。（來自人工奇缺的英國，這現象是不難引起驚駭的。）說吉普得修理一下再灌油，於是五六名工程兵的戰俘便各持傢伙一擁而上。戰俘單吃飯，吃的是黑麵包。戰俘用的毛房

不是磁砌的而是磚砌的，有如香港海濱的『華人毛房』

這距瑞邊僅二十哩，而且百餘年前原是瑞士領土的木魯耗斯是阿爾薩斯區工業重心之一，又是魯安河與萊茵河間運河的交點。吉普在城中打了一轉，看到幾座很可景慕的建築，尤其是那十七世紀的市政廳。旅伴走進一家照相館，故意要買到處買不到的萊卡照像機。老板竟說『有，』祇要掏得出美金現款，先說三百，後說二百也可以。法人對本國貨幣毫無信心，對美金所懷近於病態的信心，和中國比起來，是不愧爲盟邦的。

出木城不久，便望見充滿了諷刺的馬奇諾戰線了。想到了明日的原子彈戰，那些灰色見方的防禦工事，宛如博物院裏古羅馬的盔甲。阿爾薩斯區各村莊都在忙着招待法退伍軍人，並爲他們覓職業。以平滑著名的第十九號公路（巴黎大道）不幸爲重坦克毀得不成樣子。多少扼要橋樑仍未動修，但沿途見到的儘是德俘，一車車滿載着像貨物似的東搬西運。美軍花旗報上說，『法國向美區索德俘，一要就是

一百五十萬名。運到了以後法國無糧供養，餓俘屢見，於是美國自動由租借法案撥借糧食若干，這筆糧食據說法國當局並未都用來養德俘，俘虜營中的病亡數月有增無減，情形慘過於納粹的集中營。』（美記者語。）結果萬國紅十字會提出抗議，因爲俘虜是由美區撥去的，美國不得已也向法表示不滿。這問題以後究竟如何解決，記者不得而知。英國對徵用戰俘是十分謹慎的。多少主婦致函報館要德、奧婦女來英充傭工，但英當局深恐爲了救濟燃眉之急，增加了後日的失業。

過沙蒙，遇到第一屆大戰的名河馬恩。河岸上一家吉普西人正搭火炊飯。這個無國籍無領土的遊蕩民族倒似乎是今日歐洲最少躭憂的幸福者。過奧布河時，天色已暮。烏鴉在微烘的田地上翔飛。遠林蒙着一層薄霧。林後有半月徐升，清光遍照樹叢，也照在道旁的美軍陣亡將士墳墓，白石嶙嶙，一望無際。直伸入密林的公路上，渺無車跡人蹤。路旁秋草上，仍堆着未用過的軍火。在這奇妙的冷寂下，使坐在車中的我對人類前途益加迷茫。樂觀是不能，悲觀也無用，祇有像這輛吉普般，向前開，向

前開！

十月十八日　返巴黎

在濱萊茵河的托哀古城過的一夜好不舒服，次晨九點半動身，得去救火局由太平桶裏撩水洗臉。解放了十四個月後，東法這一省城連飲不得的涼水還祗限白天幾小時！

趕到巴黎，選民正在決定法蘭西的政治命運哪。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補記於地中海上。

進軍萊茵

一　倫敦到巴黎

剛到倫敦，我坐在公共汽車裏不舒服，是因爲強烈地意識着自己的黃面孔。這回，六年半以後，我又在那長皮墊上不知所措了。這回因爲我幾乎有生第一次穿上了軍服。（上回是在軍訓時，穿了灰制服在北平西郊演習野戰，還被女師大打敗了。）坐在車中，我不住地摸索着衣袋：昨天才由英格蘭銀行請求到的法、比、德鈔，摸索着我的從軍護照（上面寫着：此人如被俘，須依國際聯盟規定，按少校待遇。）摹擬着大陸上的烽火，默默比較着八・一三去閘北的經驗。賣票員走到我跟前時也吃了一驚。看到我肩上『中國從軍記者』的證章，（那時，在西歐我大約還是『祇此一

家，』）他把手點了點帽邊，就走到我的鄰座去了。我急忙掏出一個先令，說維多利亞，然而，他連連搖頭，不肯收。在這時已過了聖傑姆士，我把那個先令交給鄰座說，『請代我付給賣票員，』自己便提了一隻黃色的帆布包，直趨車站了。

車是八點開，站裏的鐘方指在七點四十分上。到了戰前專駛法而廢弛了六個年頭的第十四站門口，執意要送我的老友陳紘早已在等了。看到我的一套黃呢大氅，少校的黃嗶嘰軍裝，高靴子，他哈哈大笑了，說，『這回你升了。』我懂得，因爲十五年前，滾在麥田中演習的學生軍中也有他。這時，我把昨天晚上在熱鬧場合的一個畸角寫成的一篇『遺囑』（這可眞是第一遭）交給他。

這是輛軍用專車，頭等是留給校官的，所以鬆得很。腳行可是奇缺。所以滿以爲自己提帆布包吃苦，上校身分在與更重的担負掙扎着的，有的是。

在站台上踱來踱去，聽陳紘談重慶、昆明的事，整八點，笛拉了。我們無言地握了手。我的車穿過轟炸得缺肢短腿的倫敦四郊，進入幽靜美麗的塞雷郡，一路不停地

直撲向南岸去了。

當我對外面樹叢出神的時候，（在艦隊街上挨了半年多的飛彈，沒有比郊野是更豐盛的筵席了，）一個侍役跑來在我面前鋪起白檯布來。從三年前全英餐車取消後，我第一次在火車上吃飯了。而且，我不必覗覦，四週都是穿軍服的人。

十一點，到了海港紐海溫，情勢不大對。我們並沒有登上靠在車站旁的海峽輪船。一個大個子聲音宏朗的中尉在嚷：『集中候站室，行李有人照料，軍官靠左，兵靠右。』都排齊以後，他才報告，『今日情勢不好，海渡不成。海峽裏儘是玩藝兒。諸位今晚歇在這裏。什麼時候能走，什麼時候走。』

這可眞是一大桶冷水，而且，也使高度的英雄感遭一挫折。望望火車站那邊的海，是黃澄澄的一片。大熱鬧在彼岸，可就是過不去！頹喪地，我們上了大汽車，被載到可以度夜的營盤裏。

原來海峽中這時正有若干隻德國潛艇在活動，而英國內海艦隊正在包剿掃

除。可是這場小型的海戰竟一延五天之久。這五天，我生活在完全陌生的人羣中。苦是眞苦，而且袋裏的英國錢漸漸花光，然而却使我逛了一下南岸的幾座名城如伯萊吞（Brighton），意思勃（Eastborne），都是十八世紀以還闊人消暑的勝地，而自一九四〇年卽劃爲國防區，禁止當地居民以外的人進入。回想起來，我更大的收穫是親切地瞭解了英國軍隊的內情。我常奇怪，爲什麼英國軍隊不像我們國產軍隊那樣。卽使在一九四〇年，整個英國存亡靠他們來決定時，也沒聽說軍人欺壓人民的事。說是因爲教育。大部分雖是如此，然而我們軍人大學畢業甚而留洋的都有。現在我恍然明白了在英國軍隊大部是由民間各職業中徵來的，本身還未成一階級，一勢力：同時，也還在唐甯街政客的控制之下。

五天來，同我斯混的十幾個軍官，沒有一個是職業兵。福蘭克是保險公司的襄理，托姆是書店的老闆，彼得還是伯明罕大學的講師。而與他們同階級的，也有蘭開廈的紡織工人、我們都穿了軍衣，天天四處去玩，（同行的，還有兩個美國紅十字會

女職員，是去比的。）也沒享過半點優待，同時，也沒覺得應當享受。

天天問那中尉，第四天晚上，晚餐時他報告了：明早有一條空軍營救汽艇，可以載廿五人過海。這汽艇是小而無篷的，所以冒險性還有些。祇准男人搭。想搭的，可以簽名。我搶先簽了。

於是，黎明，一輛大汽車便把我們一行載回了紐海溫。通過兩隻內河火輪，我們才上了那隻營救艇。是二月底，寒風仍勁。我倚在一隻對付潛水艇的海底炸彈上。船沒出港前，那年靑的船長便用擴音筒報告，海峽中水雷還飄着不少，請大家幫着留心。於是我們那健壯小艇便啓了椗，與一道白巖的英國海岸告別，直向東駛去。風大得要命。一個剛由巴黎回來的瑞典記者掏出他的食物券給我看。指頭一鬆，便爲風手抓去了。我也撲上去幫他追。那藍色紙條調皮地先飛向艙板，再跳到船尾的高射機關鎗架上，待我們快趕到時，却飛到海裏去了。我們望着那一片汪洋，祇有不住地搖首。

突然，擴音筒有聲音了。請大家警備：前面有了東西。我身邊的一個少將趕緊就抓緊了自己的皮包。我們扒到船欄看，果然在天際線上，遠遠浮着一個黑物。船長在用望遠鏡不住地逼照。船員們已開始鬆開救生板的繩子。我忽然後悔起不會游泳，一面憂愁等下怎樣應付，一面却又在調遣所有積極思想來安慰自己。

船緩下速度來。摩托沉默了。無聲地，我們趨近那黑影。一個救生板放下去。勇敢的青年水手，硬上前去勾勤死神了。這個淡綠的塔形玩藝，上面還有一面旗子。據說是海港裏的航標，被風吹散了的。爲了以後的船隻免受虛驚，船長發命令用高射機關槍把它打沉了。

正噼啪打着的時候，天空突然也出現了隻黑影子。船長又下令把高射機關槍描準了來機。大約船長的望遠鏡不夠強，他始終也沒有辯明那翔在高空的飛機是敵還是友。高射機關槍一直把它送過了我們的頭，才又轉囘來把海上那玩藝擊沉。

底棄普(Dieppe)——一年前一團加拿大兵夜襲以試探法國西岸的德軍防禦，竟

幾乎炸得全軍覆滅。船一進港，兩面都是轟炸的殘跡。但鮮明的三色旗又在飄揚了。我想嘗過這番四年亡國之苦的法蘭西，對於企盼自由的盟邦如安南以後大約不至那麽兇了罷！

爬上了岸，一個美國上尉來報告大家：「歡迎你們到底葉普。負責本城的美國少校派我來說，這裏沒吃的沒住的，也沒有交通。希望大家一切順利。」這是個大打擊。

存下行李，我奔到市政府去找那個美國『市長』(Town Mayor) 交涉。街上，襤褸的法國婦孺提了竹籃睜了深陷而飢餓的眼睛在尋覓。方場上，幾個滿臉縐紋的老太婆擺了地攤在賣繡花邊。這時法國壯丁還多關在德境裏做苦工。街上僅見的男子大多是吃得又肥又胖的美國兵，嚼着口香糖，滿街蹣跚着。一羣孩子們狼狽地跟在後面喊着：『謝謝，巧克力！』

這麽古老的大城，想不到完全掌握在一個不到三十歲的美國少校手裏。他坐

在桌邊，聽我訴說怎樣急於達到巴黎轉到前線去。我把身邊的文件攤給他看：美國第七軍有迴電准我隨軍。這兩天他們由法境正向萊茵河打，我不應錯過這場大戲。結果，住處他想不出，交通也沒辦法，（火車本來通的，橋樑新近給德機炸了。）他允許給我頓飯吃。我眨了眨眼睛，走出去了。忽然不希罕起今晨過海那份優先權，而眷戀起五天來的悠閒生活。

吃飯的時候，我遇到一位到過印度的上校，搭訕着，知道了他有輛卡車，下午駛往巴黎。而且，他居然答應讓我揩下油。

擾了我八個月的秘密武器V一，（無人飛機）一出底城不久就看見了。田野裏，由個水門汀洞裏伸出來一短條輕便鐵軌。英國沒法對付它，唯有把法西岸的鐵道和田廬茅舍都炸個光淨。使德人既不能運輸，也無法藏躲。所以，這四小時的卡車過處，盡是沒頂的大廈，僅剩骨骼的火車站。

還是一九三九十月經過巴黎的呢，那時是完整的巴黎，是沒受玷辱的巴黎。如

今，環繞着巴黎精華的歌劇院和凱旋門，英美大兵以外，祇看得見法國小販用一個好好的英鎊對二百個壞法郎換來的錢，流得比水還快。街上店舖裏陳設着倫敦作夢也想不到的奢侈品，繡花的睡衣，水獺皮大氅（價目可出百萬），然而食店裏連黑如磚頭的麵包，排了隊也還不一定買得來。發了國難財的法奸，可是吃得飽飽的。諾曼地出的牛油乞思，有地下商人用手提箱給送上家來。晚上，在斯克里伯旅館(Scribe) 吃飯時，看見對正一位黑人記者身旁坐了位漂亮女郎。穿了陳舊的過窄的晚裝，好像初出茅舍那麼靦覥。巴黎人家裏哪有這麼亮的燈，煖的汽管，白的麵包，（我眼看她偸偸往手袋裏裝！）大塊的肉。好白蘭地從前給德軍部徵去，如今不過轉手給美軍喝就是了。

這個旅館在德國佔領時代，德國宣傳部也是用來招待記者的，許多中立國記者是很熟悉的。如今，除了軸心國家以外，全球的記者都幌動在這裏。有的代表報館，通訊社，有的代表廣播電台。早餐桌上邂逅了英國批評家奧衛耳(George Orwell)。

中飯時有人指給我 Axis Castle（論象徵文學）的作者，美國批評家 Edmand Wilson（代表紐約客）晚上在酒吧間一個大個子叫海敏威，坐在沙發上正和一個女人懸河般談話的是薩洛揚（William Saroyan），都是一套綠軍服。

這時，巴黎雖住了一個叫戴高樂的將軍，巴黎的眞正主人却是美軍，正如比京的主人是英軍一樣。多少有尊嚴的法人，爲了生計，跑出來尋覓伺候美軍的工作。拉丁區和雷沃里街的書店裏，德文書搬到上層，顯目處，儘是英文小說了。舖子多在美法國旗交插下，寫着「我們說英語。」我忽然感到，要人民有骨頭，政府得先爭氣。

戴高樂的野心大，而且自命是 Joan of Arc 還胎的軍人，但他懂得爭氣。全法國充滿了反對他的叛徒，他不剿；全巴黎一律受政府資助的報紙中，過半是攻訐他的，他不封。他認清了此刻有內閧就沒有了法蘭西。他戴高樂也不能離法蘭西而稱霸。

二　往萊茵河去

由巴黎到東北境南錫(Nancy)的臥車，是最近剛修復的。所有未損壞的法國鐵路精華，就都集中在這和通比利時的軍用幹線了。睡車以外，也掛了些輛難民車，黑漆漆，硬幫幫，像煞平綏路的三等。

一夜醒來，便已到了南錫。前兩天這地方還是前方總司令部呢，如今，它成爲後方指揮部了。現代軍隊進如閃電，退得也如閃電。我見到參謀長。他說，他也不知道此刻前方司令部在哪塊兒。納粹在薩爾區(Saar)邊上折了一下，如今是筆直往萊茵河退了。他到處打電話，好容易才問出來點消息。第七軍前方已於昨晚進入德境了。離前方總有六七哩的交際組 PRO（管接待新聞記者的）却還在德、法交界的薩爾吉曼。

問起交通，他可沒辦法了。一輛吉普把我送到上德境的大路上，說聲『好運道』。

已皆開走了。忽然，我想起連早飯還沒吃呢！四週環繞我的，儘是倒坍的牆，有砲孔的牆。我曳了帆布袋，沿着大道走。我記起火車站有個兵營樣子的地方。衛兵還向我行禮呢，我逃兵般地直奔到廚房間。戴了高白帽子的廚師一面揑着麵包，一面正吹着『蘇瓦尼河。』那麼厚的兩片麵包中間，他大大爲我夾了冷肉屑。一杯冷水喝下去，我擺了擺手，說，『前線去了！』

我所以有這麼大膽量，就是因爲身上的一套軍裝，袋裏的一束文件。我知道在這遍地皆兵的邊界，我餓不着。索性曳了口袋在大道上走。太陽照得我想脫大衣了。看見汽車（全是軍用的）我高撅起大指，問：『薩爾古曼？』然而居然給我碰上了是一列十輛炸藥車「TNT」，開車的都是黑人。我跳上司機旁邊的座位，便駛向完全陌生的世界。

在我所有的旅行中，這一天應是最富浪漫性的了。想走而走不動的時候有過。在緬甸拉戍，我幾乎困住。在安南，我便被囚禁過。但在法、德邊境，踏在昨天還是戰場

的土地上，我穿了軍衣，幌在軍人的天下，尋找一個部隊。而自己腦裏轉的，却不是軍事進退，而是歷史的深刻諷刺。爲重坦克壓得一塌糊塗的馬路旁，是山積的木材——大約是準備渡河用的。黑人走到哪裏，也還像在棉田工作時一樣。無表情地瞅着一切，嚼着膠糖，低哼着向命運抗議的腔調。

傍晚，我們進了薩城，大約早已戒嚴，街上除了軍人蠕動外，店舖全關，行人絕跡。我臨河憑弔了一下這多事的薩河，（它永遠那麼默默流着。）一道長橋，那邊便是德國土壤了。

摸着黑，我居然找到了『交際組』房裏連坐椅全沒有了。明天黎明，他們正要向前方開拔。吃飯時，一個剛從前邊回來的軍官瞇着眼說：『你應該嚐嚐萊茵河的酒。可就是別碰他們的女人。與敵女交際（fratornization），初犯兵士罰五十五美元，軍官二百九十美元。再犯就交軍法審判了。』

天一亮，我又坐上了大號吉普。這回我眞興奮了：一過橋便是德境，我們直驅萊

茵，我已找到了應管的機關。更興奮的是我空前參加了一個偉大的行列：卡車吉普一望無際，有人估計不少長四十哩。想起來天空掃射的可能，自然不舒服，但我的興奮實在鎮壓住別的瑣碎情緒了。

這一天，由薩爾到萊茵，就如誦讀一篇輓詩。美麗的自然陪襯着生靈的悽愴。萊茵區的土壤酷似湘西滇北，一望無際的起伏山丘是朱紅的。寬大平坦（可以同時並臂走六七輛車）的著名希特勒公路旁，是密綠的松林。浮在這背景上的是戴了白色投降符號的難民，一車車載來狼狽的戰俘。幾片斷壁殘垣就算是座城鎮，騾馬和人的屍體堆在擊毀了的坦克車下。與馬奇諾對立了十數年的齊格菲陣線，戳着殘缺的龍齒（爲防坦克用）羞慚地躺在道旁。近橋樑處，連盤根錯節的大樹都被炸成殘肢斷臂，宛如古希臘的石雕，樹林裏，時有德國難民露宿，鷄犬滿地蹓着，樹枝上掛了他們的衣物，幸運的，也許一捆稻草，便是他們昨夕的棲所。

剛入德境時，凡與法國稍有瓜葛的，都在家門懸有三色旗，門上還釘着三色章。

國籍和良民身分成爲了一件事。深入到德國內地，像 Homburg 和 Kaiserlautern，不大有法國人的地方，家家掛的便都是白色降旗了。說是「旗」，那個德國人又料到「元首」會丟下他們而東逃呢，所以多是用枕頭或被單做的。偶爾街上看見挺了腰板走路的平民，近一看，必是納粹由歐洲別處俘虜囚禁了多年的希臘、比利時或波蘭人。背上用粉筆驕傲地寫着國籍。如今，他們翻了身。德國平民替希特勒吃的報應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這時的德國人，尤其中納粹毒最深的十六七歲這一代，對於戰局並未死心。他們相信「元首」還會回來的。他們的沉默是充滿了憤怒的。看見過上屆大戰兵潰國亡的四五十歲一代，勾起了舊事，對萬能的「元首」却不敢那麼牢信了。可憐是十歲以下的小亡國奴，還無知地隔窗揮手。對他們，一切有輪子的車輛都是充滿趣味的。

那天晚上，我們到達萊茵河岸約十二哩的戈施打（Galsdat），總司令部是

在Worms。一路上，無數量的卡車運的，大多是渡河用的浮橋材料。也許今夜便要搶渡了。吉普離開去曼恩漢（Mannheim）大道，折向我們駐紮的小村時，由山坡上可以望見前面一片滾滾灰烟。那便是戰爭的焦點，是搶渡的地方。

我們駐紮的是一家書局。樓上是住宅，樓下堆了大批紙張，和一間完好的藏書室。僅由裝訂看，便可知多是珍本。歌德，海涅，席勒的全集立在書架上，他們理想中的德國却已不見了，像一切德國企業家一樣，爲了保全自己的事業，這家的主人也參加了納粹黨。他的黨證上標明，黨費一直繳到一個禮拜以前。那是說，一個禮拜以前，主人還在他這座舒適家宅裏，抱孩烘火，撥着無線電聽捷音呢！

然而今晚歡娛的是我和英、美、法、加十幾個記者，成箱的上好萊茵酒堆在樓下，多得可以用來洗澡（這村裏便有兩座酒場）上校說，開它兩打，一個魯思安娜省來的中尉便坐在鋼琴的漆凳上了。琴聲和歌聲是那樣響朗，我喝得那樣多，（尤其一點不覺出力量的Hock），到午夜在被筒裏才聽到砲聲。

那麼多人過河去採訪軍事新聞，且都是握有電報網的通訊社，我忙的是採訪他們沒注意到的『軍事政府，』因為這個將與盟軍對日有關係。我向上校要了一輛吉普，一個司機，他還派了一位上尉來作嚮導，便在萊茵城谷裏四下騁馳。（軍政府採訪從略。）訪問粉碎了的城鎮，訪問荒蕪了的葡萄園。坦克車如硬壳蟲般在田裏東倒西歪，鋼盔下有時還躺着屍骸。飢餓的軍馬在山坡徘徊着，和難民一樣尋覓着棲所。納粹在各地的黨部是軍政府搜索的第一目標。一個頭目逃走時，慌張得竟把假牙還留在當中大抽屜裏。

那晚上我參加了一幕喜劇。一個倫敦書報記者聽說戈村裏囚有一個納粹小頭目。這人大概生性好吹，曾對村人誇說害過猶太人三千之多，如今，有的村人為討好駐軍，並洗清本村的罪名，就把他告發下來了。於是，他被捉了進去，然而他又向德籍的獄吏（也許還是他以前的下屬）說情，被放出來了。這消息一傳到軍政府耳裏，當天下午立刻就把那好吹的捉回來，與獄吏一併囚起。倫敦書報那記者，（一個極

有趣的愛爾蘭人）因爲戰爭既是一團灰烟，無可拍照，很想將錯就錯，把這個照成一個納粹要角，於是約了軍政府兩個少校階級擅德語的軍官，請他們把囚犯拉出，逗他揚起臂來嚷『希特勒萬歲！』臉上最好還帶點凶氣。這畫報記者因我們之間沒有競爭成份，便在堅守祕密的條件下，約我陪他去。

我們進了那『戰犯囚所』的一間堆了稻草的空房，就開始佈置起這幕諧劇。那愛爾蘭記者一面搬桌搬椅，一面喃喃着說：這張照片準保轟動倫敦。（殺三千！我問他果然眞殺了三千嗎。他嘻嘻說，那有啥關係。『我照的是新聞片，並不是來代表盟國調查戰罪呀！』）

都佈置齊全了：兩個少校並排坐下，我躲在稻草堆後，愛爾蘭記者整頓好了相機，並且還試了一個鎂光燈泡。他要攝取的祇是那一景。他叮囑少校們說：逗他凶，逗他揚臂。他說什麼也不必管。於是，咳了一聲嗽，犯人帶進來了。

夜審照例對犯人心理是具有特殊恐怖性的。窗外是一片蒼茫。一顆寸長的子

彈，一切就可以解決。所以那知而圓的納粹從一進門便哆嗦起。燈光下，是一臉的諂媚笑容，且是硬湊出的。問什麼他都先打躬，後否認。站在少校檯子後面對光的攝影記者低聲說，逗他（Provoke him）！然而那人天生來不是英雄種。他担的是個小差，他的確沒殺過三千人，也許沒殺過三個人，他嘍的祇是冤枉饒命。

這樣審了快三刻鐘，誰也不耐煩了。少校回頭說，恐怕眞沒有辦法。攝影記者，看着的確無辦法，就說，問，問他怎麼行納粹禮。讓我收一個鏡頭也不寃呀！於是『法官』又大聲嚷，你怎麼行黨禮。那懦夫祇連連打躬說，全德國人都得行呀！我咒詛希特勒。再也不要那麼行禮了。再也不敢了！

歸途，攝影記者一路咒罵着納粹這羣人沒骨頭，希特勒白養他們了。連個禮都不肯行，他媽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補記於上海江灣。

丑：美洲（一九四五年春）

美國印象

了解美國的華人多得很，我絕對算不上一個。雖然在學校裏有過不少位美籍老師，我這趟美國之行，爲期僅僅六個多禮拜。這麼短促時間。如果逗留在一個地方，還可以對美國一角落稍獲認識，然而我由北而西，由西而南，由南而中而東地在鐵軌上「滑行。」如果我是個漫遊的旅客，也許在閑情逸致地「滑行」中還有所觀察，然而我是爲報道一個大會議而去的，沒等會完，又爲大西洋彼岸一場大選舉催回。所以除了吃到美國不少海味，由國情攷察言，我的「美國之行」確實有點徒然。僅有的一個便宜：我是由英國去的。在美國，我隨處都對照相近而很不同的英國，回到英國，我又拿美國作藍本比較起來。這樣，與其說跨過大西洋使我知道美國，毋寧說它幫助我了解居住了七年的英國。

一九四五年二月底，我由萊茵前線匆匆趕回，在倫敦卅六小時內辦完護照，打完行李，便到倫敦西城一個直通海港的祕密車站，坐了一夜，天明到了哥·拉斯戈，十一天的護航，彎彎曲曲地躲着納粹潛水艇，終於到了加拿大東北角的要港哈利法克斯。沿着聖羅棱河流域的針葉大森林，次晨經舊都魁北克而到加第一都會蒙垂俄。下午登車，經過新都鄂大瓦，沿了昂托羅及伊利二湖（湖對面便是紐約州）而抵密西干湖南端工業交通樞紐的芝加哥，『孤立主義』的大本營。橫穿過中西部數省，第二天到了落璣山麓的鄧文（Denver）。由鄧城南行繞遊落璣山這一天，風景上，是最難忘的一個經驗。次晨，到了鹹湖城。第五天中午，火車便駛進了舊金山站：我的目的地，我的工作站。那裏正有着四十多國的政治首腦，近萬的專家，兩千來自世界各角的記者，會集在一座華麗的歌舞院裏重新翻蓋那座塌坍了的『日內瓦』。

兩週多以後，舊金山的大場面愈來愈像一個空前偉大的雞尾酒會，我便決定在美國打個圈子，趕回我更重要的原有崗位。於是，便搭了『夜鶯』號睡車先到影

城落杉磯。任好萊塢盤桓了一天，看華納兄弟公司拍三個新片，特別有興趣的，是貝蒂・戴維絲，（午餐是坐在她鄰桌吃的。她正在指手劃脚同導演爭辯。）晚上是在一位導演羅易氏家過的。聽他的女兒們彈琴譚文學。導演先生由戲劇性曲線看美蘇關係，認爲愈是這麽拍案大鬧，愈不要緊；戲劇的緊張場面向來是起伏的，然而戲劇的頂點來到以前，是分外來得沉寂。什麽時候美蘇消停下來，那時也許會眞有武戲出演了。

由落杉磯南行經過南方四個廣大多山的省：阿利桑那，新墨西哥，以戴寬邊帽『牧童』著名的台克薩斯，而到把着米西西比河口，充滿了十八世紀法國意味的紐奧林斯。墨西哥灣上溫煦的海風吹着一簇悠閑到不像美國人了的市民。由那裏，告別了米西西比河，沿阿巴拉契安嶺北上，到了出熊的烟山之麓，田尼斯水利工程局，TVA的一個主要中心。三天的眺瞩使我對科學轉禍爲福的神力，大爲景服。一面對中國的前途增了信念，一面對當前的浪費人命，虛擲天賦，益發感到憤恨。由田

尼西經沃金尼亞省而到美國政治首都的華盛頓。二十年前，在初中時用手改過我背林肯「民治民有民享」演詞的美籍老師夫婦（如今七十多了，）領我攀登林肯紀念像的石階，陪我參觀上下議院。然後，到了左右着幾十民族經濟命運的紐約。世界的不夜城。吃呀喝呀嘗了陣美國人的享樂法，六月六日，朋友仁穎兄陪我搭車到巴爾的摩爾城，和老同事丹楓兄餐敍了一下，當晚便踏上一架水上機，紐芬蘭停了一下，一氣便趕回了邱吉爾與艾德禮所領導二政黨廝拚中的英格蘭。

這樣一大段行程，總有幾件難忘的景象罷！有的：而且還有三椿人類大事都發生在這六個禮拜中：四月十二日羅斯福的死，四月廿五日，舊金山會議的開幕，和五月八日那天，踩躪全歐十數載的納粹德國投降了。請准我先由大事說起：

一　海上的沉鐘

護航有如團體旅行：在平時，一定是要不得的。每小時明明能跑三十海哩的快

輪得把馬達緩下來，湊合那每小時十一哩的高齡舊船。然而在危險中，「團體」本身就是個安慰。出了哥拉斯戈海港，到各輪約定集齊的洋面，（是次晨了，）一開艙門，前後左右都是船：一隻烟囱的，雙烟囱的；燃煤的，點油的；貨船，商船，和兵船，浩浩蕩蕩五十八條（是據說，並不能都看到。）雖然知道大西洋，尤其貼近兩岸處，卍字潛艇密如鯽，却也安心多了。領隊的是條美國船。那隻客輪改裝的運輸艦，指揮塔上，有盞不住眨眼的燈，指揮着各輪的速度和方向。四天半的航程，却走了十一天，誰也不知道是飄在大西洋的什麽經緯度。有人說在南美巴西登岸，有人開玩笑說是向回走了。反正天不黑，甲板上就連火柴也不許點了。

我乘的那條新希臘號（Neo Hellas）載的，大多是加拿大兵在英國的妻小，（有八百之多！）丈夫們還在德國拼着命，英籍的媳婦們這是初次而且單獨回去見公婆。心理上，笛笛咕咕，中外一律，可說是有趣到了家。

貼在小媳婦子們身邊的，還有近四五百骨囝囝，由剛滿過月的小紅獅直到滿

船亂嘍亂跑的六歲山羊都有。天氣明朗時，艙面上便成爲了囝囝展覽會：金黃頭髮的，櫻灰的碧藍眼睛的，貓綠眼睛的。一個叫阿倫的孩子每天至少失蹤五六次。擴音機原是爲觸了水雷後，船長下緊急行動令用的，然而隔不到五分鐘，壁上那隻大號蜘蛛必叫出「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及到懷着一腔恐怖側耳靜聽時，却是「叫阿倫的孩子，栗色眼珠，淡黃頭髮，穿櫻色毛繩衣，又丟了。請見到的人，把他帶到指揮室來！」要不然就是「有人在前艙B廊過道拾得囝囝……」明知每次都是這種報告，然而爲了生命，都不能不諦聽。十一天來，這種神經折磨可眞夠受。

雜在近千的娘婦囝囝間，有廿二個另外的寶貝：即就是英國和駐英外記者參與舊金山會議的記者團。這裏有泰唔士報新由莫斯科調的麥唐納（年青漂亮的蘇格蘭人，當選了我們的團長。）有英工黨名外交記者福蘭克·皮特湛，態度文雅，應付週到得如一個風流倜儻的紳士。時常和一個右派波蘭記者比棋。這裏有整天講股票行情的金融記者，有轉戰中東北菲參加過義大利和諾曼地登陸壯舉的各從

軍記者。說明白了，這個記者團一登岸卽散夥，也卽是便自由競爭起來。

照例，護航的船上是不許賣酒的。我們到第二天船出了口才知道。於是記者團找麥唐納去交涉了，船上那時有海軍部派來特別招待記者的兩位軍官。結果，是以請客方式，由他們兩人輪流東約。這樣，每隔一天，必可嚐到幾杯威士忌或白蘭地，這辦法慢慢爲船上另一批貴賓知道了。那是法、荷、挪代表團。於是，請東漸漸也不限於記者羣了。

四月十二的晚上，是皮特湛的生日。海軍軍官於是大大佈置了一個晚會。酒特別豐富，而樣式也比平常多。桌上一大座點心表層雪白奶油上幌動着代表壽星年歲的四十六盞燈。那晚風浪其實不小，桌上的杯子時常拚磞，鏘然有聲。然而我們喝得早已不需要風浪便搖擺起來了。更好的證據是我們揀倫敦街最熟稔的醉徒調子唱起來了：

Dear old pal,

Jolly old pal,
Clinging together,
In all sorts of weather:

……………………………

杯碰着杯，人倚着人；正不知道是飄在萬重濤波之間，還是上了九天時，突然，唧唧唧，有人重重地叩艙門。門打開，走進來一個穿白制服的船員。直直地他走到哈哈哈着的主人身邊，咬了幾句耳語。

『什麼？眞的？』他放下緊握了一晚上的酒杯。他呆得說不出話來了。

大家也都靜下來——且，奇怪，都清醒下來。

過好半天，一個客人問：

『有潛水艇來進攻嗎？』

『比那個更壞！』主人搖搖頭，意思是說潛水艇還能抵抗。『諸位，領隊艦剛才

打來燈語說，羅斯福總統死了。』

『什麼？』這回，大家都擱下了杯子，都呆下來。

喁啾了沒多久，一個歡娛的集會破碎了。有些酒瓶還滿着，點心大半塊還沒切，然而，我們却都縮回到各自的艙間裏。（我是一人獨佔一艙。）估量這宗損失將怎樣影響人類的命運。

第二天早晨，船桅竿上掛起了半旗。

二　雞尾酒大會

美國人是喜好擺場面的：慷慨而又有財力。舊金山的『聯合國成立大會』以其名堂之大，要人雲集之密匝匝，可說是看美國場面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市場街（Market Street）的兩旁直是美國旗的大展覽，各家店舖的窗上都鮮明地標着：『歡迎各國代表。』有的還每晨送份報，報上寫着『某某公司祝君早安！』其實，一

路上由加拿大到西岸，五天來我們已飽嘗了美國廣告力之雄大：每頓飯的菜單都是廣告，幾乎每小時必收到鐵路公司一份業務報告。舊金山的釀酒業奉送一籃籃的葡萄酒。郵政局送來一册册『美國總統郵票』。金埠的聖福蘭西斯方場前的千百鴿子事先都捕進籠裏了，全美車站一週前便不賣舊金山的車票。全埠的中上家庭搶着獵取『代表』爲座上賓，多少位美麗小姐告奮勇充代表團的義務司機，香檳酒會，一請便是幾千人！

舊金山的幾家大旅館都變成了各國的臨時政府。法、蘇代表團住在聖福蘭西斯旅館（門口整天排立着英雄崇拜者和好奇頂天的美國婦女，祇爲了看一看莫洛托夫或是一名蘇聯武官——也許還巴望求到簽字。）美國代表團在鈕纜車的頂峯凡爾蒙旅館，對面便是馬爾可·哈布肯斯旅館，裏面住着中、英代表團（各佔兩層，）也住着尼赫魯的姐姐潘笛夫人。門禁最不嚴的算是這座旅館了。我上下那九層樓，就不時與艾德禮或哈立法克斯同電梯，吃飯也不時坐鄰桌。記者旅館以

我住的皇宮旅館(Palace)爲中心。）因此，美國黃色記者也就可以在無新聞中找新聞了。聽說有一家報紙安排了一個圈套。當艾登走過行廊時，一個漂亮少女趕上前去和他耳語了一句大約相當肉麻的話。當艾登羞怯怯地微笑而退時，預伏的記者把這鏡頭收進去了。第二天報上（我看到的，）大家都猜起艾登在金埠的羅曼思。

然而，更可怕是美國記者編造的『訪問記』中國代表團中，董必武先生是主要目標。一路上，這種訪問記追隨着他，內容不外是咒詛蘇聯，讚揚美國一類不可能的幻想。另外倒霉的也有。開會頭一天，賀斯特系報紙便說中國將一切跟隨着美國投票。

但是中國代表團可曾採取什麼對策沒有呢？連從不招待記者莫洛托夫都舉行了記者會，中國還未與記者見面一次。有史以來中國花一大筆外匯派出個記者團：連同當地華僑記者，共近四十人之多。（英國才有廿多人。）然而當英、美代表團

祕書每日與其記者團集會兩次時，（這人 Francis Williams。如今是艾德禮的祕書了。他贏得了全英報界的感戴。）中國記者却祇能到處望風撲影，我是熟知顧少川大使在英的「新聞政策」的，沒想到在這國際場面，對國人也這樣冷漠！

四月二十五那天早晨，舊金山緊張到了頂點。鮮明的萬國旗到處飄揚。近歌劇院一帶斷絕了交通，祇准配帶證章的人與汽車通過『戲』是四點半上場，午餐後，天忽轉陰，隨着雨點掉下來了。大家都認爲不祥。但三點半左右，作弄人類的天公又把太陽搬出來了，雨後的街道，特別顯得光亮潔爽。三點光景歌劇院已坐滿了人。三座大門吞進了三種身分的人物——代表，專家，記者。圓拱形的建築下，這時已一層層疊滿了人。每個樓梯拐角都有着海軍的人來查票，會場裏有女童子軍負責招待。（其中，美、非、中、黑人都有。）她們發着秩序單，台後奏着輕鬆的音樂，（我記得是 If I Were A King）大家都盛裝出現，眞恍如是在歌舞場裏。

講台的背景是天藍色，中間豎着杏黃色的台柱，交插着四十七國的旗幟。在深

灰色的帳幕下，陳設着淺藍色的桌子。後面是四把黃色椅子。樓上包廂裏（通訊社）和散座中的記者指劃着池子中陸續就席的代表們。莫洛托夫，（鎂光一閃，二閃，）哈立法克斯，南菲的斯沫資將軍，中國的宋子文和戴了墨鏡的宋夫人，鎂光閃着閃着，池子裏人也滿了。

整整四點半，音樂嘎然而止。在大家屏息靜氣時，突然台上左右「出官入相」處有着各種制服（代表美國空海陸各種作戰單位）的男女（一男一女）魚貫而入，排成一字形，隨之，斯退丁紐斯偕同加州州長，金山埠市長及大會祕書步入講壇。斯卿手握桌角的木槌，噹噹噹三響，世界性的集體安全實驗，經過日內瓦的失敗，遂又重新開始。

誰能相信人類政治能力幼稚到怎樣程度呢！頭天，各代表登台齊聲追悼了羅斯福一下，並發表了一大套高調，第二天起，便先爭誰做主席，後爭阿根廷會員資格問題。三週前，華盛頓還咒罵着阿國爲反動法西，並壓迫英國與之絕交。英國礙於商

棄利益，並未盲從。然而在大會場下，美國領導南中北美洲廿二國代表爲阿根廷開了個歌功頌德會，把她形容成爲地上的天堂（會甫開完，美國對阿可又變了臉！）應該說的，是西班牙文的演講術的確不凡。古巴外長那乾老頭子，甩着前額僅有的一撮海髮，揚着臂，跳着脚，雖然不懂西班牙文的人，也不能拒絕那催眠性的感動。

其實，那是表演了美洲廿二國的團結。那時原子彈還沒拿出來，美國政治實力的雄厚便已經可驚了。廿二國再搭上懷中寶如中國及菲律賓，再搭上利害相同的英國，華盛頓要什麽是什麽，怎能怪蘇聯爭否決權呢！

果然，美國首先要的是國防基地。她的想法很妙：別人的帝國佔有爲『殖民地』，因而要受託治委員會管理，她自己佔的（如日本統治島嶼）却是爲了『世界安全』而設的『戰策地』，因而不受任何人管轄。

這場鷄尾大酒會，比起日內瓦那場來，更講實力，更露骨的寡頭化了。

三　VE日

緊跟着五月二號北義德軍的投降，報紙上便天天有着一閃一瞥的和平曙光。希姆萊叛了元首。德國軍人經中立國家向盟軍討條件。到七號大勢已定。希特勒自殺了。當晚邱吉爾將宣布歐戰終了。禁過酒的美國政府命令酒館次日不許賣酒。於是，記者慌起來。一個倫敦的老友在我房裏存了兩打啤酒，而走時，我衹好代他送給了茶房。

慶祝最熱鬧的是我登陸的加拿大海港哈立法克斯，醉了的水兵放火燒了三家百貨商店，打死了好幾個路人。

然而一個中國人的我，立在這太平洋的口岸，却沒什麼特殊的歡喜。是的，回到倫敦時，炸彈沒有了，祕密武器沒有了。燈火管制沒有了。但國與國間爲戰爭所培植起的友誼也沒有了。

轉過頭來望望彼岸的祖國：不但日本猶在猖獗；日本的炮火即使一旦停了，烽火中之烽火，也未必能停罷！打潰了希特勒，有什麼可慶祝的呢？

所以歐戰勝利日（VE日）我過得再平凡沒有。照例早晨到馬哈旅館九樓去看胡政之先生。那天代表團剛好工作也輕。中午我們同朋友去一家義大利飯舖吃大餅。飯後到金門公園水族館看魚。然後由林登兄駕車到斯坦福大學。一路看到加里佛尼亞藍空下的美麗郊野：森林，果木，葡萄園叢中矗立着各色各樣的別墅。斯坦福大學圖書館裏近於諷刺地藏有大批『和平文件』。一邊是國聯的印刷品，一邊是現屆聯合國大會的文件。

在公路旁一家叫 Dinah's Shack（妲妮的棚攤）的野館子，我們停下了。據說這家以瑞典式的冷食最著名。

一進門，果然人擠得如山如海。排在我們前列的人還多得很。祇好在酒吧等了。正要着 Bourbon 和 Pinklady 時，突然我們發見櫃台底層有一瓶五加皮，紫樓色

的光圓肚皮上還貼着『天津老』的紅紙。一陣鄉思油然而生了。我嚷着：『別的不要了。要那瓶中國酒！』櫃台裏那戴高白帽子的人忙搖搖頭說：『噢啵，那是老板的，他就這麼一件寶貝！』

多失望呵，我們呡着酒，直等到一個茶房過來說，先生們，可以坐了。

剛一坐下，一個大驚訝來了，老板笑迷迷走過來，向政之先生鞠了一躬，把那瓶五加皮往桌當中一放，說：『先生們，這是你們的了。容許我請這個小客！』

四　我的品評

我最喜歡的美國城市是紐奧林斯，因爲它最不像我腦中的美國；我最不喜歡的是紐約，因爲它最像。紐奧林斯簡直是十八世紀的法國，那麼閑懶，那麼瀟灑，那麼有風度。矗立着棕梠的方場上，中午到處是躱在樹蔭下歇涼的人。面着墨西哥灣的『湖』邊，戴了寬邊帽子的人們在釣魚。沿湖一片都是螃蟹館子。晚飯最有趣的是

那杯白蘭地咖啡。甜菜吃完，電燈突然撲滅了，黑暗中祇見一股綠烟，燈再明時，換了香料白蘭地的咖啡已擺在客人面前了。

論建築，華盛頓由車站郵局以至議會，白宮，都不愧爲一座首都。國會圖書館的確是一偉峨書宮。僅中國部分——僅新文學部分，我便費了半天功夫。多少在國內禁售的書却受到了異國人的青睞。望到那堆書，我忽然對於過去二十五年的日子起了眷戀。尤其二十五年之起初：未名，語絲，沉鐘，新月，創造，南國的熱鬧日子，眞不知中國的時鐘是向前還是向後開着的。然而一個英國人到了那大理石的Folger莎翁博物院，怕也相當慚愧罷！在英國，有吸引遊客的莎翁故鄉（那些遺物眞假還難斷！）但還沒有這樣一座研究莎翁的寶庫。

美國首都建築上多喜歡刻題詞。這代表美國青春氣的感傷，可也表徵美國革命先驅者的熱情。近於傷感的，是橫在郵政總局樓外的『愛與同情的差人，分別之友的僕役，安慰孤獨者，散落家庭的連繫，共同生活的擴大者。新聞與知識的輸送者，

工商業的工具，友誼的贊助者，人與人，國與國間和平與書睦的促進者。』最高法院的三角尾頂，上西面是『在法律下人人享受平等』東面是『公平是自由的保障。』

自然，中國衙門的大門上，又何嘗不貼着『鐵面無私』的大字呢！

英、美，語言以外，生活形式接近處也很多，社會方面百年前的分別一定遠多於今日。英國的貴族在現代稅制下愈混愈窮，美國的闊人卻愈變愈貴族化。在南方，有錢的人因爲不便自封公爵，多加一個『上校』銜。但比起英國來，美國社會的『勢力』還差了許多。一個人有幾百萬，有漂亮別墅，的確是被當作超人的『紳士』。（由鄧文至舊金山途中，我問車上茶房有什麼風景可看，他說有六座闊人別墅！其中有平•克勞斯貝（Bing Crosby）的。）但當中國要人太太到美了，美國報紙上就老老實實稱之爲『Mrs』。經過抗議後，他們改爲『Madam』。這個字一點不比先一個強。再經抗議，才改爲富於貴族意味的『Madame』。這是因爲美國正在創造社會階級而還未成格。在社會階級固定化了的英國，就絕對不需要抗議的了。還有一次，一

位西岸的富翁請我吃飯。席間我問他『嫂夫人在哪裏，』他笑而不答。等上了咖啡，我才發見那穿了白裙上菜的正是他太太的改裝。這種幽默，英國人是想不出的。

在夜總會裏看美國人，儘是玩；到田尼西水利區看美國人，連總工程師也挽了袖子，儘是幹。上海學的僅是夜總會那套。中國闊人子弟接觸的，也僅是夜總會那套。美國土木工人的效率比英國高十倍。挖煤，紡織的效率也強許多。而中國人比起英國來，當然還更不如。在這比尺下，中國人學美國人享樂，那可是自找遭殃。美國西岸阿利桑那一州，原是沙漠荒地一片，約當民國五六年間才併入花旗聯邦的，如今也已經高度工業化了。坐吃山空的中國人哪裏比得上。

正因爲美國地下寶貝多，活在地上的人又富生力，肯幹，所以她才可以對阿根廷一個月裏有三種態度。在性格上比較，美國是衝動的。這並不止是氣質關係，乃是她的處境太優良了，可以不必東瞻西顧。可担慮的，倒是尾隨在她後邊的國家，什麼條件都比不上她，有如一個窮光蛋跟着紈袴兒出去白相。最後，窮光蛋必上當無疑。

對於種族歧視，東歐少於西歐，法國少於英國，而美國，南非和澳洲是世界上排斥有色人種的主要國家。在美國排斥的，還不止黑人。西方排黃，南方排黑，東方排猶。眞有中國人（尤其到過南方的）喝了美國人的米湯，也竟跟了美國人去排斥黑人，說他們低能，懶惰，不誠實。美、非、澳的種族觀念主要是經濟造成的。以美國說：西部黃人不少，南部黑人實際多於白人。比英倫三島大廿六倍的澳洲，白人人口還不及倫敦一城。它的排斥有色人種，也明顯是飯碗問題。中國人儘管可以客觀地了解甚而諒解這現實，殊不必接受或鼓吹美國那套民族自高論了。幾乎每屆太平洋學會，美國都想提出印度問題來；每回英國的對案就是美國黑人的平等問題。

比較英國來，美國是個慷慨國家，因而有租借法案，因而有救濟總署，因而有剩餘物資。但這個美德再搭上她的『衝動性』，究竟是人類的福還是禍，那可就要看運氣了。

寅：英倫（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〇年）

劍橋書簡

先得向您告罪。我實在沒料到是這麼個旅行。滿以爲有許多收穫，但繁華這一路已沒有了，然而大驚大險却也還沒上場。有的僅是麻煩和委屈。到今天，一切算是略微安定了些。我是說，在不列巔上岸時，警察老爺原把我的護照由一年改成兩個月，現在又改成無限期了。這便安頓了一半。於是，買了兩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張白天當沙發晚上可以支成床的玩藝，又喊了半噸煤——看，儼然在濃雲密佈下又搭幔棚。這是距劍橋鎮還有四哩的密爾頓村，窗口對着一片草原，晨霧晚霞裏都蠕動着牛羊羣。地平線上的叢林灌木把天空嵌了道毛茸茸的邊緣，遠遠可以望到鎮上古建築的塔尖鐘樓。左邊是一片農場，鷄鳴狗吠，和老家沒有兩樣。右邊是個古老的茶館，叫 Golden Hind，房子遠看直像個教堂……現在，我便坐在這椅子上，心浮在

羅國。擺開我的『好友星散錄，』摹想着每張熟稔的臉，炙熱的手，我感到了溫暖。

以前讀地理念過印度洋地中海許多地名，其實很失望的，海都是一樣博大無邊，顏色隨天時而變。是的，到了阿拉伯海，覺得夜空特別洗淨，宇宙顯得親切，星星低到幾乎舉手可以摸到。想到人類三大預言家都是望了它們而發出聰明的囈語，特別那晚一顆燦爛流星拖了個尾巴橫天滑過。我幾乎想跳上沙漠，躍上駝背，當僕僕風塵的東方博士。紅海使人憶起埃及文明，蘇彝士使人讚歎人類魄力的偉大……總之，都是歷史的聯想使地方由平板而凸突起來。天色都是晴藍陰灰的，海水也是一聽風浪擺佈的，那魔術師的傑作終於還是蠕動在地面上的人。

這一路有許多我事後才懂，有些到現在也還不懂的事。譬如泊在九龍的法國船不准送客登輪，卻放進一批比老虎還兇的流氓三五成羣闖進單身的房間，用拳頭對了鼻梁勒逼沒名目的錢，而且送走了一批，又來一幫。更不懂是西貢那個看了中國人就冒火的港口警察長。謝謝他七天的款待，黑車，指紋，遊街示衆，還差點勞動

了他的拳脚。船上理了回髮。當我左邊頭髮已剪掉時，忽然隨了叩門聲，扭進了一個買胰皂粉的婦人。即刻那位熱情的法蘭西理髮師便丟下我頭上那半壁未耕耘的荒田，去陪她說了近一刻鐘。話我沒聽懂，大約是很賣力氣地演講着胰皂粉的功用及其哲學罷。但我最大的謎是這個：無論船到哪個港口，亞洲或非洲，必即有一隻水警船靠近。永遠是十幾個穿了半土半洋裝的黑人，簇擁着一個肥胖傲慢的白種人。臨離西貢，那港口警察長有意扣了我們二十張護照。東西就放在桌子上，我要那安南人去拿。他由頭至踵抖了起來，指給我看 Défense d'entrer（禁止入內）的牌子。但這時走來二個法國人，聽說在桌子上，爲了省得我再麻煩，他進去就拿了出來。爲什麼讓這些天之驕子在別人的鄉土作威作福呢！

第一遭走進船上的飯廳，那是不免有些害羞的。麵包是假硬的，茶房是蠻橫的。低頭吃完最後的點心，便走了出來。剛到門口，肩膀給拍了一下，回頭，呵，有了張笑臉。而且，第一句是『你的指頭好了嗎？』我想不起來了。虧了這好記性人的提醒，三年

前在上海，一個黃昏，我因開罐頭把小指割了半寸深。三個禮拜天天去廣濟醫院換繃帶。他便是那看護。這時，我舉起指頭來自己一端詳，那新月形的痕跡，依然存在，卽刻甚而疼痛的感覺也恢復過來了。時間配搭上空間，那才是無止境的幻術。

爲了安全，我們是儘量躱避直線航行，因此，由哥倫布到紅海口的法屬吉布地，竟走了八天，我們盼到第七天的黃昏，才把希望熄滅，第八天早晨居然看到海鷗了，燠熱呵，而且眼睛覰得睜不開。但甲板上還是擠滿了船客。有的嚷看到了鯊魚，有的指遙遠的禿田說是沙漠。

連船上的那隻貓都閒不住脚了。它看到滿天是白肚紅喙的海鷗，哪來這麼豐盛的宴席。剛好救生船邊落了兩隻，它偶促不安起來。好容易跳到頭等艙的走廊，又爲那法父越母的美麗小姐抱住了。她以爲這動物跳來是找她的。好容易它脫了身，攀到頂樓。水手們正佈置抛錨，一個水手也以爲貓是投奔他的。他伸手去捉。意志是舵，它終於跳上了救生船的邊緣。襯了藍天白雲，那貓直攀到美麗境界，只是那海鷗

却已鼓着翅膀，加入了同類的行列，飛翔到更飄逸的遠方去了。

這時船四周已如蒼蠅般聚了許多飄着紅布走水的舢板。這是黑衣首相今日揚言向法國要的一個港口，是阿比亞尼亞的緊鄰，我決定去看看。

遠遠地，我以爲是兵營的帳棚呢，一個個尖堆，原來全是鹽。走到哪裏，脚下都咯吱吱地踩着鹽粒。太陽把地面蒸出腥而且鹹的氣味。土人兜售的扇子是芭蕉葉編的，柄在一邊，握在手裏直像一面小旗子。總督府在小丘上，宛如一座堡壘。三色旗的崗位上並沒有哨兵。氣候太熱了，這地方沒有革命醞釀吧！

這是禮拜日，戲園郵局全關了門，我們在一家希臘人開的飯館吃的飯，坐阿拉伯人的破汽車把這個彈丸之地轉了一遭。看了回教禮拜寺，和土人的茅屋。灰瘦無毛的駱駝由我們身邊走過，女人圍了朱紅披肩，頭部包着，右肩扶了一隻長甕，緩緩走來，宛如小時看見的觀音圖。這以外，又看了一回土人跳舞。腰肢和臀部搖顫着，用脇下擠出的脆響作節奏。如果在森林裏圍火跳來還有趣，但水兵帶我去的顯然是

個娼寮，一個個黑婦的臉上全塗了種種金色花紋，鼻上還掛了金飾。跳完了問那兵照不照像。那方便極了，脫去那身花衣，便是原人的模樣。

走蘇彝士運河那天，是我們唯一光明的日子。白天，我們再不用耽心魚雷，晚上吸烟室音樂間都大放光明。這運河僅能容兩條大船擦肩而過，因此，隨了船的行進，平靜的水面便被壓成規則的花邊，展到岸緣，拍波作響。兩岸起伏的都是沙漠，荒涼，齊剪，沉默的大地。

在馬賽的半天，除看了波蘭被炸的新聞電影外，時間都用來走街了。但我更愛走巴黎的街道，那是微雨的早晨，落葉靜靜地躺在道旁。我踏着落葉，沿了賽茵河畔散步。書攤都上了鎖，許多店舖門口掛了牌：因被徵調，停止營業。拉丁區裏的中國館子到十二點還沒人上座。

晚上，我登火車時，看到了更悲壯的一面。偌大一個巴黎北站擠滿了人。情人，母親一個個擠在人羣裏，兩腿直楞楞地，手一直抓了那全副武裝的英雄，馬奇諾的戰

士。我親看到一個母親送她的兒子。什麼話都囑咐完了，最後又遞了一個小手巾包給他。她的兒子已消失到隊伍裏了，她還站在那裏，大聲嚷着，向他招手。

我的困難始自離開法境時。英法間的輪渡共有三四個，這時我不但不能考慮哪條安全些，甚而無法確知哪條還通。但巴黎郊外起伏的丘岡，菜圃，楓林太媚人了，我一點沒想到那晚上是歇在哪裏。快到布隆時，我才開始找去倫敦的伴旅，我決定分有他們的運氣。那運氣不壞，因爲我走的剛好是僅通的路。經過三小時的盤問，我便登了海峽船。

海峽船上的乘客多半是去大陸度夏或上學的英國人。許多新由瑞士回來的家庭，母親一路上還同孩子們說着並不高明的法文，爲的是不白費這筆度夏花用。

在等候登記護照時，一個希臘籍的中年女人問起我是不是第一次看了物質文明的歐洲，便被它唬住了？我說並沒我想的那樣輝煌。

在戰爭中，所有的人都憧憧如影子。一幌，便再不見了。

剛下了火車，我在那大車站上轉了半天磨。終於，是一個脚行把我帶到一家『又好又不貴』的旅館。

放下行李，我很想出門走走，看看星夜下的倫敦塔，但剛走上不遠，我便縮回了步。我沒希望摸黑找到這旅館的門。

而且，我才記起時已九點多，我還沒吃晚飯。我的午餐也僅是在巴黎車站上買的那一瓶檸檬水，兩塊三明治。

我剛坐下，走來一個黑皮膚的姑娘，斜斜坐在我對面。膚色使我們點了個頭。這女人舉動極文雅，點頭時像個貴婦人，直像用那禮貌遮掩她那很厚的嘴唇。

飯後，我去聽無線電時，她湊過來了。多巧，她也是剛落脚的客人，而且明晨就走，是來英國遊歷的。問她是由非洲什麼地方來的，她說是由美洲的巴哈馬。我的地理智識太貧乏了。我問她離哥倫布登陸地方多遠？她說，哥倫布就在那島上登陸的。這以後她告訴了我許多巴哈馬的故事。說本來電車上黑人坐後面，白人坐在前面，有

一次電車出禍，前面的白種人乘客全受了傷，後面的黑種客人就安然無恙。於是這次序是調換過來了。

第二天早晨，她走時我看她上的車。她說由倫敦到利物浦的平安是保險的。那以後只有聽天由命了。

我有一個早晨在倫敦街上轉。我不敢往遠處走，大部時間是圍了西敏寺轉。在「無名英雄墓」前，我立了好久，想看看那些有名的，被執事阻止了，說是正在作和平祈禱。

倫敦有了什麼變化？這個我沒資格說。和巴黎一樣，只是很蕭條。舖子有閉門的，堆沙袋的。一個不同點，是天空橫了三排銀白色大龍睛魚，那便是保障倫敦天空的牆。我沒看見它們昇起過，但第二次去倫敦時，我看見它們落下了。那龐大銀灰的怪物使我想到萬牲園的巨象，莊嚴而且陰鬱，頸下還垂着一串串肉鈴鐺。

不上幾天，巴哈馬來了一封航空信。信裏還附了幀黑小姐的像。巴哈馬一定很

熱，她穿著單薄得可說是半裸的。

矛盾交響曲

當我認眞落筆書這幅「英格蘭」時，我反不知怎麼着好了。宇宙果眞永是陰陽兩面，戰爭又具有放大作用。我知道在遊覽上我遭受着不少可慽的損失。但十三個月來，我觀看着善與惡，憂與喜的交流，少年的激奮，中年的鎮定，一個民族的靈魂各面，如走馬燈般幌着，如怒潮般澎湃着。你問我英國好嗎？偉大嗎？不好嗎？我答不出。這沒有軍艦噸數來得省事。而且，這是怎樣一個時代！一隻炸彈，十二世紀名教堂Temple 鐘樓頂上的天馬 Pagasus 墜了地，一輛汽車可震上了屋頂。這是九月二十五的事。一個叫 John Jacob 的男子盼着入伍，可是投効無門。他有的是個糊塗的母親，糊塗到出生後把他註册爲女性。婦人當時不過一陣疏忽，但她不久卽下了黃泉，如今這遺孤找不到誰作證人，來改囘原來的登記。一個裁縫店老板被主顧

控告，但他製成值十三吉尼的衣服確實埋在炸毀的店裏跑不出來。法院判主顧照付。過兩天，那原告要求緩付，因爲他的家也炸成了爛泥。

這是什麼時代？這是英雄的時代。一座平民住宅眼看倒下來。十個壯漢用胳臂硬托住了三層樓，讓救護隊在瓦礫中抱扶老少。一個戲班子巡行了二千五百哩爲軍隊作義務表演，回程汽車周圍落着炸彈，演員們在車裏洗着臉上的油粉。空襲旣制止不了生育，產婆也戴起鋼盔。第一批就是兩萬頂。一個綽號叫老爹的義勇救護員，上次大戰他是砲兵，可全鬚全尾由法國凱旋而歸。這回他反丟了隻眼睛，是右眼，爲了救他的鄰舍。英雄不止屬於七十高齡的老翁，某城防空壕裏，就有一個四歲的管理員。葡京里斯本傳說，載德國航空降落部隊的飛機開到指定地帶的上空，隊員就齊集在飛機中腰，由隊長高伸右臂喚一聲『希特勒萬歲！』不等隊員喚出，脚下的木板早已撤去，黑天使便飄在半空了。

但這不僅是個英雄時代。徵兵案在英國剛一提出，婚姻登記所門前就擠得水

洩不通。兩百八十二個男子要速成爲『已婚人，』免被軍役吞噬。這是什麼時代？這是緊張的時代。蘇格蘭某城市議會有人提議瞎子旣是耳朵特別聰，不能任他們在戰爭中閑。正好利用他們那官能敏捷探聽來襲的敵機。孩子也不得白玩，他們旣愛在林間打手棒，東岸某城的戰時農產委員會就組織了一個『剷除麻雀團，』農家按隻付酬金。北英國的籬笆樹叢常滿地淺着無人收檢的羊毛。孩子們每檢十五磅，卽獲一份餑餑錢。毛織業也就多一把原料。不久，全國三分之二的理髮匠卽將應徵入伍，現有的理髮匠正在把手藝傳授給他們各個的媳婦。大批女理髮師卽將出現。婦女在這戰爭中，除了維持家小，還作着一切男人能做的事。地道車站的脚行，軍用車的司機，以至開飛機，放高射砲。一個牙醫生的太太，婚前在倫敦劇壇上很享有一番盛譽。市議會出示徵求開垃圾車的司機，專收廢鐵碎骨或爛紙。她應了徵。如今那名伶坐在車廂裏了。誰都忙。坐落英國中部森林區的一個大修道院，有和尚六十名。地方偏僻得警報達不到，和尚們日夜在塔頂輪流守望敵機的來臨。什麼都忙。連威

爾士靠近海岸的一條小河也忙起來。數十年來，除了春天的柳絮，秋天的枯葉外，連個玩具船都沒航過的小河，警察忽在河畔貼起一張告示：『此河今後嚴禁航船，違者重罰。』

但這不僅是個緊張時代。春間，巴文縣還舉行『防毒面具皇后』的競選。泰晤士報上有讀者提議說，上屆大戰，法境戰壕上種的是紅罌粟，白菊花，本屆他主張馬奇諾應遍種玫瑰，以示殺敵不忘自然美。即法國投降那晚上，六月二十三，無線電廣播完這可怕的新聞，由作家 J. Priestley 作時評。他第一句說，『昨天我看了個電影。』鄧尚克撤退那晚，他追憶他曾乘過的一條『小白船。』情報部發言人 Harold Nicolson 廣播向全國徵捐書籍，以備軍隊閱讀時說，未來的冬天，軍營中勢必無聊枯燥可怕。在羣情噴騰中，身邊還有着無限閒情。屋頂爲炸彈揭開，屋主說，這可得揭破了個謎，原來冬天蒼蠅藏在那兒。一個停車的空場落了個炸彈，彈炸了個大坑。次晨，有人把碎磚排齊，坑緣上栽了幾棵繡球花，旁題『戈林花園。』閑情不難尋。昨天

威爾士朋友還來信描寫巴茂港的初秋，我們會共看日落潮漲的山頭。新近泰晤士報上還登了某貴族徵求獵伴的新聞。每日鏡聞(Daily Mirror)上，有人招領皮包一隻，內有海軍上校某巡閱南岸海防的報告，某港船隻來踪去跡，還有電報密碼等等。這招領使人對戰爭感覺頓然一鬆。誰相信這是緊張年月！

這是什麼時代？這是富有的時代。鐵路股券上漲，銅鐵股票上漲。某公司開股東會議，董事長侃侃演說（詞登泰晤士報）：『吾人今日在此聚首，乃爲勝利而作絕大犧牲，且甘心而欣然作此犧牲。言及大不列顛帝國，吾不禁欲引美議員畢德門之名句。彼云：生命僅爲瞬息間事。如能爲基督，爲正義，爲自由而早死數日，亦強勝偸安苟活。故今謹宣布本年紅利五釐計息。』眞是一席慷慨演詞。

但太子劇院前，一個耳聾的街頭賣藝人伺候門前排隊買票的觀客。警報鳴了，人們四散了。聾子還低首用帽子討錢。一抬頭，人不見了。他喪氣地說，嘿，票買得可眞快呀！自從陸軍部宣布軍官禁掛腰刀後，七十六高齡的瓦鐵爾先生，英國僅存的製

刀劍匠人也將發生了麵包問題。在戰爭中，你永不知道什麼將告缺乏。不久，價值三十五先令以上的結婚戒指將由市上失蹤了。戰時的戒指是劃一的，愈窄小，新夫婦愈算愛國。但今天又發見一椿貧乏之生理試驗室裏用的蛙大告恐慌。孟哲士特大學動物學系主任說，對醫學生蛙的用處至廣，最宜於研究心臟，肌肉，神經的構造。每年英國醫學校的解剖室至少需要十五萬隻去冬奇寒，殺死若干，如今大陸（法、比）來源又斷，醫學勢受一大打擊。

這是什麼時代？這是仁慈慷慨的時代。伯明罕出了一個古怪善人，他沿着幾條窮巷按戶往信箱裏投金鎊票，一鎊的，十先令的，分用橡皮筋纏起。吉姆街，阿思頓街卽共投了百二十三鎊，白靈頓社會服務所投了百十六鎊，聖馬丁教堂五十七鎊。直到今天沒有人能查出這善擧的來源。布瑞斯陀一個老樵夫，每週末把工資中剩出的十先令交給紅十字會，不等人追問姓氏，抹頭就跑。一個傷感的老太婆一九一八爲了慶祝停戰協定，買了一瓶香檳酒二十多年來她不忍觸那瓶塞，爲了瓶上印着

『此酒擠保確爲大戰時在法 Rheim 酒窖中所釀，地距德戰壕僅一英哩，』但如今，這瓶寶貝酒，她捐給第二次大戰的紅十字會拍賣了。在這仁慈的時代，不但人與人之間有着溫暖，人對畜牲的愛憐也加倍往常。一個農夫硬要領着一匹栗色壯馬進防空壕，警察和糾察員不准，這農夫哀求着：『她曾經是一匹好跑馬，我起誓她是。她見過大場面。』人們圍上來。警察態度益堅。這農夫的大粒熱淚落了下來。『你們多不講理，如果她要碰點歹運，我可怎麽辦呀！』還有一個六十五歲的老太婆，堅要住在東倫敦炸毁的殘屋，樓頂透了天，窗戶揭了蓋。但她是百多隻無家可歸的貓兒們的寄母。同她一樣，這些貓也留戀着它們成天爬的台階，攀的屋角，它們熟識這條街的鼠洞。老太婆每晚特別升起火來，喂完了它們，就帶它們烤火，一隻隻貓對了那紅火焰出神，舐着週身瓦石的碎碴。遇有警報，她照例躲到層梯下，她的大批客人們也跟了來。清早，她的客人是五六十隻無家可歸的灰鴿。它們的家原是教堂，但教堂也一樣成爲瓦礫。

對於同類，對於小畜牲，人都變得如此仁慈。至親的骨肉，恩愛的男女，自更要加重一分。多少母親在轟炸下，把身子覆在她們兒女身上，情願代爲受難。在人島拘留中的德、義籍僑民，每月一次准會見囚在女集中營的妻子。一個禮拜前，在作苦工之餘，一個個便都採起野花來，預備在那甜美的一刹那奉獻給所愛。前天泰晤士河裏飄着一具男屍。撈上時腫脹的背上還刺着『我愛娜拉』字樣，和一顆用鎖鍊纏起的心。

但這不僅是個仁慈時代。被炸出的房客正徬徨淸冷街頭時，房東還拉長了臉催付房租。愛丁堡一個印刷局老板，因爲巨廈裏收容了三對難童難母，竟起訴說有礙他獨居的自由。而法學雜誌警告塔橋一個仗義扶貧的地方法官說，『只要合同未滿期，無論房子全毀或半毀，房客須照付全租。如係每週合同，自可於週末辭租。否則法律與人情絕不能混爲一談。』

我不是說過嗎，這是個矛盾的時代，你有什麼話可說！比方，下面這案子你怎麼

判：去年開戰前夕，三條德國船載了值一千萬鎊的英國貨在倫敦保了險。三條船在海上被英海軍包圍，自動沉了兩艘，第三條逃回德國。保險商究應否負賠償責任？這案子到一年以後的今日還未有着落。案子明顯到雙方都不須證人，單由法官耗費唇舌。這案子的辯駁書已積逾五十萬言。在羅馬，古時用來囚基督徒（令與獅搏）的土牢，如今是法西子民的防空洞了。希臘被侵前，英美考古學者剛發掘出一批古希臘文化的遺跡。戰爭爆發，考古老頭兒們又趕把發掘出的玩藝兒埋回土裏去了。

新聞紀事報上一個讀者問：既然德國汽油奇缺，英國也樂得儉省，何如由德空軍負責轟炸伯林，英國皇家空軍自炸倫敦，以省往返海峽這一程的徒勞。這是所謂直線邏輯。另一個說，只怕希特勒不遵守信約。

在這矛盾的時代，與其說一個民族好或是壞，偉大還是刻薄，何如捕捉一點歷史的垃圾。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血紅的九月

一　兩種本能

大轟炸的次晨，我踏了滿地的玻璃碎碴，往倫敦中心區巡禮。三四架救火車還在向一古老巨廈射水，許多工匠，正在趕修馬路旁損傷了的水道、煤氣管。停放救護車的小巷裏，防空義務隊員正在挖掘屍首。聖翟爾教堂詩人彌爾敦墓上的石像，粉碎地倒在地上，聖保羅，這古老的圓拱建築，平時皇后雕像脚下總徜徉着野鴿無數的，如今已被標爲『危險地帶』了。一隻『時間彈』正落在它石階前。我在那一方哩面積的銀行區（英鎊的堡壘）窄巷裏徘徊，英格蘭銀行門前是一個醜陋的大洞，最諷刺莫如保險公司的門臉也爲昨夜飛濺的鋼鐵穿個透天，斑斑的牆上，『火

險』『壽險』的匾額還殘留着，多富象徵性的一個諷刺！這個世界，東保西保，可是誰也保不了自己的險！

瓦礫的緊鄰，幾樹起鋼骨的一座貨倉，泥水匠又在操作了。另一家倖免的咖啡館，女侍正屈了腰拭去門面上的灰塵。眞是動人的英勇景象，破壞與建設，矛盾但又同是人類偉大的兩大本能。

防空壕顯然成爲內政部的難題了。煞神沒認眞光臨前，就是放了警報，壕裏也仍是半空着，正如防毒面具還是少數人的隨身裝飾。沒人相信卍字轟炸機會在這麼古這麼美的大城下毒手的。所以倫敦的『防空壕』大半就是較大樓房的地窖，甚而第一層，比不上當日的南京，更不用說馬德里。上禮拜晚報登出一個被炸巨廈的照片，一隻彈穿透了九層樓，筆直到底。當局到今天還認爲『深壕』沒有必要，（南威爾士閑了成萬的挖匠——礦工）但民衆的想法顯然不同。『安德生鋼板』並不足爲安樂窩。近十天來，守法的倫敦民衆，不等擦黑（有的爲搶地盤，甚而下午三

點）即攜妻抱子，買一站票到地下車隧道裏過夜去了。一攤攤的毛毯上，爬着乳齡小囝囝，攀談着手裏打羊毛衣的婦人們。許多年輕的母親，上次大戰就是在隧道裏保存下來的；但難在裏面，偶爾也有壯丁。

二　屠殺前夕

戰雖宣了一年掛零，對倫敦八百萬市民，這半月還不能不說是場突來的噩夢。七號東倫敦大屠殺的前夕，我也還酣睡在這古城的好夢裏。英國的天氣雖是一年長秋，這顏色的深淺和月份終還是有關聯的，沒有栗子白薯，倫敦自有其初秋的衣裳。六號早晨，我坐地下車去海德公園，又穿到肯森吞花園，我踩了大半天的落葉，澄黃而脆響。園裏清道夫正辛勤地耙着，每耙成一堆，即點把火，白烟帶了牧草的氣味在小樹林間裊裊盤旋。貴婦人們的領頸間已圍起小狐狸了，她們隨身不離的狗，在樹根處嗅個不停。秋在四季裏，是最富哲學意味的，風雅的工人也托了腮，對着樹隙

閒銀亮的巨象般的汽球發呆。蛇湖邊長板櫈上坐了一些落魄的大陸難民，望着湖面上悠閑漂着的野鴨出神。一長條法蘭西麵包，一個蘋果便解决了一頓早餐。

下午我還安閑地去地球戲院看紅極一時的『雷岩』（Thunder Rock），寫的是兩個司燈塔的美國青年的苦悶，實在是兩種世界觀的比襯。在第一幕裏，那態度積極的終於往中國參加反侵略戰爭去了，另一個（主角，Michael Redgrave演）在後兩幕裏受着心理的折磨。出現在台上的，是九十年前湖上沉船中維亞那一家的鬼魂，攪了他，逼他恢復對世界的熱忱。感人的是那個愛上了他的女孩，臨回到鬼域前，抱了他說：『我多麼羨慕你這個活着的人！你有權利生活，有權利愛，有權利鬭爭……』

但剛演到第二幕，卻隱隱聽到外面放了警報。幕落下了，劇場經理由幕縫微笑着出現，深深打一躬後說，『請原諒我來打攪，官家規定的，真沒奈何。我在此報告外面正有警報，觀衆如有人要往防空壕的，請即刻退席。』紋絲不動的觀衆，照例報之

以一陣自信的愉快的笑聲，於是幕一拉，世界又回到劇中去了。

看完戲，在地下車站內候車時，人叢中，一個老太婆正在誇說她飛將軍女婿的戰績；扯住她手指的孫少爺不住地用尖聲學做警報聲，尤其那煞尾的悠長嘆息，頗得神韻。

擠進車廂，唯一的空座是一個中年婦人身邊。我坐下不久，她突然在我耳邊說，『上帝祝福你！』我莫明其妙，就只好點頭。她說，『你得說呀！』紅的眼睛，我嗅出強烈的酒味了。我想站起，但她把我盯得害怕起來。我只好敷衍地說，『上帝祝福你！』她把手伸給我，我拉，拖了大舌頭說，『現在我已被祝福了。』招得同車的大笑。她又說，『說，上帝祝福天下的母親們。』我這時旣挪不開身，而心理已爲她鎮嚇住了。我也不能否認對這婦人的同情，我又說了。她又伸過手來，大家也又笑了。她說，『我有三個兒子，你信嗎？一個在海軍，兩個在陸軍。』她說，『我愛所有的人，英國人、美國人、德國人、比國人……我都愛。』我只有苦苦地點頭。她說，『哼，你一定沒懂，我再說，我「喜

歉」一切人，你懂了吧！』……幸好她早我一站下了車，但似乎剛下車，一陣紛亂，她大約暈倒了。我的車也馳入黑洞洞的隧道去了。

三　中古僧院

正吃晚飯時，警報又響了。我住的 Hampstead 是倫敦地勢最高的區域，市中心的警報照例先鳴，遠聽輕盈如牧童在牛背上試笛；及後各區陸續響應，越鳴越近，有如教堂的大風琴；但等我們緊旁的鳴起了，那聲音才喚起死的聯想，又是個象徵的諷刺；遠東的，西班牙的，這回輪到倫敦了。

飯後上樓，把燈關上，推窗一看，交叉了長臂般探照燈的黑空，這時正飄下照明彈數枚，徐緩燦爛，宛如烟火，把倫敦這古城罩上了層淡黃光輝。雲端銀亮閃光的是氣球，點點翹出的是教堂尖塔，大倫敦幽靜森涼，如一中古僧院。還正欣賞這幅畫呢，冬冬，高射砲動手了。地上一把粉紅的光亮，到黑空就是朵橘黃的花。照明彈這時愈

降愈低，也愈暗了，終縮成如剛熄的燭捻；隨後又一陣光亮，這回花是開在地上了，而且帶着巨猛的爆炸。再一刻，地平上烘起微紫的光來，一撮紅的火簇隨之由地上騰起，火越騰越高，而在近新的火苗又冒了出來。這片紅光把東南方聖保羅的圓頂和King's Cross 車站的尖塔都描畫出來。起伏不定的火苗，說明着地面救防的工作。第二天才知道這便是東倫敦平民區遭殃的一晚。先說死亡四百，傷者數千，後又估計是三百八，其中有五個是中國水手。

四　地獄的夜晚

這是噩夢的開始。安全感的幻滅，普遍了全倫敦，貴族住宅區的南肯森吞，作家蝟集的 Bloomsbury，和記者這半曠野的哈姆斯提草原，都掉了傢伙。八號那天早上，房東太太費好大工夫纔爲我泡出半壺茶，煤氣微得像個臨終病人的呼吸。當晚是一個地獄般的夜晚，三次炸彈掉在附近，人幾乎被震下床去。電燈不着了，房東太

太太在樓下嚷『快逃下來呀！』早上，住在離我僅五六分鐘路的蔣、周二位來了。『全炸了，剛到樓下五分鐘，倒霉了八家！』隨後，鮑覺民夫婦也提了包袱狠狠地來了，說昨晚外面鬧得正兇時，他們本還在玩牌，十點多剛上樓，突聞巨響，燈滅了，這時巡警緊促地打門，要他們快逃，限五分鐘，說這條街中了時間彈。他們還好沒脫衣服，鄰居很多瑟縮在單薄的睡衣裏。當晚被安插在一個學校裏，席地打盹。淸早官家還備了茶水麵包。

我上 Haverstock Hill 街一看，家家舖夥都在掃門前的什麼哪——不是落葉，是碎玻璃。下午同住的胡明理兄（倫敦中國銀行）囘來說，行裏一個女打字員昨晚被炸死了，另一個還在失蹤。死者的胞姐赴行裏報領保險金時，突然警報又鳴，本來遲了勁的她，這時睜大了眼，歇斯提里地嚷起來，直等拖到地窖，她纔哭出聲來。

五　牛津街的厄運

幾天前的牛津街，還是倫敦市面繁榮的中心。爲了十月一號消費稅卽將開徵，稍有積蓄的中下階級，莫不爭買過冬物品。雜在大陸落魄者一張張愁苦的臉間，是一些笑容，脅下夾着大包小包的羊毛繩，胰皂等『存糧』，走路的姿態似表露出倖免者的滿足神情。店舖也認眞懸出醒目廣告：『消費稅卽將開徵，欲購各物從速。』我去買鞋，那售貨員卽勸我買一雙敷餘鞋油、鞋帶，買一件，省一筆。『先生，省貨價三分之一的稅哪！』我心裏怪不舒服的，所有的戰事，打前敵是窮人，抗捐也永是窮人！

但牛津街因此而繁榮起來却是實情。倫敦——或說全英最大的百貨商店如B and H, John Lewis, D. H. Evans 都在這街上。剛到倫敦就聽說這條街右首（百貨商店所在）房租比左首的多不止一倍。提起 Evans，朋友都說那是『要什麼有什麼的，由針線以至汽車、軍火。』我打趣問，『棺材呢？』朋友堅持說也有。我

羞怯地進去一次，底層就夠大的了，我沒敢上樓。

然而，這鬧市上擺攤的也不少。去年乾電池缺貨時，路旁多賣電筒和面具匣子的，另外有以賣火柴或拉琴作幌子的乞丐。大轟炸開始後，牛津街並未冷清，它還添了許多別致的生意，一種是『算命先生』一個自稱『精神學家 Chakara 博士』的印度胖子，披了黃綾道袍，在一家歇業了的店舖門垛內，用恆河的智慧為倫敦時髦婦女們詳卜吉兇——且一準吉多兇少。戴大耳環的吉卜西巫婆坐在地上，誇說她洞知世界前後五百年。另一種生意是現實的——雕銀業大約買賣不旺，幾個雕匠擺攤，當場為人在銅牌銀牌上雕刻姓名住址等，戴在身邊避有『家犬』之嫌，如果不幸炸死，認屍時却便當多了，所以照顧的人把攤子擠得水洩不通。

這條充滿了生命的鬧市，十七號夜晚遭到了慘運。十八號早上，登在報端的牛津街稀爛如『一·二八』戰後的閘北，火在冒，救火車在激射。我趕去想撫摸一下它的傷痕，但已不准行人通過。上面提到的三家大公司，一家都未倖免。

[illegible]這厄運並不限於牛津街。

六　陰險的玩藝

死亡的恐怖，是比死亡更爲可怕。『時間彈』(Time Bomb)在這場屠殺裏，是比毒瓦斯來得還要陰險。它也許掉在僻巷的垃圾裏，也許是後園的榆樹下，異於那種令人脊骨出汗的『呼哨彈，』它時常是人不知鬼不曉地落下。有人說是繫在降落傘上，徐徐飄降如個天使——黑天使。黑天使也許記者執筆此刻身邊就有一顆。昨天我們附近就先後有過七次『無來源的爆炸，』這晴天的雷，使人不得不怕，又無從怕起。上禮拜這種玩藝丟了不少，倫敦街道對我本來就是迷宮，那天到處都攔起繩來：『內有時間彈，行人止步。』書店街的 Charing Cross 攔起了，外國飯館區的Soho Syuare也攔起了（包括順東樓、上海樓等三家中國館子。）昨天中華協會一帶也過不去了。

征服這陰險傢伙的是皇家工兵的膽略和精密。聖保羅大教堂便是 R. Davies 上尉和他五個助手保存下來的。

時間彈的恐怖，使我們這座百齡高壽的小樓的住客們也擔慮起來，尤其我們住在頂層（三樓）的，每次這帶一落彈，房子必大大打個冷戰。前天去緊鄰的一條街看被炸的一片房子，去看的多是附近街坊，只見個個不住地搖頭，心下莫不生兔死狐悲之感。那以後，我們這位同當今首相是本家的房東邱吉爾太太就不准我們在樓上睡了。我們每人收拾了一隻小提箱，檢出襯衫、襪子、牙刷等日用品及各人心愛的小物件，手提箱成天放在門口，準備那「五分鐘逃出」的通知來時帶出。每天不等天黑，空中即動了手，如果不想到結果，憑聲音只有令人想到除夕——特別是北平的，因爲鞭炮不斷外，還有剁白菜肉餡的。有一晚我們就眞把它當成除夕，我們大開起音樂會。「我們」是指一個學法律的印度靑年，一個皇家音樂學院的高材生（意思是女生，）一個匈牙利女孩，三個中國人。死亡在窗外咆哮時，印度女孩正

唱着弄蛇曲繼以之甸女的飲酒歌。另一位中國朋友蜷在樓角，膝蓋上一具打字機，在打遺囑。七個通夜來這三個國籍的六個游子就同滾在飯廳的地板上。午夜吵醒我的，不單是高射砲與炸彈的酬答，還有那位睡在飯桌底下的印度小姐鄉思的嗚咽。

寫至此，外面警報又號叫起來了，聲音同炸彈幾乎同時，聽，救火車出動了，這是生死隔一層紙的日子，但是壯烈的。

中國同學六七月各經美回去一批，有些位還沒搶到船位，但都安全；而且大家日子比國內朋友過得應還舒服多多。記者自己是滿知足，早餐還是傳統的醃肉雞蛋，三餐一茶沒比去年少了一件。寫這個，是請國內放心，越南問題，我們政府一硬，這裏我們也都挺了挺腰。

記者得鑽洞去了，因爲高射砲就在隔壁。明早又該搶着起早去花園爭拾碎片了，正像除夕的次晨爭拾祭灶神的青豆。但正如過了一年又一年，歷史也是川流不

息的啊！「雷岩」裏一個角色說，『生命在中國才有生命，因為善惡在交搏哪！』

倫敦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倫敦三日記

月曜日

昨夜丁東一宵，這百齡小樓搖擺如划子。天一亮，死神抖了抖翅膀，猙獰地向這鱗傷的古城齜齜牙，就展翼飛過英吉利海峽，勝利地飛回歐洲某個角落了。倫敦八百或是六百萬民衆，也由草墊上爬起。夜間，有如上元佳節的烟火，燃燒的，爆炸的，時間的，吹哨的，尖叫的，大大小小，對於蜷伏在草墊上的人們，直像睜眼就剩一片荒涼；但清早一開門，如神話裏妖魔光顧後的森林村舍，斯提爾路上住宅的房頂，又爲橘黃的晨曦鍍亮了。年輕的，中年的，老的太太們，或提菜籃，或推孩車，或把菜籃掛在孩車上，壓着甬道上鋪覆的落葉，向坎姆頓鎮進發了。老爺們也夾了皮包，腳步匆匆，向

地道車站撲去。送牛奶的坐在車廂前，和他那匹老馬搭訕着。馬也翹起大耳朵，驕傲着自己的存在，鼻孔裏吐着白氣，點綴了這條爲兩行樺樹遮成幽谷的僻巷，僻巷的深秋。

時常想，眞的打完仗就把天空那些氣球收起嗎？那寂寞必如出完了殯就拆棚。說實話，我愛那些銀色傢伙，落在地上龐大，嚴肅如巨象，昇到天空，勻和排在碧藍的秋空，襯着朶朶白雲，有如古磁碗上的銀鋸子，而高爽的秋風，更在那埋伏空際的鋼絲上彈起錚錚響聲，越發使人想念北平城上飄浮的大沙雁。

沒有人能忘懷老家！

早飯桌上，報紙外，照例還有房東太太的口報：送牛奶的說，東邊着了什麼彈，送麵包的家裏屋頂炸了窟窿。每個英國老太婆都是本永續不完的書尤其是你忙着出門的時候。

第一件事是打聽得明白今天二十四號公共汽車走什麼方向。這些雙層的尖

沙嘴紅「巴士」的胞兄弟們在倫敦直流爲游蕩的無主寃魂，穿了偏僻的小巷嗚咽着。這個方場炸了，它們繞半哩；那個十字路口插了黃牌"Danger: Unexploded Bomb!" 它們又得繞個大灣。有人說，今天花兩個便士可以週遊半個倫敦，至少我坐在二十四號巴士上，穿了許多我從沒涉足過的小巷，有時屋頂快和車身齊了肩。街巷的窄隘與龐大車身比襯起來，如英雄上天橋賣藝，如「瑪麗王后輪」航入蘇彝士運河，不倫得可笑，不倫得動人。

戰爭帶給人間的，不止是破壞與死亡，它還能融化固執，啓發變動。去年十月我逛倫敦，我使用的「交通指南」是一九一七年版的。那時出我意外，二十三年後的倫敦什麽都還率乎舊章，包括街車的號數。但空中閃電開始後，只是公共汽車牌楣上的路線，逐日用紙糊起，改得一場糊塗，有如馬虎學生的課卷。

而且車窗外的一切，也逐日在變動。旅館的牆壁劃下，洗澈台露了天。巍峨的大百貨公司，剩作一片烤焦了的頹牆，荒涼有如雅典遺跡，或圓明園的殘柱。頹牆下的

灰燼，昨天下午也許還是珍珠睡鞋，眞絲的褻衣筒襪。救火車擺着鈴遠遠馳來，起重機伸長了領頸，一嘴嘴叨起刼後殘餘，又低下了頭。

我坐在一個積滿聖賢之書，先王之禮的東方圖書館，用指甲輕彈芥子園畫傳、從古堂款識學，藍布套上的積年塵土，划算排比木板字的年月。翻到東周列國志就想到老希八九年來在歐洲玩的把戲，也不外是兩千年前秦家那一套。

午飯是在迭更斯咖啡館吃的，望着壁上皮克維克的插圖出神。

回家時，故意走一段。東方圖書館的地勢，實在難得，斜到了西敏寺，旁邊就是費邊社舉行公開演講的『中央堂』；向右拐，就是王宮大道，向左，巴理門那座鐘樓 Big Ben 與西敏寺的並矗着，背後就是泰晤士河。今天我選的是王宮道，爲了它十分像我們的西長安街，莊嚴，寬敞，多樹，就缺少那無盡的碧瓦朱甍。

走過華鐵廬石像階下的前德大使館門口，抬頭一望，窗戶也全是黑洞了，怪幽默的。

到家，照例每人是一本書。由銀行區囘來的，說『房頂巡風人』(Roof Spotter)今天吹錯了哨。去南肯森頓的屈指數着一共換了多少趟車才走到。房東太太抱怨的，是煤氣微得成燭頭，煮什麽也煮不熟。

晚飯擺上時，照例天空的戲即開了台。緊密的高射砲與盤旋不去的轟炸機，在玩着貓追鼠。一陣陣尖銳的聲響，沿了我們脊梁神經溜坡而下，隨之，刀叉就得拋下了。如果人胃眞是細長的，今晚我吃的，勢必節爲一段段臘腸。

人在無聊時的談話時常反而有趣，傻得有趣。想家時，常同中國朋友開菜單玩，我還爭執着甜菜一定要靑荳泥（一個非吃核桃酪不可—）有時能爭得鬧起小脾氣玩。

今晚，我無意中托腮在對着壁爐出神。坐在我對面的印度小姐在偸偸學我。大家都笑，我還莫明其妙。等發覺後，我用中國話逗她說：『跟人學，變狗毛；跟人走，變黃狗。』印度小姐以爲是什麽了不得的褻話，紅着臉一定要我給翻出。於是我們又議

論起如果下輩子都變狗，誰變什麼狗來。一個說，願變作一個閤寡婦所鍾愛的板凳狗，睡厚毯，吃牛肉，享盡了一個婦人的溫存。

想到下世，也許是因爲死在頭上不息地盤旋罷！

在地板上滾睡，這是快第四十五個夜晚了。朋友們都管我們叫「小國聯，」三個中國同學形成衆數，東西印度各兩位，還有位匈牙利小姐。我們有難民所的雜集中營的苦，但比起地道車裏的朋友，還算享受着布爾喬亞的奢華。明理兄把新買的無線電放在枕邊，一下羅馬的歌劇，一下是愛爾蘭「中立口錄」的新聞。學法律的印度青年，不停地吐着香烟，和他的匈牙利愛人說着恆河的故事。睡在桌底下的印度女孩，在用枕頭同徐君交攻着。白的烟襯了壁爐火苗騰着，無線電的配奏是房外的砲聲，直到房東太太端來燭台（備我們半夜緊急時逃出的）說，「小姐先生們，晚安，並且好運氣。」電燈就捻滅了。幽淡的燭光，由飯桌上倒放的椅子裏透出，壁爐也吐着嫣紅舌頭。天花板上照出橫豎的椅子腿，有如這時天空的探照燈。

說晚安時，印度靑年嘟囔着：這還不如乾脆穴居呢！

火曜日

倫敦的冬霧，眞的提前保衞這古城了嗎？早晨起來，把被氈勒成個大包袱，連同草墊抱到堆房裏。上樓時，覺得很冷。用木棍撥開窗上的黑簾，外面是一片淒迷的灰霧，不但沒有了後街依乔路教堂的尖樓，竟連後園的梨樹也依稀只剩條黑影。正在出神時，一聲咪噢，一個蹿動，我們的狸花貓坐在沙發背上了。她用羞怯的眼瞟了我一下，就把四腿花瓶般抱在一道，對着灰霧出神起來。霧裏刷刷響着交通聲音，悠長的汽笛，短促的汽笛。樓下的印度小姐已開始了她那不換調子的提琴練習。

抱着煤氣爐讀書到十點。就出門去艦隊街訪書報大王赫爾頓。

赫君是矮胖，說話快，舉動可說率眞，也可說粗鹵的中年人。讀他每期在Picture Post後尾寫的World Affairs，使人想他至少是位政治哲學家但半小時的會見

我領略的是位十足江湖氣的事業家。對於他自己提倡的『新時代——工業國有化，』他只抱怨眼前的官僚政治，必致斷送了現有的成績，那是說，還是私有的好。談到英國的武裝民衆，他認爲英國爲地球上得天獨厚的民族，強悍，有教育，而富愛國心，所以認爲前途無慮。後來提到他經過港、滬的事，他說，『中國早晚應正式加入我們的戰線。』我說這意思在去年有人提過。他說『那不成，得等英國自動提議才成。』這使我想到援華會那次聚餐席上新由成都來的一位 Miss Spicer 的演講。她警告英國人說，『英國把中國的友誼看成理所當然的了，以爲隨時依利害想遺棄就遺棄，反正英國難關渡過後，中國友誼還存在。中國也許等不及我們了。』

告辭時，剛好警報解除。沿報館街走到 Strand 才上汽車，赴援華會訪伍德曼女士。他們在維多利亞街三十四號頂樓的會址，也爲碎片毀得不成樣子。女打字員正抱了一束束宣傳品，在電梯口看到我就說，我們搬了，您隨我來。她懷中抱的，正是重逢（丁玲作）的英譯本。這陝北山洞裏的產物，也捲在西方大戰的渦漩裏，挨希

特勒的炸彈，眞是不可思議。

援華會除了兩位西班牙籍的助理，沒有負責人。我坐等了好久。這中間，來訪伍德曼女士的有好幾位。有一位年逾六十的人，矮而且近視。告他伍女士不在，他想走，又停住了脚步，說，『演緬路不是下禮拜重開嗎？我是想備面中國旗，那天掛在我家屋頂上。』我在旁聽得無法不感動了。我忙由胸上摘下國徽，『先生，您用完交還這裏好了。』老先生眼裏閃出微笑的光輝，『你天天戴它嗎？』我告他特別是自從德、義、日簽了協定以後。被誤作日本人，不是什麼光榮或愉快的事。

『那你可得冒兩大大險了。』他臨走時再三謝我。

清早不是有霧嗎？下午在屋裏抱了煤氣爐唸書時，猛然發覺窗外一片淅瀝聲；然而雨也沒擋了大陸飛行客的駕，高射砲對了那一片片灰雲放着，直似在驅逐頭上的灰雲。

四點多，明理兄自銀行歸。他提議冒雨散步。自一九三二在福州高蓋山玩雨，好

久沒這樣瘋過了，不等他說完，我早把步遊湖區的靴子取出，罩上雨衣，絕不戴帽，就出門挨淋去了。

這是在 Hampstead 草原住的好處：不論什麼天氣，Hampstead Heath 永是一幅百觀不厭的水彩。雨中的荒原，清新和平如一幽谷。瑪麗士后醫院的殘旗，在雨中搖擺。摺紋形的雨浪，一陣壓一陣，緊促地在草原樹叢中穿梭追趕。我們沿了黏滑的土坡，一道木橋那邊，纜起根繩子，上掛紅旗。不知是時間彈還是捉敵機的埋伏，沒有一點害怕，死在這幽美濕瀝瀝的樹林裏，也無可憾了。走進一叢密林，剛巧是蘋果園，風雨把未熟的蘋果刮得滿地都是；脚下嬌脆響聲，小果實似在不住抗議。怎麼好呢，都只有沙果大小，檢了顆紅臉蛋的嘗，酸澀難嚥，滿身却放散着沁脾的果香。握兩隻在手裏，當胡桃揉。卽刻，我腰屈起了，恍然如進了老年。

出蘋果林，第一眼是草坡下的一個大坑。莫非德國空軍裏眞有留英的老學生嗎？不忍得炸城，把彈卸在這荒原上？熱心獵取紀念品的明理兄，趕忙跳下去尋碎片

了。昨天他到銀行，他坐的椅子上就落了一塊。

『西班牙店』(Spaniards' Inn) 門關得緊緊的，茶沒喝成，可在遠樹前草坪上發見個灰玩藝。沿籬笆小路走，爬上坡去，空坪傾斜圓闊如露天劇場，中間是一架公開展覽的德國戰鬬機。機身週圍用繩纜起，入口掛個硬紙牌：『入裏圈六便士，全部收入集爲本區戰鬬機 (Hurricane) 捐款。』但雨顯然把收款人淋跑，七八個愛雨的人，可乘虛而入。我們也混進去，也踩在這匹惡獸的肩膀胸膛上了。這是德國的單座戰鬬機，身子不大，也就四丈多，但折斷的翅膀下，挺出四個機關槍的黑眼。生命在那駕駛座上變成了加速度。頂上的玻璃打碎，不知是否因爲飛行人跳傘。機身四週，都貼了『請勿動手，』但急於獵取『當代古玩』的男女，正用小刀剝這惡獸身上的皮哪——由聲音也辨得出是膠布。這使我整個回到十年前在滄海的一個小商埠。有天港外飄進一隻大魚，左近幾十哩都來看。它沒有如機翼寬的鰭，但身子的長闊全差不多。那時我第一個爬上了死魚的身軀，用小刀割了塊厚肉，但魚大，臭味

也大還是用小汽船拖送回港外去的。

歸時天快黑了，店舖搶着放十多分鐘的光明，於是，窗口陳列的貨品益發眩耀，濕的馬路上，也反射出另一世界。南非的香蕉，緬甸的蜜棗，女人的冬大衣，Haver-stock Hills 永遠使我想到「天路歷程。」

隣舍的故事，使我們預防一生的遺憾了。晚間下樓，大家都帶了自己的寶貝，印度小姐値七十鎊的提琴，帶情書公文的，準備由瓦礫中往外爬。

第一晚穿了睡衣睡的，還滾在地板上，可已知足多了。

水曜日

昨夜大風大雨，窗門響動，但夢中似仍聽到高射砲聲音，不知究竟是空中的還是腦中的。清早在地道車裏，乘客們都互相道賀着『舒服的一夜』。每日快報用斗大的標題：『一月來奇怪夜晚，倫敦人閃電大睡。』

正午趕到國家藝術館前石柱下等煖光，望着 Trafalgar Square 中間最爾遜的華表出神。交通的疾流由巴力門，由皮克地裏，由聖馬丁教堂，由 Strand 湧入，紅的公共汽車，笨大的運貨車，標了『LMS鐵道快運』的馬車，都如旋風般圍了這古老莊嚴的方場轉。

方場中間，數百隻灰鴿蹁躚在那四匹象徵大英帝國的石獅脚下。一個空軍模樣穿制服的，正同一個女人在用米喂鴿子。鴿子棲在她的肩膀，她的臂，甚而頭頂上，（帽上也許還插了枝鳥羽）直像把她蓋住了，就沒蓋住她的歡喜。

國家藝術館向來有所謂『午餐音樂會』自從空襲加緊，劇場屢次中彈，許多藝術活動，無形停頓；但這音樂會從沒停過，算是亂世的一點文明掙扎。不過通常的飯廳，如今改爲公務人員的了，我們的便餐（一杯咖啡，三塊三明治，站立而食）是在書廊下吃的，音樂在地窖裏演奏。音樂既是外行，我一字不寫；但演奏的人有兩個是航空機械員，戰前是絃樂隊裏的名手，被徵入伍的。

音樂會散後，燈光還不見，站在藝術館的側門等，警報本是有的，料不到一會這方場上空交起手來。許多等汽車的路人，在指劃着天空。我恍惚間似也看到點點螞蟻影子，高射砲的白烟凝結不散，但緊張遠不如上海南市或外灘公園上空的。

這時站在我旁邊的一個中年婦人，問我是從中國來嗎？我說是的，太太，您也到過中國嗎？她說沒有，但她可知道中國人：她旅行澳洲時看到許多中國人。她喜歡中國人多於日本人，因爲中國人勤勞，會種菜。在澳洲，中國人種的白菜胡瓜，比別人的都大。中國人好。我想說，太太，中國人還有別的，但那麽說不禮貌，而且這時高射砲愈密，藝術館守門的催我們進去了。

多巧，這婦人又坐在我旁邊。她打開黑提包，拿出她的毛織物，隨織着隨看我笑，終於忍不住，又說，『我眞一輩子沒看見過那麽大的白菜。』我想回敬她說，『太太，如果這藝術館的地板不是水門汀的，我很可以當面種一棵給您看。』但我沒說，我只傻笑，如一棵大白菜。

一個旅行家的印象是最靠不住的，我心裏想。

一九四〇年，十月廿九日。

銀風箏下的倫敦

照倫敦人口的稠密，老希動用飛機的量數，這古城的遭刼，不能算嚴重。十一月六日邱吉爾首相公布的死亡人數，九月共四千五百名，十月三千五百。然而這兩個月裏，大陸上幾乎日夜派遣兇手過來，而且時常一天有十次以上的警報。什麼使倫敦死亡減少的呢？哪個認眞相信是西寺的祈禱！是那埋伏在全城各角落的高射砲手，放銀風箏（汽球）的，和冒了槍林彈雨在黑暗中吹哨的糾察員救護救火隊員們。自然，主要是截迎的戰鬬員。

我管叫銀風箏，因爲它們不但有風箏的莊嚴，飄逸，而且在秋風中也一樣彈出錚錚響聲。逢運氣，黃昏時也許在什麼空場上，看到一個徐徐下降。這些巨象偶爾也會如星球般逾出軌跡。九月底，德國電台即說有數隻英國汽球，被颶風刮到瑞典，毀

壞了二百五十座轉電所，毀壞了一座無線電廣播台，害得火車誤了點。在哥吞堡，汽球的鋼絲觸着了該城無軌電車的電流，黑空中畫出一線閃亮。後來又刮到丹麥某城，落到一列客車上。那一次我才知道銀風箏如離開地上的執線人，能惹那麼大亂子。幸好它不常逃學。

當它規矩時，它保護倫敦不成爲華沙。德機永不敢低飛；那是說，他們永無從瞄準。但這不是同放風箏那麼容易。新聞紀事報的一個記者說，在空襲傷亡名單中，汽球人佔很可觀的數目，一旦風箏斷了線，他們得摸黑去找，不然那結果不堪想像。

高射砲手也是無名英雄的前列。

最初，德國也丟過數次傳單。但這些傳單發生的作用却正相反：它們變成了募救國捐的工具。八月六號德機在東北部丟下希特勒勸降演詞的全文，紅十字會把它們集起賣一便士或兩便士一張，不數分鐘湊了十多鎊。在威爾士某地行市每張賣到五先令。後來買者太多，幽默的英國人發起了「一便士看一眼」這下集資更

多。一個人花兩便士買了一張，竟募夠買一百五十枝烟捲的數目，烟捲送了軍隊。到十月二十四，當局開始警告傳單收藏者，說敵機近出一詭計，用小汽球繫傳單一束投下，傳單內藏炸彈一顆，拾者勢必遭殃。

我在英國第一次遇空襲還是六月七號，那時住在劍橋義大利人的家裏，距開戰已八個月。那是我第一次欣賞劍橋的午夜，明暗的星光，劍河的流聲，雞的叫，火車的爬，花草的香，人在籬笆下的啾啾。個個抱了『未完成的傑作』的原稿，或什麼紀念品。木乃伊般站在地窖裏談拖鞋，談約翰孫博士。次早房東先生（義文學講師）築起防空壕來。每堆起沙袋若干，必跳上土堆，然後，突然躍下，用自己比成炸彈，試驗洞口的安全。

但眞正的空襲始自八月下旬，我由威爾士草原趕回倫敦後。德機去彈的種類並不太多，不外立刻爆炸與慢性爆炸兩種。立刻爆炸的，有尖聲嚎叫的，細聲打哨的，起火的數種。對付時間彈的是那英勇的『敢死隊』(Suicide Squad)。他們的功

蹟自聖保羅教堂那一着才彰顯，實際這些英雄們成天憑了機智勇敢與死亡開玩笑。今早我去荒原散步，湖旁草坡的樹上用繩纏起了，黃牌子上在警告遊人『內有未炸之彈，』然而四五個小夥子正站在彈穴裏，一鍬鍬地往外揚土。我們互招了下手。聖保羅那一彈，震驚了大西洋兩岸。這圓拱式的建築擁有美國人們的寵愛。說它是倫敦的靈魂。那天時間彈丟了一大片，記者不是走了個圈子嗎？聖保羅門前再不羅鴿了。一道繩子後，是個可怪的大坑。『未炸的』比什麼都陰險。但三天後，是九月十七，德威思中尉親自駕車，把它運到 Hackney 草沼，炸了個百呎深的大坑。從此，『敢死隊』在倫敦成爲人所共知的赫赫英雄，竟致有人在貨車後寫上那三個字來冒充，吃了一場官司！德威思中尉榮獲了獎章，聖保羅教堂爲他們念了回頌口，並允戰後爲他們立座石碑，和威靈吞，聶爾遜的靈寢並肩。一個受惠的電影院無以報，報之以『永遠免票入座劵』數張。

時間彈擾亂秩序的作用大於實際的危害，更頭痛的是現丟現炸的傢伙。究竟

丟了幾千幾百噸，沒人敢確言，但說德國曾有過一分吝嗇，是扯謊。但人的傷亡數目以外，建築呢，邱首相說以眼前這比例，毀滅半個倫敦還需十年功夫。軍火工業呢，軍需部長莫理遜說，損失僅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一。但市民遭遇的慘痛，卻無法估計了。這方面，最悽慘莫如東倫敦。

愈是工業國家，這愈是定命的：窮人是戰爭的祭羊，因爲他們的住處不近鐵道，便靠碼頭貨棧，要不就是工廠。東倫敦便是這樣個地方。平時擠窄骯髒，戰時遭殃。這一帶除了英國工人家庭外，還是窮猶太及中國水手工人麕集的地方。炸死還不太慘，慘的是那些遺孤。一個婦人由倒屋下拖出，她等知道了她四歲嬰孩健在時才嚥的氣，把悲哀托給了由軍隊趕到的丈夫。在同時期，他丟了妻子，也丟了爹娘同兄弟，懷抱着那咧嘴哭的孩子。一個剛結婚三週的新娘，一手抓了隻老鼠，直直在她被炸的家宅旁站了一天一夜。半瘋癲地對那老鼠說：『你一定是他派來的。他埋在哪兒？呵，你會說話有多好！』她的新郎刨出時，樣子已嚇人了。她也還是埋了四十八小時

才被刨出的。但她丈夫刨出時，已無氣兒了。記得一九四〇年春間肯特郡第一個被炸死的平民，畫報上把他自幼的像片全登出，報紙當大新聞標題。這回空襲方失去了它的浪漫性。東倫敦開始西移，大東樓聽說還逞強開着，中國水手公寓也沒移動，但華僑洗衣作可大半結束。至少十二個華僑葬身在這陣閃電裏了。

轟炸時，還有許多趣事。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在亂磚中埋了四日夜。拆卸隊發見她後，問她痛嗎，仰臥在重樑下的她，還照平時禮數說：『謝謝先生，我很好。』大家把磚石清理出點路子來，才問她要什麼。他們喂了她五杯熱茶，六小時後，橫在她胸上的樑木才移開了。她抬上布床後還說，『瞧，我手錶打破了，是生日祖母給的呢！』還有一對夫婦帶子女兩人躲在防空壕裏。一個炸彈剛好正落在壕上，後面的鋼板都已震去。所幸老少安全。那七歲的兒子是埋在土下五尺深。他父親把他抱上，他揉揉眼說，『爹爹，你開玩笑手太重了。』他以為是個游戲呢！還有一座教堂正舉行婚禮，周圍連落了三個吹哨彈。新娘戴完戒指，得由客人扶出教堂。一看，停在教堂門口的

汽車不見了，他們雙雙走回家中去招待客人，汽車是由旁邊磚堆中刨出來的。那天，聽說一個燃燒彈落在皇家戰爭博物館，幾乎把張伯倫與老希合簽的慕尼黑協定燒毀。還有一對老夫婦的屍首掘出後，老太婆手中還握着一封信，日子是一八八二年七月某日。是一個教士道歉不能來赴她的婚禮。戰爭使老年人尤其感傷。

但炸後的倫敦難題太多了，顧不及這些穿插。活着的得吃，炊飯的煤氣沒了；得喝，自來水流成河；得住，房子成瓦礫。那時倫敦一陣紊亂，而輿論界却並不放鬆政府。新政治家上有一長文描述難民之無助，和官府辦事之遲緩。譬如派來疏散的大汽車走錯了地方，鵠候的婦孺空等了一天，飛機又來掃射。一位八十歲的老太婆，由市政府推到救濟會，又走了三哩到另一慈善機關。所有她要的祇是一筆路費，鄉下有戚友答應收容她。輿論界攻擊的是難民不應靠慈善款維持，政府應負責任。到十月底，「難民養濟金」分配辦法規定了。一個四十以下的婦人如喪失丈夫，每週領十五個先令六便士。到她四十以後，週領二十二先令六便士。孩子的補助金：第一個領

八先令六便士，第二個六先令三便士，餘每名五先令。男子因空襲殘廢者，作院期間每週二十五先令六便士，出院領三十三個先令。且據說隨報隨領，絕不遲延。難童的安插也有了辦法。這些孩兒由戚友收養，由官家補助至十六歲爲止。每家寄養一名難童，週可領十先令，餘每名八先令六便士。且在原則上，這裏平民因空襲所遭損失，係由政府照數賠償。不過除非赤貧的，餘多展至戰後賠償。譬如我住處的玻窗烟囪就全震碎。房東太太報完區議所才動工的。她希望不久收到官家一張支票。倫敦某區還倡議空襲喪命的市民，殯葬途中應准用國旗裹屍。總之，九月初的紊亂遲慢，政府在盡力挽救了。且有保險公司舉辦『一先令保一百鎊』的空襲險。年入四百鎊以上的中產階級，政府也給了損失賠償的保障。

在最淤黑的日子，倫敦還能笑。破屋棟、送奶車、舉重機上全懸着飽歷風霜的國旗，頹壁上畫着種種諧句。這其間，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是唐寧街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密切。這是疆域小的好處。卽使這麼緊密，罅隙還是難免的。譬如救濟金的支配，防

空壕的挖法，就常起糾紛。

自然，安插了人，還得清除街道。這問題也並不簡單。我們的街道管如彌勒佛的肚皮，炸個大坑，不過飛起幾丈塵土。人家的複雜不下於活人的五臟。水管、煤氣管、這個那個的境線，平時是便利，戰時是弱點。一個未傷人的炸彈很可以使一可觀的面積停了水電，斷了電話，沒了地道車。當倫敦上空在交手時，倫敦地面上，千萬機匠把身子半插在地下，耐煩地修整着那些腸肺。兵士們把槍擱起架來，跳進被炸的房舍幫忙拆卸清除——一個需要膽智的活兒。三個月來，倫敦不知掃出幾千噸碎玻璃。有巨廈的貴重厚玻璃，有教堂的古老彩色玻璃，也有平民住屋的廉價普通玻璃，真是個大匯合。這些，據說如清理重煉人工需耗甚巨，所以大部分命運是拋棄了。而且眼前玻璃的需求並不太大。許多不需窗展的店舖（如銀行）多用木板掮起。牛津街的大百貨店淺黃木板中嵌以一方小小玻璃，像煞我們的宮燈。破房拆下的鋼骨是有用的——鑄成炸彈還敬柏林。也製成防空壕裏用的雙層床。

警報的放送也經過幾度周折，最初很少人理會警報的重要，而且假定放警報，街上仰頭觀望的人愈多。直到閃電到來，人民又開始怪官家放得遲。一個記者說，威爾士某酒館有個窮酒徒，善學飛機丟彈聲，說誰請他一杯威士忌，即學一次，學完人問他警報聲呢，他說，沒放警報。新聞紀事報上讀者來函欄登了許多質問的信，一個說『昨夜三點我在床上足足聽了二十分鐘轟炸聲，為什麼一聲警報也沒響』一個說，『依常例，我們的警報總比炸彈遲二十分鐘。這是否也得經過一番等因奉此才放?』又有人抱怨放警報解除時敵機正丟着彈。還有人嫌警報拉得太長，太難聽邱首相有同感，在下院說得縮短這鬼嘯。不久，當局又發見勤放警報對於生產——尤其軍火製造損失太大。八月二十三日，安德生部長在下院宣布『屋頂巡風』辦法。把普通警報作為 Alert，俟敵機臨上空始由巡風人搖鈴通知，作為緊急警報 Alarm，如此，軍火工人既不誤工，又可放心安全。這些巡風人，又是一批英雄，風打雨淋，他們眼睛不能離開雲天。看着彈落，看着火燒，他們擔負脚下數百同胞的安全。某

工廠便有這麼個擋前陣的巡風人，不幸在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殉了難。廠家通知死者妻子的信是這樣寫的：『你的丈夫是人中領袖。他事事跑在前面。他什麼都先幹事後講話。在工廠中，在運動場上，他都是第一。當本廠徵求屋頂巡風人時，他自然又是第一個告奮勇。終於當一顆炸彈投下時，他第一個看到。』

另一顆衛星是那些戴鋼盔的『糾察員』他們的功績日報頌不盡，而且他們配。年在六七十的老頭老嫗時常看見。當警報放了時，我們往地下室走，他們得在街頭吹哨，促路人找掩護。『一個空襲糾察員必須勇如獅，強如閹牛，機警如鼬鼠，耐煩如毛驢，辛勤如蜜蜂。』這是他們理想的『更夫。』他必須隨時準備『挨炸，挨跌，活埋，粉身，壓扁。他隨時得當乾奶媽，產婆，郎中，抬埋的，募捐的。他得活潑而馴順，有時且得聾啞，甚而失知覺，當人們抱怨時。』想想冬夜的黑冷，這些年邁市民的義勇實可佩服。自然，中年的糾察員佔大半。譬如我們這街一位羅博森先生，他年紀是五十三，與老伴跟前有兩男孩。早上七點半，他就到郵局當差，戰前四點半即可下公事房，

如今要作到五點。下了那個班，就値這個班。閃電來後，好些日子羅博森先生二十四小時內，僅睡上二三小時的覺。他巡街，扶老弱進防空壕。但有一天，他巡街回來，自己的房子炸完了，妻同一個孩子受傷，另一個孩子喪了命。悲痛自是當然，但第二天羅博森先生又當値了，吹着哨，催人們掩護。

還有澆滅倫敦大火的英雄們。六萬救火員中，上月底止，殉職的已逾百名。是既苦又危險的差使。燙死，砸死，種種可能的意外。倫敦市民對他們感激至深。

專任的糾察員的週領三鎊。因職受傷准照支前二週薪，出院後，已婚週領一鎊十三先令，單身漢週領一鎊。這總算是份保障，但輿論界感覺太薄。尤其有些地方遇糾察員受傷，薪金立卽停付。而且供職還須自備救火唧筒等，出差自備車費。至十一月初，政府動手改善了。殉職的每名准領葬費七鎊半。受傷的准續領十三週薪金。政府並立發鋼盔雨衣等必需品。而且開始訓練一批後備員隨時補充。

但開仗以來，英國空襲難題最棘手的莫如防空壕問題。卽把這問題視作一個

中心的社會問題，也不爲過火。因爲它涉及安全健康，紀律，道德，也卽是支撑閃電的實力。一切改革都來自經驗。在戰時，知過卽改是勝利保障。英國對言論自由是還尊重的，對人民也不如五卅之輕於彈壓。這防空壕是個測驗：證明英國人民絕對需要什麽時，政府就非給不可。可慶幸的，是政府給了。

囘想九月中旬安德生當部長時，千百倫敦市民攜妻抱子，夾了被捲，伴買一站票往地道車裏擠，而部長在警告着：地道車係交通工具，絕不縱人民當防空壕使用。僅僅兩個月，全市地道車每日四點後成爲合法的避難所了。再不需買票，有幾道，還停了車專爲避難用。這是人民一大勝利。新內政部長，工黨紅人莫理遜竭力討好。地道車自十月十九號，有宵夜早點賣了。十月二十號起，第一批兩千雙雙層床架起了。於是，紙牌玩起來，難民帶來種種樂器，地獄變成了天堂。十月底，西寺的地下室設起簡便圖書館，映起教育電影，北倫敦一個地下室還有了一張報紙，名叫瑞士草屋人(Swiss Cottager)，地距記者所住僅隔一站。第一期社論是論『打鼾，』文有『本

站睡有千五百位難友，打呼者至少有千六百五十人。」某通訊員謂「昨晚一美麗女郎距我僅六寸。我正欣賞這朵睡蓮時，她忽然鼾聲大作，使我大爲幻滅。」編者末尾加按語云：「汝應稱幸知足。普通男子欲嘗此幻滅，尚須先入教堂行禮。」這新聞紙出現後，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聞訊卽請按期索寄一份。這個禮拜，衛生部爲避免傳染病流行，開始分贈防菌藥糖，並在地下室舉行教育演講及宗教禮拜。一個可以成爲官民衝突的悲劇，轉瞬變成一個堅定民心普施社教的機會。這是民主政治的勝利。

不必隱飾的，是如我們一樣，英國在某些事上暴露着準備的缺少，她對於防空壕的計劃，與事實差得太遠。每日工人攻擊「安德生地下室」是爲鋼鐵商找買賣，而未顧及人民本身的利害。這個記者不敢確言眞否，但內政部對「芬斯倍瑞方場深壕」的牽制，如批駁他們築廠所說明，如不是有更深的作用，也必以爲空襲是數分鐘卽了的事。

戰後我推測必有大量小說以防空壕作背景，爲了它本身，就充滿了浪漫性。這是怎樣一個大匯合。一個醉徒跑進某處防空壕，嚷說「呔，我乃希特勒遣來的航空降落兵是也。你等全已在我掌下，動者我即開槍。」並在口袋中比畫，把避難的婦孺嚇得亂叫。還是一個熟識婦人認出他來，打了他一巴掌。這人醒後被罰兩鎊，附訴訟費十五先令。有一地發見成對的流氓。還有一個難免的現象，地盤的霸佔。小小竊案也是習見的，尤其每人手提包裏必有點寶貝。這裏躺着打大呼的男子。難怪他們白天開着貨車或造着軍火，晚上一伸腿，身子下面是硬巴巴的水門汀。但有三百難友，十個打呼的即可攪得全睡不成。所以難友們自動輪流派一個人當「搖打呼者」，一聞呼聲立即跑過去推他一把。這裏也睡着國難不忘美容的女書記女店員。睡前照常用髮夾把頭髮捲成亂蛇，用玉容油潤了她們的粉顏，擩乾淨了鼻子，早晨上班前，還先染染手指甲

打呼的少爺和染指甲的閨秀在一片地上起臥，故事自是難免了。「小姐，您睏

得暖和嗎？』隨之，把自己的大衣蓋在陌生女子的身上了沒有人拒絕殷勤，尤其頭上雹子般落着炸彈時。倫敦已經流行了『防空洞的情歌』一首是：『當你來時，有如警報之狂歌。我心懷不住鳴着緊急。我愛，你把我惹得稀糟，非加救護不可，雖然我知道我未被損害。你允否以一愉快的解除招呼我？點上你眸子的藍光？我愛，見你以後，我如何恢復常態！』

結果呢，是教堂生意興隆，防空洞常常權充洞房。

紐約一個哲學家，立在大西洋那岸贊賞着：『汪洋那方是歐洲，也即是地獄。海水爬着湧着，填補着掘蛤者留下的足印。月亮由海面上升了。我確知地獄過後，宇宙的空間潮汐將梳平時間的沙灘。新的掘蛤者還將來到——也許還是更好的。』

天祝福普世的受難者。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於倫敦。

一九四〇年的聖誕

聖誕夕的二十四號晚上，房東太太說老天爺會打扮他心愛的倫敦城，瞧，下起雪來了。隨說，她手裏握的一把就攤在盤子上了。我本就預備夜遊這受難的京城，如今就更受到了鼓勵。罩雪的倫敦，一定不至太漆黑了。

這纔是倫敦的氣候哪。半小時後，我走出大門，四下依然漆黑得無空隙，我是說，連星光都沒有一盞。再摸冰冷的台階，融化的雪，把地面浸成微濕的了。我幾乎想說那是我到英國經過最黑的一個夜晚。我摸着路燈桿、樹幹、欄牆如一盲人。直等出了巷口，偶爾天空纔有一道閃亮。那是城裏無軌電車划出的電流。山坡上的汽車，今晚異常稀少，一個大約是空襲糾察員在巡邏。是個老太婆。自己在黑暗中還嘟嚷着，希特勒這小子也得過節罷！我沿了山坡大道向城裏走。過了鐵道橋，便聽到坎普頓鎮

在唱了，警察沿街用電筒照耀僻靜的角落，那裏不是醉徒，就是斥八爺。倫敦似乎已酣睡了，祇剩交通燈在映着彩色眼睛。

里斯特方場是斥八爺的中心，畢竟有生氣多多。倫敦有如一大黑海，這裏偶爾也馳過一輛輛汽車了。尾後的紅燈隱現如這黑海上浮過的流螢。未修竣的彈穴口上，有紅燈一明一暗着，如一燈塔。然戴寬沿帽的紐西蘭兵、空車、水兵，就都挽了女人的臂，在這黑海裏唱着兒時學來的聖誕曲。一個醉了九分掛零的女人，倚了路燈桿在唱，討便宜的男人們湊過去同她親暱地低語一陣，然後就又聳聳肩走開了。輪到她過街時，如果不是司機眼快，還幾乎當了今夜的祭羊。

皮克地立是著名的愛情交易所。一個四五十歲的老姑婆逢人必問：「跟我回家來嗎？孩子！我給你一段好時間。」我的臉被什麼輕軟軟的東西觸着了。是一隻狐狸皮領子。黑暗中，只看見長圓的臉，髮際插了朵白玉蘭。微啞的「花點錢在我身上嗎？」正當我睜大了眼端詳這位北極大姐時，她又說了，「西班牙愛爾蘭種！」呵，真

漫的大結合。但我還是板起臉來問她，『公共汽車站離這不遠罷？』她瞥了我那歎輕輕的狐狸領子，愛情的觸鬚，惱怒地說，『我不知道。你另問別人罷。』

在攝政街口，一家大酒館門口，一個瘦小的提琴師在拉着『安靜夜，』那是我一生聽到的最淒涼的『安靜夜』了，伴奏的是野妓的咒罵笑聲，和路人在微濕的邊道上走出的擦擦脚步聲。那提琴師還有個老伴，她張了頂帽子在黑暗中晃動，沒牙的嘴裏哼着聖誕曲。馳過一輛汽車，我看見了她臉上的縐紋，也看見那帽子輕得一無所有。

幾乎就在隔壁，便是皇家咖啡館（以文人藝術家蝟集著名的飯店，）穿鑲金紅制服的門役爲貴客開關汽車門，迎來送往。我由門邊往裏窺了一眼。皇家咖啡館我吃過一回的，但今晚它輝煌如一座水晶宮襯了門外無底的黑暗，我想到了安徒生那個『賣火柴姑娘』的故事。

就在這時，忽然一股職業的溫柔又臨到我的項間。平生我第一次被人叫作

「大令。」是地道東倫敦口音。一輛汽車馳過，我看見了她唇上塗的脂膏，她可也看到我的褐色種族。突然而至的溫柔又突然抽去了。聲音卽刻變爲女舍監的，乾脆而威風：「我以爲我認得你，我認錯了人。對不起。」於是，她消失在人羣裏了。

我又沿了涉福貲貝瑞路（倫敦的百老滙）蹈行。大戲院門外照例都有伸長的玻璃遮棚，遮棚下溢滿着歡欣。但愈往街北走就蕭條起來。終於快到劍橋圓場時，我又得摸了黑躲彈穴了。希臘街我原是熟稔的，因爲常照顧上海樓。但僅僅半個多月，希臘街口我都不認得了。我直如到了圓明園，那麼靜，那麼荒涼，走路得提防瓦礫。僅有的微光是由地窖的玻璃方磚透出的。有了光，也就有了笑聲。人獸在受難中都會嚎哭嘶叫，但惟有人類會笑。這天賦的特權也夠知足的了。

歸途我腿走乏了，且想看看倫敦地面底下的聖誕了。

華倫路地道車站下睡着的多是大陸來的難民。他們由維也納、柏林、北法蘭西，由歐洲各角落逃來的。也許一個月前遍關在人島的集中營裏，如今總算是團聚了。

但他們實在打不起精神。纔十一點，夜還年青着，許多人就蜷在毛氈下睡去了。單剩長舌婦們斜臥着用歐洲各種方言交談。孩子們也倚在媽媽懷裏，或抓緊一隻泥团团酣睡下去。有個好心的手風琴家在拉着 Noel-Noel，這調子只有更引惹夢中的鄉思。但柳編的搖籃裏有嬰孩酣睡如天使。

在較大的站頭，如皮克地立方場，就熱鬧多了。牆上插着橡枝，枝上還捲着銀練紙圈什麽的。地道車當局還給栽上一棵聖誕樹。救世軍人員用軍號吹着『聽啊天使唱高聲，』席地躺在站台上的老少都伸長了頸頸合唱着。站台太長了，聲音有時離得如幽靈在號，但熱鬧可是實情。一具爲水浸了半節的破鋼琴也奏出『牧人夜間看守羊羣』來。鋼琴肩上還貼着借主的姓名住址。孩子們騎在樓梯背上滑溜着，有些工人男女居然在站台的一端開始舞蹈起來。

你能怪這些人不知憂嗎？沒有比戰時的聖誕再不可能而又不可少的了。不可能，因爲燈火統制了，奢侈品缺乏，疏散使家庭分散了。更不可忘的，是空中威脅還存

在着。今年『聖誕休戰』是個巧合，不是契定的。政府當局先有意，完全禁止倫敦的街頭唱歌隊，後來改爲不准持燭或任何燈火，且『聲調不得類似警報。』但一九四○年這個聖誕也是不可少的。幾世紀來，英國人民沒遭受過這麽猛烈的襲擊。多少人的家成爲瓦礫，多少家的子女分散或者死亡。活着的，有的飄在大西洋的軍火船上，冒潛艇的險，有的守在東岸，窺伺隨時可進攻的敵人。節使人忘懷地樂一次；卽使是一次，對人民精神已是一大補劑了。所以連被炸最慘的 Coventry 都大事鋪張。柯溫垂的古老大教堂已炸平了，居民在六百年前修成的教堂地窖裏舉行聖餐禮。聖誕禮拜是在客店裏舉行的。全城凡是房屋依然完整的，都對鄰舍打開大門。各城空襲服務員裏，有的是名伶，於是，今年的啞劇又照常上演，『玻璃鞋』(Cinderella)或『阿拉丁的燈』。各百貨商店都大做禮物生意。戰時的禮物是牙刷，胰皂或刮臉具，一切都以實用爲主。就這麽省，十二月十三英格蘭銀行還警告消費者，說聖誕購物已由銀行擠出六萬萬鎊以上的紙幣。多少親友的生死不明，多少親友也惦念自

己的生死消息。於是，今年的賀年片數目已劇增。為省紙張，政府要求人民少寄。為了工作人員被軍役抽去許多，郵政當局要求人民提前寄發。結果，郵局不但得請軍隊幫同清理，而且打破了郵政史的紀錄，每個郵差都把太太帶出幫忙。十八號那天，倫敦街上就看到一對對夫婦，每人背個郵袋沿戶遞信。第一天是師徒，第二天拍門的就是郵差夫人自個了。請想，即使年逾五六十，幹起新差使終歸還要臉嫩的呀。

我的聖誕雖然很寂寞，但不能說很苦。聖誕日吃的是一隻五磅重的火鷄，第二天，『鬭拳日』吃二十磅的大火鷄，是潮州朋友翁先生請的，我們戴紙帽子、玩汽球、小小賭博，很樂了一場。聖誕日的下午，英王由西敏寺對全國廣播。西敏寺自挨過炸彈以後，許久沒這麼熱鬧了。聖壇紮了彩，白衣唱歌隊的席上又點起燭光。同一時間，德國總司令由法國對德軍隊廣播說：『去年的聖誕，我們還守望在馬奇諾陣線那邊；今日我們僅在英國水溝的這邊了，專等元首一聲命令，最後一擊即開始。爾等不可焦躁。』聖誕日的倫敦，天空遍灑下一片陽光，倫敦似又回到深秋。海德公園遊人

很多，聖傑姆士公園的天鵝用長喙梳着白舞裳。一個歪戴扁帽的法國兵把脚伸給擦皮鞋的孩子，嘴邊吹着「從前有一隻小船。」

這一天，全英、威爾士、北愛爾蘭的工人，都有二十四小時的休息，蘇格蘭工人的假期是元旦。這一舉也非同小可，二十四小時夠生產不少軍火的。軍隊除家住倫敦中心二十哩內的，一律不准告假。而且生日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的壯丁，有數千將在聖誕之夕被召入伍。但社會黨議員 Alfred Edwards 向首相書面抗議說，「我們英國工人不能犧牲假期替希特勒駐東亞的幫兇製造兇器。」他報告一部分軍火工人拒絕作日本的訂貨。

今年聖誕玩具中有一個最時髦而別緻的，是刁雪茄持手杖的邱吉爾首相的泥塑。西敏寺還有一家把希特勒、墨索里尼揑到一間茅屋的搖籃裏，覆以絲被，披紅斗篷刁雪茄的邱吉爾則正由烟囱口往下擲炸彈。另外流行的玩具莫不染有濃重的戰爭色彩。坦克車、轟炸機、防空汽球網，囝囝也多是穿了軍服扛來復槍的。

搭上我在地道車所看見的聖誕夕，我心下開始懷了一個憂慮。這斷不是人類最後的一次流血，莫幻想罷，北極老人已經在下一代的小心坎上，牢牢種下了戰爭的種籽。

卯：南洋

劫後的馬來亞

這貨船一轉近地中海東岸，世界便另是一個了。

『東方』—我闊別了七載的家鄉，經過七載的暴風雨，（也經過了多少神聖的憲章，誠懇的宣言，）果然有個『新秩序』了嗎？我悄悄問那溝通東西半球的蘇彝士運河。（河上正有六七個埃及古民沿岸拖着條木船。）碼頭上，骯髒、嘈雜、狡黠兒蠻的小販互相搶着生意。充滿了生命力，充滿了小聰明，但生命力是浪費在爭吵上，聰明用來計較芝蔴粒。

最難忘是佇立在船橋看卸貨。長頸鹿般的起重機一抬一落地拿起又放下，至少三個人種在長頸間奔忙着：黑膚卷髮的埃及人，個個拖了件週身破洞的長袍，一邊搬運一邊大聲爭嚷着，直像那近赤道的太陽還不夠熾熱。黃色的寧波海員，相形

之下，爽利乾淨多了。頭上遮了頂油污的小帽，在掌握發動機。但指揮着一切的是站在船橋上，穿了雪白制服，肩頭閃耀着金章的英籍船員，插了臂，發着號令。

二十天以後，跨過了紅海和印度洋，我到了遠東的門戶——新加坡。走進一家郵局去寄信時，我恍然又站在船橋上了：櫃檯後面坐在中間那寫字檯後面的英人顯然是局長，排在局長兩翼的是兩個歐亞種助手，而緊坐在鐵欄洞口後面的是中、印、馬籍的小職員。但這裏沒有了長袍，嘈雜的却是伸長了胳臂，爭買着郵票的人。

但這僅是外貌，僅是舊日架子的重支，骨子裏，亞洲經過這場洗禮，已不再是昨日的亞洲了。不但印度尼西亞獨立旗幟的斜影已投射在整個馬來亞半島，四年的抗日地下工作本身也是難得的政治教育。今日，爲了一個白種憲兵踢了某馬來工人一脚，所有碼頭工人（中、印、馬）都罷起工來，並且聲明：我們罷工不是爲工資，而是爲尊嚴。四年前，英人撤退是悄悄的，臨到大局已去，才把中國政治犯放出，每人授以獵槍來保衛馬來亞，待後來日兵見了華人就殺，到如今，失蹤和被殘殺的華僑

總在十萬之譜。在檳城，一個英政府的公務員（閩僑）告我：先是，所有交通線都被控制了，隨之，一天清早，所有英籍同事便不見了，然而新加坡的廣播電臺仍宣傳着檳城防禦的堅固，這樣把日本的轟炸機招來。但英國殖民當局一回來，就檢過激的驅出了十位，又在二月十五號那天槍殺了幾個遊行者。三名青年爲了毆死一名漢奸，都被判了絞刑。直到逮捕沒收奸產的宋光事出，惹起全馬五十萬人大罷工，英當局才改行緩和政策。

今日的馬來亞，遍地是政治團體，遍地是『文化服務社』。僅我走過的西岸，華文報紙便有二十家以上。純中國的政治團體，純馬來的，中、印、馬的，大半都在水菓舖式茶館的頂層，有的公開，有的詭祕地工作着。五一節的勞工遊行，隊列長得幾乎斷絕了交通。華僑教育的普及撒下了政治意識的種子，日本又用華僑的血把那灌溉成果。經過幾番官民衝突，英國殖民當局明瞭僅靠監獄和槍桿彈壓是不對的；馬來亞離爪哇太近了。於是，一面閉了眼任政治團體活動，從旁靜觀着，一面慨然邀請十

個地下抗日軍首領（都是所謂過激份子都是華籍）赴倫敦參加本月間的勝利遊行，算是酬答他們抗日之功；而他們也樂得藉此和英京同志聯絡一下。可是殖民地政府說明白了它雖暫不干涉規則的政治結合，也不予以承認登記。那是說，殖民當局對政治活動的最終態度及政策是完全不可知的，這點相當約束了主持政團人的步武。

這半島的工商業一向是大半由華僑包辦的，如今，政治活動也可說是以中國爲主幹。『馬來亞共產黨，』其實領袖及黨員十九華籍。因此，比印尼更大的斜影是中國的內戰。幾乎每城都是對立的形勢，藍白色的『國民黨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遙遙與『馬共』和『民主同盟』對峙着。每城的報紙都必有國共雙方的機關報，在標題上互相推誘着內戰的責任。但一般華僑是無黨無派的，對祖國是一腔的愛憐，深刻的失望，國府還都那天，馬來亞遍地飄揚着國旗，而遠望着東北，大家茫然不知慶賀是什麼。一位白髮蒼蒼的僑領告訴我，如果中央軍把四平街打得四

半，我們依然是失望的；當初全江西都剷光了，也沒解決了中共。我們要的是一個對外強硬對內寬容的政府，實行民生民權的政府。說這話的是位老同盟會員，和中山先生有過一面之緣的。

從經濟上說，馬來亞的物價在不止息地降跌（由於英、澳貨的源源而來，）但生產上是在半停頓中。物價跌得快，因而使商人裹足不前；錫膠官價低，而且強令售與政府，因而使膠園主和採礦家持觀望態度。這樣一來，失業問題發生，又搭上英殖民當局對日本軍鈔概不承認，於是貧窮便帶來匪盜，馬來亞的好事業多在華僑手裏，報紙上天天的兇刼勒索的角色，也多是華人扮演的。錫蘭的膠價是每磅十八便士。香港的尤高。而經過浩刼的馬來亞却由政府不顧下情強定為十便士一磅，實使華僑企業家痛恨無地的。一般對此有兩種解釋，有人認為英政府是低價購入高價售美，以華僑血汗來換取外滙。有的認為歐籍膠園主還未歸來，存膠都在華僑手裏，英政府有意趁此予華僑膠業以打擊。而頒佈的貿易統制不但限制對金鎊圈外的

出口，即添購美國機器也不可能。所以目前對英捲土重來後的統制，可說是怨聲載道。

唯一堵住華僑嘴的是這句反駁：馬來亞是被敵人佔領了四年的。請比比自由的重慶與昆明，比比解放了的上海與廣州。哪裏穩定？哪裏容易生活？也比比日本佔領下的馬來亞！幫助穩固英國在香港、馬來亞政權的是中國悽慘的對照。法國帝制倒於飢餓，帝俄的推翻也是貧窮促成的。經濟穩定於政權穩定關係太大了。

在新加坡的書攤上，可以買到不少攻擊中央的刊物，有些還是英文的。馬尼拉印的，曼谷出的，香港運來的。租界取消後，南洋（包括香港）可能成為「言論逋逃」的出路。這是國內言論不夠自由的結果，也是一可注意的現象。戰前中央的文化政策已迫使多少文化人南來，或教書或辦報，所以戰後這一代的華僑可說是普遍地左傾。如果家醜不外揚，是需要相當開明的文化政策。

說到馬來亞的二百五十萬華僑，文字表達不出我對他們的敬意。一半是因為

在異邦統治下，他們明瞭進步的必要，團結的必要。今日，省縣的會館以外，已有了超地理畛域的俱樂部。爲了國家體面，沒有馬華吸毒。（在倫敦、利物浦却還不免！）當我稱許馬華教育的普及時，（車夫小販，在二十五歲以下的，大都認字說國語，）一位僑領說：在祖國不識字長大了還能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在外洋若是不念國文長大就成了土人。

馬來亞華僑慷慨，熱情，講義氣，但他們對祖國事情太失望痛心，恨祖國不爭氣。好不容易打了勝仗，却受上個戰敗後德國的苦：幣制崩潰，內戰紛起，政治命運握在別人手裏。

想爭取南洋華僑的「心」，不是派慰勞代表，不是參與他們的政爭，而是整頓國事。百年來，中國在南洋華僑心裏總如一顆星，象徵着華僑一切的熱望。翹首北望，百年這顆星不是爲密雲蔽起，便是形將殞落。如今，經過十多年暴風雨後，這顆星却依然晦暗着，憔悴着。

一 四城記

從來沒聽說一條輪船在一港口停泊四週之久的；但爲了棧房的破壞，和工人的罷工，我們這條便整整停了四週。起初唯恐船忽然走成，沒敢遠離新加坡，及後看準了情形，才搭火車由新加坡出發，在馬來亞政治中心的吉隆坡停了四天，去巴森一趟，然後搭朋友的油，坐小汽車到錫鑛中心的怡保，由那裏搭火車到檳榔鎮，一共走了五百多英哩，把馬來亞精華的西岸，華僑佔大多數的城鎮都略看了一下。然後，一天黎明，我搭了一架軍用飛機，沿着馬六甲海峽彎曲的岸線，掠過無際的椰林膠園，飛回新加坡。抵新後趕忙奔到碼頭，心悸跳着，怕船開走了。可是它又展了一個星期，直好像任我把一路的見聞，在這馬來亞神經中心的海港，細細咀嚼一下。

是七年前，我走過新加坡的。如今，那位領我參觀的吳逸生君已不在了。新埠是一般灼熱、喧嘩，但已沒有了舊日的整潔。除了一兩處純洋人地方，全市幾乎都是破

破爛爛的。由四五歲小孩到七十歲老嫗，都在擺地攤售賣英、美紙烟。時時有人把一疊嶄新紙票向過客推銷：三萬元各色各樣，五毛錢就賣。那是日軍用鈔。但何必買呢，滿地撒的盡是。英、印軍隊戴了寬邊帽子沿街梘。日本俘虜一車車地由街心駛過。大家都抱怨他們有烟捲餅乾享受，但俘虜臉上却是一副怒相。日本佔領軍的遺跡是無數的三輪車，車鈴噹啷啷響着，但英當局擬於十年內把它逐漸消滅。多少投機家都作起「和平」生意來。戲院起名「重慶」，餐館改稱「勝利」。這裏浮動着種種人物：淪陷前後逃到蘇門答臘、婆羅洲、印度的，現在又改囘原來姓名（很不慣似的），重理舊業，有的是在「昭南」時代的共榮圈効過勞的，如今有的蟄伏，有的正向四方報銷，有的却已登龍作了名流了。（其實，像陳嘉庚先生告我的，這邊漢奸是不易辦的。英國人非有實證絕不判罪，而中國人終因國家體面，很少肯出頭作證，控訴僑胞的。於是在英國的法治精神與華僑的「愛臉」情形下，馬來亞的「昭南人物」便逍遙在法網之外了。）但馬華大衆，是既不甘助桀，又無力遠逃的。那依然失蹤的

十萬人便是這羣大衆的骨肉，最難忘是我參觀學校時候，一間容了五六十人的教室，差不多每個學生肩頭上都釘了塊麻布拖我去的三輪車夫，一個十六七的孩子，他的爸爸也是被招到暹羅去造鐵路，一去未返的。

走過地中海時，一路儘是勝利的紀念碑，一位退休了的空軍朋友指點我：這就是北非大勝的突尼斯，這潘特拉瑞島的爭奪是征義的前曲。但由新加坡上了火車，朋友指點的都是令人囘憶起來胆戰心驚的：這裏，福特工廠，波希佛將軍向日本投降的。這邊殺中國可殺得淨光——這就是柔佛海峽。看那邊就是英海軍根據地。日本人最愛在這邊捕魚，是月夜，車由荒蕪的膠園馳過。天明，便到了吉隆坡。

在我到過的馬來亞城市中，我最愛吉城，不但整潔體面，街道有條有理，而它那印度式的建築，尤其使人感到和諧。異於新埠的臭水溝味雜以辣咖喱，這裏尤其黃昏時分，滿城是一片玉蘭花香，滲着樓椰的香，充滿了異國的情趣。星空，有燕子嬉戲地掠飛，地面上是清脆的木屐聲，和小食販敲着的竹板。苗條的棕樹旁，有芭蕉擺着

它龐大而温存的臂。

吉隆坡以北，曾經有過一段戰爭的。馬來亞最大的煤鑛萬撈一帶曾出了無數的抗日英雄，所以日軍到後除了殺光居民以外，並且見了村鎮便燒。汽車經過好幾片『焦土』，有的依然焦着，有的却已蓋起木舍了。

走過有五千華僑的小鎮叻沙時，一個粵籍江湖正招了一羣人，打鑼吃火賣起膏藥、糧食店、雜貨舖、膠園、什麼都握在華僑手裏，儼然是南中國的一村鎮。而且常常在小村鎮裏也有一家書店，或開在糧店裏，或與理髮師搭夥。文具以外，書籍大都上馬共編印的。壁上儘是馬共標語。

去三寶嶺，本來是爲看看錫鑛的；電機滾動，管水四噴，錫同金砂便被冲到高架上的木床上，原是怪有趣的，但由教育改行採錫的胡××夫人告訴我，三寶嶺是淪陷期間的大屠場，千百無辜都是在這裏被日軍殘殺的。人死後親屬還不敢公然殮屍，要乘夜跑來，由亂屍堆裏尋認，然後偷了回來埋葬，或帶來一具棺材，就地掩埋

來。如今那些木牌，是戰後才敢立的。

繞過馬來亞的最高峯，避暑盛地的金馬崙，我們便來到北馬名刹，紀念三寶太監下西洋的三寶洞。洞距怡保城僅六哩，三層宮殿就着峯立的山崖建成。大殿後面便是山洞，穿洞便到了放生池。池爲四面懸崖圍起，上面覆着一井藍天。左有方丈室，也是憑崖建成的，右是座菩薩殿。崖上有鳥低歌着，我七年不見廟，禁不住敲了下磬，清脆的磬聲在谷裏盤桓了好一下，心想這回可一忘本行，享享清福了，但舉頭石壁上却是池尻三平上尉的大大題字；「祈東亞和平」一個叫山本什麽的直像心裏有愧，題的是「佛陀知吾心」，這廟裏曾經有過一位英國佛教徒來講經的。如今，方丈室裏還掛着他的照相，上題「紅毛大和尚」。

怡保論天然風景是比吉城優美的，四面環山，金塔河由城中穿過。雖然也是新建的城，設計上，有吉城的條理，却缺乏建築的美。全城都是乳白色的歐式樓房，單調而且死板，如不是熱帶植物的點綴，則恍如走進一座庸俗的歐洲城鎮。

風景上，使人留戀的是檳榔嶼，這十八世紀末葉，英國開始蠶食馬來亞的出發點。但使我稍感遺憾的是檳城太像香港，伯特沃次宛然是馬來亞的九龍。這裏也有爬山電車，有極樂寺（以代靑山寺），有海，有游泳，但也有的是高等華人目不識丁，成天出入跳舞場的。但我留戀那些熱情的檳城朋友。

走這麼一趟，回到新加坡，我明白了馬來亞的富有（遍地錫膠）明白了中國人在馬來亞不可動搖的勢力，也明白了，此後民族鬥爭的複雜。英政府關於馬來亞提出的白皮書，全馬由貴族到馬共都一致反對，但那白皮書却提出了一個將來也無從避免的問題：華僑雙重國籍與公民權的矛盾。如何本着中國革命的原旨扶掖馬來人，並在經濟上為他們留一條生路，似是亟宜遠慮的，不然有一天中、馬的衝突是必然的。如今紅色的以及淡紅色的政治團體多採『中、馬、印』聯合的方式，但最近伍伯勝總領事『出巡』，若干華僑商會僅准『衣冠整齊』和『純粹華僑組織』的參加歡迎。

本質上，海外華僑雖同是過着寄人籬下的生活，却應分做兩種。一是像記者一樣，出去幾年就回來的，二是移居外土，家產、事業、兒女都在海外，有時到數代之久的。在散居全球八百萬華僑中，多一半是後者。第一種華僑各地都有，後者却多在美洲和南洋。南洋的五百餘萬華僑，「半」是在馬來亞。前一種僑民有如盆花，到外土接點露水，後者却如一棵樹幹的蔓枝，雖然隔牆搭到鄰舍，却與樹幹依然連繫着；然而正因爲搭過牆那邊去，不免要受貴鄰的調擺，等果實成熟了時，也不免被人摘去一些。如果對盆花忽略了些，關係是不大的——終究他們期滿還得回來。搭過牆那邊的蔓枝是沒有回來的義務的；而且所以搭過牆去是正因爲這邊缺少伸展的餘地。主持僑政的，責任似乎是在如何明瞭隔院的環境，以便培育蔓枝與樹幹的關連，並扶持蔓枝的生長。

南洋比美洲華僑尤重要的原因很多：人數夥衆，地理上接近祖國，僑居的是殖民地，那卽是說，在文明，在法治上，都遠遜於統治者的母國。而馬來亞的華僑人口幾已超過土人（全馬華人二百五十萬強，馬來人及其他土人湊起來才及這數目，印度人七十萬，）而全國工商企業多握於華僑手裏，連寺廟（三百座）僧侶都是由華人包辦的。論財力孫中山先生以還，誰一要錢，只要是義舉，就成萬地匯去。珍珠港事變前擔負過全面戰爭四分之一的戰費。論人力，滇緬路一需要機工，當國內權富驕養着公子時，馬華經陳嘉庚先生一聲號召，便出了三千，不是用麻繩捆去的，不是失業遊民，而是自動告奮勇，許多是富家子弟。論進步，國內有部費和美國大筆捐款，在專家指導下辦平教多年；而馬來亞在殖民地當局歧視之下，今日三十歲下的人大多識字，一般都能講國語。論抗戰犧牲，日軍在柔佛州見了華僑就殺的殘酷僅南京暴行足以倫比，而戰後日鈔廢用，錫膠統購，還要接受僞日主人的搾取。然而這龐大蔓枝受到主幹的什麼培育呢？

如果想明瞭馬華對祖國的觀感最好看陳嘉庚先生在星洲淪陷後避難蘇門答臘時所寫的南僑回憶錄。一般馬華文化人不相信這書在國內能公開銷售，而作者自己也如此想，所以書後故意標明「中國境內任人翻印發售」我問他們何以對中央開放言論的誠意如此質疑，他們說因爲書裏對一些要人有過於坦白處。陳氏是位有成見無黨派的人。但一位把畢生財產捐辦教育的人，他的成見不至是純功利的。無黨派，因爲當右派攻擊陳氏親共時，陳氏爲割讓外蒙事通電反對，又爲左派攻擊爲反蘇。其實陳氏處世可說是中國的傳統精神的新利用：像墨子般反對奢侈，（尤其在戰事緊張時，）以辦教育代替修橋補路，見了要人不談黨國八股，而破口便問施政實效。所以回國見了教育部長便問「師資足以分配否？」見了經濟部長問「鑛產經營如何？」陳氏早年做事有如員外行善——由家鄉做起，以後由鄉推省，而及全國。二十歲時喜愛了一部驗方新編，便印了三萬多册，估計「全省二萬五千鄉，小鄉一本大鄉三本，五六萬本便可普贈。」（後來，某味藥二錢被承印者印成二

兩，弃得施善者『拖慨無似。』）如今陳氏又著住屋與衞生一書，大批刊印，作『非賣品，索者卽寄，』並正組織衞生考察團，囘國調查提倡。凡此都可以證明陳氏動機的純潔。而全馬來亞華僑對陳氏的景仰（有如對嚴厲的家長）尤其使祖國對陳氏的言論可駁斥，可解白，而不可置之不理。

華僑返國考察團對祖國政治腐敗而痛心的地方，陳氏一書已坦白寫出了。此外華僑不滿中央的，主要有二：一是派來的官不夠正直，二是過於積極黨化華僑，惹起普遍的反感。『官』在華僑眼中，不止是領事。連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甚而中國銀行的職員，對他們都是『官』。以領事來說，戰前某總領事雖去，但馬來亞對他的怨聲到今未絕。陳氏書裏指陳了八處之多，如『新加坡有一中正中學，已辦兩年，學生五六百名。中正二字校名係倡辦人托林君文慶呈請蔣委員長同意者。而校內一教師爲總領內親，被校長辭退。總領不滿，則電請蔣公取消校名，云該校專爲造成共黨機關。取消電文到，立卽送各報發表，以爲該校便卽瓦解。不圖以此事妨礙當地（英）

提學司名譽，致提學司甚爲不滿。董事長亦以被誣拒絕取消，教師學生更形堅持，仍舊開課。」向記者抱怨戰前由中行向閩粵匯款，戰後發見原寄並未收到的不祇一起，但最大一宗還是陳嘉庚先生的一筆。這是在怡和軒俱樂部他親口告我的：「一九四二年一月匯八百萬國幣給致美中學作學校經費，六月陳氏公子到閩始悉學校從未收到此款。致美於是年十月向渝中行交涉，結果渝行允分二批轉撥，扣匯水六十萬元。至十二月始匯至閩。此十個月，陳氏認爲利息損失已四十萬，加上匯水，共吃虧百萬。」聽說陳氏與當地中行長交涉已七八月仍無結果。爲避免華僑對祖國「商業」機關喪失信用，停止匯款，這事記者以爲中行最好對馬來亞僑胞解釋一下。別方面的不滿，記者以不提爲妙，惟一九三九那批三千義勇機工，到如今五百人困在昆明，不遣送還鄉，也不代謀職業，對將來再招募人力時必是一大障礙。僑領鄧說，祇要把他們送到緬甸，這邊就有辦法。

馬華在別人統治之下對祖國無所求，祇求爭氣。國內政治分裂難深刻地反映

任這半島上，但地道的華僑是無黨無派的。但因爲國內來的要公急於黨化馬華，結果適得其反。對馬華，國民黨仍是同盟會時代的國民黨，一個剷除反動勢力的領導者。他們的國家意識一向超於政治意識。但因爲發展未聽其自然，致記者參觀的多少學校，孫總理遺像兩旁多是國旗與校旗交插，有些少壯實業家的俱樂部，壁上原是懸了孫、蔣二公肖像的，如今改懸孫、蔣、毛三公，對壁掛的是印度國大會領袖尼赫魯。

內戰一旦結束，建設開始，國內自然希望馬來亞華僑回國投資，有些華僑（如巴森膠廠岑君）甚而想準備把廠連同全副機器遷回祖國，那於我新興實業也不無小補。但此舉的實現，端賴國內政經是否穩定，和華僑對中央派來的『官』信任、尊敬到何等地步。

馬來亞這個人種複雜的地方，政治自然也來得分外複雜。純華人的政治活動有國民黨與民主同盟逐漸對立；純馬來組織的有左翼的『國民黨』右翼代表貴族利益的『全馬大會』，溫和折衷的『馬來亞民主同盟』後者和『馬來亞共產黨』名義上雖是馬來亞的，實際上會員領袖十九是華僑組成，完全是華人領導的，另外還有原以『反清保漢』爲宗旨的『洪民會』。富政治經驗，熟知東方心理的英國當局便從圓拱式大理石的總督府上靜觀着一切。英政府寥寥三頁的馬來亞白皮書發出後，直像什麼化學材料，立刻把這些集合的本質分解出來。第一個作用，便是中、馬的對立，或者更恰切說，馬來亞排起華來。

國民黨和青年團，對華僑是像領館一般，政府的代表。民主同盟現在胡愈之民主持下，正在積極推動中。聽說全馬各大城都已由當地紳學各界組成支部。一般認

爲民盟在國內未和平團結前是不難得到擁護的，因爲馬華既多是無黨無派的，又對左右都厭倦了，民盟剛好是條中間的路，而且主張的和平與民主恰是每個眞正國民所迫求的。但和平民主完成後，民盟的使命是否便終了呢？這是一般文化人所疑問的。

馬來亞的政黨，或由本心或由策略，目前都不要求脫離英統治，（連馬共在英軍到前的「九大政綱」首則便是建立馬來亞共和國，然而以後却改爲「八大主張，」落掉的剛好是共和國。另外一點馬政黨也都不反對華人享有同等公民權，不過貴族派反對華人享有雙重國籍，別黨並不。左派「國民黨」的首領叫巴韓木提，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該黨是去歲十月在怡保發起的，負責人告我會員有六萬，並出有機關報馬來亞之光。「全馬大會」是今年三月才成立的。眼前作用似專在代表蘇丹貴族，抗議英白皮書中取消的蘇丹的治權，將來却可能倡起「馬來人之馬來亞」的本位主義，成爲排華中心組織。「馬來亞民主同盟」的主席是華僑

律師何廉，祕書是劍橋學法律的林君。出有英文機關報馬來亞準繩。主張（一）馬來亞隸屬英帝國為自治領（二）立法委員會應由民選，不得由總督委派（三）三民族平等；（四）施行義務教育；（五）實行社會保險；（六）提高生活水準；（七）取消種族歧視。除了民族部分，這政綱儼然是出諸英工黨手筆。以上這三政黨傾向成分雖都不同，辦公室却都把印度尼西亞總統索卡諾，總理沙利爾掛在中堂。有的還掛了印尼標語 Merbeka atau mati（不自由毋寧死。）

馬來亞共產黨是一九二九成立的。他們向來是英國監牢的好主顧，也是日本佔領軍的眼中釘。最初（一九三二）的政綱是驅英，反教，沒收私產，平分土地，一九三九年便緩和成聯合陣線，改革內政，共同抵抗法西斯。一九四一年日本勢不保前，英政府才把他們由監中釋出，掩護英軍的撤退。日軍到後馬共果然死了些黨員，但連日軍也不能把他們殺光。於是，以森美蘭州以南柔佛以北的山嶺為根據地，他們打起游擊來，敵人以外，還要與疾病饑餓鬥爭，到前年十月才與錫蘭的蒙

巴亟一部發生聯絡，也即是說，由坐牢而升爲『友軍』去年三月，英軍還運來武器和糧食。去年八月十號日本投降，但英軍到十月才凱旋歸來。這五十天中，馬共發現了自身組織管理的能力，可也暴露了該黨的幼稚。這是馬共負責人對我坦然承認的。

如果有人問我對戰後馬來亞的印象，我第一個答案是『年青』。這並不是象徵來說的，而是由歲數論起。我參觀的許多內地報紙，由社長，經理，主編，以至排字工人都少有過三十歲的。怡保的戰友報是退伍抗日軍辦的，不但全班職員年紀都在廿歲左右，而且都是從未辦過報的。這氣象是可喜的，但今日馬共失掉僑胞擁護處，也正由於這可喜的事實。有一天我同朋友在檳榔嶼海濱遊泳，恰好總工會也在那裏。都是十五至廿五的男女青年，打了紅旗。先是集在一顆大樹下討論研究，（那時我們却先下了海。）會後，男女換衣一齊跳下水去，隨着浪波起伏唱着蘇聯已廢了國歌的『萬國工人』。一位朋友深刻地向北遙指了說：『看，莫斯科就好像是四十以

上的中年人，世故而又老練，延安直好像是二十五歲的壯年，滿了生氣但已成熟了。這裏才是天眞的少年。」

馬共很幼稚的一點是有關旗幟的。抗日軍在地下工作時用的是三星旗，代表中、馬、印三民族。日本投降後，苦悶了四年的僑胞最巴望是看到國旗的飄揚，然而馬共不但自己不掛國旗，最初還有干涉僑胞掛旗的，惹起了極深的反感。目前馬共極力糾正這點。在歡迎尼赫魯會場上，他們打的是三星和青天白日滿地紅。

但在馬來亞一切政治活動中，最不容輕視的還是馬共。這批有膽量有主義有紀律的青年，經過這番經歷成熟了後是了不起的。在敵人酷刑之下，他們表現了五卅和五四的激昂果決。英軍到後，雖然抗日軍一萬人，每人發退伍金三百五十元，繳械歸了田（許多人相信馬來亞熱帶森林裏，好槍還有三萬枝。）馬共的組織却在『抗日退伍同志會』『人民委員會』和其他文化團體方式下依然存在着，伸展着。不分種族文化的條件是適宜發展下去的。英國最初也試一下『剿共，』結果全

馬罷了工。所以現在總督在立法院裏特委派共黨員數人，並且請抗日軍赴倫敦參與勝利巡行，作爲英政府對他們作戰功勞的答謝。回想珍珠港事變前連中國國民黨都不許登記，這並不是工黨殖民政策的變化使然，而是英國適應政治環境的天才。

馬共的中央在哪裏？誰是領袖？我問過多少馬共負責人，他們只答以一笑。全馬外間人都不知道。每遇問題，馬共的發言人必署名『萊特。』萊特是誰？沒有人知道。有的說根本無其人，是集體創作的，有的却堅說他有位安南母親。

當我在北馬旅行時，好幾位富僑暗地告我『接到了信。』我還親眼看到了一封，是索星幣五千元，否則結果性命。去報警的，眞有就被害死了。有的去講價，居然得到核減。停泊檳榔嶼的貨船，今日需要鏢費若干，否則會有人靑天白日拿槍逼船主開往指定地點，如蘇門答臘的荒島。

當記者初到時，各方正作種種猜測。有的說國民黨在利用幫會對付共黨，有的

說解放之初吃過抗日軍隊的在報仇，有的說英國當局將利用幫會對付新興勢力。其實如果英當局靠黑暗勢力來維持其政權，那必是自殺之途。果然到檳榔嶼便看到英當局滿城貼的是標語。如「民治即是取消恫嚇。」在記者返到星洲後，便聽說英無線電警車即已出動。果然兩天後，在檳島郊椰林裏，以百名警力包圍起二千正在行禮的私會黨。領頭的逸去，參與的却說是受威嚇而來，是求保護的。

英國本年一月頒布的馬來亞白皮書，內容大致是：（一）新加坡成爲直屬的殖民地，檳島、馬六甲與其他蘇丹統治各州合爲馬來亞聯邦，蘇丹之權此後僅限於宗教方面——但教稅權除外。（二）憲法未完成前立法院僅爲諮詢而已，決權仍握於總督。但對華僑休戚攸關的是（三）馬來亞公民權的規定。享受公民權須是：（甲）在馬來亞出生的；（乙）曾居住馬來亞十年者，而日本佔領期間不算；（丙）英人得保持雙重國籍；（丁）將來惟馬來亞公民得參加中央及地方議會及充公務員。

白皮書含糊不明的有兩點：（一）根本未提中國人可否享受雙重國籍；（二）地

沒提到非公民可否久居經商或購土地。但它不利華僑處已極明顯了：（一）辦法施行後，馬來亞勢必分為英籍，馬聯籍，新加坡籍及無公民籍，把以血汗造成馬來亞繁榮的華僑置於進退維谷中而招致馬來人的歧視排斥；（二）珍珠港事變前閩、粵僑民因避敵逃馬的極多，而淪陷期間又正是馬華最苦亦最英勇的時期。如今英當局硬由日曆上把四個慘痛年頭扯下不計，在華僑認為是不仁也不義的。

馬來亞聯邦未成。馬來人排華的種子已下。在霹靂聽說虐華事已屢出。土人甚而組織巴蘭（大刀）隊對付散居的華僑。回教堂裏有人在講壇上宣傳反華。如今馬來亞及中國進步分子正動手組織鄉間宣傳隊，向馬來土人解勸。

中、馬如果衝突起來，結果惟有兩敗俱傷，斷送馬來亞自由的希望。這方面，共產黨不走『純華僑』路線，是極有見解的。

四　文化活動

正因爲馬華教育普及，僑胞關心祖國，所以文化在馬來亞相當走運。但「文化人」在這裏執教的以外，大概是廣義與狹義的新聞記者，即是政論家與報館的內外勤。在馬來亞遇到寫副刊文字的有，但寫大塊文章的純文藝家還不多見。對馬來亞政治經濟問題有深澈見解的前輩很有幾位，但對純學術研究的很少，而且不注重。所以許多人對暨南劉士木教授在檳島廟裏研究日本南進史不以爲然，以爲太側重了「史」料，這異於祖國處，不僅是人才問題，還有異邦治下的環境，不容許他們忘記或暫放下活的現實，而追究他們認爲死的題目。這是馬華文化的特色，也是其界限。有一天，馬來亞臻理想境界時，也許能打破這界限，但眼前無論辦報或經商，大家都是在「做」着一件事，目的都在以求自己的幸福而推及家、鄉、國，以及東半球。

這樣，日本在馬來亞的文化人裏是找不到苦雨齋主人的，無怪他見了文化人，教師也好，記者也好，就挺了起來。文化人也預知本身的命運，於星洲失陷前後便分頭逃跑，大都換了姓名。大都逃往蘇門答臘，大都以造肥皂為生計及掩護（是化學家兼報人方君壯先生倡創的，）只有少數從事製酒。逃蘇島的文人如楊騷、陳仲達、金丁、胡愈之（改名金子仙）和郁達夫（改名趙廉。）日本投降後，大都陸續返星，祇有郁氏一人失了蹤。最近聽說去年九月（降後一週）郁氏為蘇門答臘日憲兵捕去，押到今年二月才在巴耶坎布地方為日軍槍斃。動機是因為郁氏曾目睹日軍暴行，殺他以滅口。

郁達夫生平喜寫小說，他過去四年的生涯如寫出來，必是部了不得的作品；悲慘、緊張，充滿了戲劇性。我由蘇島逃回的朋友中搜到一些資料。有一天郭史翼兄與我約了幾位與他最接近的朋友去星洲龍山寺吃素菜，以便把零星片段接湊齊全，並糾正些矛盾處；而剛好在那天正午，這條停了四週之久的貨船啓椗了。所以郁氏

究是漢奸，還是掩護大批文化人的英雄，這要由他的知友如胡愈之氏來仲白。我所由各方打聽來的是這樣：（一）「趙廉」先生於星洲陷後一週與其他文化界朋友一道化裝逃往加、星、蘇間的望利島。後來他們分途奔向蘇島。郁氏和陳仲達、帕干巴洛登陸。僱了輛汽車，途中遇近日憲兵車。憲兵叫馬來車夫問路，車夫不通日語，憲兵正動手打車夫時，郁氏不忍，便用日語代答。於是正乏通譯的日憲兵便用威嚇手腕把郁氏僱爲通譯。最初是全時間，以後郁氏兼營酒廠，但直到日軍投降止，郁氏沒能脫掉通譯差使。（二）郁氏一面作通譯，一面私下與文化人通聲息，報告風聲。當地華僑並供給郁氏以財物，藉賄賂憲兵，免肆意屠殺。郁氏則冒充臺灣富商。逃難人中，有一人爲了位黃女士吃醋，向日憲兵告密，憲兵當把一林君捉去。郁氏深恐全局盡破，便以自身性命把林保出。（三）郁氏私人生活自浪漫如昔。但當時似乎還添了一個浪漫理由，卽是掩護眞形。郁氏生平對女人態度是純肉慾的，避難期間他娶了一僑生的胖婦。聽說娶前他根本未相看，對朋友說，你們中意就成。婦不但胖而且拙。但

爲他生了男孩兩名，大的聽說長得和郁氏唯妙唯肖，現由朋友維持生活。郁氏對國內家庭還極關心，時常在神前求籤。

馬華教育辦得雖好，僑生中不識國文以英語爲語言的還是不少。我旅行時便留心探訪其原因。第一是英校多是公立，私立的也有大量津貼，所以學費遠低於華校。中文學校大抵是仰賴僑領捐輸，由僑胞維持的。雖然也有的得到政府津貼，但因募捐款開辦，設備簡單，所以多夠不上津貼的條件，因此學費昂貴。第二更重要的是學英文出路穩當，學中文職業門徑是有限的。結果，僑生與土生的華僑間發生極大隔閡。但異於國內的高等華人，他們是不得已，而且他們心還未死。要挽救這局面只有國內對華僑學校予以經濟或師資的援助。並且獎勵華僑子弟學成返國服務，這樣國內既可借助於海外人才，而華僑教育也必大大受到一針興奮劑。

馬來亞新聞事業的勃興，小半爲了識字的普及，大半爲了僑胞對祖國的關懷。在地方報紙極不景氣的中國，馬華的同業應是中國報史上極可驕傲的一章。我走

過的四個大城，嚴肅報紙便不下二十家，娛樂性質的小報不計。有時談起維持的艱難，我甚而担心太多了些。像比新加坡小了許多的檳城，却也有報六家。這些報紙，走的大都不出三條路：左、右、中。左的：像新民主（星、）戰友（吉、）怡保日報（怡、）現代（檳。）右的：像民報（星、）中國報（吉、）建國（怡、）光華（檳。）中間的報也有偏左或偏右。偏左的如民聲（吉。）偏右的如換了東家的南洋商報（星。）但大多數報紙如新加坡的公報、檳城的中華公報商業日報都是走着中間的路的。此外還有期刊如風下和華僑經濟。所謂左、右、中，最好的測驗是他們對東北內戰的標題。左右互推戰爭責任，而又同時相反地誇耀戰績。中間的唯以嗄啞的喉嚨嚷叫：無論你們誰是誰非，歇下手給人民喘喘氣。

但馬來亞的新聞界是有着民主風度的。走到哪裏，政見不同的記者仍可以歡聚一堂。即使吃吃瓜子也總還是值得欽佩的風氣。還有，在淪陷期間下過水的記者今日不是沒有，甚而作了社長，但馬華記者遭日人毒害的數目也不算少。嚴肅報紙

如星洲，從一開張便以不用『下水人』爲政策。在報界人才缺乏的馬來亞，這政策自然是不易維持的。事實上，許多英文報紙如吉隆坡論壇，全班人馬在淪陷期間都下過水的。一個年青的印度記者（美聯社兼論壇外勤）還天眞地向我解釋，『同盟社的日人』如何異於其他日人。可慽的，不是下水的記者東山再起，而是起了後藉擁中央反共來作自身的掩護。

五　一篇糊塗賬

由馬來亞看遠東，是不能躱避這個結論的：中國戰後是大英帝國東壁的救星，只是這救法既非有意而且並不光榮。遠東盟主的日本殞落後，在英殖民當局心坎上，假想敵美國以外自然是中國，而後者的威脅還不限於經濟的。一個統一獨立民主有飯吃的中國將使東亞一片民族渴望脫掉奴隸的鎖鏈。如今，不要說別的民族吧，香港公價米每斤二毫，廣州餓孚載道，香港的華人果眞要驅逐英國主人嗎？新加

坡的米價一月份爲九十六元，三月份落到四十元，糖價由二二〇元落到一七〇元，鹽價由卅元落到廿四元，而且都還在陸續跌。政治團體准你活動，報紙大體上是言論可以自由。我相信大半馬華是甯餓死當中國人而不甘吃飽了當大英子民的，但維繫英政權的中、馬、印公務員。却明瞭『保持原狀』的好處。收復後的遠東英殖民地比起記者經過的其他地方並不夠『繁榮』但與尴尬的中國對照下，却成爲樂園了。英國人看明白了這點，因此，奠定殖民地，由物價着手，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戰前，日本對英的威脅，國防之外，商戰尤厲害。南洋的購買力是極可觀的。假如中國工業果如我對海外宣傳的那樣發達，戰後沒有人阻我船舶，也即是沒人阻我利用南洋龐大市場培植我新興工業。而今日中國海上掛中國旗的船，大半仍是原始的舢板。日本退出的市場早爲美、澳平分。美國的香烟、化裝品已予英出品以致命的打擊，澳洲罐頭大量輸入，比英國價廉幾三倍。中國的物價幣制糟得沒出口已比人家的貴了三倍，以致中國目前只能買不能賣。農業國家連農產物都還要輸進來。

而外商也趁火打刧。如記者所搭的貨船，由倫敦至香港的運費每噸僅一鎊六先令，而由港運滬，每噸需十鎊之多。「我們自己向美國討來的『自由輪』却在港、九海上運兵。）打了十多年仗的中國人如今已踏在人家脚下，爲人家作復員的台階。而其中受益最多的正是在遠東弱點最大的英帝國。

在檳城對岸的勃州我遇到一位在英政府任職的僑生公務員。他對於一九四二年春英人的「不辭而別」還未忘懷。戰前，華籍公務員即使終身服務，新金也超不過三百元，而英籍的，無論怎樣缺乏經驗，一開始便是起碼三百元，增額無限制。如今，英人捲土歸來，物價漲了，但額數及主奴比例並未變更。有一次他爲公事向英人要求交通，英人先指陳他應稱 Sir（先生），並反問他，日本人在的時候給過他什麼？談至此，我問他何以不回到祖國來呢？他說，在英政府下，沒過錯我可以服務終身，（連明瞭公務機構重要的日本人在時都沒變更人事，）我有廉價的『公務員住房』一所，靠海濱，有廉價米，有兒女教育補助金，有醫藥保險，到期還有退休養老金。

朝裏沒有，在中國能當公務員嗎？當了的話，能有這麼穩定？

『穩定』是一切統治者的法寶。有它尚未必能統治下去，不要說沒有它了、馬來亞華僑內向祖國絕無問題，問題却是祖國自身樹起了太多障礙。

這以外，英殖民政府值得我們欽佩的建設。經過四年大破壞，而馬來亞大城及內地都極少蒼蠅，因而也沒有傳染病。連深山裏的小鎮，都可見到公共醫院。公路經戰事破壞了不少，但每小時還可以開三四十英哩。戰前為食糧自給政府所建的大農場，連日本佔領當局都盡力經營。各大城市都有為公務員蓋的新式住宅，廚澡房外有四間，月租僅六元。此外山頂海濱並有為公務員度假期的『息所』。如今，新加坡及香港都在忙着建造強大有力的電台，是為向中國誇耀英帝國的繁榮穩定呢，還是宣傳言論自由，就不得而知了。

英國原是埋首在整理自己舊產，與我無忤。但星、港的繁榮穩定以及人家新採用的對政治活動優容政策，對中國無形中是一壓迫。這壓迫我們將日益感覺。資本

的逋逃之外，更可担慮的是言論家以海外為據點。

我們救了英國，却害了亞洲。好糊塗的一筆賬！

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於中國海上。

記坐船犯罪

我上船那天，華沙城已二度被炸。離港第二天，貼在吸烟室外的無線電訊便報告了英、法對德宣戰。這消息許多同船的震驚了，對我，那可是意中事。我照常扶着船舷，貪戀地望着蔚藍的中國海。我時常用筆寫「憂鬱」這兩個蹊蹺難寫的字，到今日我才舐到它的核仁，因爲我是整個浸在它裏面了。那染缸般的波濤，幻變地閃着銀色的赭紅的光澤。不染這隻雪白大船，它單單染一顆游子的心。看哪，每一寸祖國的水領都由我視野移去了，船過東京灣，筆直向西貢航去。

吃茶的時候，謠諑開始飛蛾般滿屋撲搧起來。有的說在西貢至少停十天半月。把船武裝起來再走；有的說要把我們載到新加坡，由公司代我們換中立國船西行。但這些推測全比公司的措置仁慈多了。因爲當天的午飯，那個對中國客人蠻橫無

理的茶房用法腔的英語向各桌說「明天完事了，九點全下船，記住。」！最初我，還以爲他在開玩笑。後來證明倒是我用想像同自己開玩笑了。那船改爲軍用運輸。

很自然地，恐怖和愁慮成爲急性的流行症。船上共有中國客人四十二人。四等裏有二十四位南美華僑，要去馬賽的；三等有十五個人去新加坡，有兩個去馬賽的，我便是其中之一，頭等有一個新加坡的錫商，這次是返新。這中間去新加坡的比去馬賽的反而着急，因爲他們將被丟棄在門邊，而且每人全有急事在身。去馬賽的，心裏盤算至少公司得退票，或代換船。在那焦急的新埠客人中，最急的是住在我隔壁房間裏一位年紀快六十歲的纏足婦人。她連哭帶泣地告訴我，她有八個兒子五個女兒，這回是她第一次單身出門。

這時，船已駛入西貢的內河，那出名的九十九灣。兩岸是一望無際的矮小灌木。山腳下還有悠閑的游泳棚。二四小時以後，船才泊在西貢的港口。

事後想起那份鎮靜眞是近於可笑了。「最後的晚餐」後，我們照樣穿上新漿

洗的衣服，領到公司發的『登岸證』，大大方方地上岸了，算計着明早公司必照一般辦法，派人把我們行李運下，由穿制服的職員導我們進一家指定的旅館，聽候下文在時間上，我們雖受到損失，但可以多看一個地方。

這樣自慰着，我們在一個馬來人開的錢舖換了錢（港幣五元換了三元半越幣！）便上了去堤岸的電車。在車上碰着兩個汕頭孩子，憑他們的指引，我居然找到了兩位熟人，有一位還是闊別了十年的。我們一直談到很晚，才囘船。

船偃臥在碼頭上，裝在它肚裏的人們却還騷動着。頭等客這時正在走廊乘涼。一個貴婦人在甲板上逗着她的狼狗，那動物跳上跳下，影子投在碼頭上宛如灤州戲。飯廳門口却湊了一堆愁苦的臉，那是中國籍的茶房。一個頭目說在這公司已經混了十四年。然而那沒關係，明早九點前，他們也得走了。那是說，就得開始落魄了。

在靜止的船上睡了一夜，一睜眼，早飯的鈴又搖了。

呵，這眞是世上最詭秘的戲弄！一個犯人如果吃到最後一餐，他還知道艙在他

眼前的厄運呀，然而我們什麽也不知道。我們悠閑地吃了早餐。只是在出飯廳時，那個還巴望小費的茶房才說：『快呀，快去頭等吸烟室！』

——大約是登記人名，分配旅館吧？我們想。

吸烟室裏這時插腰站着幾個便裝的彪形大漢，穿制服的是安南人，都是陌生的面孔。把門那個人，見到中國客人進來，便粗魯地抓住了肩頭，給排在行列裏。人還沒到齊，一個身量矮小，灰頭髮的白種人由口袋裏扯出一疊紙來。登時，長條的臉上那對暴戾的眼睛向我們掃了一遍，便用誰也聽不懂的口音點起名來。這難怪他，一般客人的姓名是照英文拼的；然而他是法國人。這原是兩不怪的，但他每點一個名，如不立時有人答應，他的眼裏就冒起火來。我們很奇怪的是三等原也有兩個日本人，二等有五個印度人，另外挪威、瑞士、波蘭、荷蘭、美國人自也有，但是這行列裏排着的却沒有他們。

名點完後，那個矮子向身邊一個彪形大漢咕嚕了幾句，另一個安南人便用粵

語告訴我們：『去搬你們的行李，每個人，在碼頭等！』

這時，一個性急的南洋客向那矮子說：『我們的護照呢？』那矮子過來便向他腿部踢了一脚。我們嘩然了。但那個安南人馬上過來推我們走，還似很貼己地告訴我們說這是港口警察署長。

『天哪，我有九件行李，我怎麽搬！』那老太太在過道直跺脚。幸而脚行來了，算是省了我們的肩膀。——護照大約在碼頭上發吧！我們猜。這時別國籍的客人都已領到了。待行李搬完，我們登岸了。

我先得說明，那個天梯是Y字形的。走到那個分叉處，一個『非中國籍』的人隨行李向碼頭走。那位貴婦，牽着她的狠狗，一個個由我們頭上走過。有的立刻上了汽車，有的和人力車夫講起價錢。那分水線不是畫在『白種』與『有色人種』之間，而是畫在『中國人』與其他高等動物中間。

一個『俘虜』有一件用紙包着的東西，他遠遠看到它散開了，想過去理理。即

刻他胸上挨了一巴掌。

這時，我那個十年闊別的朋友王淵兄同越南日報的王社長逸鶴來接我了。他們熱情地伸手給我握，這手卽刻爲那忠於職守的水警截囘。

處在這不可想像的局勢中，我能讓接我的朋友一直站在那裏苦着臉望我搖頭嗎？然而我又能放他們走嗎？他說可以想法保。我說，救我沒用，我們是四十二個。我請他拿昨晚遞他的那片子去拜訪駐西貢領事卓還來兄，恰巧我們是同學。

熱心的朋友走了後，雨落了。這時那老婦人淋得在我身旁打戰。那個紙包的主人也不住嘴地抱怨。頭等那位礦商，還說『早知我用英國護照了。』另一個客人問：去新加坡你幹麼坐法國船呀，他說：想看看這個地方啊。

還好，那個水警受上峯授意，居然向前趕我們了，恰趕到對面一個蓬架下。在那裏，我們第二次被點名。

還以爲可以暫時避雨呢，但隨着便開始了我一生永難忘懷的游街示衆。四十

二個人，這數目走起來也夠浩蕩了吧，何況前後左右還有騎車的警衛保護？使得許多好奇的越人竟冒雨追在後面看這究竟是一宗什麼案子。

除了那纏足的老太婆，我們中間還有三個軟足病患者。他們每走兩步便無助地問『快到了嗎？』那老太婆還被丟下好遠，勞一名巡警專門去陪這唯一的女性『俘虜』

大約有半小時的光景，我們走到了一個叫做『移民海關』的地方。那是一座好像倉廩般的高大黑洞的房子。南北各有一座好像監獄般的鐵索門。把門的是兩個馬來人，細長如槙槁，帶着土耳其式的紅氈帽。鬍子似染了般地赤紅，穿的是閻羅殿裏馬童的裝束：水綠褂子，青坎肩。總之是我們在痛苦中也忍不住發笑的樣子。

當我們走進時，那押解的水警還『一、二、三』地數了一遍，生怕途中跑掉一個。

大房子裏面有安南人，也有的臉孔像中國人……

我們這時是死心於『旅館』了，但還不瞭然此後的命運。不知趣的，還嚷着：『行

李一定濕透了!」悲觀的可又擔心「會不會給槍斃?」倒還是那位頭等客實際。他手裏還有一包水菓,他慷慨地打開嚷着:「吃罷,大家吃罷!發愁沒用。」

白矮子果然走過來。他嘴角刁着一「顆」快燒着小鬍子的雪茄蒂,眼睛把我們掃了一掃,便對身邊的中國人吩咐兩句。(這時我知道他們是中國人了,說的是廣東話。)他便又走開了。

那中國人嚷「排隊,排隊!」於是,我們靠牆排了起來。這時知道他是廣東同胞,有人膽壯了,向他要求把碼頭上的行李運來。這人還好,居然經幾次敦促,他跑到白矮子那裏請示去了,而且得到了允可。

隊排好,我們被帶到另一道欄杆。那個法國人很認眞地攤開名單,按名計數。最後,大約是數目已相符了,又命我們仍站回去。原來叫我們走出來是爲他數着爽手。

計以後,就開始了搜查。褲子倒沒有脫,但所有口袋全翻光了。每人帶的錢都少到不足登記。

忽然，鐵索門開了。兩輛馬車進來了。我們沐浴了二小時的行李由我們眼前走過了。大家還伸了頸脖辨認自己的行李呢，那個中國人可來驅逐我們了。一個馬來黑子把我們帶出門來，登時鐵索門就關上了。而且，鎖上了。

『行李呢?』有人問，但我們又開始了雨中的旅行。

那馬來黑子倒好說話些。走到一個棚子下，他自己也怕雨，他停脚了。我們樂得也站住，直到一聲厲喝，我們又踏着草地走。

黑子剛在洋灰石臺上交代『四十一男和一女』時，一個天使由門外飛進了。我猜想他一定是天使，因爲那人點過數目後，沒帶我們入營，却走出大門了。

四十二個實在塞不下了，於是決定分兩批運。那個押解人，等我們全上去後，很小心地把黑囚車的門關好。原來他便是司機。待他坐穩後，車便動了。

我們又重新駛過那片可厭的土地。那條泥濘的街是我們剛走過的，我們好像還能辨出剛才的脚印。我們的西伯利亞啊！如今我們又被載向一個不可知的地方。

如果旅行的樂趣就在於此秒，不知下一秒鐘將發生什麼新奇時，那麼一九三九年九月五號這可咒詛的一天，我們在西貢是飽嘗了這個新奇。由那囚車的窗眼，我巴望這街道。外首是貨艙和碼頭，裏首是一條住宅和舖戶雜陳的街道。然後，又經過我們登岸的那個地方。望到那隻雪白的大船，收了我四十四鎊答應載我到馬賽的無仁無義的船，我不禁咬牙切齒了。

（這時，它忙着吐卸載來的貨物。貨還有艙，我們被它遺棄得好慘！）

容我縮短了說吧！車停在移民局門口了。一下車，我看到營救我的兩位朋友。他們拍了我肩膀說：不要緊，卓領事即刻請領館的洪（之珩）先生去辦交涉了，由領館擔保，已答應馬上可以釋放。這消息使我們又挺起腰來。多謝朋友們的熱心。

我們又排隊，又點名，又受吆呼了，不過，這回在那法國人手裏，我們看到了護照一個個端詳過後，發了個空白單子。

護照是收回去了，而每個人都像孩子般被一個安南人把右手捉去。還以爲是

上手銬呢。倒還好。安南人身邊是一個油墨盤。五個手指就如五粒鉛字，被塗滿了油墨。爲了那船不開了，我們四十二個華籍搭客却足足爲西貢警察局收了二百一十粒指印。天哪，這理去哪裏講？

『打雙手還是單手？』朋友擔心地問我，因爲他留的是十指呢！

六年後，在德國參觀了納粹的集中營後，我時常暗自比較西貢的集中營。當時是慶幸總督有電話臨時給我們放了。但今日回憶起來，如果眞被禁上幾天，在那臭濁的木板長屋裏住一下，我對殖民地的認識必更深一些。一九四五年春赴舊金山途中同法共黨人道報記者談安南問題，他說法國應保留安南以使建立眞正社會主義的安南。我從來沒那麼突然大笑過。

總之，我們的囚車到達了集中營而却沒進去。

我們住在一家小旅館裏，從此開始了『自由的』狼狽的日子，錢在箱子裏。襯衫在箱子裏。什麼都在箱子裏。然而中國人是這樣可疑，打了手印，還不足信，還不能

領到自己的箱子。

這以後，我們開始了新的『鬥爭』請別笑我用這兩個不和諧的字像四十二隻落水雞，我們祇是在那多毛的手掌裏撲張翅膀而已。

兩天工夫，我們想用『移民者』那份忍辱工夫去爭取我們最低的權利，那是：行李，護照和船票。但我們完全失敗了。如果能確知票款能否退還，即使退不到現款，那主意也好打了，但公司那個法國人是很會應付的。他不說不退，然而得回香港交涉。那是說，香港也還可往西貢身上推。而翻開該公司那本口口聲聲『概不負責』的章程，才明白票款連一文也退不到手的。例外並非沒有：頭等兩個美國人的票便退了，但中國人連『例內』的權利也無望染指啊！

為了要行李，我們在那可咒詛的鐵索門前直挺挺站了兩天。總是早八點鐘便去，擠在那汗臭的棚下。高興也許每人發個一尺見長的木牌子，但到他關門時，那牌子却又收囘去了。

四十二件汗水浸透了的汗衫，四十二雙爲雨浸透了的鞋，每晚滾在那木板床上，翻來翻去。連那老太婆都含着淚問我：『先生，爲什麼不給我們行李啊！』健壯的則說着出氣的話。

第二天，稍稍有點曙光了，那是鐵索門裏露出一張中國人的臉，他和我們講價了。說是那天雇了馬車，得還他錢。多少呢？十四塊越幣。

——行李不在身邊，沒這麼多啊！

有人剛這麼說，連那張臉也縮囘去了。於是大家抱怨那聲音。每個人把口袋抖光，一塊的，半塊的，甚而五個蘇的，居然勉強湊足了十四塊。由一位廣東難友嚷：

『同鄉，同鄉，有了。請過來呵！』

那人很機警，不敢提錢。

還好，眷念『鄉誼』，同鄉居然賞臉囘來了。這猶大一文不苟地數了那款子，樣子看來好像還嫌它太零碎。他點點頭，收下了，擺擺手說：

『到前面大門去！』於是我們眼前露了一道光明，熱望地繞到前面。

剛走到那裏，馬來人便動手趕了。

『同鄉，同鄉！』有人在嚷，猶大居然走過來說：

『誰叫你們跑這邊來了？快回去！』

他拿了錢，站得遠遠地抽香烟，那十四塊錢一點也不攪動他那顆黑心。我們却站到黃昏，每人白領了個木牌子。

『明早六點就來呵！』另外一個人過來打招呼了。

看出行李悲水鷄自己撲張是無望了，我這才又去麻煩領館。由之珩兄去找移民局找海關監督，結果，算是准我們拿一兩件日用品，行李全部却須壓到離境爲止。

這裏，一個可笑的矛盾發生了。他告訴我們出境時每人至多准帶五十元越幣，超此便予扣留。然而去馬賽的客人身上帶的當然多於這些，且是放在被扣的箱子裏。等我們去辦補行登記的手續時，他搖頭不允，找碼頭海關，移民局，最後到了海關

監督。那黑頭髮傢伙問我帶多少錢。

『十五鎊。』我老實告訴他這錢是剛由箱子裏拿出的。

『你只能帶三鎊出境。』這是他的分配。

我走出門來。仰頭，黃色樓頂上正飄着三色旗。它們象徵什麽呢？我記不清了。我低頭走囘旅館。

最可笑莫如扣下的護照。到離境時，警察局推移民局，移民局又往警察局推，直好像那費九牛二虎弄來的護照已沒蹤跡了。最後我看那個灰頭髮的躁性署長又要抬腿了，我不能不又去麻煩領館。這是九月八號的下午。之珩兄偕我找到了那個火氣旺的署長。他承認護照在他那裏，要我次早八點去。

『一個人來！聽見沒有？』那意思是看見一個中國人就已嫌太多了。

九號早晨，我七點三刻便到了那個『碼頭警署』門口。我是握了二十難友的命運的。（這時，有二十四個去馬賽的僑胞是寧不退票也不願再坐這個公司的船

了，巡自返港。）如果我晚到五分鐘，他很可以藉此取消我們的護照的，那樣，恐將在這片公籍白十地上當苦力了，像電影中的南非洲一樣。

錶剛好差一分八點，我走進了警署。我問，沒人睬我。我對一位辦事員說，是昨天署長約好的時間。正說着，他說署長在門口了。

我看到了那位署長。我向那對怒視着的眼睛鞠了躬，溫和地說：

『Monsieur 昨天你要我八點來，一個人來。我來了。船票和指紋全在這裏，我可以領那二十張護照嗎？』

署長茫然不知。

我問那安南人護照的事。『署長說沒有。』他也覺得很難爲情吧！因爲昨天署長約我來時，他也在場的。

先去移民局，說是護照確已送過去了。在那裏，由九點我們等到十一點。我覺得不好意思再要洪先生等了。西貢領館負南圻幾萬僑胞的一切責任，而連卓領事僑

有四位職員，我太白私了。後幸經之珩兄給我介紹署裏另一法人。這是個好人．他答應替我說。

新的船明早便開了。整個上午我坐在那長椅上，我看見許多同船而不同命運的旅伴。他們拿護照來五分鐘登記一下，便算完事了。臨走，還對我笑說：『西貢地方太美了。』我生氣，但我能怪他嗎？直等到十二點半，護照才拿到手。

第二天，我們在洪先生的『護送』下，又登船了。我們又重獲了我們的行李，是那白矮子親自押運來的。在船票上，我們還得重新簽字說，如果路上什麼時候船再有遺棄我們的必要時，就照樣遺棄，公司概不負責。自然擺佈的權利我們在最初買票那天便奉送給公司了。

『時間還早，你不再玩玩西貢嗎？』之珩兄故意笑問我。

我說西貢這片土地，在我沒有充分自由的把握時，永不再沾它了。他一直等拔了錨，才敢下船。那七天日子，我們的命運比蛛絲還要纖細。他也不願『功虧一簣』

您可莫過問我坐的是什麼公司，什麼國的船。這個您猜好了。我還願意順利地到馬賽。我可以說的，我本訂的是義大利船，但朋友說，怎麼還照顧法西斯呢？於是，我換了一個『德謨克拉西』的。親愛的讀者，什麼陣線呵，當我們不能強起來時，誰能阻止船上用 Chinois 這個字來咒駡呵！

是呵，『非常時期』，但在新加坡上來一個新由牛津畢業的印度青年。他坐意輪 Conte Biancamano 返印，在船快靠孟買時德國對波蘭動了手。船公司因不知義是參戰還是中立，船改駛了荷屬東印度。後來義中立政策決定後，原輪把他送到了新加坡，付了他十二鎊旅館及返印的用費。

請恕我這樣囉嗦而不愉快吧，我相信阿拉伯的繁星，紅海的落日，將洗掉我的憎惡的。

一九三九，九月廿日，蘇彝士。

一九四六年十月上海重訂。

安南的啓示

滇越道上瞑想錄

我是懷了莫大好奇，惴惴地走過河口到老街那座『邊境橋』的時間已近黃昏，爲了在車上寫日記而被督辦署的密探當漢奸扣留盤問了一會，時間就擱得愈晚了。我倉忙隨了那安南挑夫奔出了車站。中國是懂得信賴友誼的，在這邊界，我沒看到一個戍兵。隱隱地，我甚而感覺了些失望。

我們的河口距安南的老街，眞是只有一箭之遙。若立在坡上，向對岸安南朋友喊一聲，是不難聽到答應的。那距離，宛如在除夕說『明年見！』分隔這兩個『戍站』的，是南溪河與富良江（紅河）交叉處的一道支流。很少有像南溪河那樣對鐵道

忠實的朋友，它由宜良一直把我們護送到邊界。那支流，恰如河的尾巴，彎曲地環着河口鎮打了個盤旋，便揚長向廣西方面流去，把河口圍得如一甕城。河在半途，雖怒浪滔滔，流到尾巴，却異常溫柔靜穆了。趁着灰暗的暮色；那迤邐的小河直像是對出國的兒女們頻道珍重。

於是，我們跨上那白色的木橋了。我望望周遭的山巒，望望那S形的河，一種對祖國的戀情油然爬上了心頭。我提了小籐包，隨着那安南人進了稅關。在事前，我已受到許多朋友的警告，我預料這是一重不大好過的關。

由昆明上車時，我便發見在管理的天才上，法國人得認輸。滇越路的秩序遠不如當日的京滬，其紊雜齷齪倒有些像平綏路。車票是木刻的，這倒是收藏家巴不得的事。沒有月台票，這不過雜人多進去些。行李照例有限制，但是車開後才用一柄舊秤，買大忽般地當場稱衡價目自也難求劃一。車廂裏『牆頭文學』很多，這不過證明路太長，旅客不甘寂寞。不該的是在三四等車裏，人貨不分。你一點也不能料到在

下一站將逢到什麼旅伴！也許是幾十隻歡喜拌嘴的鷄鴨，還許是倒捆了雙蹄的小猪。至於安南旅客担個挑子上車，那幾乎是應該的事。在這條鐵路上旅行，使人念念不忘十九世紀火車運輸的萌芽期。

自然，在這稅關裏，我並不期待合度的待遇。

一般人都以爲安南的稅關太『厲害』了。有的人應怪他們的自來水筆太漂亮，有的不該戴兩隻錶。其實，我想那法國關員不會怎樣『厲害』的，因爲他太胖了，太暴躁，也太沒有禮貌了。他並不一件件地細翻，用小而光強的電筒照，用尖銳的眼睛搜索。我覺得他是在開玩笑。他把箱子抄底先抖它一下，然後，如一個頑童般搔亂了，也許這麼一亂，四兩鴉片反而匿了形，也許他祇看中了幾盒隨身用的罐頭。於是，他扣下了，並且不許『不要。』但到第二天，你才發見在一張完稅單上開着幾個人的『稅』品。這幾個人的方向，行期儘管不同，你納了稅，途中照樣得有麻煩，那落後了走的，還得另外補稅。

我忍受了那大頑童的一陣騷擾，到旅館，才鬆了一口氣。

哪裏容你鬆氣！另一個大頑童還在等着擺弄你哪。剛好享受着淋浴的爽快，茶房嚷了：快去「對護照」，遲了走不成路，（反正什麽一落伍，就一切全休！）只好狼狽地跟了他出去。原先以爲只一個人，如今才知道浩浩蕩蕩一大羣，如十字軍般集合在旅館門口。還以爲是在門口對驗呢，但那在前領路的茶房直像漢姆林的小笛手，引我們走，不，是跑上一條無盡的長路。可憐那些年紀老的，我身旁還有一個抱了嬰孩的少婦，也得莫名其妙地隨了一道奔波。老街是座小城，大約把這城走到頭，才看到一個殖民廳之類的「衙門。」

一進門，牆上用斗大的中、法文字寫着入口條例「……如敢故違，處罰越幣××元，立即驅逐出境，」其實，入口的人誰敢不老實！櫃臺裏有幾張辦事桌，宛如一個小銀行。許多著了整齊制服的安南官吏在低頭做着事。祇有一個法國人，坐在中央。隔了好久，才由一個安南人朗聲唱起護照上的姓名。那聲音，對本人自然不是很熟

稔的。但你得隨時準備答應，不然，那白種人一个簽字，一切可真就又完事了。

老街，這個安南邊城，是一座簡陋而齊整的小鎮。一條專做旅客生意的街上，你可以買到一切隨身的零碎。街北一座空坪，開着一個露天劇場，晚上永遠擠滿了人。能看到的賭場，有一家義合公司，長條桌上「壓寶」，靠門處有一方桌，玩的是什麼「猜賭」。一隻隻污髒的手，緊緊握了血汗賺來的錢，在那裏碰運氣。天氣是悶熱得要命，天花板上雖然擺動着一隻人工拽的大風扇，但那並不能扇走酷熱，和安南人身上發散的一種氣味。

在夜裏，還會有一種怕人聲音由屋角發出。雖然是僅僅四五寸的乳白色壁虎，那聲音却有些像麻雀。

第二天早晨，自然又有一列火車在等候着你了。

滇越路可以分作三段：由昆明到阿迷洲（開遠）如由山麓向山腰爬。其實，距頂峯還很遠很遠，但已覺高得驚人。雲南和貴州的大不同處，貴州是遍地皆山，而雲

南則爬過一重，便可降落到一片爲青山環抱着的平原，四下都是江南風味的稻田，笨大的水牛低垂了額頸在田塍上徘徊着。這景色似有意使旅客喘口氣。特別是在芭蕉稻田叢中，還雜着北方的玉米。「雲南的土眞是無所不宜的。」剛要夢起平原的老家，突然，火車又鑽山洞了。宜良那節是出一個大的進一個小的，一連四五十個，使人不用打算喘口氣。緊緊尾隨着火車的澄黃江水，有時遠遠看到山洞便偷偷溜起了，但一鑽出洞來，它又湊近成平行了。風是漸漸有些烘臉了。窗外有時還飛着熱帶型的美麗昆蟲。這還不希奇，在塘池，可以看到弱水，是一個爲青山緊抱起的小湖，有綠草地長長地伸入湖中，形成天然的碼頭。最動人的景色了。難怪那法國領事捺不住泛舟的想頭。但這溫柔然而比重太輕的水，終於把他攪在懷中了，成爲他的葬身地。途中所過車站的名字都古古怪怪，什麼羊街子、狗街子、拉紫黑，總之，使你覺得確已走到最遼遠荒涼的地方了。在兩旁，還時常出現玀玀人，扶了籬笆門，用遲鈍的眼睛對你瞭望。到阿迷洲這段，是如爬山的初步，爲了路的崎嶇，風景的離奇，旅人有

的只是嘆惜。

車由阿迷洲開出，到老街這段，簡直如做了場噩夢。什麽都變了樣子。一望無際的芭蕉園，開的盡是巨大豔紅的花，古怪怕人的蟬（?）鳴，由羊齒植物的叢莽中發出。瀑布如天河般由山腰倒掛下來。傾瀉着萬斛銀珠。出現在你左邊，右邊，全是死命嚼着檳榔的安南人，用麻雀吵架的聲調攀談着。然而你一定沒有心情聽。天哪，一天要鑽一百多個山洞——有的由山左側鑽進，在洞裏轉了方向，却在另一方向鑽出，有時還由一座山的懸崖鑽入另一座。洞裏陰森滴水倒不可怕，駭人的是那些有名堂的橋，絲帶橋，人字橋，只適於想像的奇蹟，（然而被一個法國女人完成了。）這一天，車如天馬般在滇南的山頂上奔騰。不容你嘆惜了，它令一個胆小的掩起眼睛，胆大的起了疑惑：人怎麽這樣本事，把山拆成這個樣子！

這眞是一絕妙安排。阿迷洲到老街，一天盤桓在雲霧裏鑽出鑽入百多山洞，簡直看不到一片平原。但由老街到海防，恰如由山頂下降，甚而已經落下。永別了山巒，

永別了怕人的洞，（但正是它們形成了我們西南天然的屏障。）這一路過的盡是舒坦的平原。

文化優越感

我儘管不是一個本位文化論者，走到安南，我深切感到在文化遺產的繼承上，我們的祖宗眞太慷慨了！今日，屠殺我同胞的敵人，他就承受了一大筆，而且那早已變成他的全部家私。在安南，我隨處都驚訝：怎麼，這個他們也有？我們的文字，我們的建築，甚而我們的日用器具。在延祐祠，我看到極工整的漢文對聯，眞武觀供的是太極八卦。那晚去看安南戲，就辨不出與潮州戲有什麼不同！也是那錦繡的袍襖，拂蠅代替馬鞭。也是一個姣姣娘子，爲一羣粗眉瞪眼的惡漢劈手奪去，然而惡漢自己中間又起了內鬨。但走出河內的法國遠東博物館，才恍然這不是奇怪的事。

許多人由海防特意跑到東京去參觀這個法國殖民地中可驕傲的文化宮殿，

但碰壁的人已經不少。因爲它每一禮拜只開兩次，日子很難湊巧。我這次却同朋友先找到那個博物館的主管機關，法蘭西遠東研究院，一進樓門，四壁看到的都是中國線裝書。靠西首藏的多是佛教經典。一個釋僧正在那裏抄寫什麽，長長的指節，緩慢地在紙上蠕動着，出家人眞是最專心的學者。上樓，遇到那位熱情的館長，使我們有福氣在次晨去看那博物館。說是福氣，一點不假。上下兩層樓，古今數千年文物的陳列中，只有朋友同我兩個人在欣賞。謝謝那館長誤認我們做了專家。我們看到十五六個世紀前的慳吝人藏的銅錢已融成不可分的一團。看到暹、緬的佛像，古代南洋人的戈矛，陶器，及中古的鑲貝木器。看到明命十七年（一〇八〇）Champa 的一塊地界碑，寫的都是漢文，當時，我們的文化是怎樣深入亞洲各民族各階層！

今日，西方文明在東方似有莫大威風。它的本身如何宜另說，它帶給東方的，不能不說大抵是抽水馬桶式的「舒適」而已，西方精神對一般人都依然是隔膜的。它譬如自天降下的一股水，落地即成死湖。雖然它來自一條浩蕩的大江，但那相距

太遠了。而中國文明之行於亞洲，却如長江、黃河。它有時泛濫，且常混濁，但它却是條綿亘了時間與空間的主流。這裏堵，它流向那裏。可以改道，而不能絕流。在水利上看，有些灌田的水是有意引來的，譬如運河。有些却是造物所派定。中國文化便是在這情形下漫流着，安南自然也逃不掉它的灌溉。

華僑並非財神

在東京和海防都有一條唐人街（或叫廣東街，）比起法國人的區域，是店鋪小，街道窄，而且髒。人雜亂，但在膚色上又很單純。街旁懸的幌子全和廣州差不多。這街比起安南人的地帶，却又顯得富裕，乾淨，而且有生氣了。每個中國人到此，莫不先打聽這個地方。

在東京一天。我就沒一天不到這街上走走。在一家賣水菓海味的雜貨店裏，我居然發現了一堆漢文書，有繡像的三國志，有建國方略，有西安事變記，也有一些新

文藝作品，幾個靑年立在那陰暗的角落裏，專注地讀着祖國的出版物。我還聽到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哼着『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這歌傳佈得眞遠！

你走進一家旅館，或飯館，只要是中國人開的，有兩張照片你永遠得看到，那是孫中山和蔣介石先生的肖像。每個樓梯的拐角處，每間雅座的當中，都懸掛着，有時且還用綵總裝飾起旁題『還我河山』或『收復失地』都充分說明了那照像是怎樣爲他們所尊崇，膜拜。

華僑沒有報紙。（東京的兩家安南新聞紙，中外新聞是公然親日的，東法新聞最近說話才公平了些，但一般安南人對中日戰爭看法是只有日本天天勝，中國吃着大虧。）然而他們不甘心僅看安南人的報。於是粵東會館每晚收長沙的中央廣播，次晨油印出來分給各僑胞和商號。海防是由華僑中學的教務處來辦。這種新聞傳播的方式是新穎而且可憐的。它說明了僑胞們是在怎樣狼狽的情形下關切支持着祖國的抗戰。

更動人的，是東京小湖畔那幾家華人咖啡店。他們和日本人開的咖啡店作紧鄰。黃昏時分，湖畔乘涼的人多了起來，買賣旺盛了。那日本店鋪奏起極誘人的音樂來。我們的咖啡店自然也不甘示弱，留聲機也唱起粤戲來。那『生存鬥爭』的情景之緊張，眞如看兩個拳手的拚命。我們的僑胞是仁肩摩肩的情勢下，在海外同商業上及政治上的敵人『抗爭』着。

許多人看見報上華僑的大批捐款，都以爲華僑的錢來得特別容易。他們都是活財神。在唐人街上走過一遭，就發見這觀念錯誤得令人心寒。在一個享福的大城裏，唐人街總是介於白人與土人之間的一個，並不舒服的地方。他們很少有一個白種的大主顧。他們不能講求衞生設備。更苦的是他們成年流浪在外，誰能担保那刁了水烟袋，坐在店舖門口呆望的中年男子不是在思念潮安或惠陽鄉下他的老婆呢？他們是在和疾病，貧困，寂寞奮鬥着。他們捐的是僅有的一點積蓄，因爲他們目睹了亡國之恨。

有誰曾想到爲他們再多做點事呢？

怎樣被統治着

世界上除了大不列顛，法國是擁有殖民地最多的國家了。我沒到過非洲，小亞細亞。連安南，我到的也只是一角，我不能批評法國的殖民政策。我只能說說我所感觸的。多麼不可靠的事！東京是安南總督所在的地方，更難得到很準確的印象。

火車快到東京時，要先經過紅河上那道很長的鐵橋，橋的南端，便是東京的近郊了。工廠烟囱，巨廈屋頂，自來水塔，一切現代都市應有的佈置，就全有了。然而我第一眼看到的，是紅河邊上，正有幾十個土人，裸了身在泅水。有的還一絲不掛地仰臥在沙灘上。我羨慕這伊甸園的幸福，也驚訝起法國人對『屬民』的放任。若在一個吐口水罰十大洋的香港，這不知應怎樣重辦了！

滇越路這一路都可作法國統治者放任主義的說明。自然，這放任不是在政治

上，只是縱容士人過他們自己本來的生活在東京也很少看到法國人干涉到安南人的生活習慣。

另一方面，法國人對於文化輸入却又極認眞。在昆明，我認識的幾個安南人，都能闔起眼來背上七八首拉瑪丁或雨果的詩，且用了同樣熱情的聲調。對他們提起任何一個法國古典作家，都卽刻表現出驕傲與崇敬。然而他們受的僅是中等教育，幹的是銀行簿記。

在上海，或香港，我們到處遇到的是百貨商店，書舖可極稀少且多可憐地擠在畸角。在東京，只有一家 Grand magasin，却有無數的書店。我說無數，是大小全包括在內。大的規模可以和我們的百貨公司抗衡，陳列得疏朗而有秩序。卽使海防，那個只過水兵的港口，也還有一家相當大的書店。在『文化侵略』上，英國也許稍來得遲鈍些。

年來我們在提倡着拉丁字，在安南，却已見到這文字的成功。安南本來使用的

漢文自從爲法人搶去後，一個法國教士就在這上面用了功夫，今日的『安南文』只有聲音而已，文字已全拼成字母了。我看到洋車夫也能拿一本小書消遣。安南幾種『月刊』『半月刊』在小販走卒手裏也可找得到。我曾向一個年輕木匠手裏借看過一本，裏面還有兩篇由漢文翻成的，都是江湖奇俠傳一類與現實無關的東西。拉丁字本身之較方塊字容易推行是不成問題的。這是技術，學習心理的事實。它可以滅絕一國的文化，也可以推展一國的文化。可以麻醉，也可以警醒。這便輪到使用的問題了。

使我更驚訝的，是在唐人街上一家小書店中，我看到法文和安南文的第一屆共產黨宣言，巴黎公社，經過以至節譯的資本論。法國統治者的寬容究竟能放到那樣遠麽，筆者可不敢論斷了。

總之，沿途我沒看到預期的鞭打，虐待。我絕對不要頌揚統治者，我只在想我一個安南朋友的話，他說：自從中日戰起，法國因需安南士人在國防上合作，更怕他們

受野心的日人利誘，在待遇上已在改善了。可是，亡國之恨依然很明顯地呈現着。

祇缺乏一樣

在安南，你可以看到一個國家應有的東西：美麗的山河，現代的文明；所缺乏的只有一樣，是自由——獨立國人民應有的自由。

火車穿過安南北部的大平原，芭蕉園，棕櫚樹，紅河的晚霞，一切半熱帶的風光都是那樣嫵媚人。每過一個安南鄉村，必遠遠看到一個木牌（如動物園裏的標牌一樣）藍地白字，寫着××村，整齊也如動物園的牢籠。至於交通尤稱便利。橫過鐵道或平行着的，隨處都是公路。且許多是柏油的。有固定班期的紅色長途車在上面行駛。到了東京，尤其得驚訝安南文明化的程度。輕便火車，長凡數哩的鐵橋，寬大的柏油路，兩旁栽着碩大的尤加利樹，劇院的古典建築，工商博物館，無一不介一個未出

遠門的人疑心這是巴黎。然而再返顧這塊土地本來的主人，一張張菜色的臉，窮得只有做小偷的生計，一個抱了個營養不足的孩子的婦人，望着一個『侏儒』乞者在地上打滾。她呆望着，終於由骯髒的肚兜裏摸出一個心疼極了的銅板，丟在地上。那侏儒高不及二尺，頭很大，通身滾得是泥。把錢揣在口袋裏，他又向另外一個窮同胞『表演』去了。這侏儒可說是一部分安南人的象徵。他什麼全沒有了，除了那身卑微奴性。就憑那個他換取他的生計。

丟掉了自己的文化，又丟掉了自由，那是注定了的悲劇，是現代文明也不能補償的損失。因爲機器本就是吮血的傢伙。如果不是把『民族』放在前面，作通盤的打算，文明也許正是噩夢。

安南的悲劇

（別忘了這是一面鏡子）

忠厚，或者說，『和平的愛好，』是美德，但這世界顯然已另有安排，多少民族就

正犧牲在這美德上面了。安南第一個悲劇，便是人太老實。在『唐人街』上，可以看到熱烈的爭鬥。一樁小小事情，可以吸引無數路人，集合到一個地方，觀看，批評，甚而參加那新奇事情。在安南街上，這種活躍的生氣找不到。老街，那樣熱鬧的邊城，一過十點，全鎮店舖上板，街上肅靜得像死了一般。安南人是那樣對命運甘於屈伏。在東京，我們給錯了車夫的車錢，一個却領了雙份走掉了。那寃屈的車夫並不知跳起脚來不依不饒。那麼大的人，他用袖口擦拭着頰上的淚！

然而更大的一個悲劇，是對自己窮苦同胞的漠不關心。這是一個最無可挽救的墮落。當大多數民衆被搾壓得僅剩了奄奄一息時，極少數的『高等越人』因爲被統治者豢養了的原故，生活的外貌是歐化了，他們就趁勢改變了心腸，置同胞苦難於不顧。結果中上階級過着奢侈的歐化生活，也穿了講究衣服，儼然紳士般出人白人的社會，下層大衆則依然過着猪玀的生活，而且時勢所趨，每況愈下，造成了全民族的永滅。在雲南半年，我認識了三四位這樣的『高等越人。』我時常到他們家

中玩。最熟的一家，是一個曾去過巴黎學醫的安南人，家裏養着七八條狠種的狗。每天都拚養吃着牛肉同牛肝。他的家和一切白人的家並無不同，我很失望，竟找不到一點安南風味。他們吃的常是西餐，唱法國的流行歌曲，喝里昂的葡萄酒。每逢他們興致好，打起馬將來時，每張椅子背後都立了一個僕歐。安南女人的手指是美的，修長的手指，一邊要摸牌，一邊還托了烟槍。當我在僻靜處試着口鋒提起爭取『自由』的話時，他們立刻就嚇得要命。他們怕受到『革命』的嫌疑，也許他們根本怕革命。因爲這樣不是已經很好，很自由了嗎？在生活方式上，他們距安南大衆比白種人距黃種人尤遠，在謀取解放上，他們也似乎比白人尤其害怕革命將革掉了他們的闊日子。他學的是醫術，但他並不把這本領帶到安南內地，造福貧苦同胞，卻擠到一個醫院林立的大地方，服侍有錢的人。

但我能厚責這位安南朋友嗎？敬愛的讀者，我們中間誰有這權利呢？

一九三八，九月一日，香港。

下部：國內



辰：海陲

（一九四六年冬）



冷眼看台灣

「建設新的台灣」是高調
先保持好根基方是正經

一 弧形的悲哀

作爲今日中國一個國民的厄運，莫慘於這個赤裸裸的事實：除了足跡未涉過的非洲莽叢，出了中國門檻舉目莫非烏托邦。不說恍如隔世的歐、美，一片被殖民者奴役着的南洋正用安定與繁榮吸引着中國的闊老，香港的華人顯然比廣州的同胞享受着幾百倍以上的政治自由，然而連爲日本剝削搾取了半世紀的台灣，一樣經過九年的戰爭經驗（轟炸，封鎖，征斂，）僅僅一水之隔，而情况也竟和這塊爲三

民主義滋潤了二十載的中國本土相形之下，如此的不同！

由上海而台灣，再由台灣而廣州，這個弧形的飛翔，給我的刺激太深刻了。一邊物價像風箏等般昇騰，襤褸的婦孺白天像蒼蠅般黏着肥胖的行人，晚上像垃圾般倒在大公司的冰冷台階上。三輪車抽着簽交易所在水洩不通，工廠的烟囱由低微唏噓而斷了氣。祇要有一桿利槍，吃喝，什麼都不愁。然而愁什麼？大屠殺已在肇始。誰也沒安定，誰也是能抓點什麼，就抓點什麼。連開學校的也像米店烟舖老板般高抬智識價碼。雜誌封禁，文人遁逃，黃色的文化和官方的訓詞塡滿了智慧的眞空。冷呵，冷呵，我有什麼穿什麼，還哆哆嗦嗦在龍華機場的坪角，無助的望着灰黯的天空。

當機翼斜過草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直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坦有條理的馬路旁綠着樹羣。太平洋的春風溫煦地吹來。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而掛兇枪的保鏢人。（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

舒服，友誼，因爲我感到人民在這裏是被信任着。店窗比不上上海南京路的輝煌，美國貨稀少得令我這上海客通身失了重心。（台人儉樸是原因第一。本身能製造是第二。不迷信西洋貨是第三。）礦開了，油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荳餅變成了肥料，湖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裏，天賦是被享受了。中午尖笛一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十天的巡遊，沒遇到一個乞丐，（也沒遇到幾位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簽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爲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了碟碗便蜷在蓆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裏嘶嚷拉屎的頑童，却都坐在教室裏畫着石板。雖是一水之隔，一樣是中華人民，台灣的小學生一季交不到國幣四千元，中大學生一季學雜費也不及國幣兩萬元。（日本時代國民教育是強迫而免費的。）台幣不須跟着美鈔跑。沒有旗袍狐裘，女孩子們的髮辮是搭在黑裙上的藍衫。嚴肅的交響樂台下，四千座位全能塡滿，四千男女都屏息靜氣，把心靈暫時交給樂聖。在同一偉峨的『中山堂』裏，同時還舉行着別的座談討論會。沒

有人喝口香糖勒玻璃帶，但防止病菌的口罩却有人戴。唐代的室內陳設保存了，講衛生的抽水馬桶也未被摒棄。利物浦、芝加哥的工廠區緊連着黑暗污穢的貧民窟，台灣多少糖廠是公園化了：經過巨大的噴水池便是一排椰林。水門汀道旁隱着的是所所職員住宅。我恍然覺得這裏不是沒有西洋文明，但是經過挑剔選擇過的。毒化過華北的日人，在這裏却沒種鴉片，也很少麻將。政客有貪污的政客有。官僚資本也有。但習慣於『軍治』的內地人到了台灣，僅僅表層上不大見戎裝的跋扈，便儼然覺得有了『政治』，到了桃源。

由台灣再起飛廣州，那感覺就如由半空跌了一交。滿台灣看見的是烟囱學校，音樂廳，到了廣州就成爲國粹；第一個感想是，羊城乃是消費城。無論立在太平路上，或走過惠愛路邊，睜眼一望，都是酒店，酒店，酒店。乾瘦的漢子玩着獅戲，金店放着砲仗。無線電和眞鑼眞鼓在比賽着吵鬧：『大廉價』，香港走私來的上好洋貨。在廣州半條街上，我看到比全台灣更多的兵。中山堂前的崗兵不但上了刺刀，手指還鈎着跨

鎗的發彈機。街上乞丐在人隙中如小螃蟹般那麼穿來穿去，荔枝灣船戶的木板河屋腐朽得快斷了腿。珠江上的擺渡限收二十元，酒店裏的女招待管夾管餵。中山公園那隻新一軍由緬甸仔來的象貶着憂鬱的灰色細眼。經手人吃了牠的糧，牠掉過頭去把附近的芭蕉嚼光了。廉價的大量生產的是貧苦勞工，錢是向舞場酒店裏潮般的湧，由補品取得的生命力，肥的用在划拳狎妓上，瘦的祇好「丟丟」打打。

台灣不但比不上更現代化的西方，在建設上它一定遠跟不上日本。但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踩躪在異族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即使蠻幹，爲了統治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衆在不民主的環境下如可比做乳牛，台灣的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却是乾擠。台灣民衆的奶水一部分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梁，造福農民的嘉南、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中國民衆的奶水却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二　兩大投資

日人治台，比民國以來華人治華的根本高明處在兩點：工業建設給予台人以經濟安定，強迫教育奠下了現代化的眞實基礎。有了這兩者，總督府用不到機槍防守了，人力車也無須抽籤，公民雖未琢成玉，却不必都當門石來踐踏了。最低限度的教育機會均等重重地消滅了社會的嚴格階層化，同時增強了全島的生產力。這樣，台灣才由賠錢的荒島變成『帝國』的寶庫。這兩筆（工業和教育）投資的利息眞是太大了，然短見了一世紀，教育文化費的總額在今日中國預算上還不及百分之三，工業建設也迄爲軍事家丟在腦後。

台灣是中國國力一個尖銳的測驗，工業可以怪轟炸，怪颶風，教育這一課題，却少遁辭。而在這上頭，我們已落了第。日人維持了半世紀，做爲台灣進步骨幹的強迫教育，光復後使被廢止了。說是暫時廢止，然而這一級的學童就成爲了犧牲。但師資

缺乏的中國，這裏找得出一萬八千位的小學教師？民衆圖書館被接收了。當然，總理、主席的像都高高掛起，但櫃子裏排立的還是宣揚「共榮圈」的「昭和兒童文庫」！即使把全國各書店印的兒童書再搭上充滿了封建毒素的「小人書」全搬了去，怕也塡不滿那些日人爲小國民編繪的龐大文庫：安徒生，葛林姆，博物，歷史，精美有趣的叢書。連兒童掛圖全沒有。一片新生活標語下面，便是些兩三年前美國新聞處爲宣揚美國國力而印發的戰鬥畫報。說是學費不收，可是在家長費講義費的名義下，教育已漸成爲收入富裕人家的獨佔了。日本軍國民教育剛結束，台灣兒童又在重黨國紀律輕個人發展的方針下，受起訓來。在台中一個小學，我眼看數百少年，其中有僅六歲的赤足立在院坪，行完一切紀念週儀式後，還得「向校長鞠躬」「向教務長鞠躬」「向隊長鞠躬」，一面鼓勵着孩子們的領袖慾，一面訓練着盲目服從。常步走，正步走，左轉，右轉，我可憐那些應該想盡機智來淘氣的小花苞，小枝呀，小同胞！

交通是建設的根本。這次我們由東岸的蘇澳至南端的高雄，半壁海岸，相當於由遼寧到廣東。不但一路都有公路鐵路，而且火車沒脫過班，沒誤過點。小鄉村一樣是柏油路，鄉公所常遠宏麗於內地一等縣的衙門，正如小學校時常大過內地的學府。廣東有糖廠的時候，是賴肉肩膀把甘蔗由蔗田擔到廠門，台灣有四十二家糖廠，虎尾一廠便有伸入蔗田的輕便鐵路近兩千公里。

日月潭的景色的雅綺麗可人，那片湖水也是台灣的經濟命脈。有了比內地便宜五倍的電力，一切輕重大小工業便蓬勃起來了。有了便宜的水泥，便有了衛生設備，和水門汀的馬路。有了遠東最大的燐肥廠，搭上嘉南的偉大灌溉工程，便有了不受天時地利牽掣的農業。因爲台灣自身有煉油工廠，油價由八千台幣一直抑到三千以下，以致美孚、德士古商人知難而退。這是說，堅強經濟的根本方策不是拋黃金變匯率，而是得生產。留有日人良好基礎的台灣東北，假使不爲政局所牽掣，是比中國任何一地的工業都有把握的。然而那個「假使」的魔影却大得兒得不堪想像！

三　政績試金石

愛台灣的人都希望腐朽祖國卽使自己一定要下沉，也最好別把這爲敵人培植起的『乾士』也拖下水去。因此，對於台灣在行政上多享受點獨立性，我們是同情而又同情的。但聽說台灣師管區就要成立了。徵實到了台灣，二五減租可並未相伴而來。台灣每年對中央十五萬噸糖的報銷正阻撓着興建大業。如今，不等台人擺脫完五十一年來日本奴化教育的遺留，便禁止了日文的出版物，這樣，文化上在他們未抓住新媒介時便廢止了舊媒介，在法庭上，台人尤處在不利地位。本地的律師從此可以休業，台人的官司也就聽天由命了。

乍囘到祖國懷抱來，台人對許多我們習慣了的怪現象還不習慣。我相信，內戰便是其一。老早黨部貼的一些標語已使他們莫明其妙了。『擁護國民政府！』台灣人想，既是國民政府，捨此還有別的可擁護嗎？『軍隊國家化！』這標語對習慣於日

軍機構的台人也是多餘。起初，他們知道祖國鬧着紛爭。但勝利之後，放着大事不做而『重整旗鼓』來彼此消滅，却大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台灣一天不徹兵，其內部政治的分野一天還不至表面化。像海南島一樣，台灣的中部也是山嶺重疊。那山裏容或還藏着玩藝兒。如果把一部分台民逼上了梁山，復興台灣也將成爲泡影了。

日、德民族性相同點之一是死板板，這性格台民也濡染了不少。對生活優越的英、美人，死板板是罪惡。對於在飢餓線上扎掙的人，那比嘻嘻哈哈可貴多了。這死板板的脾氣，和高調政治是一定配和不來的。二十年來紀念週在內地一向是開空頭支票的日子，但台人却是慣於要內容的。台灣早接收了。民心誰也承認並未完全接收。要接收，可得擺出政績來。

在所有賢政中，沒有比自由更重要的了。

祖國能給台灣的是什麼？論市政，日人治下的台灣可爲全亞洲做模範。論工業，台灣遠走在內地的前面。軍事教育他們有過了。忠君訓練他們受過了。五十一年來

祇有一椿甜頭他們沒有嚐過，而在台人心中，認定祇有國民政府可以給予：那就是自由。指摘統治者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發表的自由——憲法所允許的自由。五十一年來，台人在日本統治下，吃、穿、住、行都遠比中國平民好。工廠講求福利有時強於英、美。俱樂部，彈子間，游泳池，音樂會，凡是一個現代國民的最低享受，那時台人都享受了。短期間這『新台灣』也不見能趕上那時的享受。日本人爲了擠奶而肥牛，所以什麼都許，可就不許自由。（因此台人多習專門技術，很少習文法科。）然而沒有了自由，卽使是超等享受，也還是不舒服。台人投奔到祖國懷抱來，沒有別的苛求祇求准他們嚐嚐自由。

那麼，台灣有自由嗎？世界上沒有比自由這玩藝分寸再難衡量的了。台灣還沒聽說查封雜誌動輒百十種，但現出的雜誌却很少沒有官方背景的。台灣還沒大批搜捕政治犯，但對於和平日報駐台北記者丁君的由失踪而引起全台記者抗議而被逐出境，自坦白光明的陳長官到機要祕書都祇說『不大知情。』抓丁君的是警

備司令部，陳長官可是該部司令。在台北記者茶會上，一般記者都深刻感到從事新聞報道的朋友們在傳播政令與宣洩輿情兩使命間折衝的爲難。台灣不是沒有民營報紙，但北（新生）中（和平）南（中華）三大報紙全是政軍黨的機關報，另外還有省黨部等辦的朝夕刊。這是說，比起內地的抄攤封禁，台灣當局是賢明多了。但文化活動終還帶有濃厚的包辦意味。

在台南，我遇到了一個曾爲共產黨員的台灣人。還是莫斯科畢業的。他不但否認他自己與共黨仍有關係，並矢口否認還有台共。問他爲什麼，他說戰前日本警吏捉了共產黨判徒刑，如今捉到就永不見了。談完了我們無意間同他開了個玩笑：我們邀他登吉普導遊鄭成功祠。怎麼拉他也不肯上車，慘白着臉，一霎那就烟一般的溜掉了。

在昭和統治下，『自由』嚐得最多的是二十萬高山族人。對那原始民族，日本做的工夫不深，也許是有意任他們自生自滅。自由嚐得最少的是台灣婦女。承繼着

日本傳統，女人在台灣是奴隸，坐墊，幌子，洩慾器。見了男人打那麼深的躬，柔順得連眼皮都不敢抬！那就是『好教養』不但飯館把女人與海參魚翅一同出賣，連草藥攤子木屐店舖也得有個艷裝女人坐在凳頭任顧客調戲。公司裏的女職員得給男同事沏茶倒水。這是和歐、美尊女風俗相反的一面。虛僞的恭維和奴役驅使同樣要不得。政治自由以外，台灣需要社會自由。

可憐莫如日月潭涵碧樓對岸水社那百來高山族：遙見湖上駛來一批『深入民間』的旅客，便趕緊在又瘦又髒的臉蛋上塗些白粉，在襤褸上罩起一件有原始意味的彩衣，石杵丁東，旅客恍如進了叢莽，破落汚髒的草舍也混得一把米錢。站在水社岸上，我不知看的是馬戲還是動物園。我的直覺是：他們應受教育，應學點職業，靠這點原始賣弄是不夠生活的，在這上面，日本統治者放任他們了，如果我們把高山族當國民待，卻應有個打算。

傳統的中央集權觀念在大陸中國已造成了若干致命的病象，在文化政治經濟上脫節了五十一年之久的台灣，尤難行得通。台灣究將成爲中國的愛爾蘭呢，還是內向爲中國的一肢，那就端看大陸的政治風度了。不能忘記台灣存心坎上以目前同往昔無時無刻不在比較。不能忘記他們要的不是鎖鏈轉了手，而且是更拙更緊的手。

日本奴役台灣的根本政策在於人才庸常化，能力局部化，因此，台籍的電氣技工多得很，電氣工程師却不大見；書記科員多得很，縣長處長却不易找。台大如今九成是台人，（以前日生比台生是九比一）是個可喜的翻案，資源委員會派糖業人才赴美深造，其中特別爲台人留有席位，是風度，也是卓見。有着台灣那樣好的公民訓練，如果還不配享受相當的自治，則大陸的中國人民更不必徒然夢想了。

在台島兜完了圈子，重新望到台北火車站上那些黨部標語，特別是『建設新台灣』我感到一種不安，一種諷刺。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文盲國；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原始農業國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消費國——消費的且多是洋貨。台灣的基礎『全』是日本統治者留下的。我們不幸生在這個標語口號的世紀裏，對於標語口號的內容三十年來早已變得麻木不仁了。但是台人卻把壁上的紙條當『布告』。他們要兌現呵！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我們一面應趕上台灣，不使它永遠是中國版域上的綠洲，一面治台灣的先得盡力保持住日本人的建設，工廠得早些冒烟，教育得恢復舊日的免費強迫。這份消極工作以上，如果再加點自由，台灣人一定由衷內向，黨爭內亂也必不至侵入島上來。

戶口登記了，土地測量了，人民教育了，災旱控制了，工業發達了。街道是柏油的，馬桶是水門汀的。有着這樣現代化的基礎，如果中國還不能搞好，我後悔庚子年共管中國的計劃沒實現！

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

瓊島不是太平島

爲在沙灘上蓋大廈的傻子們呼冤

一　兩千比不到六

由空中看，這面積大於比利時，相當於荷蘭，位於安南、菲律賓之間，作爲南洋鎖鑰的瓊島，是美得動人到了家。琵琶形微彎的海岸線邊線上嵌着南太平洋的起伏的雪白波濤。蔚藍的海面上，小嶼散佈，星碎得如晶瑩擺設。島面斑駁多棱，忽突起如蒼龍，（天曉得龍腹裏懷藏着怎樣明亮的珍珠！）忽葺葺如積翠。銀亮的河流像巨蟒般由五指山叢抖擻而下，穿過椰林，穿過蔴田蕉地，彎彎曲曲，流入大海。

這片熱帶的中國，有的還不止漂亮。它有着荷、比所沒有的寶藏：海裏是魚，岸上

是鹽田裏有甘蔗，樹膠，咖啡，數不盡的水果；山上有森林，畜牲，和俯拾皆是的金屬礦苗。從漢代以來就設立州郡；民國以來，還設過『瓊崖鐵路工程局』然而海南的眞正開發卻始於一九三九年二月的一個早晨。這座徒有中國疆土虛名兩千年之久的荒島，突然有短小精悍的日本兵登岸了。砲轟一定有過，初期的搶掠姦淫也一定不免；然而當年八月，海南島就不再完全是亘古荒島了。

根據中國文獻和法人勘察紀錄，日人很迅速地發現了兩大鐵礦：儲量近七千萬噸的石碌，和五百萬噸的田獨，所含的赤鐵、磁鐵俱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當年八月便起始開採了。七條江水都測定可以變成水力，短期間，昌化江便經東方發電廠而放送出五千瓩的電流。港開了，碼頭築起來，二百六十公里的鐵道把礦山、電力和碼頭連接起來：一邊開採，一邊輸運，一邊裝輪，在中國主權下虛度了兩千載的礦苗便一船一船搬到橫濱、神戶的碼頭，轉到櫻花島上的工廠裏，成爲槍砲炸彈，重新落到重慶、桂林人的腦袋上了。

如果台灣使我這支那人慚愧得想嗚咽，到了海南我就禁不住哭出聲來。從前覺得有德國這樣一個能幹肯幹的國家爲鄰，法國命裏是吃定虧了。（所以她怕德國再成爲一個國家。）然而中、日這兩個民族，在能力、果決，團體精神和生存本領的比較上，相差遠甚於德、法。祇要想想看，二月登陸，八月裏，交通，電力，採掘，便都有了頭緒！五萬萬日元的投資，是這樣配合的：

礦	五三%
工	六%
電	五%
農產	二〇%
鐵路	七%
其他	九%

於是，在這曠古不見人烟的荒島上，成萬的中國苦力，在不到三百日本技士的

指揮下，一片以東京利害爲依歸的國防工業便蓬勃起來。礦山的輕便鐵道隆隆地滾動，發電廠的齒輪不息地轉，碼頭上，起重機對萬噸輪船鞠着躬。於是，水被利用了，山被移走了。（田獨礦的五百萬噸儲量，經六年的搬運，所剩的已不及一半。）一個地理的名詞變成了實力的庫藏。

中國人比日本人，由年月計，是兩千比六而不足，（因爲兩千年來瓊島全是一片荒涼呵！有的，是張之洞在海口修的砲台。）然而請看下文：日本投降了，這點現代化的基礎捧交出來了——還眞像個樣子：最新式的開採設備，電力廠留下了十萬瓩的基礎，鐵路之外還有行駛內海的輪船，職員住宅之外，還有防禦惡性熱帶病症（如瘧疾）的醫藥、設備。然而中國戎裝的接收大隊到了。那是說，凡能搬走變成分文的，都儘量搬走了。如今，醫藥室是四壁皆空。膠皮輪礦器的膠帶，爲兵大爺零碎割下，補了鞋底。百噸以上的輪船一隻也不見了。接收大隊走了。不畏艱苦，迢迢跑來，想保持整理日人建設基礎的『有心之士，』惟有坐吃啞吧虧：病了聽天由命，九月颶

風把鐵道橋梁吹毀後，這隸屬廣東的瓊島，由省城到楡林的一封信，需要近四十天的帆船。瓊島就又變成浮在南海中一孤島。

建設不會，等伸手接現成的時候，還愚蠢昏瞶至此，被壓了一世紀的睡獅，這回眞就翻了身嗎？

二　悲劇的雛形

鶯歌海的鹽（年可產四十萬噸，）蓊鬱全島的木材，昌江的金，那大洋龍的錫，石碌的銅鐵，陽江的鎢，羊角嶺的水晶，十二座捕魚港，糖，植物油，樹膠，海南島這片未開墾的處女地的富藏無盡，工業的前途不可限量，然而整個中國在拿着金碗討飯，沒有比海南島這地方更容易證實今日中國人民的經濟命運是怎樣殘喘踩躪在軍事政治的蠻幹下。蠻幹繼續一天，不說海南不用夢想建設，整個中國也必加速解體，直等到原子彈來完成殘餘的工作。

因爲台灣與大陸暫時還聰明地保持些距離，所以我們深入荒鄉僻野，無論日夜，見不到軍警，尤無須帶保鏢。到了海南，因爲日人僅呆了六年，所以也就充分嚐到了祖國的滋味。辦工業的資源委員會，在以武戲爲正場的中國，經費已夠拮据的了，然而還待由開採費裏提一筆錢來辦礦警。連這樣，去年石碌東方途上，還有一位技師八位工人在火車上爲亂槍打死了。由榆林出發到田獨礦那早晨，雖然是在祖國的土地上，其森嚴緊張，向敵人陣地衝鋒也不過如此。是三輛專車，前後兩車都是執槍的礦警，四角各有機槍一架，向兩旁瞄準着。沿那十一公里鐵道，每隔十數碼必有礦警防守，兩眼隨時向樹叢葉隙間尋索。到了礦山，上了刺刀的衛兵如屏壁般緊排在我們兩邊，我第一次與盟軍跨過萊茵進入曼因漢城時的情景，還沒這麼嚴重。在這情形下，想建設可說是荒唐到了家。然而中國無望中之希望正因爲還有些傻子，捨棄南京的紅官，上海的洋行不做，甘心充配到那危險地帶，在沙礫上想爲中國生產打點基礎。眞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負責治安的人所給的安慰祇是添蓋戍守堡

壆訓練保甲長的計畫，和廣州調保安隊追剿的風聞。然而擁有三萬壯漢高踞在五指山上的『紅軍瓊崖縱隊』派出一枝敢死隊，往機器要害處抛個炸彈，十年的心血就可以在一刹那被粉碎了。日人佔領海南島爲期很短，所以鐵道長度究還有限，因而國軍在瓊其實還談不上點線佔領，不但城郊便是叛徒，便有雙方的保長（便向人民收雙份租賦）連名城海口的公園裏，都有人掉過腦袋。

感恩縣縣長住在北黎，爲避免徵實農民放着三場收成穫一場。守衛隊門前可貼着『建立世界和平』的幽默標語，草棚前蹣跚着飢兒的街上貼的是『實行民生主義！』反映着國內一切，海南島是充滿了矛盾與不安定。這個中國雛形充分說明了半世紀來我們站的一個歧途：爲了子孫，或者放下仇恨，放下私心，認眞把政治社會的裂痕補一補，大家都許活，不然就得同歸於盡了。一個在國內需要跨檜的統治者是徹底失敗了的統治者，也就是說，統治永遠不會成功了的。密聚京滬延安門法的大員們，爲什麽不飛翔到中國歷史的天空，俯瞰一下中國政治的全景呢？

巳：嶺南（一九二九年秋）

林炎發入獄

由一個人看嶺東

在汕頭，第一個幌在我眼前的是林炎發這個名字。報上登着寶隴村保長林耀亭、林邦威等二十六人『爲匪徒林炎發告各界書』指他是『一名殺仔，綽號林剾死。現年四十餘歲，旣鮮父兄，復乏妻孥，獨身橫行，目無法紀。』同時，該村教忠堂百餘鄉民又登報駁斥說：『查炎發此次被誣入獄，由於屢次直批鄉蠹逆鱗，在族衆中揭露耀亭、邦威之舞弊派款，故必欲陷之於死罪。』在街頭，我接到一份青（年）抗（日同志）會的『告各界書』，呼籲『林同志重獲救國之自由。』打開報紙，副頁上印滿了爲林鳴不平的文字。到晚上，朋友家中闖進一位中山裝的青年，說是走了六七十里路，來借宿的。燈下他數着一疊捲了邊的毫洋劵，告訴我這些都是鄉民的捐款，

明早他就搭車去府城（潮安）代表揭陽某鄉青抗會會員慰問『林同志』那款是送給林的老母。據他說，林在清黨前是農會會員但『現在不是一家人了嗎？』他告我林炎發這人連字全不識，祇是一個『直爽忠實，硬了頭皮幹的好農民』。但次晨，另一位老成持重的長者又警告我說：別把這問題看簡單了。青抗會是潮、汕新崛起的一個團體。會員近萬，遍滿嶺東。官廳黨部放心不下，也是難怪的事。而且這些『後生仔』熱誠苦幹有餘，應付地方則不足，所以才造成了目前對立的形勢。

究竟林炎發是何許人？他幹了些什麼『匪徒』的事呢？我意識在這平凡的悲劇下，必蘊藏着嶺東一個深刻的問題：橫裏說，它分野了嶺東的救亡組織；縱的方面，它也許還鐫印着歷史的遺痕。

沒有呈文

首先，我走到全汕救亡團體的領導機關——後援會。該會幹事兼民國日報

編輯陳劍魂氏接見。聽到我這個問題後，他發了一陣楞。然後說：『這個……這個我不知道。他們沒有呈文來。而且，也不歸我們這邊管。我還是由報上看到的。』由他那堅定的脣部表情，我知道再問是自討無趣了。我倉皇地辭了出來。

一個夥伴的話

於是，我祇好到汕頭靑抗會去，訪問曾經和林在寶隴鄉共同工作過的會員曾應芝君。在一間貼了許多標語的教室裏，他對我說：『先生，你不能不伸伸手。這是敵艦正在嗎嶼窺伺的存亡關頭，然而在潮、汕，一個人還會爲救國而入獄，監了一個多月，拷打得滿身是傷痕，然而他仍不肯在預先寫好的口供上畫押。先生——』我告他說，所有我要的僅是事實。我請他把這事原委說給我聽：『林炎發是菴埠、寶隴鄉一個農民。爲人心直口快，好飮酒。家裏祇有個老母。平時業挑夫。一九二七大革命時代他參加過農會。淸黨以後，土劣大權重握，便報復起來。許多淸白人都被槍斃了，林

逃到南洋做苦工後來跑回潮州，被捕入獄。在獄裏，別的政治犯就教他認新文字，給他講淺近的社會科學。七七事變，他被釋還鄉。士劣本想這回他可以安分。誰知他看到保長私賣公用，看到義學經費短少，他又是跑去質問。對於每年十三次派來無名目的捐稅，一向鄉人是敢怒不敢言的，他竟敢拒付。於是，保長便以不發他「戶口登記」作報復。半年前潮安第八區龍溪青抗會成立，林便參加。不久被派赴寶隴組織青抗會。登記那天，祠堂前排開四張長桌，鄉人參加的極踴躍，立刻就招得會員百多人。保長對他們又恨又怕，先用口頭阻止，勸炎發去南洋，並厚厚地資助他路費。炎發態度堅決，於是保長又用別的方法破壞。他造謠說我們是「共產黨」，恫嚇會員的家屬說，不久縣政府要來抓人了。同時，又利用他的權柄，抽丁儘先抽青抗會員，而且受訓時打得特別狠。（如本鄉小學教師杜連升，本應緩徵，把聘書呈閱也不肯，終於把連升逼去緬甸。保長定要抓他的老母，後來還是幾十塊的賄賂了結的。）後來溪西鄉鄉長陳家岳和林邦威設計把炎發捕交公安局，一五七師政訓員黃虹甚抱不

平，給保了出來，仍舊在青抗會工作。這時炎發酒也戒了，性格變得懂事了些。他勇敢地學習着爬山、夜行等游擊戰術，有時還演戲哩。鄉民因爲炎發幫他們拒付苛稅，對青抗極表歡迎，於是士劣看了眼熱，也組織了一個溪西鄉青抗會來對立。然而這會裏可沒有赤脚的同志，全是些紳士們。保長又設計控炎發劫盜，青抗會提反證，怎奈諜查隊□□□竟給非法捕去，而且不交縣府，先扣在隊部裏拷打，意思是把口供打出再交官。炎發嚷說：「打死也不畫押。槍斃也不畫！」後來因爲各地轟動，才由隊部移交縣政府。』

不知情的人們

看情形，要調查這案件，穩坐在汕頭是沒希望的。我登上了去潮安的火車。我先去拜訪該縣動員會的書記長黃傳名君。關於潮安的黨務，黃君談來眞是滔滔不絕：「我們有八個工作團，六十多工作隊。一萬三千多隊員，三個半月內一萬多夜校學

生，全縣有八十一間避難所，三個多月的存糧，各樣各樣都齊備了，各樣各樣都妥當了。專等敵人來時，有槍的拿槍，沒有槍的拿刀，沒有刀的拿斧頭，沒有斧頭的拿木棍，沒有木棍的拿銅盆……』這位黨部同志如果站在台上講話，一定說得還要諳熟漂亮的，可惜談到林炎發這件事，雖然犯人即關在本城裏，他却不大清楚，祇說『不過是孩子的莽舉，可以不必理睬，這種搗亂份子，到處都有的。』

然後，我又去拜望縣長梁翰昭。先兩次沒會到，第三次碰壁回來，正往外走時，適有一輛汽車很威風地駛來，在一座山城裏，這『威風』的確是事實呵！我終於見到了梁縣長。但談到林炎發這件事時，他搓着手，滿臉堆着笑容說：『兄弟是剛到任纔幾天，卷宗都還沒有理，昨晚李總司令也來電報查問這件事，兄弟必然儘早辦理。』

諜查隊長

我不相信『官方』全不知情，至少下手逮捕的機關應該有一些犯罪證據可

尋了。我走進了那座插了標旗的報本堂。在兩串交叉的殘舊萬國旗下，我見到了年近五十歲的黃隊長。一身草綠軍服，很悠然自在地吸着烟。談到林炎發這個人，他說：『不過是個過去行爲不端的農夫，十一月間，官里鄉馬姓失盜，次晨有人看見他挾了個皮包，問他有偷沒有，他說沒有。保長來告，這邊就派人把他拿了。』我便問他：(一)捕他是不是縣府的命令呢？答：『不是。但縣裏命嚴查馬姓盜案。』(二)林炎發犯盜案有證據沒有呢？答：『沒有，祇是嫌疑，是保長跑來說的。』(三)保長傳來對質沒有？答：『傳他，他不來。』(四)林炎發監了多久呢？答：『在本隊四天，在縣府快一個月。』(五)究竟打沒打他呢？答：『我沒親手打。我只說，你不供我就打你了！』(六)後來打沒打呢？答：『你先生知道，審案時打個一兩下是免不了的。這是隊員們幹的』在送我出門的時候，黃隊長很公允平和地評論着這事必是『保長和林炎發兩下都有錯處，』但他並沒提捕保長的話。

承梁縣長許可，我終於鑽進了那個湫窄的鐵門。那是一個很小但是佈置得疏

朗有趣的院落，天空是碧藍清澄，沿着院牆一排芭蕉，陽光把闊大的葉掌照得透明。白頭翁和翠雀在橄欖樹的幼枝上啾啁着。一隻英國種的狗在花陰下睡着。和這「花園」相隔僅僅一道牆，便是那個沒有了陽光，沒有了自由的世界啊！細小的，閃亮的，憤怒的眼睛由那釘了鐵欄的小窗口向外巴望着，獄吏是一位年紀不上三十穿着浴衣的青年。望到他那匹睡着的狗便跳到脚前。然而，鐵欄裏露出憔悴的臉了，其中有一個面龐削瘦，個子不高，穿了灰色對襟小褂，踏着木屐的，便是林炎發：

林炎發的話

「我在諜查隊押了四日，打過三次。兇呵。先生看（露出胸脯和臂上的傷痕，）是組長李一仙甲（及）吳興打個（的）。我出外南洋十三年，囘來看着字姓（族）內理事個人，有唔（不）公正就抱不平。人就咀（說）我是共產黨。我從未做過賊，我良心對得起天。鄰村馬姓劫案全唔知情。我從前在南洋做「行船」甲（及）做

作理仔，在香港我是給西南甲康南公司當工人。今年我三十九歲，到了縣公署三日後審過一堂，到現在二十外（多）日，唔（未）曾過過堂，我也無有認罪個（的）口供。』

我又一氣趕上了第二班火車，到菴埠站落了車，直奔龍溪警察局。適新局長上任，許多鄉人圍起來瞻仰新局長的丰采和行儀。我因爲無人接頭，祇好也立在人叢中，守着那些磁盆，花被，座鐘一擔擔地挑進警署，跟在最後的是新局長本人。

好容易找到一位說省城話的警員領導，但連他也摸不清溪西鄉在哪裏，還是一位白鬚老人指了給我們。在『敬愛堂』那古老祠堂的鄉公所裏，我見到了鄉長陳家文，年紀雖不到三十五，舉止却非常穩重。問到林炎發這件事，他看了看，想了想說：『不大知道內情。』保長林耀亭倒是爽快人，矮矮的個子，雖然殘廢了一隻眼，但另外那一隻分外表現着銳利精明。他人很瘦，聲調極清脆，他說：

『林炎發因常闖禍，從前給老鄉長趕去過番（南洋。）二十一年春天返國，是因爲在星洲作「西會」（流氓組織），被驅出境，返來就加入農會，同夥多被羅基營長槍斃，因伊唔切（重）要，所以未死。但劉隴鄉個（的）劫案伊有一份，這回判五年監禁，到後來偸跑。這是去年三月個事。大家都勸他去南洋，他在香港混了兩個月，五月又返來，後來加入青抗會。炎發想借「舊書齋」作會址，保長未借伊。林邦威是十四保保長，炎發向伊質問去年公款百元怎呢（麼）未分還人呢？邦威唔承認炎發一下食酒就罵保長生事，所以各房個（的）親人老大都唔敢行近議事。現在本鄉有人呈請和伊脫離宗族關係。人們說青抗會員都熱心救國，先生，我也是溪西鄉青抗會的會員呵！我也救國。』

我顧不及聽他許多枝外的話。我問他：（一）馬家劫案是林炎發幹的不是？答

「我唔知情。」(二)那麼，是你向諜查隊告發的嗎？答「我不曾告伊啊！」

由保長作嚮導，我們向寶隴村進發了。村的背後，是巉峨的深褐色的山嶺，環村一條如帶的小河，沿河便是潮汕路的鐵軌。這時河上正飄着一隻雙帆的漁船，遠處竹林和木棉的陰影下，有水車在紐紐唱着。未走進村口，先望到一座燒得精光的村舍，旁邊是一座露了詭祕鎗眼的碉堡，都是內戰時代歷史的殘跡啊！

林炎發的母親

進了村莊，一羣小猪正擠在一隻大母猪肚下吮乳。鵝蹣跚地向我們走來。小狗清脆的吠聲陪襯了孩子的啼哭，那家的鷄嘎嘎地嚷着要生蛋，好一片生命的騷動！在一間破陋的小屋裏，我訪到了林炎發的老母，一位耳朵微聾，連頭上的白髮都快脫光了的老婦人。爲時光刻滿了皺紋的臉上怔忡着一對癡獃的眼睛，汪汪地含了一泡熱淚。她用藍襖袖拭着，一面向我不住地作揖：

『先生，祇因我字姓哩微（門戶寒賤，）這會才出了大禍呀！我個仔都唔敢做非爲別事哩。伊爲了鄉中賣公田太多，發點牢騷。人家叫往（我們）做「下尾圍林」—（輕視意）往個（我們的）寃屈有人敢聽，無人敢咀（說）。後來日本飛機炸府城，監獄也炸了一彈。官家開了鐵門，才跑了囘來。我個仔出了獄，又給林邦威擢了去，是在祠堂裏擢去的，如今我就靠在村裏賣點糖物食仔過日，青天大老爺呵，求你代往伸寃，救我個仔出來吧！』老婦人嗚咽起來了，我感動得禁不住伸手去撫慰她。（由她週身的悸動，我在摹想着她的童年以至一生了：老實，厚道，也卽是沒有能幹。）她委屈地抽咽着『我活了六十九歲，我這個獨仔，生來好管閑事，一輩子不是坐監牢，就是在外洋亡命。我這苦命婆怎麼還不死呵！』

這時房裏已擠滿了村人。一個鼻涕垂過唇部的小孩竟踩着屋角的破盆爛罐，爬上了供祖牌的長桌。他小心膛不知今天村裏出了什麼熱鬧，我趁機向一個莊稼漢問：林炎發確實沒作過賊嗎？房裏囘答多得震耳，齊聲喊『自來沒做過賊。』一個

戴了厚厚近視鏡的村人還插嘴說：『保長壓迫林幼弟簽名，到後縣政府傳伊對證，伊驚到囉凍（戰慄，）現在還病在家內要死要活哩。』另一個年輕農夫費了老大力氣由人叢中擠到前列，憤憤地指了我的鼻尖說：『縣裏抽壯丁着（須）用錢使用（賄賂，）因爲抽兵，我的阿父都氣死了。』

當我走進林炎發被捕的那間祠堂時，這些鄉民不知怎樣款待我好了：這個拾出一籮新蒸的紅荳，那家端來剛由菓園摘下的蜜柑，都排在石階上，且厚厚地把我圍了起來。憨眞，坦率，堅實的目光，向我這陌生人巴望着。好像被遺棄了的一羣，從來沒人聽他們傾吐一句呵，剛才哼出的一聲半聲，在他們那快樂是遠勝於過節的。我問假使日本來了你們怎麼辦？

『打番仔！』許多隻粗大拳頭握起來了，連那掛鼻涕的小孩也不甘縮回胳臂。

阻力變成主力

一　南山不再是梁山

十年前我困居潮陽仙城。離那村落僅三十里便是聞名嶺東的南山，蒼褐色的脊梁上綿亙着蓊鬱的黑影，一個神秘難拒的召喚，我奇怪那一村竟沒有敢走出村口五里。一個黎明，我試過步。我中途被抓了回來。「這孩子，你想作死嗎？那山窩裏的全是殺人不眨眼的紅土匪！」三年後我又有機緣去潮陽，我是畏畏縮縮走在一個彪形大漢的身後。謝謝侵略者啊，今次我在嶺東旅行，許多路都是在黑夜走的，而且流沙那夜，我又躺在南山的脚前了。聽到遠處冬冬響聲，地面爲之震動，我的心也不禁爲之震動起來。睡在同一堆乾草上的朋友寬慰我說，安心睡您的覺，這是村姑在

搗米，準備過年哪！梁山已不再是梁山了，因爲五百多位好漢，連嶺東婦孺盡知的四大天王都穿上了有番號的軍裝，練起步操，唱起『大刀向鬼子們頭上砍去』了。

二　餓死也當良民

首先在揭陽，我訪問了經手收編事宜的第四大隊王振民隊長。據說此事是前年十一月李軍長漢魂駐紮潮汕時，奉余漢謀命所主持的，半月內便收編了兩大隊，（另一隊駐九區，由洪之政統率。）後來李軍長開赴前線作戰，所以尙未收編完全即停止。隊員大部分非舊日紅軍，即嶺東綠林。王隊長年雖近五十，但精神矍鑠，他在滿清時即加入同盟會，民二參加倒袁甚烈。因多年從事革命，所以有機緣結識這些『亡命之徒。』他一向不贊成那些非法行動，但他衷心對他們却懷了莫大同情，因爲他確知許多本來是良民，却被貪官汚吏逼上了梁山。他老早就巴望個機會把這夥人領上光明的坦途。全面抗戰把這機會帶來了。因爲地方當局也認爲在戰時，或

們的後方治安須絕對鞏固，這些人我們不收撫，日人終會乘隙利用的。而且他深知愈是作惡深久的歹徒，一旦國家准予自新，也必愈加服從效忠。今日這些享過橫福的好漢們是過着怎樣的日子，他要我去普甯親眼去看。沒有軍隊吃的飽，冬天還穿單衣的。然而在這情形下，還沒發生過一件破壞紀律的事。因爲這支軍隊軍法管不住，給養養不住，維繫他們的是股義氣。前年當局對這支軍隊不信任，故意調到饒平近海濱某地，任他們用單衣抵禦無情的海風時，王隊長曾對這些好漢說：旣然混到這地步，你們願留的留，願走的走罷。然而他們中間沒有一個肯走，他們卽使餓死也不走的，因爲比起一個平常人，他們更希罕「良民」這個榮身分了。

在普甯一家小酒館，我會到了小隊長蕭忒宸。個子雖矮，但黝黑臉上那一對犀利的眼睛，却閃鑠着強悍敏銳。草綠色軍服的胸帶上滿滿地插着鋼筆，委員長徽章，掛着鍍銀的錶鍊。起先我聽說他家本是潮州第二富戶，擁有二百萬家私，兩台戲。十年前因加入紅軍全充了公。十七歲時，這小夥子已負責紅軍浙、閩、粵三省十七縣的

交通網了。我很想由他聽到一些動人心魄的往事，然而他對現實牢騷太多了．他沒那個心情。他說他的一個老弟兄只因棄暗投明，不能養家，老婆上月餓得跟別人跑掉了。他狠狠地噴了口烟，好像吐了一口怨氣：『棉衣不是沒有穿過，去年由揭陽調來普甯，身上的棉衣竟被地方當局剝了下來，要求好半天，才發了這身單的。』我沒有話說，因為我知道揭陽縣黨部前年募給前方的千多件棉背心，到現在還堆在那黑屋角落裏，聽說有一囘演戲想借用，才知都已經霉爛了。

三　一頁傷心史

在一座霉濕，陰暗的祠堂裏，我訪問了那些好漢。同一切軍營一樣，這裏也有擦亮的槍斜掛在牆壁上。午操散了不久，有的弟兄縮成一團在薄薄的草蓆上打盹，有的借窗櫺透進的微光在看操典一類的小書，或恭正地寫家信。見到官長領人參觀，照例得站筆直。然而不同的是這二百多個弟兄，我沒看到誰有一條棉被！在牆上，我

還發現零碎的題字，都是憤懣之詞。有一首這樣無名氏的作品，據說已譜做該隊的弟兄歌了，歌詞寫在集扇門的牆角：

「跟差翁將軍，所駐普甯方。
三操二講堂，稀飯菜頭湯。
夜間眠無被，所食一碗飯。
洗衣缺番梘，狗虱生夠堆。
十日發二毛，衫褲人慰勞。
若是敢偷走，官長必扣留。」

在門邊向我們敬禮的，是一個濃眉大眼的青年，上身軍服，下邊穿的却是花條褲。這近於詼諧的服裝引起我的好奇。他胸章上寫着「鄭××，第四大隊第十中隊。」我問隊長可不可以請他單獨談談，這個要求居然被允許了。我們被嚴密地關在一間冷僻的官長室裏。

鄭弟兄坐在鋪板上，他的穿了花條褲的腿一直不停地甩着。而且，說話時他喜歡東抓西抓，他愈說得亢奮，他的手也愈閑不住，似乎是在搯跳蚤，又似在搯他滿腔的憤怒。房間是太冷了，他衣裳薄，而且故事也太凄冷了。他自始至終在哆嗦着，通身起着痙攣。他說：

「誰甘心犯法呵！當初我們也是本本分分種地人家。我們佃人家的田，從沒欠過租。但是有一年，全個夏天都未落一滴雨，米穀收得連吃都不夠，地主帶人來收租，我們求他減租，他連一個鐳（仙）也不肯減。我阿兄性情躁，他衝撞了那個閻王，頓時被閻王當場打死了。我阿父是個老實農夫，他祇知道匍在地上哇哇大哭。我媽說：老東西，哭也沒用呵，誰教我們生來是窮人，抬出去埋了吧！那時我還年小。我阿兄收殮時，我拍了阿父安慰說，阿父莫太傷心，我會給阿兄報仇的。以後，我們更窮了，我就出門賣油炸糰。早早賣完，中午伏在一家私塾窗口偷聽，被那王姓塾師發見，他要我進去聽，所以我白念了兩年的書。十三四歲在店鋪當小夥計，十六歲那年，我阿父也

死了，只剩下我的老母。我因爲急於報仇，就加入了紅軍，他們答應先幫我報完仇。加入以後，我先託人探聽。有一天那個地主帶兩個用人去亭通（揭陽）我揣了手槍，同一個夥伴守候了兩小時，終於他來了，我把他打死。從那以後——後來我又去香港當了三年多苦力。前年王隊長說李軍長（漢魂）要組織義勇軍打日本，王隊長我們是沒有不敬佩的，我由堂兄介紹，也投奔了來。誰知沒有多久，李軍長走了，旅長李崇剛在臘月二十六那天把我們調到近海的靖平（饒屬）身上沒有軍衣，還是原來穿的單衣，冷得要死呵！而且每月七十毫子，米又貴，天天只吃兩頓稀飯。白天冒着海風練操，到晚上只得四下砍點樹枝烘火。到處還有人記恨前仇，胡造我們的謠言。我不是沒本事吃飯，我不敢走，一走就不能救國了呵！」

四　送我們上火線

一個敬禮，鄭隊員走了之後，黃龍兄陪同幾位穿便服的走進來了。他暗暗用手

指對我示意，我明白走在最後面的便是四大天王之一的三脚虎，那翹出兩排金牙。永遠瞇眼微笑着的是穿山龍。我趁着遞名片的機會端詳了三脚虎一眼，四十開外的年紀，攤青的臉，一對似是無神却極敏銳的眼睛，灰色的對襟小掛，也掩不住左邊那隻斷臂，這就是傳聞能在水中潛伏兩三天的能人呵！他很恭正地接了我的名片，又很迅速地用獨手由袋裏摸出一張來送我，上面大大印着隸書的『林杰臣』三個字。我暗暗望着他用獨手划火柴燃香烟，暴想那隻手怎樣敏捷地裝子彈百發百中地射擊，無慈地殺人——如今，該用它殺民族的仇人了。

坐在我身邊的隊長周倫，當年是紅軍特務連連長，也是嶺東一位能人。聽說地方曾經派去二百多人捉他，被他打死三十多，臨完還是跑掉了。穿山龍曾奉命捉過他同三脚虎，如今三位好漢同在抗日勁旅中分擔中小隊長了。

周倫隊長沒說話前先長長嘆了口氣。

『說是大家不算舊賬了，無黨無派，協力抗日；但事實表現怎樣呢？說起來太令

人傷心了。七七事變後，說在一五五師集中，但集中後，軍服，沒有。子彈，沒有；別的游擊隊發一百毫子，我們發七十毫，到最近才加到七十五毫，這叫「無黨無派」嗎？先生，你看這塊薄棉氈，這還是汕頭慈善機關捐來的。我們的委屈太多了，我們咬牙。祇盼日本鬼子早些打汕頭，我們缺什麼，由他們手裏搶。那時大家才知道我們弟兄們的本事！』

問到林杰臣隊長，他撣了撣烟蒂，側過臉去說：『我沒的可講，我一講就要淌淚，我不傷心自己，我爲的是我這羣講義氣，對得起地方的老弟兄，一年多，挨餓受凍。沒別話可講，我們就盼着早把我們送到火線上，讓我們有機會顯點本事。別的話，先生，我情願嚥下去了——』

午：滇緬（一九三九年春）



血肉築成的滇緬路

羅漢們

有誰還記得幼年初初涉足「羅漢堂」時的經驗嗎？高聳的石級，碩大的飛棟，乳鴿雛燕啁啾在陰森黑暗的殿頂，翩翔着翅膀，而四壁泥塑的「雲層」上排列着那一百零八尊盤膝而坐的，挺然而立的，齜牙笑的，瞪眼嗔怒的，莊嚴、肅穆、却又詼諧，一種無名的沉甸壓在呼吸器官上。

旅行在嶄新的滇緬路上，我重溫了這感覺。不同的是，我屏息，我徵顫，然而那不是沉甸，而是爲他們的偉大工程所感動。正如現代人對蜿蜒山脊的萬里長城驚愕得倒吸一口冷氣，終有一天我們的子孫也將抱肘高黎貢山麓，嘆止地自問：是可能

的嗎？九百七十三公里的汽車路，三百七十座橋樑一百四十萬立方尺的石切工程近兩千萬立方尺的土方，不曾沾過一架機器的光，不曾動用國庫的巨款，只憑二千五百萬民工的搶築：鋪土，鋪石，也鋪血肉，下畹段（下關至畹町）一九三七年一月動手，三月分段試車，五月便全路通車。

你不信，然而車沿怒江岸，沿梅子箐駛過，築路的羅漢們却還在屈着腰，在熾熱的太陽下勞作。車駛到脚前，他們才閃開，立在那陡岩絕壁的新缺口。山是巉巖森凜得怕人，亞熱帶古怪的藤蔓植物盤纏在碩大的木棉蜂桐上宛如樑柱。汽車爬坡時，喘噓也正如你我幼年登羅漢殿石級時那樣吃力。而密如螞蟻的築路羅漢們：禿瘡腦袋上梳着小辮的，赤背戴草笠的，頭上包巾頸下拖着葫蘆形癭瘤的，捧着水烟筒的，盤坐捉蝨的，扶着犂耙的，一個個站在路邊，或蹲在山脚，定睛地望着。（嘿，懸崖上竟跑汽車了，他比坐車的高興！）羅漢們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歲，沒牙的老媼，花褲脚的閨女。當西洋囝囝正該在幼稚園拍沙土玩時，這些小羅漢們是赤了小脚板，滿

着汗粒，吃力地抱了隻簸箕往這些國防大道的公路上『添土』哪。那些羞怯的小眼睛仰頭望到我時，那直像是在說：

『你別嫌我歲數小，在這段歷史上，至少我也搓了一把土呀！』

橋的歷史

挖土鋪石憑的還僅是一股傻力氣，橋樑和崖石才是人類血肉的吞噬者。異於有鋼架的火車橋，公路的橋樑時常是在不知不覺中便滑過去了。有一天，也許你會跨過這已坦夷如平地的橫斷山脈，請側耳細聽車輪下咯吱吱壓着的有人骨呵！長城的修築史已來不及搜集了，我們卻該知道滇緬路上那些全憑人力搭成的橋樑是怎樣築成的。並不是『上帝說有橋，於是就有了橋。』每座都有它的慘澹來歷，像勝備橋下橋基時，先得築壩把來勢兇猛的江水迎頭攔住。然後用田塍上那種水車，幾十隻幾百隻脚晝夜不停地踩，硬一『瓢』一瓢地把江水淘乾。然後還要築圍壩，

最後下橋基。下橋基的那晚，剛好大雨滂沱，下一次，給水冲掉一次。這時，山洪暴漲了。一千多橋工，爲了易於管理，是全部搭棚聚住在平壩上的。江水由邊緣漲到他們的棚口。後來侵襲到他們的膝踝。可怕的魔手呵，水在不息地漲，終於漲到這千多人的、胸脯。那是壯烈凄絕的一晚：千多個路工手牽着手，男女老幼緊拉成一條受難的練索，面着這洪泛（液體的墳土）！絕望地哭喊。眼看它擁上了喉嚨，小孩子們多已覆了頂，大人嚎啕的氣力也殆盡。身量較高的，儘嚷『鬆不得手呵！』因爲那樣水勢將更猖獗了。——半夜，水退了。早晨，甚而太陽也冒了芽。但點查人數的結果，昨夜洪流捲去了三四十個夥伴。

有怨言嗎？不。工程處的梅君告我，第二天他親耳聽到一個路工一面晒着浸濕的褲褂，一面自言自語着：『怨誰呢？我誰也不怨。這就叫國難呀。』

如果有人要爲滇緬路建一座萬人塚，不必遲疑，它應該建在惠通橋畔。怒（潞）江在全國河流中踞勢之險巇，脾氣之古怪，讀者或已聞名了。禹貢裏的『黑水』據

說就是它老家在西藏包河老，經西康術念他翁欽和柏舒拉欽而入滇，宇宙間一條巨蟒，東岸屏念他翁餘脈的怒山，西岸便是三小時害得汽車鳴咽喘噓的高黎貢山，（喜馬拉雅山系，來頭自也很大！）山巔雖然有時披雪，躺在山麓下的怒江，溫度却時常在一〇五度，有時熱到一一八度。而江流多險灘，水質比重又輕，既無舟楫之便，卽想利用江水沖運木料也不易。當惠通橋未修成時，每年死在渡江竹筏上的人畜不計其數。謝謝僑緬滇籍鉅商梁金山氏（永昌人）他在民二十年便捐修了一座鐵索橋，造福往來商旅，功德無量。惠通橋工程雖浩大，還僅是沿用舊墩，加強原有載重力而已。但其艱險情形，聽了已夠令人咋舌的了。

惠通橋的鐵工是印度人，木工是粵人，石工多是當年修築滇越鐵路的雲南人，（他們每個都有一堆陳舊掌故。）但還有並無專技却不容泯沒的一工，那是『負木料者』。為了堅固橋身，非使用栗木不可，十個月修橋，有半年時間都用在搬運木料。如果栗木遍地皆是，自然就沒有什麼神話意味了。然而栗木稀少得有如故事中

的『奇寶。』它們長在蠻老山（龍陵縣，）藏在原始的深山密箐中，七八天的路程，摸着懸崖，在沒人的鬼劍草叢中鑽出鑽入，崎嶇得不可想像。半年來，有近百人常川在蔽不見日的古森林中，披荊斬棘地四下尋覓，砍伐下來，每天經常有幾百人抬運、好沉重的栗木吶，每十五個人搬運一根：七個抬，八個保駕。這樣搬了一千根，才築成了這座馱得動鋼鐵的橋、

築橋自然先得開路。怒江對岸鷹嘴形的惠通崖也不是好動的傢伙。那是高黎貢山的膀骨。一百二十個晝夜，動員了數萬工人才沿那段懸崖炸出一條路，那眞是活生生一幅人與自然的搏鬥圖，而對手是那麽頑強堅硬。一個修路的工頭向我追述由對岸望到懸崖上的工人時，他說『那直像是用麵漿硬粘在上面一樣，一陣風就會吹下江去。』說起失足落江時，他形容做『像隻鳥兒那麽嗖地飛了下去。』隨之，怒江自然起了個漩渦，那便是一切了。但這還是『美麗』點的死呢。慘莫慘於炸石的悲劇了。一聲爆響，也許打斷一條腿，也許四肢五臟都擲到了半空。由下關到畹

町，所有懸崖陡壁都是這樣斬開的呵！

一個沒聲響但是更貪婪的死神，是那穿黑袍的『瘴毒』，正如地獄裏有牛頭馬面，士人也為這神秘病疫起了許多名堂。如龍、芒段的雙坡，放馬廠，芭蕉窩等地，據說是流行着（一）泥鰍痧——症象同一般發痧，腹痛，土治法是把胸脯刮出紅筋。但紅筋若翻過肩膀，生望便瀕絕了。（二）啞瘴——發燒，把手放到腦頂上，都覺發燙，隨後又發冷。漸漸神志昏迷，不能講話。據說患者延三天必死。（三）肛疔，一位路工指導員（沙君）曾染此症，病象是驟冷驟熱，嘔吐昏暈。沙死後發見他，肛門內有菜子狀疹豆。（四）羊皮痧——頭痛，皮膚起紅點，燃之火，噼啪作響。及紅點一黑，人即完事。另外，還有無數種的神秘症象。總之，永昌以南的路工死於瘴毒的數目很可驚人。如雲龍一縣即死五六百，樂梅子箐石橋的騰越石工二百，只有一半生還。

雖然有些人武斷地否認瘴毒的存在，直謂為『惡性瘧疾，』而許多雲南朋友又把這『五彩虹氳』『如一股旋風，騰地而起，』說得那麼儼然。記者以不諳醫學，

不便作肯定的論斷。但祇要看看邊地築路工人的生活情形，卽知死亡以種種方式大量侵入，原是極其自然的。這些老少英雄們很多是來自遠方的，像蒙化、順寧、騰衝。公路並不經過他們的家鄉——時常須走七八天的路才到。他們負了乾糧（還有沒糧可帶的窮人，白天築路，晚上沿門討膳飯。）爬山越巔地走到工作地點，便在附近的山坳裏紮了營。地勢是低窪毒濕的，四面爲巉巖圍起。一路上，山箐裏每片炊烟都是由這些『棚』中騰起。那實在只有兩根木棍作支架，上面散鋪着樹葉，湫矮到僅容一個人『鑽』進去。遇到陰雨，那實在和露宿分別無幾，而趕工的時期剛好多在雨季。那小棚是臥室、廚房、又是便溺坑。擺夷路工作爲炊飯燃料的是捏成餅形的牛糞。

這便是爲烈日曬了一天的羅漢們，晚上憩息之所呵！

愛聽故事的，這條路上可有的是——祇是每個似乎都和死亡結了不解緣。您不怪記者太煞風景嗎？令人激奮的不是沒有，像龍潞段上那位老秀才張萬有（梁河土司轄境的漢人）年紀已快六十了，帶着兒孫三代同來修路。放工時，老先生盤膝坐在岩石上，捋着蒼白鬍鬚，用漢話，擺夷話對路工演講這條國防大道的重要，並引用歷史上弱國對抗暴力的掌故。他不吸水烟筒，但喜歡聞鼻烟。生活是那樣苦，他却永遠笑着。他是用一個老人的堅忍感動着後生。在動人的故事中，這是唯一不令人聽完落淚的了。但到了保山，我才知道連這位老頭兒也爲瘴氣攝去了。臨死，他還望了望那行將竣工的公路，清癯、皺紋的臉上，浮起一片笑容。

沿途我訪問了不下二十位『監工，』且都是當日開天闢地的先驅者。追述起他們夥伴的慘劇，時常是忍不住淌下淚來的。工作太疲倦，因昏暈而攢下江的，誤踏

到砲眼上，崩成粉末的，路面距山脚是那樣懸高，許多人已死掉，監工人還不知道，及至找另外屍首時，才發見一灘臭皮囊。像去年四月二十五日，臘猛梅子箐放工資時，因道狹人多，竟有路工被擠下江去。等第二天又有人跌下去時，才在岩石縫隙發覺那走在前邊的。

殘暴無情再臭如黃色的炸藥粉，它眼裏沒有壁立千仞的巖石，更何況萬物之靈可不經一錘的人像！趙阿拴明明把砲眼打好，燃着。他背起火藥箱，隨了五個夥伴說說笑笑地往遠處走了。火捻的延燒本足夠他們走出半里地的，但誰料到他背後的火藥箱滿了，那粉末像雪山蛇跡般尾隨在他們背後。訇地一聲，巖石裂響了，他們愜意地笑了。就在這時候，火却迅速地沿了那蛇跡追蹤過來，而且直觸着了火藥箱。在笑聲中，趙阿拴同他的夥伴們飛揚到空中，紛紛落下江心去了。

更不容埋沒的是金塘子那對好夫婦。男的一天掙四毛，打砲眼，女的三毛，工作是負火藥箱。規定每天打六個砲眼，剛好日落西山，雙雙囘家。

有時候我們怪馬戲班子太不爲觀衆的神經設想，而滇緬路上打砲眼的工作情形如果爲心靈纖弱的高貴人看到，也許馬上會暈絕吧！想在一片峭岩絕壁上硬鑿出九公尺寬的坦道，那不是垂手可成的。打砲眼的人是用一根皮帶由腰間繫住，一端綁在崖脚的樹幹上，然後，人如威尼思橋上的竹籃那麽垂掛下來。掛到路線上，便開始用錘釬鑿眼。仰頭，重岩疊嶂，上面是襯了藍天的喬木叢草，下面江水沸鍋那麽滾滔着，翻着乳白色的浪花。人便這樣烤鴨般懸在大地的牆壁上。待一錘錘把炮眼打好，這才往裏塞炸藥。這並不是最新式的爆炸物，因而在安全上是毫無保障的。爲了防止它突然爆響，須再覆上一層沙土。這才好燃，而且人要矯猿般即刻攀到崖上。「拔河」工夫慢了一步，人便與岩石同休了。

那一天，這漢子手下也許特別勤快。打竣六個砲眼，回頭看看，日頭距峯尖還老高的。金黃色的陽光曬在大龍竹和粗長的茅草上，山嵐發淡褐色，景色異常溫柔，而江面這時浮起一層薄霧，一切都在鼓勵他工作下去。

『該歇手了罷！』背着火藥箱的婦人在高處催着他。她本是個強壯女人，但最近時常覺得疲倦，一箱火藥的重量可也不輕呢！

他啐了口吐沫，沉吟一陣。來，再打一個吧！

這『規定』外的一個砲眼表徵什麼呢？沒有報償，沒有額外酬勞，甚而沒人知道。這是並沒讀過書知過大義的一個滇西農民，基於對國家赤誠的一份聖潔供獻了。

但每個人的體力和神經畢竟有限，而自然律原本無情，赤誠也不能改變物理因果。

這一回，他鑿完了眼，塞完了藥，却忘記敷上沙。

訇地一聲，沒等這個好人爬遠，爆炸了，人碎了。而更不幸的，火星觸着女人的藥箱。女人也炸得倒在崖邊了。

江水還浩蕩滾流着，太陽這時是已沒山了，峯尖烘起一片紅光，艷於玫瑰，而淡

於火。

婦人被擠到十公里外工程分段的茅屋裏，她居然還有點殘息。血如江水般由她的胸脯脇縫間淌着，頭髮爲血浸過，已凝成爲稍黏的餅子。

過好一陣，而且就在這婦人和世界永別的前一刻，她用搭在胸脯上的手指指腹部，啞聲地說：

「救救——救救這小的……」

隨後，一個痙攣，這孕婦僅剩一縫的黑眼珠也翻過去了。

這時，天已黑了。滇西高原的風在曠古森林中呼嘯着，江水依然翻着白浪，宛如用尖尖牙齒嚼啃着這悲哀的夜，宇宙的黑袍。

有一天你也許要旅行這條血肉築成的公路。你剝橘子糖菓，你對美景吭歌，你可也別忘記聽聽車輪下面喀吱吱的聲響。那是建築一段光榮歷史不可少的原料。

末·湘黔（一九二八年春）



灰燼

黃昏，我們沿着這山城的圍牆，有一個很難忘懷的散步。城既在半山，牆便也蛇一般曲折地爬着，面着荒涼的郊外，使人逐不掉塞外的回憶。這時，暮靄給城垛輕覆上一層黑絨，藍天畫着幾道玫瑰色的條紋，辰河上面，漂浮着一層晚霧，對岸的山腰，不知誰在放野火，起先是一點紅光，漸漸延燒成一條火蛇了。

我們立在城垛，看大草坪上踢球的「壯丁，」二哥講起十二歲上，他如何穿了件棉軍衣，在這城垛上徘徊，用羨慕的心情巴望着洋學生打籃球。

看到牆上的槍眼，想到廿年來多少槍彈，多少血肉，全浪費在自打自了。中國並未趕上時代，是時代硬扯了中國這老大哥的耳朵，揹了他的鼻頭，向前拖的。對一個古老國家唯一的新生劑，我們應慶幸。

我們正浸沉在默想中，忽然，聽到一陣鑼響。這小山城的西角，有了一片紅光舐着烏藍的天空。起初，還以爲是苗子祭神呢，不是，是火呵！而且是脚步很快的火。不一刻便延燒了一大片。火焰裏加雜着喊叫聲，搶救聲，和噼拍的木柴爆裂聲。

我們不知道應做些什麼來減少人家的遭劫。

走下城脚，向西門去的路已爲「功善水會」同路人所擁塞。我們只好站在走廊上，看那殘酷的火焰在窮人胸脯上跳舞。

世界上有許多至慘的遭際，同時却是無比地美麗，火便是這樣一宗奇觀。在所有兇神惡霸裏，它的殘暴可算是最豪爽的了：頃刻之間，它能把千百人千百日孜孜經營的一瓦一木，變成灰燼。而且，沒有比它的野心更雄勃的了：它東竄一頭，西伸一脚，它什麼也不饒，什麼也不肯落下。另一方面，它的對手，也即是那不幸的「物主」，也一樣放不下地同它爭奪着。整個這幅良民與惡霸的鬥爭圖，是用赤紅的火苗作背景，昇騰，滾動，紛亂，是最悲慘的，可也是最活躍的景象。怪不得一個半大的孩子爬

到窗台，不知事務地嚷着我不睡了，今晚上我得陪火

這時黑天像是爲血染了一遭，遠處火焰像一簇惡犬無聲地吠着，用那朱紅的舌頭不斷地向上舐着。火愈燒愈大，終於，西門城樓的輪廓也爲紅光映得淸晰可見了，用那雙殘舊的千里眼望去，依稀似還有三四個人由城牆上向火場一桶桶地澆水。然而，那可濟什麼事！人聲像蜂窩雜着拆毀房屋的聲音。大約是燒到一家炮仗店了，噼拍亂響，祭灶也給提了前。

早晨，去河街買鎖，那個熟的鎖店早參加了灰燼的一堆，那個慈祥的老公公也不見了。一個寒戰：莫不是他也變成了灰燼？我默誦起『弔古戰場文』來。

在面河的土坡上，我遇到一個洋尼姑，飄了寬大的黑袍，脚步倉忙地走來。我算定她一定是來看火場的。我們尾隨着她。每當走過一片瓦礫時，她那秀長手指很穩重地撩起道袍。茅屋裏跑出一個鄉婦，追到她跟前嚷着：『姑奶奶，姑奶奶，我們的二毛毛又病了，姑奶奶給點藥。』

我們的衞生署呵，讓這個『姑奶奶』搶了你們的正事！

火着時大家覺得『熱』『鬧』。誰看到過刼後那悲慘？誰又曾爲那十天八天後的新生而興奮？福州的南台，北平的東安、西單商場，我看過人類爲圖存而掙扎的偉大。如今，全國上下就正在這偉大的掙扎中。當極端的悲慘呈現了時，令人興奮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沒有了家業的遭難人這時多集在河邊石灘上。男子們在火場裏，耐心地檢拾着燒焦的殘餘，七八十歲的老婆婆，紅腫的眼睛上掛着大顆的眼淚，小孫孫可還是跑來跑去，嘻笑如常。（他們應該快樂下去。屬於他們的日子還沒有到。）老婆婆看見我們走近，忙用舊報紙蓋起洗臉盆盛的殘飯。她還愛顏面哪。

火場依舊冒着煙。被災的人們，用燒焦了的瓦礫堆作爐灶，把殘餘的樑柱作柴，炊起早飯來。

果店裏的梨，醬坊的瓦缸，都大批地滾在地上。火燒光了一切私有。

到晚上，大大告訴我們一樁火的故事。說昨天着火時，一對剛由蘇州逃上來的小夫婦的遭遇最慘。他們住在西門的一家旅館，預備候車西去貴陽的。兩個人帶了六隻皮箱。女人的首飾，男人的西裝，RCA牌的留聲機，還有，值錢的家傳字畫，一筆才到期的存款。吃過晚飯，他們把這六隻箱子鎖好，然後，才鎖上了門，坐在那鑼鼓喧天的戲台下逍遙地磕瓜子了。

有這麼巧的事嗎？然而『巧遇』比火焰跳動得還不可靠！看完了那齣壓軸戲，打着哈欠回『家』時，那旅館早給燒的連點影子也沒有了。

在另外一種情形下，日本鬼子這次對我們還不是一把火來得也那麼突兀，而且凶烈，當這把火逞着蠻強時，國內正不知道有多少對剛由戲院趕回來的『小夫婦』在忘情地幸福着，火不曾等待他們。

在昆明，我又聽到喧天的鑼鼓聲了，而且是那樣響朗，那樣普遍。遙望東北方那片血紅的天空，我担起心來。

一九三八，三，廿，昆明。

三個檢查員

守在邊境上的一個哨兵，他的工作時常難於一個普通作戰的兵。他嘗不到那種浴血作戰的暢快，却須隨時牢牢端了槍把，將自己孤單單地安置在渺茫，寂寞的準備中。他不能衝，甚而由崗位上多邁出一步；但他可也沒有退後一步的權利。他得用自己的胸脯和勇敢抵擋對方射出的第一顆子彈。爲了自己，和他的同伴，他得時刻留心着匿藏在另一世界裏的那顆子彈。

然而一個邊境上的檢查員的工作有時還難於一個哨兵。

當一個旅客走過一個哨崗時，那哨兵可以不問那旅客的職業或身分，儘管用一種極嚴厲英武的聲調問「口令」──或者「哪兒來的？」這聲音裏的不可征服性即使爲他的司令官碰到，也只有使這上司更其歡喜。

但一個檢查員也需得善相術。他有權利懷疑每一個旅客，同時他還須隱藏起自己的懷疑。他必須施用臆測，甚而動刑，但在不必需那樣做的時候，他得在禮貌的邊緣上盤桓着，使那良善的旅客不受到冤屈的恐嚇，也使那狡猾的惡棍易於上套。他得準備許多魔術般的問題，但他應該把那些問題按着旅客身份替換使用。這的確是很複雜的事，然而也是重要的事啊！

不久以前，我曾經作過跨越邊境的一個旅客。我是由湖南西部一座小城出發，向着雲南的省會行進。這樣，我必須走過湘、黔、滇三省，都是後方的重鎮。

先驅者的朋友們雖然給我們不少途中起居的指示，但關於檢查制度却不曾多說，只囑咐我們在過那「關」時，要儘量「規矩馴順」並且把那個檢查員比成雨果 Les Misérables 裏的警察長 Javert。這話在朋友寫來，也許懷了不少怨意，但我想在漢奸遍地的今日，我們的後方正需要許許多多忠實的 Jevert，嚴峻到了無慈的地步，而且狡黠敏捷如一好獵手。如果真像泥鰍一樣混進幾批漢奸，這

仗如何打得贏！

所以，一路上我都在等待着這樣一個『無槍的哨兵，』我希望眼見同車的一個旅伴，爲他東翻西審，又說又笑，而終於摸出一枚大正錢之類的證據，或由談話中，偵出可疑點來。於是，一副『無赦』的臉色忽然擺出來了。（我們的脈管裏一隻細菌趕出來了）旁觀者即使爲了自身的安全，也不能不油然地起了感激。

我沒福氣看到這樣的快舉。我所看到的，一點也不是我所預期的。

也許是因爲由東往西走的，原故在湖南境內我幾乎沒有遇到一位檢查員。各大站上，除了照例有一個憲兵模樣的軍官（却不帶武器）由窗口向座位下探視一陣外，再沒有別的盤查者。後來，並且知道那探視與我們普通乘客還是無干的。他的獵物只是名爲特貨的鴉片。

一過湘、黔交界的晃縣，情形便不同了。在那以製簫出名的玉屏地方，我們受到第一次的檢查。對我，那是企盼好久了的。

他第一個首先盤問坐在我身旁的一個團長。姓名，年歲，籍貫，職業，來處，目的地……最後問到他所屬的師部。那穿了灰制服的檢查員隨問隨寫着，遇到稍微生硬的字眼，周圍照例有些熱心而博學的旅客爭先提醒那隻哆哆嗦嗦的手，有時把『軍人』寫成了『東人』，有時把『臨時大學』寫成『林十大學』。遇到過於熱心的旅客插嘴糾正時，那位檢查員臉上不免有些紅，嘴裏不服氣地抱怨着『他媽的，這名字起得才怪。』

到後來，我們發見他寫的是一張印就待填的表格。車上一共有二十五個客人如果這樣登記下去，晚間就無法到達本日的宿站了。於是，有人接了過來，改由本人填寫。

這方法我們在貴州境內一直使用着。起初，我老大地不以爲然。難道我們希望那壞種良心發現，在『備考』項下註明『我是漢奸』嗎？然而到處都是陡高崎嶇得怕人的山路，每日都得趕二百公里的路程。眞若在天黑時還停在荒涼如太古的

半山上那可怎麼好！近在眉睫的安全使我忘懷了那更遠大的，終於，和全車的人們一樣，我對那「寬厚」的檢查員由貶責而變爲感戴了。

但是在盤縣，黔、滇交界處，我遇到了一個不馬虎的盤查者。與其說他給我的印象很深，倒不如說我給他的印象太深了。因爲在廿五個旅客中，他先撲奔了我。而且，如一隻未滿足的蒼鷹似地，一直在我身邊盤桓着，足有四五十分鐘。不曾看他們一眼，不曾打開他們的一隻包袱，他縱容所有的行李搬上了車，也縱容所有的乘客上了車。他立在台階上，同我一直攀談着。做爲被檢者的我，是除了陪他站立在那裏，沒有另外的選擇。

在我所遇到的三位檢察員中，他是第一個，也是最健談的一個。由他的服裝，這倒不大看得出。他的軍服顯得太瘦了些，人也似乎營養不足，所以面色黄中透青，一對不很跳動的眼睛忽然在我箱蓋上發見了一本栗子，那是我在貴陽一家書店買的。我自己從上海出來，是什麼書也不曾帶的。這書原不値流傳得多遠，但在邊僻的

貴陽遇到一本，我禁不住買了，因而，也就爲這檢査員所注意。

『你是一個作家，對不？』當他發見那書的著者和我的名字一樣時，他突然得意了他的發現。

『我是剛才你寫的那個機關裏一個小職員。』我這樣帶點阻撓地回答了他。

『然而你作了這本書？』他竟把它拿在手裏了，而且在翻看着。

『那與我的職業並不衝突呀。』我心裏不大高興他若有所獲地翻着它。

『自然。不過——』忽然，他擺起檢查員的神氣了。『這書是講什麼的？』

『是小說。是消遣的東西，無關輕重。』

『我曉得它是小說呵！嘿，我還沒看過小說？』他有點感到受侮辱了。爲了顯示他是個行家，他加重地問我：『小說也得有個題目呀！你這是哪一類的？』

『我這是一本短篇小說集，一共十篇，不是一個題目。』

這時，車上已坐滿了人。一個機械匠在試驗着發動機了。我開始有些不耐煩。

『那麽你指指，哪個是寫愛情的，哪個是寫革命的？』他說得那樣在行，我幾乎要請他來批一下了。

然而我還希望我們的談話早些結束。

『篇篇都是革命和愛情。』我儘量滿足着他的預期。

『你先生是哪派的？』他忽然轉了方向。

『什麽派不派，現在已經沒派了，你還不知道嗎？』

『那不然，什麽左派，浪漫派，你反正也得有個派，我沒聽說過沒有派的作家呀。』

忽然，在我面前幌出了一個住在內地的新書購買者。書籍教給他的，與其說是『精神的糧食，』勿甯說是像意大利種法蘭西種那樣分類的知識。我看準除非我把自己安排到一個科類裏，是沒希望脫開我的審問者了。

當我這樣沉吟了一下時，他突然把一個更沉重的問題舉鼎似地抬到我的面

前了。

『你信仰什麽？』

這回我可給他說了個大怔。特別當他把『信仰』二字誇矜地加重說了。這問題同我這個人比例起來，實在不相稱得近於不倫了。而且，認眞想來，我信仰的是什麽呢？這問題即使拿給一個淸醒的哲學家，怕也會不知所措吧。

『我是一個很普通的平民。我不屬於什麽政黨。你怕認錯人了。』

『不是，就是平民，他也得信點東西。比方說，你信不信最高領袖？』

『自然信！』到這時我才恍然他的『信仰』是『信奉』的意思。

這時，我覺得他簡直有些不應該了。車上的旅客不耐煩地扒在窗口上聽着我們，司機還是他的助手，竟撳了一聲喇叭。他不檢查我的箱底，却總扯了我談這些沒結果的話。我把箱蓋關上了，這是向他表示，如果他沒有什麽多些意義的問題，我想登車了。

然而他有他問我：

『你都認識些什麼文學家？』

我向他搖頭，告訴他我這人不大會交際。

『不是，你總得認識一兩個啊。你認識張恨水不？還有張資平，還有……』

他仰了頭，在尋覓並抖擻他的知識了。忽然，汽車喇叭又短促而降大地響了。這回連他也有點覺得不大合理了。他吩咐我可以把箱子搬進行李車去。他還好意地幇了我一把，像是表示歉意，並且低聲告我：

『我也是喜愛文學的。』

這句話令我又驚奇，又感動。到這時，我才明白他不是同我這個人爲難，他是藉着我表演或者發洩他的一點高尙嗜好。

『你看的是哪一類呢？革命的吧？』我一面鎖着手提箱子，一面帶點友誼的諷刺他。

「不，我愛戰爭小說。」

「喔，西方平靜無事你看過嗎？」到這時，他在我面前已不再是個檢查員了，我竟同他很自然地談起天來。

「什麽？西方？我倒看過西遊記。那眞熱鬧！」

我再沒的可說。我無可奈何地上車了。事後，想到雖是被他錯認了人，却以自己的糾纏使得全車旅伴倖免檢查，也很有點英雄感覺。但如果在他們中間，眞隱藏着一個半個漢奸，這錯認的結果可就嚴重了。

車終於開動了。伏在窗口，我尋味着適才有趣的經過，如果時間充裕的話（那是說，我不在行旅中。）那個檢查員倒是一個很好的茶館朋友。如所有生性痛快的人們一樣，他一定在一壺茶沒喝乾前，儘他肚裏所有的全傾吐個乾淨。然而這不是我心目中的 Javert，一個好檢查員的本事不在嘴上。他應具有一副閃電一般的眼睛。

但閃電眞地來了，可隨之還有霹靂的雷。

我們到了平彝。車子在跑了一百多公里後，喘息地停住了。這便是那座『關』了。

我由車窗往外望望，天陰沉沉地，灰的雲壓在一座小城的頭頂上。一些担了點什麼的小販由南門洞出入着，幾個短打扮的人在車子旁好奇地停住足。在那幾張代表黔北農民的面孔上，我看到了西南內地同胞的忠實和堅忍。一切都和別的地方一樣，也並沒有什麼可稱作『關』的呢？

我開始尋找那個 Javert 了，我希望找到那個忠於職守的檢查員。

大凡特殊角色，其出場總是稍微遲慢一點的。司機揿了兩下喇叭，自己爬了下來，先進城去果腹了，留下我們坐在那裏，眼巴巴地等着『雷公』。

大約一刻鐘光景，（其間，車門上了鎖，車裏滿裝了大人的抱怨，小孩的啼哭，）城門口才走出來一個着灰色軍服的人，脅下夾了一疊紙。由他走路的方向和神氣，

我們斷定這是將把我們釋放出來的人了。我們熱切地等待着他。

一隻鎖匙插進去，車門開了，隨之跳上來那個着灰軍服的先生。一個身材細長，顴骨微高，嘴岔有些下垂的軍官。他把手英武地向腰間一插，用『刀牌』煙盒的那個姿勢挺立在車門，『閃電一般的眼睛』向我們每一個人放射了，像是在計算人數，又像是使用着催眠術。

『你！』這第一聲，可眞有些雷的模樣了。一隻硬硬的手指是對準了一個穿灰襖鄉人打扮的旅客。一路上，這人的好流靑鼻涕，而且是打着瞌睡流，使鄰座不知該哭該笑了。這聲音足夠他由夢海裏浮起的。『名字叫什麽？』

『是我嗎？』這人指了鼻梁，四十多歲了。却像個孩子那麽茫然地問着。

『廢話！』又是一聲雷，而且比前一聲更響了些。『你叫什麽？』

『張福祿，』這個人吞吞吐吐地答了出來。

『幹什麽的？』

『裁縫。』
（像所有的檢查員一樣，他隨問隨在一個簿子上登記着。）
他寫着寫着，突然抬起了頭，氣忿忿地問：
『裁什麽？』
『什麽？什麽不裁呀！』那個鄉下人怔怔地說。
於是，全車都笑了。這笑，說是對那鄉下人也可以，然而他不在乎。那個檢查員却需要尊嚴。他似乎也明白自己問得有些不接頭，他偏過臉來，呵斥地向大家嚷：
『笑什麽？你們想扣在這裏嗎？』
全車寂然了，但不服氣的眼色開始交換起來。
他放下了那裁縫，轉向一個五十歲左右的婦人。她是在貴陽換的車，是由重慶來的。她一共有七八個同伴，有一個小娃娃大約是她的孫女，一路上總撒嬌地叫着『奶奶。』

我想，對這老婦人，他一定要把聲調降低些了。但他張嘴時的姿式並沒有顯出什麼改變。

『叫什麼？』聲音是一般地大。而且，因爲那婦人坐的較近，就更爲震耳些。

『叫沈黃氏。』那婦人大約是第一次受到這種呵斥，那驚恐的眼神說明了她的不習慣。

『幹麼的？』程序和裁縫原來沒有分別。

『我們是去昆明，我們先生在重慶作川滇鐵路局職員。』

『你是他什麼人？』又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

當那婦人爲這問題所惑，稍一沉吟時。她身旁一個穿黃色制服護兵模樣的男人插嘴了：

『這是我們的太太。』

檢查員把濃重的眉毛一挑。

「沒有問你，少說話！」

這時，我對他已經由熱望而變得奇怪了。我承認他有充足的威嚴，然而他施用的方式和時間却都不很適當。他使人忘記他是檢查員，他倒像是多喝了一盅，或剛才有了什麼不稱心的事。

然後，他繼續向着那個老婦人，問題太多，或者是逼得太急促，她咳嗽起來了，屈了腰，頻動的頭發出碎玻璃渣般的咳嗽。

「爲什麼不在重慶住，要往昆明跑？」他的不很扼要的問題一串串地堆來。那老婦人一壁咳嗽，一壁擺着手。那穿黃制服的忙替她捶起背來。

「你問……咳咳……問我的聽差吧？」老婦人指指那穿黃制服的，央求着說。

「什麼？」我們這位對自己地位感覺最靈敏的檢查員又受到侮辱了。他用他的濃眉毛向全車一掃，「誰是你的聽差？這一車全是你的聽差嗎？」他有意地向大家挑戰。

全車旅客起了一種不安的喧嘩，但還沒有人領頭阻止他這樣。

『是他，請問他吧。』老婦人指了那穿黃制服的說。

『我偏要問你。』檢查員對那正捶着婦人腰背的拋了一個不屑的眼色。『說，你們一共多少人，什麼關係？』

老婦人一急，又咳嗽起來了。

沒等我的忍耐告辭（另一隻手在扯了我的衣襟，勸我出門少惹事。）後面一個穿西裝戴很厚的近視眼鏡的旅客插嘴了。

『喂，你對老太太客氣點好不好？』那人發青的臉上雖然寫滿了氣忿，話出口時還是說得極和平，直像在央求。

『你是誰？幹麼的？』檢查員突然轉過身來，把手做成待寫的姿勢，如鉛鐵板上落了雹子那樣兇兇地問。

『我嗎，我姓梁。』

『你幹麼的？』

『我是中央研究院的。』這學術機關的名字明明很足以引起一點尊敬了。

『你——你還研究呢，一打仗，你們這羣人都是廢物。你少說話！』

這人原來是已轉得溫和了的。也許他想把雷招到自己身上，好任那婦人逃脫。

然而，三十年前老塾師的威風顯然不是他準備忍受的，他欠起身來：

『朋友，中國人不要欺負中國人，我們都是因國難才出門的。你——』

『你——你什麼？』檢查員發狂地嚷了一聲，重新恢復了『刀牌烟』的姿勢。

『你再說，我把你扣下！』

那位仗義的先生顯然還不甘心，他立了起來，但却爲旁邊的旅客按下了。和事老們用最悅人的笑容獻給那受了侮辱的檢查員，才算結束了一場風波。

然而那管鉛筆，那雙火閃一般的眼睛，和那雷的聲音，都又頑固執地回到了老婦人身上。

大約一個半小時光景，在大家忍氣吞聲下，才完結了這番的審查。我呢，因已目睹這位檢查員的英姿，便很馴順地回答了他每一個問題。他大約精力也有限，並不曾對我分外爲難。

於是門開了。我們搬起酥麻了的腿，走下車來。

這回是輪到檢查行李了。

我不想把這『武戲』過於詳盡地描寫。我只說輪到我時，他仰頭看了天，吩咐我『打開。』爲了在盤問時，我不曾和他起過衝突，對於箱子他並不曾細看，只由箱蓋上抽出一封朋友托我帶的信。這信，事後我才知道有一節是提及湘西有匪的話。

『你看見土匪了沒有？』他看完了信，厲聲問我。

我還以爲問的是路上呢，我很滿意地說：

『一路上很好。』我實在高興報告國人，抗戰將近一年，我們的後方平靜得直看不出戰爭的影響。這實在是敵人所想不到的。

『很好爲什麽信上說有土匪？』他一『指，』幾乎爲那封信開了個窟窿。

『那恐怕是說湘西，而且，這信不是我寫的呀！』

『是你帶的，你就得負責，知道不？』他如教訓一個小學生那樣儼然地吩咐我。

望了他那冒牌的拿破崙，我幾乎笑了出來。然而我不敢。我只把信接過來，向他無助地點了個頭。

這戲劇的頂點是他在一個旅客箱中搜出幾張貴陽風景片，而且，這人在車上也是同他小有衝突的。卽刻，他又得把力氣放到喉嚨上了。

『你帶這個是什麽用意？』

『隨便帶來玩的，』那人滿不在乎地說。『你看，這還是在世界書局買的。如果不准買。自然就該不准賣了。』

『你少說。你有漢奸的嫌疑，知道不？』

『什麽？你憑什麽胡說？我是教育廳的科員，我有護照。』

『護照管什麽用？黃秋岳比你沒有護照？他槍斃了。你們這羣念書的哪個靠得住！』

不怪那人發急，這罪名是誰也受不住的。於是，兩個人又在嚷起來了。一邊嚷着『扣留你！』一邊嚷『你敢！你胡說。』終於還是那人的同伴出頭，連作揖帶告饒的，才算完事。

檢查員把那疊風景片放在自己袋裏了。

這時，已快兩點半了。經大家要求，他竟開恩准許人同行李都檢查過的，先進城去吃飯。

我嚼着宣威火腿，聽旁座不平的議論。我心裏打開了一本生理學！我算計那檢查員肝裏一定有毛病，他一定是屬於人中不幸的一類。容易發氣，容易感到受辱。

然而，吃過飯，在我們回汽車的途上，我又遇到了他，正同另一個人又說又笑地走來。適才的事並不曾使他還生氣，他臉上沒有了那層煞氣，完全同我們成爲一樣。

我一半高興他的人性，一半又怪他剛才爲什麼那樣。是不是他把尊嚴當成了自己一種個人的娛樂呢？

我愛一個有威風的檢查員，但我並不愛他濫用那威風。

車到曲靖縣。這次我遇到了第三個檢查員，也便是我理想中的了。不，他並沒有那稍具浪漫意味的狡猾。相反的他十分誠懇，懂得禮貌，而且話說得也不多。

這人個子高高的，骨骼很有楞角，穿着一身黃軍服，整齊而且英俊，頗有模範軍人的模樣。

但是，這次毛病該出在旅客身上了。

同車有一對引人注意的夫婦（直到後來才知道他們的關係，）男的年約五十，是個盲者，然而却穿了身軍服，胸上還戴着『軍政部殘廢軍人醫院』的證章。每當他摸着車門登車的時候，那情景是又可憫又可敬。那『太太』呢，却才廿歲左右，很胖，很矮，而且『十分地』麻。她那兩片厚厚的嘴唇一路上好像也沒停歇過，一下

爲爭位子同一個人吵起來了，一下又大說大笑，在旅伴中，她原是頗可厭的一個，然而看到她那麼熨貼地服侍那老爸爸般的丈夫，却又不能不敬重了。

當那英俊的檢查員走到他們跟前，吩咐他解開行囊時，她嘟嘟囔囔地說着不甘心的話。『同鄉的面子嘍』『軍政部嘍，』總之，她不肯開箱子．

『這是我們的規矩，講不得同鄉。』．

忽然這麻婦人嘰嘍了：『你這個檢查員，你幹麼總向我望！』

想想看這有多可笑，多可氣！我一點也不怪那軍官感到侮辱。可憐那盲軍人莫名其妙地仰起了頭，茫然地望着。

然而那軍人似乎還沒有我氣，他耐心地但是堅持地揭開了他們的箱蓋，驗完了後，才指了她說：

『你不要胡扯，我有我的公事，誰來望你？我是因爲你男人對國家有功勞，我尊敬他。好好照扶他罷。』

事情居然這樣無趣地結束了，那個麻婦人似乎很覺失望。

一九三八，五，廿五日。

申：雁蕩（一九三七年春）



南海的春天

雖然嘴裏解嘲着說，天在替我們的瀑布加瓢水，冒着雨登船畢竟不很痛快。碼頭本來就是潮濕地方，在雨中浮動着那麼些負重的脚伕，在灰尘下面哼唉着，喘噓着，越顯得陰鬱悶人了。

行李放進艙裏後，呼了口悶氣。然後，忘記適才趕船時的狼狽，又悠閑地扶了船欄，向着那陰濕的岸上眺望了。

這時，岸上正有一輛綠色的電車沿了外灘向南跑着由碼頭直到岸上，黑的綢傘疏疏朗朗地蠕動着如一片浮萍，一個老脚伕赤着大脚板，正扛着件行李向船上走。他也許一輩子無緣看看別處的風光，却成年在風雨裏爲遠行人張羅！

一陣鑼聲，甲板上也忙亂起來了。送客的說着最後幾句叮囑，小販落低了貨價，

落低了嗓音，用哀乞的面容求客人留他點什麼。雖爲他想得那麼周到仁丹，木梳，通俗小說，甚而針線。轉轉眼珠，他還有更親切的小玩藝。

汽笛在霧濕的天空裏長嘯一聲，船身徐徐移動了。是晚霧呢還是浦東的煤烟，這時濁黃的江面上正迷漫着一片蒼茫的灰烟。兩岸的景物因而顯得模糊不少，只覺上海如張條案，擺了高低不等的「賓供」，每座樓都那麼層疊，尖銳，即使有的不甚高，却也掩不住鑽躐的想頭。靠浦東的江邊是一叢泊舟的桅杆，直插入灰灰天際如森林。對稱着「賓供」大樓的，這邊是高低不齊的烟囪了，襯着暮色，有一片烏黑煤烟裊裊盤桓。

過礮台灣後，吳淞口的江岸不再窄得使人窒息了，但又荒涼得怕人。水面寬了，兩岸是無涯的綠坪。遠處，天水脗合得成爲一片閃亮的灰。這時，江面飄着一隻紅浮燈，樣子酷似鷄籠，裏面却有一隻詭秘眼睛，忽亮忽暗，似在同那隻飄浮的烏黑鐵錨作着什麼險惡計謀。兩隻潛水艇淺淺地露出水面，藏灰的艦身，睜着無數骷髏般的

圓黑眼睛。靠岸，一隻起重機伸起巨大胳臂，不知它究竟想揑些什麽。泊在旁邊的是一隻修補着的高船，黑一塊紅一塊，隱約似還有工人在蠕動。

出吳淞口，雨雖歛了跡，夜却擦着洋面向我們這小船襲來。統艙間裏，有患旅愁的乘客拉起二胡來。調子是那樣淫褻而凄厲，配着浪濤聲，嗚嗚咽咽，解了他一人的旅愁，不將勾起別人另外的煩愁嗎？

次晨，一睜眼，船貼靠定海了。這是舟山羣島叢中的首要大埠；還是鴉片之役後，用香港換囘的呢。這地方是爲三面的山叢嚴嚴環抱着，山峯這時正隱在一片灰白晨雲裏。汽笛一叫，四面的山也趁勢喊嚷了一聲。

碼頭上又熙攘了，脚伕，臨時架起爐灶的餛飩担子，和提紅紙蒲包的登岸客人夾在一起，向着岸上湧去。因爲天還早，面河的街上有燈光閃爍着，恰如惺忪的睡眼。這面海小鎮是一片白色小樓疊成的，山腰還有一座尖翹屋脊的白牆小廟。海灣泊了幾只乾西瓜皮般的空船。這時早潮未漲，都很寂寞地躺在黃泥灘上，任桅竿頭上

的窄長紅旗迎風招展。

一陣軍樂聲吸引了我。碼頭上有三個鼓號手，各把手瑟縮地藏在衣袋裏，很不認眞地吹打着。

起初，還以爲我們竟有運氣同什麽達官貴人同船呢。及後，因爲不曾戒嚴，我又猜也許是縣長出巡，然而吹鼓手也不應這般敷衍一個父母官呵！

這樣疑惑着，搭板上發見了一串披麻戴孝的人，前面是一口黑漆棺材。

在這種慵懶的吹打中，棺材爲幾個人負上了岸。那裏，有一張擺供品的祭桌在等待着哪。隨後我聽到一陣磬聲，一個披繡花袍的人，揖跪凡三次，一道黄紙表焚化了，還有一串噼拍震響的連珠鞭炮，把個小碼頭弄得更熱鬧了些。

站在船尾一簇蓆篷上，我才看見了南海的春天，油汪汪的水，遠看平柔如細綢，近處逼視，又有碎波蠕動如滿纏春蠶。天邊的灰雲折折疊疊，詭密似一個魔術師的幔幕。黑的煤烟，打着旋從輪船烟囪裏冒出，擦着早晨冷淸的空氣，刷刷作響，震得桅

竿也應聲顫抖起來。環着船尾，幾隻海鷗留戀地正打着盤旋。

船終於開了，立在船尾，我們有機會看見船身壓過的海面，一道滾着白沫的湍流，歷史的遺跡，時代的波動啊。

哦，海鷗還是追蹤來了，一隻隻斜着雪白身子，蹺起後脚，飛出諸般美妙姿勢，隨飛還啾啾叫着。我們看着它在天空畫出美麗曲線，又看它使用巧妙而且準確的姿勢捉食海面的魚。萬物各有其生存的本領啊。

這樣飛着，終於它們也疲倦了，就一一落在水上，任浪濤飄浮着。

誰看了飄在水面上的海鷗能不傷心呢？雪白輕盈的翅膀不見了，美麗姿勢不見了，一切超塵的感覺都只有在空中才看得到，這時，還不是一簇「小鴨子」一羣俗物，那麼貪婪地咀嚼着它們適才的攫得！

文化也僅是一件彩衣，一瞬表演嗎？

走回艙來時，正遇見兩個護船軍人同一個鑲了兩顆金牙身材矮矮的婦人嘻

笑，她手裏提了個手絹包。

——你不補票不成。快點，叫我省手。

——票補給你，你坏要票嗎？給你！

（婦人由手絹包裹掏出個雞蛋，遞給那風流的兵。）

——嘻嘻嘻，你們……

婦人被堵在艙角了。笑得直喘氣。

想來這結果一定是兩全的喜劇吧。

由南海飄過，這回是第十次了，然而我沒有見過比這次再親切的南海。現代人讀鏡花緣，和魯濱孫飄流記，對於帆船的流行，咋舌之外，一定還羡慕不置。它遭受了海的殘暴，可也嚐到海的溫柔。它幾乎撫摸到海的每一根汗毛。一向所乘的大海輪，出了吳淞口，三四天功夫，永遠是那片藍色海面。偶爾也許逢到一隻路線相同的船，也只互相交換一聲呼嘯。這回搭的是小海輪，雖然撫摸不着，總算看到這段海岸的

輪廓了。穿過一座座的小島，有時覺得伸手直可摸到那龜裂的石紋，千百年來，海浪在石上冲刷的痕迹。

英國人當年垂涎舟山羣島不是沒理由。看，這山套山，島接島，幽曲迤邐，臨不測谿的形勢，即使用來捉迷藏也是很難得的了。然而聽說直到現在，舟山、三門灣、象山灣的海防設施仍未動手。這個令我想起首都防禦工作之周密，幾乎一個丘巒都有了埋伏。然而吳淞口，華中的喉嚨，荒蕪着，而且不知道誰還竟把蘊砲台灣車站的一片海岸賣給了日本輪船公司。如今，中國海關的檢閱所反而要向日本人借地。中國事情有多古怪！

當船在島叢間穿行着時，我感覺自己如一幼年生長外方初次囘家的孩子。遠遠瞥見一所堂皇院宅，然而走進來，門檻破爛，大門敞着，屏門敞着，獨屋門關得嚴嚴，連自己孩子都不准出入。

這不戀是我們的國防能！

浙東春景

黃昏時分，立在甲板上，我們遙遙望到了海門，一片燈火幌出一個濱海的小商埠。

雖然今夜依然得歇在這船上，海行一晝夜，常川往來的茶房都有些毛手毛脚了。我們撳着電筒，儘盼着天晴，好去踩踩燈火下的那片乾土。

船拐過一座聳峙着三座尖塔的山脚，甲板上便嚕嚕地響起一陣鐵索聲。說是海關要檢驗，船竟在離碼頭幾丈遠的水面拋了錨。對於急性的旅客，照例這是一種磨鍊。

船像一隻停了脈的殭屍，不再喘噓，不再叫嘯，只啞啞地泊在那裏，任晚潮刷刷捲掃着。我們這羣等待檢驗的人，都蜂擁在甲板上，互相無助地呆望着，像是懊悔船

不該這麼早進了口。面海的街市這時正有細碎燈光，長長地伸入水裏，把桅竿的黑影照得也抖抖擻擻如叢莽裏的巨蛇。有人說着東山有什麼花園，然而又有好煞風景的人插嘴說，檢驗完了辰光，園門早閉上了，於是，那花園對我們愈顯得可愛，而檢驗員隨之也愈可恨了。

是在這種憤恨的眼神下，水面出現了一條黑黝黝的影子，嘎悠悠地向着我們的船身移近，一隻船板上載着三個穿制服的人。像是賭賽光度的強弱，三隻電筒如冒火的魔眼，穿過黑空，對着我們接連探照。

經過一番盤查後，船終於又還了陽，心臟微微悸跳了。然而却像匐匍在戰壕裏重傷的兵，喘唬着，勉強爬近碼頭。

我們七個夜遊郎，各揣了電筒，和一顆好奇的心，全副雨裝地跳上了岸。

雨這時停了，路濘滑不堪。轉過一個棧房我們便走到了街心。

對於由上游來的遊客，水月燈是多麼像小家碧玉的裝飾啊，然而它却把個濕

漉漉的小商埠照得那麼銀亮，那麼繁華。燈下陳設着天台山黃澄澄的小桔子，顏色鮮明的愛國布，木匠店裏辛勤的學徒還趁着那點光亮油漆着紅木馬桶。

然而可偏不得頭街是銀亮的，小巷却黑得怕人。我們有些生氣這小商埠對於『光』的不平衡的發展了。

其實，整個世界，哪裏不是大街銀亮，小巷漆黑的呢？

我們走着。雖然是座全然陌生的城，由於人多，我們胆子來得也壯。終於，我們走進一家座落十字路口一角的四海春酒館，臨窗，啜一杯黃酒，聽窗下敲過清脆的竹梆子。

這一夜，我們是睡在一隻靜止的船裏。

天明，我鑽出艙來，立在甲板上伸着懶腰。昨夜小商埠的神秘裝飾不見了，這時才看見沙灘上有一簇小船，船頭晾着一面面黑色的漁網。灰色的天覆蓋在小鎮上面，一隻悠閑的鷹，正環着那方天空打着盤旋。它像是在試着翅膀翔空的氣力，扇動

一下，它便儘很自在地飄浮着。

捆好行李，我們又全副雨裝上了岸。

再會吧，南海。想到這一去，天交晌午便能到雁蕩，眞是太可興奮了。

趕汽車站還得穿過街心。街上除了賣力氣的，這時沒有了擁擠的閒人。我們又走到那家四海春了。這時，店前擺的儘是油條，腐乳担子。許多短打扮的朋友在照顧，我們也蹲在石階上，先塡塡肚皮。

吃得飽飽地，我們沿着海濱，走到汽車站。

看看地圖，由海門到杭州，我們的行程恰似一條貪婪的蚯蚓，它剛好斜斜鑽穿繁榮所在山川秀美的浙東。當車由那緊貼海濱的車站開出時，那條蚯蚓的腦袋在鑽動了，我們也開始向車窗外巴望。

窗外正是一片浙東農村的春景。公路旁是一道小溪，它穿過竹林，穿過稻田，這流向一座水磨房。磨房裏隱隱飛出一種細微的呻吟。幾隻閑適的鴨子，這時正昂着

細長頸頸，浮在小溪上散步。稻田裏有戴着笠帽的農夫屈了腰身在插秧，輭灘的泥漫過了脛。笨大的水牛也陪在主人身邊，低垂了粗壯頸頸在尋食。

車在路橋站停下了。這是一個丁字交叉點，往北去黃岩，南至雁蕩永嘉。才跑出十幾里，我們便被丟在冷清清的草棚下，說是要換另外一輛車。

站得實在不耐煩了，忽然記起草棚外還有一片春天，爲什麼呆呆地守在那裏呢？於是，就隨同一位胖胖旅伴，走到公路緊旁的一座小村莊。

天陰得沈沈的，一灘白茫茫的雲彩罩住了隱約的遠山。楓江蜿蜒地環着這小村莊爬，把四面田野浸得盡成綠色。這時，稻田裏正有一個農夫趕着一隻大水牛。泥水在吃着笨重的牛蹄，農夫的腿，也在吃着那拖在後面的鐵犂。生活像泥河一樣流啊，人喘着氣，水牛頸下的軟皮顫動着，鐵犂滑過處，泥水濺起星點，便裂開一道深陷的溝。

這小河不但灌溉了稻田，它還繞進村裏，印出一片垂柳小樓的倒影，朦朦朧朧

直像一個夢。小樓頂上爬着一排排的黑瓦，瓦上飄着一片炊烟，尖尖樓角下晒着花花袢襖。時有蔓生植物爬過了竹籬，向着小河探頭。一個提着竹編魚簍的人，耍着手裏的釣竿，打着尖銳呼哨，由木板橋蹦蹦跳過。忒兒一聲，驚起竹林裏一隻野禽。它展開美麗的翅膀拍打着清早的空氣，啾啾叫着飛向別處去了。

這時，那個胖胖旅伴遠遠喊嚷了。我趕緊又沿了溪畔，跑回那座草棚。

草棚下，旅客們正在抱怨着哪，有人甚而要向路局交涉，爲什麽坐加士淋車來的，如今却換乘木炭車。行路圖和氣的旅客就勸解着說交涉也沒有用處，木炭車慢點也湊合了。

終於，那輛木炭車在許多隻鄙夷的眼睛下，由車房裏開出了。然而車門開後，那些鄙夷它的却搶先鑽了進去，用篋子，用包袱，甚而大腿，把地位佔得寬寬的。

木炭車我還是在展覽會裏見到的，這是初次試乘。我耐不住一種好奇和親切滲混的感覺。我跳下車去，輕手撫摸一番車身。它笨重，比起『福特』『別爾克』來，

它還醜陋如村婆。然而想起它是我們自造的，一切它的笨重醜陋又都成爲可愛的了。

我守着那車僮如升爐灶般地往那大鐵筒裏傾倒炭塊，然後，他伏下身去搖動鐵筒下面那隻小輪柄了。

『就要開嘍！』司機一面催我上車，一面安慰着車裏那些不耐煩的乘客。

我鑽進車去，然而那小輪柄還是搖着，一種單調得煩人的聲音繼續響着。

『換車，換車，』反對木炭車的人又趁勢鼓動了。

『開都開不出去，路上保你拋錨。』

另外又有個愛國心重的人主張這旣是國貨，應當給它試驗的機會。看樣子這也許是什麽海關的職員，他嘴裏很熟稔地背誦出每年汽油進口的數目。我記不得了，然而還想得起那數目大得駭人。

『國貨也得有用啊，』那位國貨悲觀論者不服氣，『看，這車是國貨，它開不動

——」

正說着，我們的車作了一聲吼嘯，很吃力地向前開動了。響聲雖然大了些，却也載着二十多個忘恩負義的乘客，駛上伸入稻田的公路了。兩邊水汪汪的稻田裏，印着絳紫的青山倒影。

那個國貨悲觀論者噤口無言了。他不屑地掉過頭去，好像車窗外那片無垠的綠色都顯得可厭了。

我心裏却藏滿了驕傲。這隻笨重的可是已出的醜陋傢伙居然顯起身手了，它的四周都蕩起仲春的烟塵。

忽然，車的響聲變啞了。司機的手有些忙亂了。終於，車嘎然停住，司機跑下了車。

「看，是不是得拋錨！」那個國貨悲觀論者趁勢證實着自己的預言了。然而還是太快了些，因為車經過司機一番巧妙搬動又恢復了隆隆震響。

一路上，我默默分析着同車人對國貨的態度：淡漠的，熱情的，反對的。然而為國

貨本身想，它不應長久寄生在國人的同情下。一件代替洋貨的東西發明出來還不夠，得使這東西逐漸趕上洋貨的精細堅固。它必須繫與在國人的堅定信仰上，使人們驕傲國貨本身的價值。看看內地公路的發達，木炭汽車實在有它廣遠的前途，希望發明者珍貴這前途，繼續研究它，改善它，推廣它，使它在實質上取得汽油車優越的地位和信仰。

像是幫我們賭一口氣，這車安然無恙地把我們載到洋園。

下了車，我再回顧這笨重傢伙。它氣得渾身發着抖。它醜陋，却是倔強地，有骨氣地醜陋啊。

雁蕩的序幕

臨到名山脚前，是擺架子呢，還是爲了肅正香客們的心情，路已不再怎麼平坦了。

橫在我們視線極端的，沒有了那齊剪的地平線，却是一重重嵯峨的『關山』。當我們的車由小溫嶺的山根盤向須巔的途中，那直是做了一場又驚又險的噩夢。向兩旁車窗外探首，等待着你的永是壁立千仞的峭崖，縮頭看看前面，嶙峋的山勢上，爬着一條曲折如蛇，旋轉如螺的公路。汽車嗚嗚震響着，奔馳着，如一匹憤怒了的巨獸。遇到拐角處，『夢』中人時常要脫口喊嚷出來：

『司機，司機，慢點開喲！』

然而這驚叫早爲馬達的嗚嗚聲所蝕了。喊的人只好無助地向車窗外看，愈甚

怕愈看呵！

窗外，田野阡陌的盡處，是一片白亮亮的「湖霧，」湖心似還泊着一隻帆船，細小有如一根孤生的蘆葦。和平的湖水閃爍着它那份澄靜舒坦，似乎是安排來鎮壓乘客們的心情的。遠方的湖水沖散了不少車裏的恐怖。

像是結束了一口悠長的嘆息，我們的車跨過了小溫嶺。車身的震響輕鬆了，我們的夢也醒了。然而抬頭望望那始終警醒着的司機，那堅毅勇敢的背影，一種感激欽服的心情油然冒出。

可是回首看看那如蛇如蝶的艱苦工程，更應感激的不還有當日築路的民伕嗎？用他們的臂膀，鑿出這樣嶮巇迴旋如夢境的路。便是在這樣陰雨連綿的季節也還那樣堅固坦平。

車行到白溪，一隻運載汽車的擺渡已在佇候着哪。

這以後，我們便投入了雁蕩的懷抱。

不須指點，突然你會覺得周圍變了樣。一路上儘管經過十八座山，高的有，險的也有，然而一個平凡的『山』的觀念你脫不掉。但到了雁蕩，置身於那幽奇瑰麗的境界，你將不斷地問着自己：這是哪裏呀，這麼古怪，這麼怕人！

汽車停在山口，那裏離我們的宿處還有五六里地。

正像一齣古典劇的序幕，這五六里地沿途的佈置把我們整個地引入另一種莊嚴境地。也正像序蕩，雁蕩的許多重要角色都閃出個側影。它不要你洞悉，却要你洗刷爲銅銹油膩淤塞住的心靈，忘掉沿途的辛苦，準備一具容得下瀑布山影的胸膛。

首先，你得驚訝山到了這裏竟全然變了色，蒼黑裏透着絳紫。平時看見山你還忘不了民生大計。你怪一座不毛之山植樹太少，你划算一座山可以闢作幾塊田，土質適宜種蕎麥還是桃杏。一句話，你盤算山，支配山，你是山的主人。到這裏，山却成爲你的主人了。

埋伏在四周的，哪有一塊馴順傢伙呀！有的像一隻由天上擊下來的巨拳，握得那樣牢，似有無限重力蟠結在拳心。擊下來倒也罷，它偏懸在半空，叫你承受那被擊的疼痛感覺。迎面矗入天空的，是一隻拱起的臂肘，上面長滿了積年的疤痕。臂肘旁邊，不知誰在長長伸着兩隻秀細拇指，（雙俠峯）及至你一遍視，手指下面還睜了一雙骷髏般深陷的黑眼（老虎洞），對你眈眈怒視。左邊又出現了一面斬絕的障壁（雲霞障），削下，齊剪，上面依稀佈滿了斑爛的朱霞。這一切，都像伏臥着的巨獸，巉巖上還垂落着這巨獸的唾涎，有的地方還是懸空散下，如簷前細雨，土人叫做雪花天。

沿着一道小溪，我們到達了旅社。門前，已經有多少扛着竹桿的轎夫在蜂擁守候着了。

一頓異香的午飯後，我們各拄了根棍子，齊向靈巖拔步。

永遠滾流着

流入那個大合奏

靈巖寺算不得一座大廟，藏在無數怪狀的峯巒中，它却動用了宇宙的奇蹟，擺出一個極偉大的排場。

立在寺背後的是錦屏嶂，嶂下是一片疏朗葺葺的竹林。對於沒緣分見過海市蜃樓的我，眞不知那嶂石裏面究竟還存在着怎樣一個幻想的世界。在那斑駁的黑影中，你可以淸晰而又恍惚地辨出門窗亭樓來，沒有『眞』的淸楚，却比眞的景色還更使你起遐遠的懷思。

直像哼哈二將，只是體魄更要碩大多少倍，矗立在寺前的是南天門（又名白雲洞，左展旗峯，右大獅巖，巖上便是拔地而起，不着寸土的天柱峯。這座矗立雲表，

高可百二十五丈的巨巖，如果仔細端詳，周身還有着稜角，宛若一塊頂天立地的晶石。

天陰着。我們在寺殿前喝着雲霧茶，僧人便揮着長長衣袖，指點給我們，那酷似一個善女人剪影的是「側面觀音，」兩峯並立的是「雙鷺峯，」細圓直起如古墓華表的是「卓筆峯，」兩峯連起如一本展開的書册是「捲圖峯，」眞是重疊競舉，形成一座壯巍的山城。

在這些驚人胆魄的龐大傢伙之間，還夾着些以細琢巧雕惹人注目的「金烏、」「玉兔、」「美女梳粧，」它們那種奇秀的姿態，恰好調合了四周屹危逼人的氣勢。靈巖這小廟，便爲這些奇峯怪巒重重圍起，自成一個小世界，蔽日遮天，一個荒僻，幽暗，但是堅固險屹的山谷。

我們走出寺的後門，沿了竹溪幽徑，訪問靈巖另一奇蹟了。

拐過一塊巨巖，我們爲一種爽亮浩大的響聲所驚駭，在幽暗的山谷裏，發出隆

大的迴響。我們低頭尋找，還以爲溪澗突然發了狂，可冤枉了那清澈照底的小溪，它依然冲刷着大小卵石，捲着凋落的竹葉，琤琤吟唱，潺潺向山下流着。

那響聲越來越大了。漸漸地，深谷裏的寒風竟夾着雨星向我們撲打。天陰；可還沒落雨呀！當我們一面向前探着脚步，一面心下揣了不少疑懼猜測着的時候，突然一道由半山垂落下來的白光出現在我們眼前了。

『小龍湫！』有人這樣喊。

啊，瀑布，夢了多少年，今天我有福氣看到了。我不甘心遙遙望着。鍍滿青苔的亂石是溼滑的，然而我可以爬。

想想看吧，四面高峯把這直聳的山谷形成一個深井，陰闇，森凜，而且使人由心裏冷得發抖。一個活了許多年却初次看到瀑布的人，懷了一種執着的瘋癲，在這井底如一隻幼蛙那樣爬——

終於，我爬到了小龍湫的脚前。我仰頭，由那石縫迸出的是一股雪白怒泉，滾滾

瀉下，待瀉到半途，怒氣消解，却又散爲細碎銀珠，抖抖撒撒，飄落而下，紛亂的銀珠盤在湫下亂石上，迸得更細碎，更紛亂，終於還得落在潭溪裏，凝成更閃亮的潔白顏色，隨注滾下，竄過亂石隙縫，混入那和平的澗溪了。

我滿心想看準一顆水珠，逼視它，追蹤它，然而千古以來，這白光永是那麼迅疾不息地抖撒着，垂落着，我這想頭竟然得落空。我不怪它，不怪自己，只嘆息生命的浩蕩：滾流出來，抖撒着，垂落着，迸得更細碎，更紛亂，終於混入那個偉大的合奏。

永遠滾流着，流入那個大合奏——

我是多麼捨不得離開這白色奇蹟啊，然而同行的朋友用「還有更大的哪」誘我「縱眼」了。隨了團體，沿着那琤琤琮琮的大合奏，如今，知道了它那偉壯銀亮的來源，我對這小小澗溪肅然起敬（了，）又返回靈巖寺。

說是「探石斛」，表演還沒準備好，我們又爬山去看「龍鼻水」。雨後的山路異常濘滑，然而仰頭，那座山洞裏却逼真地伏着一條細長多鱗的龍身，鼻水淋漓垂

下。我們扶着那段鐵纜喘嘘地爬，在牌位後面，還看見一隻『龍爪』作爲頭部的那塊奇石，據說許多年前已爲人砍掉了。

站在洞口，我們發見天柱峯的半腰幌着一個人影，巖頂還似乎有人在喊嚷着，山谷裏發出一種細微隱約的回響。

我有些莫名其妙。當我發見峯腰那小小人影是掛在由巖上垂下的一根細繩上時，我嚇得幾乎嚷了出來。

『二十塊錢，買一條活命！』旁邊有人這樣嘆息着。

團體的首領招呼我們看山民的縋繩表演，並說明這還不是爲我們做的。我們有更精彩的『節目』——

更精彩，是不是把這個活人由半空摔個粉碎呢？我幾乎不能再看一眼，如一隻困在蛛網上的小昆蟲，懸在那裏踹着腿，嚷着。

我們回到靈巖寺。僧人早在殿前放好躺椅，桌上蓋碗裏已泡好雲霧茶，還有一

磔喋瓜子。

擦完一把滾熱手帕，忽然，我發覺天柱峯和展旗峯峯頂之間繫起一根繩，細小隱微有如遠天的風箏。

我仰頭張望着，正奇怪誰有這胆量爬到那『天柱』頂尖去繫這繩子呢，突然，空中又起了一陣細弱的喊嚷。這時，我才看到這聳拔峭巖的崖角，蠕動着幾個人影，直像是一片片爲風吹動搖撼着的樹葉。

於是，我們的節目臨到了。

『節目』是怎樣一個不符事實的名詞，這是生命的把戲呵！我幾乎不願再想像那蝙蝠的黑影，因爲那原是個人，却微小得像蝙蝠，四肢伸張掙扎得也像一隻蝙蝠。

然而爲了猜想那峯巔的高度，你還得記住這是隻小蝙蝠。一聲吆喊，這細小黑影由天柱峯尖滑下來了，滑到那細繩上，懸空掛起，而且，向對面山峯蠕動着了。

（這時，我才明白這『節目』是由天柱峯沿了那細繩爬到展旗峯尖，不說那高險；這口氣力也近於不可信了！）

然而那小小黑影這時離天柱峯又遠了些。天陰得那樣慘灰，襯托着這在天空中掙扎的小生物揮動在灰天裏的四肢幾乎連成黑黑一團，由那緩慢的蠕動，我幾乎可以聽到他的喘息，看到他筋骨的痙攣。也許他沒心去『假使——』了，然而他的心就能不蹦跳嗎？

蹦跳的却是我的心。

爬出十幾丈遠，那黑影還『表演』哪。他在那根細繩上翻跟斗，側身作安寢狀。更駭人的是他踹蹬着他的脚了。我雖看不見那繩子巍巍顫動，却感到半空墜落下來的粉碎。

他又箏起雙腿，向細繩中腰移近。爬着，還順手撕下一些似紙似葉的碎片。那碎片還留戀地陪着他在半空盤桓一陣，隨後向下飄落，不知什麽時候才墜到地面。

那隻小小蝙蝠這時攀到細繩中腰了。像生在青獭臉龐上的一顆黑痣，從天空停留了這麼一個黑影。我以爲他疲倦了呢，他却還向我們嚷着。僧人唯恐我們聽不清，告訴我們空中那個人問『拍照不拍？』他想得多周到啊！

他又翻起觔斗來了，並且他點放炮竹，訇地一聲，山谷裏發出炸裂的迴響。他放一隻，還向我們友誼地招一下手。

連響幾聲，他又有了新主意。他懸空假裝憩坐勢，還用極安閑的姿勢吸着烟捲他是用裝出的閑逸來陪伴安坐在地面上觀者的眞實閑逸啊。

在另外事情上，我們的國家不是也喜好做這樣的表演嗎？

過後，他又唱一陣似乎軍歌一類的調子，聲音細微遼遠得不易聽清。然而不吉利啊，我卽刻想到了葬歌，甚而赴刑場途中囚犯的狂歌，也是那麼硬使用人工胆量鎭壓一種極端危險的情景，他外表做得愈安閑豪爽，觀者的痛苦也愈深重啊。

擺弄了一陣，突然，空中發出一陣連續的響聲。他把一掛鞭炮繫在繩上，燃放了。鞭炮愈響愈短，誰能想像一個『假使』呢?

爲了取悅地面上磕着瓜子的觀者，他直是把生死當成兩顆石球，抓在手裏，遞擲着，戲耍着，永遠溜在二者的邊沿上。

好容易，他滑近展旗峯了。我眼看他一把把抓到繩端，看他抽住崖角一棵松樹，我才長長喘出一口氣來。

三十分鐘，時間像是在我神經上碾了一場磨，我頭痛，眩暈，我倒直像是才由半空落下，腦際縈繞着刺骨的搖幌的回憶。

我們在山脚等着，等着，終於看到這位英雄了，一腦袋疤痕，一臉的淡漠笑容，腰間負着一個鐵絲繳的圈圈，肩上背着一束繩子。二十多歲，短打扮，滿身是栗色的健實肌肉。告訴我他名字叫萬爲才，又指指身旁一個吧噠着烟袋沉默無言的老人，說是他的師傅周如立。還說這兩峯的高度和距離有人測量過，都是一百二十五丈寄

五尺。

歸途，山道上迎頭走來一個不到十歲的幼童，肩上也背了那麼一束繩子悶悶

他，說是才拜師傅的小徒弟。

也是永遠滾流着，流入那個大合奏呵！

靈峯道上

天地大手筆

天色近晚，谷裏空濛如霧，一種冥冥的白烟由地上騰起，向着峯頂凝集。且有一股猙獰的烏雲，四下散開，山雨眼看將要撲來。

面着那低壓下來詭計多端的重雲，心中不是沒有害怕。然而我們人多，誰也不甘担當那破膽的汙名。終於，還是全副雨裝，各個懷揣電筒，邁出了旅社的門檻，沿着那澗溪東進。

走過響巖，一位旅伴抱了塊山石，涉着溪流，去敲那巨巖一下，直好像巨巖發了怒，小小的山石竟擊迸出隆大的聲響。

我們走過許多古怪山峯，將軍抱印，朝天鯉，聽詩叟，睡猴，臥獅；道旁有雁蕩山管

理委員會我好的箭頭，指明那『名堂』的方向，但是到現在，我還記得起形狀的却只剩那老猴披衣了。

出了淨名寺，我們便踏上諸峯的夾縫。矗立在我們左右的盡是盤踞起伏，層累峻峭的峯巒：蓮房，金鼎，蝙蝠，玉杵，把陰沈沈的天遮得更晦暗、更低壓了，而且，遮得只剩那麼小小一塊。山坡上遍滿了桐樹，粉色的花，襯着蒼黑的巖石。

轉過帽盒峯，忽然，我們頭上那塊灰天更暗了，而且變成了窄長。這是哪裏呵？壁立在我們左右的是兩座連天拔地、屹危無比的巉巖，黝黑，斬齊，聳拔，直像是造物一斧劈成的兩道巨牆。好個天地大手筆呵。

夾在這敵天的巨牆中，仰頭望望那崢嶸的峯頭，忽然憶起屠格涅夫散文詩裏那篇『二』雙峯的對話來了。誰敢保這些碩大古怪傢伙不在恥笑着我們這羣萬物之靈呢！

忽然，同行有人發現這巨牆的名字了。還得謝謝那箭頭，我們知道它叫『鐵城

陣』多堅實的名字呵，可惜愛好藝術過火的管理人，指示牌上竟是用藍紅綠三色油漆寫成的美術字！鐵城陣自身對於美術字可眞是個活諷刺。

深山裏的洞窟最引人起原始的懷緬。我們躡手躡脚地走進維摩洞，幽深，僻靜，心裏默默翻騰着一部上古史。

中折瀑的地勢有點像一隻大甕，四面爲參差巖石所環抱，甕口還有灰暗雲霧蒙蓋着。瀑布不算大，甕口距甕底却極高，下有碎石小潭。瀑布傾注瀉下，隆隆震出一種鬱悶渾圓的響聲，至爲怕人。這時瀑布又爲甕口外面的風吹得忽東忽西，飄搖不止，直像是逞顯着它飄忽無定的本領。

歸途，山雨終於趕到。摸着黑，我們的文明電筒權充作原始的火炬了。

次晨，去散水巖的道上，轉過玲瓏巖，沿着鳴玉溪前行。橫在天邊的是一簇怪狀剪影，嵯峨環列，直像吆呼一聲截住我們的去路。有的拔地而起如幼筍（蠟燭峯），頂尖處還安着個朝天龜。除了蒼黑幽峻的五老峯，造物在這裏施展的不是它的壯烈

了，它顯示出一個細心雕刻家的手藝。在這叢起伏的岡巒上，看它費多大心計，『駝鳥峯』、『寶印峯』、『金鷄峯』、『伏虎峯』、『犀牛望月』：名堂雖是士人起的，那古怪形狀也太逼人起實物的聯想了。

由此跨過謝公嶺便是去石門潭的路。這座紀念謝康樂曾攀登過的名山，本身是沒有什麼希罕的。但爬到山尖，下眺山脚田野阡陌，黑綠相間，眞是一幅別出心裁的圖案畫。

越過山脊，老僧拜石的遠影漸漸出現在眼前了。雁蕩許多「象形的」山名我都不服氣，單獨老猴披衣和這老僧的形狀，眞酷似一尊石膏模型，誰個大手掌拿一座高山做泥團，捏得這麼唯妙唯肖啊！

下了謝公嶺，隱在一片茁茂竹林裏的是東石梁。在這裏，自然又以建築師的魂靈接納我們了。洞幽深而且陰冷，巖縫霖霖滴水。上面築有三層樓閣，突出洞外。石梁便蜿蜒橫在洞口，如一巨蟒。

我們鼓氣登上最高一層樓閣。廿隻厚脚東東地踩着單薄的木梯，那聲音是夠宏大的，更何況好事的旅伴又把銅磬和木魚一齊敲打起來呢！敲得黑黑洞窟裏，那位菩薩的金身像也驚慌得閃了亮。善良女人型的臉上似乎溢出笑容來了。一對陳舊的燈籠，一串罩滿積年塵埃的銀紙元寶，搖幌在我頭上如巫婆。嗅着那濃烈的檀香，承受着巖縫滴落下的沁涼水珠，幼時許多回憶夾着那惡作劇的磬聲向我接連襲來了。

去石門潭要走很遠的路，而且沿途盡是狹窄的田塍，泥濘不堪。然而一走到大荊溪畔，便覺得這段路是值得跋涉的了。

正如我不懂得爲什麼有的山是一堆土，肥如一口母猪，有的却一身嶙峋怪石，崇高傲慢，我也爲了流水的顏色而納悶了。不能說是天空的反映，壓在我們頭上的明明是萬頃灰天，疏疏朗朗地嵌着些碎朵白雲。然而橫在我們脚前的却是那麼清澈，那麼蔚藍的水，清澈到看得見溪底石卵隙縫的水藻。兩岸綠楓枝上晒着一束束

金黃的麥梗。這時，一隻竹排由上游浮來。順流的水拖着小小竹排，排上的漁人閑怡地坐在一隻小板凳上補着漁網，水上印出一幅流動的鮮明圖畫。

我們登上靠岸的一隻擺渡，那老渡戶一搖一搖地把我們載到對岸的石灘上。受過山洪冲刷的石卵在我們脚下擠出細碎笑聲。

方才那道溪水繞過石灘，終於爲兩座壁立的懸崖夾起來了，狹窄，堅牢，果然是座石門。我們爬到左邊那面崖角，下望石門潭，澄爽碧藍如晴空，只有夢裏才會有的顏色呀！夢想在滿天星斗的夜間，由崖角躍下，豁然一聲，墜入這青潭，冒了一個藍色水泡，卽刻爲疾流捲去，眞是太精於堪地風水的人了。這正是雁蕩山人蔣叔南君的死。聽本地人說他修橋補路，管教了山川，却沒管教好膝下的兒子。

我們原路折回，趕到靈峯禪寺飽吃一頓。

聽名字，靈峯禪寺照理應是座古舊的廟宇，然而這四個隱世的字是寫在一座潔白整齊如一學生宿舍的樓門上，橫排在上下兩層樓的都是單間臥室，遠望近觀

都沒有廟寺的氣象。同行的人戲呼爲『靈峯新都』，實很恰當。

其實，雁蕩對遊客的方便正在此。不論走到那座名勝，都有出家人的地主招待，像西石梁的尼道，散水岩的和尚。在天台方廣寺，方丈儼然是一位大旅館的招待員，擺好飯還坐下同你談天。你不吃飯，茶點卽刻端上來了。你貪玩，房間裏床鋪設備一切都現成。窄小的觀音洞裏竟高高壘起九層樓房，地勢設備都如旅館一般各分等級，有一層還似專爲接待旅行的團體，一房可容十數人。不同於旅館的是食宿都沒定價，走時任意『佈施』。

爲繁榮雁蕩，便利遊客想，這辦法再好沒有。然而你不可扯到僧侶超塵的尊嚴上。連有美金補助的青年會不是還兼營餐宿副業嗎？宗教也需要財源的支持。然而更合理的辦法還是和青年會一樣開明價錢，把報償和布施分開，定可省出家人許多世俗口舌。

觀音洞是夾在兩崖的罅縫裏，遠望細窄幾容不下一人腰身，攀上石蹬，才知道

洞裏赫然藏着九層樓閣，依巖勢築起。由洞縫外望，諸峯拱立，天地一覽無餘。

我們走過那些寄宿舍，登上最高一層的佛堂。縫巖也滴着水，觀音金身端然坐在巨龕裏。積年的蠟千淌滿了燭油。我們喝着小沙彌泡的清茶，讀着壁上萬曆年間的碑文。不知誰在佛前皮鼓上輕拍了一掌，卽刻洞裏震起一種隆隆如雷的響聲。

出洞之前，有人在洞口崖石上發見了一面土地岩，迎着洞外天色側看，儼然是一個天然就洞石雕成的土地爺。正面看去，却和別處一般凹凸突陷，看不出一點稜角形象來。

在北斗洞裏看了一些拓墨，下山時天色已近暮。立在果盒橋畔對靈峯重新回顧一眼，怪峯森峭，淸流激湍，眞是天下壯觀。

銀白色的狂巔

一個學得可以坦然坐在黃包車上，習慣於這種東洋代步的人，乍乘起山轎來，良心上多少還得受點傷感性的鞭笞吧。天落着雨，山道是恁般崎嶇，坐在那爲油布嚴嚴圍起的籐椅上，你不須睜眼，那竹桿喀吱喀吱的顫響，後邊那轎伕呼呼的喘噓聲便夠你受用的了。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兒時的搖籃，仰頭一躺，悠悠擺擺，耳邊竹桿還哼着低微的眠歌。然而眼前那乳娘的肩膀却已磨出一塊塊紫黑疤印了，臂上青筋突出，脚像鐵爪那樣抓着狡猾的亂石，雙手緊緊把着桿頭，低垂了重壓的脖頸，搖着幌着，爲了一個有山水癖却無心肝的嬰兒。

我們一行十乘轎子，嘎悠嘎悠地沿着山谷裏一片金黃麥隴西進。盡巖諸峯這時多浸在白茫茫的雲霧裏。山坡上開滿野杜鵑，栗鼠夾着濕漉漉的尾巴，在那嫣紅

小花叢中氤氳，公心回上翹立如朱紅蠟燭，松針上垂掛着一顆顆晶瑩的雨珠，山鷸赤腿站在道旁澗溪裏，探着溪畔山茶樹上的殘葉。竹林裏是一叢苗條的身腰，豌豆花向我們扮出一朵朵壯角的鬼臉。這時天空還有一隻鷂鷹穩莊莊地打着盤旋，像是沉吟，又像是尋覓着什麼遺失在天空的物件。

走過了靈巖村，遠遠跑來一簇婦人，有的懷裏還奶着一個小的，有的手邊攜着一個十來歲的，個個都舉着隻小耍包，撲向轎夫中的一個，把耍包塞進籐椅下面，還絮絮地叮囑許多話。

這時，一個才十二三歲的孩子，抓着前面一頂轎子的竹桿，滿臉不甘心的神氣

「泥蟲，給我滾回去！我用得着你！」話我沒聽很清，我扒着轎沿却看見趕這小孩子回家的是一個年紀總在五十開外的老轎夫。

孩子樣子像是很堅決。他回過頭來求着他媽。

終於，還是等得不耐煩的轎夫們插嘴了，這小轎夫便在一種優勢下被允許跟

在那老轎夫後面。一路上，遇到高陡山坡，他都搶着用自己的小肩膀分担他老爸爸的重負。

告訴你：

嘎悠着，喘噓着，遇到一座名峯時，轎夫還得騰出隻顫微微的手指，聲嗄氣竭地

「上山老鼠下山猫，這是童子峯，這是一帆峯哪。看，那個像夾起來的是剪刀峯，旁邊是五指峯，那塊是老鷹——」

職業訓練他，一路上累得快斷了氣，爲了侍候客人得不斷地這樣指指點點。

嘎悠悠，嘎悠悠，轎子登上高陡的山路了。沒有了交談，沒有了指點，只聽竹桿喀吱吱地響着，（像在咬着牙關，）轎夫呼呼地喘噓着，哼哎着。到山角拐灣處，走在最前邊那個轎夫用沉痛的聲音警告一聲，像接力賽跑一樣，那聲音即刻依次傳遞下來，山谷裏便起了一陣連續的回響——生活的怨氣呵！

好容易，爬到了馬鞍山巔。哎喲一聲，轎子在仙道亭下落地了。喘着，汗淋着，他還

伸手，攙扶籐椅上有福氣的客人。

當轎夫倚着崖石，抹着額角汗水，繫結脚下草鞋的繩絆時，我們對着氾濫在觀音峯巔的雲海出神了。

幼時我常納悶天下雲彩是不是萬家炊烟凝集而成的呢，如今，立在和雲彩一般高的山峯上，我的疑竇竟愈深了。我漸漸覺得烟是冒，雲彩却是昇騰。這分別可不是字眼上的，冒的烟是一滾一滾的，來勢很兇，然而一圍上蓋子，關上爐門，剩下的便是一些殘餘濁質了。昇騰的却清澈透明，不知從哪裏飄來，那麼紆緩，又那麼不可拒；頃刻之間，襯着灰色天空，它把山峯遮得朦朧斑點，有如一幅陰濕了的墨蹟；又像是在移挪這座山，愈挪愈遠，終至於悄然失了踪。你還在灰色天空裏尋覓呢，不知什麼時候，它又把山還給你了；先是一個隱約的遠影，漸漸，又可以辨出那蒼褐色的石紋了。然而一偏首，另一座又失了踪——

隱在這幅陰濕了的墨畫裏面，還有一道道銀亮的澗流，沿着褐黑山石倒掛而

下。

一聲哨子，轎夫如充軍罰苦力的囚奴般跳進了那竹桿的牢籠，屈着腰，咳喲一聲，才吃力地直起身來。

走下竹筍遍地的山坡，含珠峯遙遙在望了。

照日程上預約的，今天有五個著名瀑布在等待我們哪。

走進巍峨的天柱門，梅雨潭閃亮在我們面前了。潭水由那麼高瀉下，落地又剛好碰在一塊巖石上，水星粉碎四濺，勻如花瓣。

由梅雨潭旁登山扶鐵欄，跨過駱駝橋，羅帶瀑以一個震怒了的絕代美人的氣派出現了。她隆隆地咆哮，噴湧，抖出一片白烟，用萬斛晶珠閃出一道銀白色的狂巔。然而憑她氣勢怎樣浩蕩，狂巔中却還隱不住忸怩，娉婷，一種女性的風度。看她由那丹紫色的石口湧出時是那般兇悍暴躁，瀉下不幾尺便爲一重巖石折疊起來。中股雖急迅不可細辨，兩邊却迸成透明的大顆水晶珠子，順着那銀白色的狂巔，墜入瀑

下的青潭。

立在山道上『由此往雁湖』的路牌旁，我們猶豫起來了。憶起中學時候，在教科書裏讀到的『雁蕩絕頂有湖水常不涸，雁之春歸者留宿焉，故曰雁蕩』那片話，望望隱在雲裏的峯尖，覺得不訪此奇蹟眞太委屈此行了，然而團體領袖堅主雨後路滑，天黑才能趕回，萬去不得。爲了使我們死心塌地，並說那湖面積雖大，却已乾涸了。下午可以拿仰天窩來補償。我試着另外約合同志，終因團體關係，只好硬對那路牌閻上眼，垂頭喪氣地循原路下山。

踏過一段山道，又聽見猛烈響聲了。這聲音與另外的可以不同些，它對我却已不生疏。在我還不知道已到了西石梁時，便已斷定這是懸瀨飛流的瀑布聲了。

梅雨潭的瀑布墜地時聲音細碎如低吟，羅帶瀑則隆隆如嘯吼，爲了水勢比較寬暢，西石梁飛瀑落地時嘹喨似一片雄壯的歌聲，遠聽沈痛齊整像由一隻巨闊喉嚨喊出，走近了時才辨出，巨瀑兩旁還有細碎織線，在半山巖石上擊出鏘琅配音來。

太陽雖始終不探頭看看我們，肚子這隻表此刻却咕嚕嚕鳴起來了。算算離晌午總差不多了，便在瀑布旁吃了午飯。一頓飯，兩眼都直直望着門外懸在崖壁上的『銀河。』我吃得很香，很飽，但却想不起都吃些什麼了，只記得很白，很長，滑下得很快。

飯後，還坐在正對着瀑布的那小亭子裏啜茶。一個白鬚老者臂上擓着一籃茶葉走來，說他的茶葉是這瀑布培養的，飲來可吸取山川的靈氣，說得至爲動人。

亭子外，蹲踞着一簇轎夫，個個一手捧着隻小簍包，一手狠狠地向嘴裏塞。走近一看，十幾個簍包裏放的都是灰色長條的黏糕，拌着一些蘿蔔絲。非這黏糕脚下抓山道抓不牢呵。

喝完茶，我們爬上那形狀酷似芭蕉葉的西石梁洞。橫在洞口的石梁真像一座羅馬宮殿的殘跡，幽暗，僻靜，充滿了原始氣息。一隻羽毛奇異的小鳥，小如燕，抖顫翅膀如野蜂，叫出一種金屬的聲音，夾着洞旁隆大的瀑布聲，把這洞裝飾得越發詭祕

了。

洞旁有一座用石塊堆成的小屋。像隻胳臂，由牆隙縫裏伸出一根剖半的竹筒，直插入由洞裏流出的淙淙小溪。竹心仰天，水便沿了那竹筒緩緩流入屋裏，竹心扣下，水依然流下山去。

我們正驚訝這聰明的發明呢，那小屋裏走出一個道姑來，微笑地爲我們搬來一條板凳。

道姑的住所很簡單，三間矮房，簷下一堆乾柴。一個七八歲的小道姑正抱着一束乾柴走過，見了我們眼皮即刻朝下，羞怯怯地忙躲了進去。準是個受氣的小可憐蟲！

到了大龍湫，數小時內連看四個瀑布，眼裏除了『又是一片白花花』已不大能感覺其妙處了。遊山逛水原是悠閑生活，若講起『經濟』來，就有點像趕集的小販了，東村沒完又忙挑到西村，結果不過成爲一個『某年某月余遊此』式的旅行

家而已，對於雁蕩，我便抱愧正是這一種遊客。

也許是因爲水來自雁湖，論氣魄，大龍湫比今天別個瀑布都偉大（不幸是轉到它眼前時，人已頭昏眼花，痲木不仁。）而且，因爲巖頂極高，壁成凹狀，谷裏透進不少風力。瀑布由巖頂湧出，便爲風吹成半烟半水，及再落下數丈，瀑身更顯縹渺。落地時候，已成爲非烟非霧的一片白茫茫了，只見白烟團團，墜在潭裏，却沒有降大響聲。瀑布旁，褐黑巖上，刻着多少名士的題字：『千尺珠璣，』『有水從天上來』……然而最使我留意的，却是刻在『白龍飛下』旁的一句白話題字：『活潑潑地。』不說和其他題名比較，僅看看那萬丈白烟，再默誦那四個字，有多麼優柔，多麼羸弱，多麼洩氣呵！

跳出語文爭論的陣壘，我開始懷疑當前的白話文描繪山水的本領了。在抒情敍事上，口語自然容易以曲折委婉動人；純粹爲風景着色，若全然丟棄那陳舊然而較爲簡潔的色彩，我們有什麼可代替呢？想起晚上該動筆的『山水通訊』來，於是，

我就害怕了。

沿着大錦溪，走到能仁寺旁的燕尾瀑時，我的神經實在不受使用了。如果強我記述，我只記得天上徘徊着一片灰雲，山色發紫，瀑布掛在山巔，很小，很像燕尾。瀑布墜入霞映潭。

留神，我這不耐煩的描述最着重的還是『很小。』也許它不小，可是我累得不願走近山脚了。而且，如今我明白人類的『勢利心』是怎樣不可免的一種劣性。燕尾瀑自有它的妙處，然而我的眼睛早爲西石梁、大龍湫的巨水幌花了，我又累，我看不上它。知道是不該，然而沒法想。

但欣賞山水正如欣賞一切，這點勢利心非征服不可。如果我歇個半天，也許燕尾瀑對我就不止『很小』了。

不及喘口氣，我們又撲奔仰天窩去了。

雖然沒緣看見雁湖，山上却有這麼深一座小池也夠希罕了。然而它不止奇，還

有它的險哪！

我甩下外衣，一口氣由山脚領頭跑上來，原想搶先看看這奇景，拄了那竹棍，我竟爬到了山頂。待將到仰天窩時，路忽然爲一壁立千仞的巨巖截斷了。俯身一看，呵，好一座無底的大陷阱。然而這阱並不寬，在平地上，一步總可躍過。那面是平坦的山道。而且不遠便到仰天窩了。然而我不但不敢跳，連懸在巨巖上那塊三寸寬的木板也不敢蹬。如一懦夫，我默默地估價起生命來了。木板外手本有鐵欄，却不知爲誰拔去。終於還得等大隊來，趁人齊胆壯時被人扶過去的。

池水是黃的，池畔的土綿軟軟作朱紅色。靠近崖角還放了張石桌，栽有兩棵製造香燭的柏樹。這『天池』的主人（也許是管家）是一個和善的老農夫，那正冒着白色炊烟的三間瓦房便是他的家。這時，他還爲我們端出一盤茶來。

坐在那石桌邊，仰首，周圍環繞我們的盡是褐黑色的山，只有玉屏峯下掛了幾道銀亮溪流。山谷裏是一片稻田，深黃淺綠，田塍縱橫，似鋪在山脚的一塊土耳其氈。

雖是陰天，這却是個銀亮亮的日子。躺在硬幫幫的床上，夢中懸滿了長長白練。
只是一想到晝間過那三寸木板的事，頓頸猛仰，脚踝向下一踹，便是一身冷汗。

那隻纖細而剛硬的大手

由馬家嶺下眺南關村，不過是疊舖在稻田中的一片櫛比黑瓦，三面高峨屏圍，一面直通遠天。天空這時正有一程白雲，折出灰色細紋，覆蓋着這和平的山谷。走到山腰，漸漸可以辨出黑瓦下面亂石累成的牆了，牆外是一片淺黃疏竹。一道白亮亮的小溪，接連着遠天，蜿蜒鑽來。它浸潤了油綠的稻田，擁起金黃的大麥，沿途還灌溉了溪旁的桑麻，終於環村繞成一道水籬笆。

這時，黑瓦上面正飄了許多片炊烟。

好容易我們走進了這和平山村的莊口。幾個穿了花格短襖的女人正屈下腰身，在溪畔浣着衣。身旁一個兩三歲的孩子，伸出小指頭向着岸上指點。迎頭來了一個男人，頭上扣着一頂舊戲裏丑角常戴的兩才青呢帽，負着一肩熟麥，蹣跚走來，金

黃的麥穗朝下一張笑臉朝着那個小孩奔來。

我知道在一個餓得發慌的年頭這樣村莊世界上存留着沒有幾個。然而我又實在不能把它形容得破了產。知道一個過路人看的只是外表，可是什麽我都有意多看兩眼。隔着牆縫，我偷看這山村裏農戶的草垛堆了多麽高，我留心徘徊在道旁的水牯肥壯還是削瘦；擺擺那細得近於滑稽的尾巴，它向我沉痛地叫了一聲。我還陪了那赤脚在河灘上牧羊的女孩坐一陣，只聽她抛着石卵，低唱着俚俗的小調。隨了那懶洋洋的吟唱，落在溪裏的石卵啵啵冒着泡，畫起大圈套小圈的圖案。

在秋天，楓樹一紅，我們卽刻把它比做火焰；我却不知道春天的綠楓樹，也可以綠得像火焰，上淺下深，那麽繁茂，那麽昇騰，瘋似誰在春色裏放了把烈火。

我們走過人家，走過店舖，終於出了村莊西口。村口外，那片田野在迎迓着我們了。

和小溪平行着，這石子路也長長地伸入綠野裏，接連着遼遠的天空。幼燕在溪

上輕佻地掠出諸般姿勢，飛得疲倦了時，不定落在溪裏哪塊石卵上，聽不見它的嚙嘯，却看得見那赭色小尾翅頻頻扇擺。

流到章大經（恭毅）墓前，溪面展寬了。會仙峯由地平線上猛然躍起，隔着那棵碩大柳樹看它，細長柳葉形成一個框緣，一幅絕妙的圖案。

當我們踩着溪裏的亂石，投奔對岸的佛頭村時，溪畔正停着一頂彩轎，周身閃出燦爛的珠飾。襯着四面素樸的山水，這華麗愈現鮮明希罕。一定是由老遠抬來的，四個轎夫正歇在石上，揩着汗。幾個短打扮的小夥子手裏各擺弄着一宗粗糙樂器，兩牙呢帽下面扣着一張詼諧鬆懈的臉。

出我們意料之外，轎篷大敞着，那穿了寬大豔紅綉袍，胸前紮着紙花，頭上頂了一具沉重冠飾的「俏人家」正大模大樣地坐在轎裏，前額一抹海髮下，滴溜着一對水汪汪的眼睛，望着臨岸的山叢呆呆出神。那裏，誰爲這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安排了一份命運，像那座遠山一樣朦朧渺茫，也一樣不可挪移呵。

許多旅伴伸手向她討喜果。她仰起小臉來茫茫地望着我們，機械地把那隻宿匝匝戴了四隻黃戒指的手伸到身旁那布袋裏，一把把掏出染紅了的花生糖果，放到那些原想賓她的手裏。

賓不着她呵，她已爲另一隻擺佈她的大手賓得夠受了。今夜，她將躺在一個陌生男子的身邊，吃他的飯，替他接續香烟，一年，十年，從此沒散。這個人是誰呢？溪水不波露，山石不波露，她只好端坐在彩轎裏，讓頭上那頂沉重傢伙壓着，納着悶。

感到了滿足，於是大家渡過溪流，直奔佛頭村去。

走出不遠，一陣竹笛和二胡交奏聲由隔岸吹來，回頭一看，彩轎抬起來了，轎夫們正涉水渡着溪。

由佛頭村沿山道前行，便到龍溜。這是湖南瀆的出口。不知是千年山洪冲陷的，還是天然長成的，浩蕩的潭水臨到下山時却碰到這麼一塊古怪巖石，屈曲十數折，蜿蜒如遊龍，下爲石閾阻住，水不得逞，又逆流衝回，飛捲起狂顛的水花，銀亮洶湧如

怒濤。擲下巨石，即刻便捲入湍流，看不見石塊，只聽得擊碰如搏鬥的響聲。

湖南潭有三潭，瀑勢雄壯是由龍湫下瀉時，上潭據說很幽奇，為了天雨濘滑，石不着足，且趕程去散水巖，便沒能去成。

一個薄情的遊客，離開雁蕩可以忘記所有的瀑布，或把它們併了股；單獨散水巖，它不答應。它有許多逼人驚嘆的背景：那樣秀美，竹林那樣蓊鬱，紫褐的巨崖，拔地而起，瀑布懸空垂落，腳下那碧綠潭水裏還映出一條修長倒影，搖搖幌幌，散水巖好像憑一道銀流，貫穿了天地。

然而使人發獃的還是散水巖的自身。幾天來，說到瀑布，你都潛意識地有個『布』的觀念，可是輪到散水巖，這布便為一隻纖細然而剛硬的大手搓揉搓得稀碎了。你只覺這隻無名的手在一把一把往下拋銀白珠屑，剛拋下時是白白一團，慢慢地如飛行隊般井然分散，細微可辨了。半途如觸着一塊突出的巖石，銀屑就迸得更細小了些，終於變成一種潔白氤氳，忽凝集忽分散，像是無知落到地上將化為一

灘水的悲慘，它曳了孔雀舞裳，飄空遊蕩，脚步很輕盈，然而爲了驚慌躊躇，又很細碎；愈遊愈散，愈下墜，終於還是墜入下面那青潭。有時觸着潭邊崖角，歡騰躍起，然而落到崖石上，崖石依然得把它傾入潭裏。

一把跟蹤着一把抛下，散開，飄忽，又凝集，終於，墜入那青潭。想想看，千古以來，這樣飄散墜落着，不要說人事興敗，連晝夜寒暑都與它漠不相干，覺得面前的美麗實在太冷酷太可怕了。

又是端着飯碗，呆望着窗外白茫茫這條貫穿了天地的幽靈。人坐在桌邊，不由得也搖幌起來了，飄遊和下落的感覺交替地支配着我。

走過佛頭村一家門前，院裏正擠着許多看熱鬧的鄉下佬；我們好奇地探進身去，沒人攔阻，於是就邁進門坎，供奉着祖宗牌位的客堂很窄小，兩張方桌却圍坐滿了賀喜的戚友。看了我們十個人拄着棍子一直闖進來，他們很莫明其妙。

「看新娘子咧！」領頭的那位在喜堂裏嚷着了。大概是公公，一位頷下飄着一

片鬍鬚的老人很恭敬又很害怕地替我們推開東屋的房門，屋裏很黑。新娘子穿了大紅綉袍，直直垂立在牆角，兩旁還有兩個穿藕荷襖的小女孩陪伴着。

呵，新娘靦覥地抬頭了，臉龐那麽熟稔，不正是溪畔那乘彩轎抬來的？在黑黑屋角裏，我依稀看見了一張淚痕斑斑的臉，喉嚨裏還不住哽咽着——

「新郎呢，我們也得見見！」那位不怕難爲情的旅伴在門檻上敲着竹杖，又大聲嚷了。幸好這時那公公已知道我們不是歹人。他很機警地着人招待我們了。

廚房裏，這時正煮着一大鍋紅飯。大師傅在灶間鏘鏘地敲着鍋邊。鐵勺一響，閃亮火團，他便又完成一碗豐盛適口的傑作，我們也嗅着了一鼻肉香。

隨着夥伴，我也登上那窄小樓梯。浙東住家的房屋大抵都是兩層小樓，如今才發見二樓低矮湫窄得很像輪船的統艙。走上樓口，由一堆稻草垛裏閃出一個滿色紅光的小夥子，穿着一身嶄新如紙糊的長袍，微笑地迎接我們。

「大喜，大喜！」我們齊向他拱手道賀。

然而他搖頭。順着他的手指，我們又闖進另一間黑漆漆的小屋，在那裏，像捉螺蜂般找到了那個新郎，年紀不過十四五歲，羞怯、呆板，然而生成一對殘疾的斜眼！

一路上，我們都為那個女孩抱屈，然而誰可也無力挽回這剛剛拚就的安排。

離開給人冲淡飄逸之感的散水巖，過山谷坑村，再來到顯勝門下，真似憑空落下塊殞石，胸間覺得一陣悶壓。

正像鐵城陣一般高峻崢嶸，然而是雙崖對峙，中間有鮮苔幽徑，緣石級上，便是山谷坑。左崖有天然雕成的千佛洞，右壁垂懸着銀亮的飛湫瀑四面蟠幽，陰闇，像是單獨分得一方天地，築成這麼一座銅郭鐵關。

酉：鲁西（一九三五年秋—三六年冬）

魯西流民圖

津浦幹線由兗州向魯西伸出一隻短臂直達濟寧，這是距災區最近的一座城。

由車站向四週看，濟寧可說是整個地浸在汪洋大水裏了。不錯，我們還看得見樹梢，甚而屋頂，但屋頂旁邊卻可以航行丈長的大船。用這銀亮亮的一片作背景，棲在站臺上，棲在鐵軌旁，田塍上，郊野墳堆上的是一眼望不到邊的難民。雖然站臺旁搭有幾座大蓆棚，但難民太多了，那惠澤只有極少的一部分幸運者得以享受。任你向哪處走，地上都免不了骯髒的屎跡。在那上面，就鋪着草捲，蓆頭，破被，蜷伏着無精打采的人們。飢餓奪去他們奕奕的目光，也奪去他們生存的魄力。大頭瘦臉的嬰兒抓着鬆軟無乳的奶頭，非等綠豆蠅叮得太厲害才哭叫一聲。着老婦人扶着拐杖，閤目想念着她幾代創建的家園。八十歲的老翁仰頭只是『天哪天哪』的嘆息着。遠

地航來的船隻靠了岸。又一批家亡人散的流民擠上站臺。

我走近難民叢中。即刻成為他們無告的眼色的集中點了。一個中年婦人走近，就跪在地上，哭啼着說：『大爺，我的號碼丟了！』她以為我是放賑的。一個蓬頭削瘦的老媼也向我叩頭，說她是個絕戶老媽，家裏房塌了，要我給她找個薄木棺材。鐵軌旁一大簇人翹首等看火車。當我走過時，雜亂的聲音中一個戴寬邊草帽的男子向我發出：『大爺，車啥時候來呀？』一個老翁伸出顫顫的手指向我說，『你可不准把我們賣給洋人呀！』幾百、幾千隻失了光芒的眼睛向着鐵道那端時刻瞭望。他們希望都寄托在那遙遠的鐵道盡頭。他們想運走以後，一定可以睡在房頂下。

手槍隊長蹲在鐵道旁正餵一個紅衫的幼兒。據他說，每天都拾着幾個這樣迷失的災童。不知是有意無意，他爹媽把他丟在路旁。他啼哭了一個整天，這時，他已聲嘶力弱了，蜷臥在地上。臉上淚痕又沾滿了泥漬，耳朵後貼着一塊膏藥。他彎着泥污的腿，張大了口，吞喝着米湯，一隻小手扶着碗邊，另外一隻還牢牢地抓住半個餑餑，

不時狠狽地向嘴裏塞。隊長隨餵隨問他『姓啥？』他仰起頭來茫然看看四圍的人，就又撲向那碗米湯，眼看着赤裸的小肚囊塡滿了食糧在鼓動着。吃飽了以後，隊長又輕拍着他問：『你姓啥？』這囘他有點力氣了。他眨着小眼珠，向四週審視了一下，哇地哭起來：『我媽呢？』沒法，隊長令兵士抱着這無主小孩在人叢中喊問：『這是誰家的孩子！』許多難民搖頭，自語着『誰家的孩子誰也不敢認。認了吃啥？』

車站那邊有人肩負着白口袋走過，許多難民都尾隨在後面跟來。走到一塊鋪有草蓆的空地，負白口袋的人住足了，口袋裏傾倒出來的是黑饝饝。一袋袋地，不一會就成了一座小山。四圍的人加厚了，各色蒼蠅也聞味成羣飛來。它們倒搶先伏在饝饝上面了。一聲號令，難民的組長依次走近草蓆。分發饝饝的兵士使一五一十地數着，擲向個個口袋嘴裏去。組長睜大了眼睛點着數，難民組員在人叢裏也不放鬆地守着。少了一個饝饝在他們是受不住的一椿損失！

一個新由魚臺逃上來的老媼用破衫前襟領到她的饝饝了。半月來，她曾固執

着要死守家園。她空肚喝了四天的冷水，最後才被人硬拖上船。她倚着鐵道旁的電燈桿不停地發抖。她閉着眼，抖着，嘴裏念着：『我七十八歲的老婆，受這個罪！』卽至黑饝饝放到她懷裏時，她用枯柴般的手牢牢抓着，死命地向嘴裏塡，胸脯的瘦骨卽刻起了痙攣。她恨不得一口全都吞下去。旁邊有個婦人勸她慢些，她勒緊了衣兜，狠狠地看了那婦人一眼，以爲是要搶她的那份。

遠遠地，走來一個白鬚老人。許多難民指着說，『俺們老爹來了。』老人用鐵鍬作扁擔，一邊挑着一個竹籃，一邊是書册。他拈着鬍鬚，嘆着氣，走近難民叢中。他放下了擔子，用慈祥憐憫的眼光向四下看看，說『唉，你們夜裏凍得夠受啊！』然後就打開書册，捧着對難民誦讀起來。他誦的是『關帝君血淚救刼文』勸難兄難弟要忍耐，要相親相愛。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熱烈的宣講員。他用修長的指甲比劃着，用嘎嘶的聲音念誦。腿隨着頭部也顫抖着。他誦到黃水大禍，人畜死亡時，兩行老淚就沿着臉上鬆懈的皮向下來了。他咧着嘴，仰天嗚嗚地哭起來了。當我詢問他高壽時，他說

『七十四了，唉，這還算年紀嗎？』他稱自己是『老弟。』他嘆說：人家譏我老弟癡傻，唉，我是盡我這點心呀！他是滕縣人。幼時荒唐，晚年懺悔，就皈依歸一教，每晚住在菩薩廟裏，白天肩着那載滿了眷念的竹籃，走訪他受災的兒女。

一聲尖銳的汽笛聲，隨後，一列火車開進站來了。擁擠的災衆，扶老攜幼，向那黑色巨物移動了。立時，喊聲震天，個個躭心被遺落在後面，作娘的一手抱着，一手攜着她的兒女，娘婦攙着婆母，兒子扶着娘，背了長長的蓆捲，負着粗重的農具（由深水裏撈出的唯一家產）向那車口處擠去。

我走近一輛滿載的車，地上坐滿了靜待運送的難民。滿足的，怨恨的，信任的，懷疑的眼光一齊射向我來。一個老婦人指着她脫失一隻鞋的肥尖小脚。她擠上了車，卻丟了她的鞋。寬沿破草帽底下有一張熟悉的臉，我認出那是曾經向我問『車啥時來』的農夫。他像也看我頗熟，就扯着領頸問：『大爺大爺，給俺運到啥地方去呀？』可憐的流民，像一棵拔了根的水藻，他茫然地在災難中漂流。

大明湖畔啼哭聲

濟南城裏到處淙淙的流着小溪，也流着成羣低聲嘆息的難民。大明湖又蕩漾起秀逸的秋色了，風吹得尖長的蒲葉搖擺動撼。青簇簇的千佛山依然迎面聳矗着，湖畔可失卻了它往日的寧靜。張公祠、鐵公祠、匯泉寺，一切爲文人雅士吟詩賞景的名勝都密密地塡滿了人。這樣狼狽襤褸的人當然不是遊客。他們不希罕可餐的湖色和遠山的倩影。他們直瞪着饑餓的雙睛，張着乞援的胳臂，爭吞着才領到的黑饝饝，嚷着要擋冷的衣裳。和幸運的同類一樣，他們也曾有過房住，有過田耕，有過家來溫暖他們勞作的身心。但跋扈橫暴的黃河紅眼了。它奪取了他們所有的全部，並逼逼上門框，逼上炕沿，逼上屋頂，牆頭甚而樹梢，威脅着要他們的命。他們不服：連着幾個晝夜，老少合力擔土負石，拚命想堵上決口，爲生存而抵抗自然。但人力已屬有限，

孤單散漫的人力就越發微弱了。終於，他們張着兩隻泥污空空的手，潰退了下來，落魄到這大城裏。

拐過一個十牆角，我聽見了一片噪雜的啼哭聲。我正猜想是喪事祭奠呢，引路的友人說：『這裏便是收容所！』

時候是大早，深秋正用激背的冰冷提醒着人們寒冬的將至。收容所門前擠滿了才逃上來的難民。他們幾乎顫抖成一團，胸上寫着號碼的白布條迎風吹動着，也隨着那些瘦弱身軀顫抖。完全受着本能支配的孩子們無力地躲着小脚丫，『冷呀，冷呀』地嚎啕着。那聲音是有傳染性的。一個孩子可以哭醒了許多縮在避風角落裏的孩子們。哭，發洩了他們內在的要求，卻更增加了冷意。

一個中年婦人手拉着個裸體的幼孩，走在人叢的前列，向我大聲絮絮地數落着：『先生，你給俺們想個辦法罷。水是半夜來的。俺孩子光身逃出。俺想秋後水必然退了，可是已九月了，家還在水裏泡着。俺這孩子——』說着，她抱起來竟擋着我的

去路：『俺就剩這麼一個了！他爹前年給土匪斃了——』

引路的友人用省府已在籌辦着冬衣的話勸止她。許多隨在她後面的難民交換起各種眼色來。

我邁過收容所的門檻，即刻一種頭堿的味道撲向我來。那是一座祠堂，堂的中殿和兩廂都躺滿了裹着破藍布的人。充滿了我耳邊的還是哭喊聲。迎門，一個年紀近八十的老太婆正和一個小女孩爭着一片破軍氈。老太婆由脚步聲覺出有人走近，就用她瞢瞶紅腫的雙睛尋找。她顫顫地囁嚅着：『你小丫頭子，俺七十八了，俺夜夜凍得睡不着。你搶啥！』

我踩着殘破的蓆角向裏走，多少期盼的眼睛由各角落撲來。作母親的忙堵上孩子啼哭的嘴，因肚囊空虛而昏睡着的老媼也微微擡起了頭。我很慚愧，因爲我聽到一個低微的私語：『乖，放賑先生來了，俺們明兒就有被蓋了！』

天真無邪的孩子！適才還哭鬧着呢，聽了她媽無稽的安慰，就又玩起自己耳環

來。她會哭，可不懂得愁。愁的卻是不肯大聲哭出的母親。我聽到她們的交語了，她們是在互相勸慰着。她們勸慰最好的材料，便是自身遭遇的悽慘。

『唉，俺他爹有水膨症，俺弄不動他。他爺一共留下了二三畝地，這回給天淹個淨。水來了，俺說不逃，死就死在一塊，他爹非叫俺上船。俺這時也不知道他的死活——』婦人眼圈已經發紅。她像後悔逃到這大城裏來。這裏人多，但寄居在陌生人叢中她越發懷念那朝夕聚在茅舍下，有時打她有時疼她的丈夫了。

『大娘，可哭不得！孩子哭得夠慘的，俺們可別湊。愁有啥用啊，大娘，俺還不是一樣！俺他爹上關東賣烟葉子去了，水來時虧了俺舅舅照應。都是命！——命呵！』勸慰着別人的，這時卻也垂下頭嘆息起來。

靠着圓胖的柱，蹲着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雖然塗滿泥跡，她有一張清秀的臉，身上穿着一件過於肥大的衣裳。那必是一件由世界某角落施捨來的。一件成人的短衫作為她的長褂，雖還太長了些，但原來的施與者卻絕想不出一件舊衣可以使

這女孩引起多少嫉妬，使這小小生命顯得如何活潑。

我俯身看她兩隻削瘦的手正盤旋在一頭蓬亂的蒼髮叢中。躺着的是一個患病的老太婆。她仰起頭，用沒有牙齒的口告訴我：『癢得慌，俺這孫女孝順，她給俺拿蝨——』

靠着門框，一個中年婦人懷裏抱個孩子迎上我來。她硬由孩子嘴裏拔出正在吮吸着的瘦奶，搬過孩子的腦瓜給我看。我不忍定睛看了，遍滿了那腦瓜的是黏黏的膿瘡。『俺這孩子是撿的！』婦人告訴我。大水來的時候，她男人把她們都弄到牆頭上。她曾經失手把那孩子丟在水裏。她哭着摸呀摸呀，水仍在漲。天落着滂沱的雨。孩子過後自己漂上來了。用力把小肚肚裏的水擠出，孩子竟活了，可是頭上滿了膿瘡，臉龐黃瘦如飢猴。

門後面藏躲着一個少婦。我心裏正猜想她藏躲的原故，因爲她身上居然有一件齊整的長褂。我把問別人『你哪裏人』的話問她，她背過身去了。適才抱着膿瘡

幼兒的婦人指着她插嘴說：『大爺，這也是俺莊上的。她出閣才兩天就鬧起大水，她想她娘家的媽——』我端詳一下這新娘子，她耳葉掛着的新鍍環圈顫動着，這時候她已有些嗚咽了。

我托着一顆沉重的心，踱出收容所的門檻。也許母親們又撤開了堵在孩子嘴上的手，一片『冷呵，冷呵』的啼哭聲由我後面緊緊地追來。秋風吹得蒲葉呼呼地響，湖面似飄着一片愁苦的灰雲。

宿羊山麓之哀鴻

我哪裏是在乘火車——兩邊車窗外盡是白洋洋的水，坐在隴海路的車裏，我竟有跨海渡洋的幻覺了。大湖站以西，還只是軌道北面汪着無際的大水，水裏斜臥着坍倒的草屋；浮着狼狽的小木筏。南面乾土上卻還有牛車滿載着新割的禾稼，草垛上坐着啣了烟袋的農夫，成爲一幅水陸與悲喜的絕妙對照圖。車過大許家站，大水便已漫溢到軌道的兩邊了，不再看見乾土，漂在水上的盡是逃難的木排和小船，上面堆滿了由一間農家茅舍搬出的零星什物，坐着一簇表情呆癡的逃荒人。我俯首向車窗外探望，隴海幹線的路基雖還穩固，橫暴的水正在不甘休地用猛浪轚擣着護路的木樁和石塊呢。

在運河站下了車，我們便向縣城出發了。承熟人指示，我們決定沿運河大堤北

行。本來三十五里的旱路，這下要多走出十餘里。如果忘記當前的殘跡，我應當稱讚這大好的江北風光，河堤兩岸蹣跚地游着鸕鶿，伴了泊船的倒影，堤坡上坐着戴笠帽的老漁夫。境界美到如畫了，但這漁夫見了我們就微微直起腰來，蒼白的鬍鬚上淌着兩串老淚。他指着面前的水，喃喃地說：『先生，這是我祖上三代留下的一點薄產，二十天以前還長着綠莊稼！』

堤身是黃土堆成的，坡底有高粱稻護衛着。走在上面，大水不時由兩邊捲起白白的舌葉，吐着憤怒的泡沫。據路人說，水勢到如今仍是漲落無定，刮東南風就退些，刮西北風就漲，八月節那晚一陣暴風雨幾乎搗毀淹沒了全縣，爲了避免拔堤慘劇，堤旁的大樹都被鋸斷。折垂的樹身披滿了乾黃的枯葉。堤沿殘破的樹和水中殘破的村舍遙相喟嘆。時常在水淺的地方，有被水冲出的棺材露出。由棺身爲水浸透的情狀，可以想像裏面泡着的屍骸是怎樣地怕人。天上蓋滿了灰雲，靜穩的水面上漂着幾隻逃難的船。孩子哭着，大人向軌道南方指。可憐的人，我才由南方來，南方也已

沒有了一片乾土

走過運河與不老河匯集的徐塘，塘東漸有乾地透出。在水還未退盡，地仍鬆軟如漿的田上，勇敢的農夫又開始勞作了。河堤上行人也漸多，有擔了黃米黑糖趕集的鄉老。有雲遊四方的化緣和尚，也還有逃上乾地的難民車，車上擠滿了水瓢土盆，紅椒黃豆。這邊伸着雛鷄的長長頸頸，那邊垂着孩子的小腿。愁容滿面的媽媽抱着吃奶的孩子坐在中央，一個粗壯的農夫在後面推。憑兩條耕地築堰的胳臂，要將他的妻孥推到不可知的安全地方。

這是一條悠長而異樣的路。宿羊山雖遙遙在望，但它的倩影卻永遠那麼遼遠得不可捉摸。我們是用極複雜的心緒向它趨進。論景色，在山水平凡的江北，那也算夠幽美的了。運河沿岸常有似巫峽形勢的土斤，造成曲折蜿蜒的航路。船平穩地航着，偶爾有不知名的水禽擦着蘆蓬掠過。宇宙一切對兩月來這角隅人類的遭遇都似淡漠無介於懷。秋風仍慵懶的吹着，遠地似有盲卜者的銅鈸聲嘆息着厄運之無

助。立在船頭四矚，周圍眞的是秋水共長天一色！宿羊山水如貴婦般隱在遠樹的帷幔後面。

但幾日來慘痛的經驗使我們不敢爲適外界的美所誘惑了！我們知道那片漣漪秋水下面淹沒着千百戶人口的食糧，我們也明白宿羊山麓等待着我們的不是採藥的童子，不是燦爛的晚霞，卻是一羣嗷嗷待哺的災胞。岸上踟蹰徘徊着的老人，在山水畫家看來也許是可羡慕的風景配奏，但那老人卻是在追悼着他沉淪了的田園。

船到黃莊，便爲不老河北堤擋住。我們下船沿堤向西北行。堤上常遇着由宿羊山遣回的災民，身邊帶着遣散時所發的四天糧食沿着河堤漂泊着。據說收容所因經費不足，已收容不下他們。我遇到坐在堤坡上的一家，一個老婆婆帶着她的寡媳和三個孫兒。

老婦人低垂着頷頸，累得不息地喘氣。穿着破花布襖的小女孩在旁邊儘哭着

『我要丸子！』我有些不懂。婦人待孩子哭得太久，才把一粒指頭大的灰色丸子塞到她嘴裏去。我問她那是什麼，婦人忙藏到懷裏去，然後告訴我說：『先生，這是渡命丸！一位善人捨的。』我向她要來看看，她怎麼也不肯。她說每人一天吃三粒就可過活。她們一家五口；臨走才發了八十粒。她們現在逃荒要逃到滁州呢，實在不能分把我這走路的人。

我聽了感到神秘，又覺好笑。三年前我看過一個荒唐的影片：『五十年後之世界，』其中就有這種以丸代飯的夢想。眼前這難婦竟握有這仙丸，它引起我莫大的好奇，等我到宿羊山時一打聽，連負責發放的人對這丸粒的實效也都不敢輕信。在區分所倉庫裏，我看見牆角堆着五六蔴袋，裏面滿裝着這仙丸。我嚐了一粒。區長又戲向我袋中塞了幾粒。除了一般藥丸味以外，還微微帶點甜棗味。據說有人不知道這丸子的妙用，連吃五六粒也不理會；曉得它的靈驗的，吃三粒就眞地覺得肚子有點膨脹了。

這仙丸的捐助者據說是哲學研究會徐州分會，第一批運到計二百擔。丸粒的成分是大豎、糯米和黃豆。這方劑應請國內科學家來化驗。如果是偏方仙丹一類東西，實際效果不見，反增災民一分妄信，我們實在對不起那些將生命交托給我們的災胞。以一個平凡人的想法，我看這二百擔仙丸終不如換成幾口袋黑饃中用。我這擔心並非過敏。宿羊山麓收容所裏就已經有仙醫出現了。記者詢問一個眼疾患者郭君受治的情形，據說那位仙醫先用手掌在他眼前幌五分鐘，然後給他一疊印了『佛』字的黃表紙，要他放到水裏浸溼，貼在眼上。我們不能不稱讚這些熱心善人施助動機的純良，他們對災民的確具深切的同情。但負責當局對各方施救的策略也應加以指導。內地民衆對官府誠實馴順得可憐。中國是陷在貧、弱、愚各種陷阱裏。當我們攙扶民衆由一個阱口爬出時，切不可把他再推到另一個阱口裏去。

清早我們由邳縣城出發時，護送我們登船的除張科長，一位黃衣警察，一位賣燒餅的老人外，還有的是飄在船篷上的幾朵灰雲。船一解纜，老人便走向別處尋找

主顧去了。船靠近一個村落時，警察也登了岸，但那幾朵灰雲卻總愁苦地緊緊跟蹤在我們後面，水那麼陰森，悒鬱，像是大地受難者呼出的一股嘆息。過黃莊，沿堤走不上幾步，頭上的雲朵竟如耐不住委屈的孩子般落下冰涼沉重的雨點來。愈落愈密，把我們淋的透。隔着溼淥淥的頭髮，我們看到宿羊山了。一個光禿黯黃的小山，坡上蠕動着密匝匝的一羣，無助的在雨中顫抖。由同行的朋友知道那便是浩劫後的一簇殘生，收容所的難民。

　　在暮色蒼茫中，我們走進碎石小道的宿羊鎮了。我們走過富戶的門前時，在燈光輝煌中，有極暢快的笑聲蕩漾着。幸福的人們，他們巍峨的瓦房四周都築着礮壘，上面日夜株守着巡棱的人。這次邳縣成災，縣長親去到各富戶府上爲窮人請命，募集紅糧。慷慨解囊的雖然也有，但面現難色的也頗不少。這些富戶多擁有五六百頃地，一家便佔據一整個村莊。莊丁平日打雜，遇到佃戶抗租或歹人襲擊時，那些壯實漢子便是機關槍小鋼礮的操動者了。膽小的地主遠躲在上海租界裏，留在莊上的，

便以藏書種菊一類雅事安閑地消磨他們無可掛慮的日子。我望着那森凜凜的朱紅大門，吞進一口冷氣。內地的中國社會依然逗留在水滸時代嗎?

次晨雨仍在淅瀝落着。我們托區長借了兩把傘，就向收容所走去。泥濘的路，腳踝時常陷下去拔不出來。兩隻冰涼的腳在溼溼的鞋子裏發出吱吱的嘆息。我似乎體味到流亡者的心情了，他們才眞正踏着泥濘的路，陷到無從自拔的地步！

我們剛走出鎭口，便已聽到一片嘈雜的哭喊聲了。隨着我們登山的步伐，那聲音也愈變響亮。拐過一個土坡，那聲音不再是無形的了，呈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排排用高粱稭搭成的尖尖窩棚，裏外都蹲着爲秋雨打成一團的人。棚頂多飄着避瘟的粉色小旗，棚前堆着由水裏撈出的農具，和就地用土塊搭成的一座座臨時爐灶。雞雞黃狗和花衫小孩都在迷漫的炊烟裏跑來跑去。棚分每十座爲一排，各形成窄隘的小巷，有門牌，有甲長，十字路口也常有天眞無邪的孩子們忘了飢寒的苦，集攏着玩耍。

我們踏着濘泥又遍地屎跡的路，走進那些窄隘小巷裏了。窩棚裏傳出各種悽慘的聲音：有老婦人枯竭無力的咳嗽，有剛落地的嬰兒脆弱的啼哭，雜着耐性的母親們拍哄的哼聲。這些無告的災民都縮在窩棚裏，咧着嘴，蜷臥在溼溼的草堆上。有男人的，窩棚頂還能自抹些泥土；孤老病弱的就眼巴巴守着冷雨由高粱稭空隙中落向他們單薄的身上。

當我們走過那些窩棚時，個個棚口都有頭探了出來。老婦人枯乾的眼，小孩子驚奇的眼，少婦含羞的眼，一齊射向我們。他們是各種集團，有寡母孤子，有老婆少娘，有少夫少妻，也有無兒無女的老翁，和丈夫未在身畔的少婦。那眞是不堪設想的拼比！就在這苦難的小集團裏，幸福也如雨量分配得那麽不均衡！那些孤苦零仃的人，獨臥在窩棚裏，只隔一道高粱稭便能聽到依依的小兒學語，夫妻親暱的纏綿，兒女溫存的勸慰。一個披了件破簑衣的老人，淌着一眼熱淚，張開無助的臂向我說：『先生，我啥都沒有了！』我不忍看他那和善的白鬚，我急忙掉過了頭。

對面卻是一張同樣愁苦的臉，一個缺齒破唇的老婦人用雙臂支着身子向我叩起頭來。她比那老人還強，還有陪件她的一條狗。她惡狠狠地罵那棄她遠逃的兒媳，「不如一條狗啊！」她喃喃地嘟囔着。像是會意似地，臥在棚裏的小黃狗即時用前爪向老婦人懷裏湊湊，嗅了嗅那隻筋條畢露的手，就又把瘦弱的身肢盤起，響響地嘯起氣來。

隱在小手車下，一個小家庭在舉行他們的早餐了。媽媽餵着懷裏的娃娃，作爹的和大兒子並蹲在兩旁，各抱着一隻粗碗，貪婪地吞喝着熱騰騰的稀粥。講禮貌的中國人呵，看見我們，那可愛的農夫還要欠起身來，舉高粗碗向我讓。不幸的人，半個多月他們都是這樣露宿着。他們逃來較晚，窩棚裏已沒有地方安插。那男人指着大小兩個孩子，口口聲聲求着『科長慈悲慈悲！』孩子拿碗的手已凍得有些戰慄了，但他吞喝得那麼匆急，恨不把頭伸進碗口裏去。可是好奇心又不容他不騰出一雙眼睛，由碗緣向我窺覷。

我打開了攝影機預備拍照。這是太新鮮的玩藝了，卽刻招引來許多小朋友。其中有的是適才不肯囘答我的詢問的，這時也羞怯怯地立在厚厚的人叢中，爭看起我手裏的怪匣。當我把換下膠片的黃紙盒拋到地上時，他們一起都屈下腰去，伸手爭搶那僅見的玩物。年幼的被壓在下面就大聲嚷叫。窩棚裏探出母親的頭來，吆喝着她們的孩子：『沒心的燒猪呀，飯都沒的下肚，搶那東西啥用！』她們無法瞭解孩子慾念的單純。

走盡了這些窩棚小巷時，我身上已溼透，鞋跟沾的泥土已高厚得如旗裝的木底鞋了。於是，我們又向宿羊山頂走去，想由高處環視邳西被災的概況。

雨仍落着，窩棚可缺乏原有的謐靜；幾十個孩子都尾隨我們向山頂蜂擁走來。巡警雖用極嚴厲的聲色驅逐着他們，但是山太大，人太多了，孩子們竟分散着由另一個方向跟來。

瀰漫的雲霧遮住我們的視線，圍着宿羊山的都只是白亮亮的一片，偶爾露出

一叢半沒的樹枝。那斜傾的姿態呈現出暴風猝雨擊時的猛烈。大地一切都蓋任汪洋一片的下面。

孩子們在我身後擠着，還喳喳地有所低語。我突然掉過身來，握住擠在最前列一個孩子的小手。即刻他臉漲紅了，把頭鑽囘人叢裏想跑開。

我拉住他問：「指給我看，小孩，哪裏是你的家？」

他囘過身來，眨着兩隻小眼睛向山的四週環視。所有的孩子都不再向前擠了，他們各自囘過去，在那汪洋一片裏尋找他們的家。

凝視了好久，許多小腦瓜失望地轉過來了。一個個皺着小小眉毛，一個個頻頻搖頭。那被我拉着的孩子仰起了臉蛋來，他眼睛已蒙上一層溼淥淥的淚了他重新看看四周，又環視小同伴們憂愁的臉，然後用顫微微的聲音說。

「先生，家早給大水冲丟了！」

從兗州到濟寧

下了藍鋼車再投奔兗濟段的小車，那分別是誰也意識得出的。火柴匣子般的車裏擠滿了長條凳，黑壓壓地塞滿了一簇穿粗布的鄉下人。我想找那穿潔白制服的茶役，我瞥見的是一個穿粗麻衣滿臉憂戚的孝子。老頭們吧噠着關東菸，膝上穿愛國布襖的孩子儘瞅着大人的臉。他是端詳那圈圈的白烟，還是讀着時間在老人臉上寫的皺紋，誰知道！

車開了，那呼嘯尖銳得正像江船。去秋這時候，火車穿過魯西真如一隻船了，窗口盡是銀亮亮的一片。如今看到水退了，田地露了面，我又高興起來。我問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水退盡了嗎？這話他沒聽清。他抹了一下鼻涕，把耳朵湊過他身邊一個孩子卻着怯怯地替他回答了：「這邊退了算啥，俺的莊子還沒着呢。」孩子戴的是

一頂小帽，鮮紅的帽紐諧趣地閃爍着，他穿的是一件新漿洗的藍大褂。

『這是你啥人呵？』我幾乎是嚷着向那老人問。我很留心這孩子一副清秀的五官，滴溜轉着的黑眸子煥發着聰慧，食指總伸到嘴裏咬着。

老人這次聽懂了。他嘆了口氣，告訴我那是他的小孩子。爲了家裏養不起，才送到濟南做學徒。託了許多人，都嫌他小，不經使，白跑一趟。

這時孩子正偷看我手裏拿着的一本雜誌的封面。他似乎感到不少興趣。我查覺後，即刻翻開來，指着一個『文』字問他。孩子馬上把臉埋到祖父懷裏去了。他再也不肯擡起頭來。好像是怕我生氣，老人向我解釋說，這孩子就怕人考他字。他七歲上進了個私塾，才念上十來天，他爹死了。從那以後，他便再也上不起學。孩子起初哭着要去，學徒也常來找他。如今他再也不想看字。這回在濟南收容所裏看到許多鄰居在念『國語』，孩子饞得嗚咽了好久

又到濟寧站了。時候已近傍晚，冷清清的站臺上，有一個舉了紅卍字旗的人在

迎候。站口還有一座小席棚。它喚起了我的囘憶。去年秋天，也在這站臺上，災民哀啼着，等待救援。如今，流浪了半年，他們又囘來了。

我負了被包走出了車站。

柵欄外是嘈雜的一羣。十幾輛洋車一齊舉高了車把，包圍起我來。當那些焦急，嫉妒，飢餓的臉湊近得使我不知所措時，脅下早已伸出許多隻手了，每隻皆握着一張旅店的名片。

『先生，住俺那裏吧！房間隨便賞！』那聲音不是在攬生意，直是在乞討。我沒有心緒去選擇了。橫竪我不能全滿足他們。我上了一輛靠近的車，順手接過一張名字熟稔的片子。

在暮色蒼茫中，我經過彎向城裏的土路。電燈廠的烟囱仍紓吐着黑氣，遠遠城角，還有尖銳的軍號聲，笛笛地在晚風中蕩漾。

到了那破陋不堪的小店，我囑咐茶房替我租一床乾淨些的被子，便去專員公

署訪友去了。

晚上，灰黑的天空中有細碎的小物飄下來了。踏在脚下，呵吱吱地。我出了那矮小漆黑的城門洞，跨過睡了十幾隻破船的運河橋，就又進了碎石子路的果子巷了。

我驚訝。我有些不舒服。灘在床上的是一鼎粉紅綢的棉被。我想不出這小店從哪裏找得這麼漂亮又這麼俗氣的被子，那麼扎眼的顏色，我把茶房喊來問：

『先生，』他有些着慌地說『不瞞你先生，這是窰子裏租來的。』我聽了氣得不能自持了。他卻還在咕噥着，『怎麼好，她們也沒生意，被子壓根閑着哪，不髒！』

『給我馬上換！』我着急了。我開始在那被子上織起一幅醜陋的獸行的圖畫。我不能睡在那個上面！

換好了被，我躺下來。一天的奔波使我的骨節都失了柔韌。想起這麼一個店，就我這一個旅客，不免有些瑟縮了。

我側耳傾聽着雪花落在茅屋頂上的細碎響聲，回憶着晝間一張張的焦黃面

A.

戊：歸綏（一九三四年夏）

平綏道上

一

年青人，（西北憂國的長者說）又來調查了。去年秋天才走了一批。年年一羣一羣的洋裝學生跑來調查，追問我們有多少隻「破鞋，」追問我們有多少桿烟槍，好用那個數目對付教員或讀者。可是，逼於西北民衆有多少好處？你們自己說！你們逼着本地人帶去逛「破鞋，」明裏說是調查，去了也摟摟抱抱。高雅的，去看看古蹟。在一塊荒土的昭君墓前，憑弔憑弔，跑到禹王廟去便叩一個頭。然後，你們原車回到了北平，挺着胸脯兒告給國人說，我到過西北了，而且得到了第一手的材料！西北神祕的荒唐給了你們說謊造謠的機會，你們給西北的卻是些什麼呢？

我剛走到關寨，就給這樣的一位長者攔住了。囘去罷，他說，用其餘的時候寫一部『破鞋豔史』你的報告不會比去了那邊少惹人的注意。一個病人給十個醫生戲弄地診了脈，卻沒有一個給一劑定命藥，吃後，對於一切醫生都會討厭的。你這調查者縱受不到西北民衆的棒打，也決不會得到誠意的迎納。

我不能囘去是再明顯沒有的了。對餞別者我會豪興地述了我的行程，好像簽了一紙契約，十五天之內，脚不站北平的塵土一樣。我怎麼好意思在吃了人家送別飯的第三天，就被人在原來城市的馬路上發見呢？囘去雖辦不到，但這長者的話卻給予我旅程上一個新的提示。

我答應他：我來看看，絕不用西北的大地名囘去騙人，我的膽量只容許我沿着守有軍警，設有旅館澡堂的平綏沿線都市走，我自認看不到西北的靈魂。我答應他：我不去搜集烟槍的桿數，『破鞋』的戶口。自知與西北解放和救助無益，也絕不騎在經濟破產後西北特殊的娼妓身上，發散我在內地不敢發散的粗野，增加我這個

年青人的罪惡。並請他相信我從沒寫過豔史，也不會把「破鞋」浪漫化了，在日報上給大都市住客們開心。我此行只是看看而已。如果我要說什麽，也止於說所見到的，不引用驚人的數字，不詩化醜的現實。

我勸你別去，他不甘心地說，你偏要去。年青人好奇心盛，短不了一點拗勁兒。我放你過去。但記住你才說的。別憑着調查者的執照叩西北的門。

我點點頭，輕鬆地走出關去了。

二

關外的山峯像條條多筋的銅臂，餘脈長長地伸入稀疏的小村舍中間。我們的車就在銅臂的陰影下爬，有時還要鑽到銅筋裏去。排排的油麥梳着車中人的眼目，葡萄架紮成蜘蛛網的形體。土的城牆籠罩着土的矮屋，城門處貼的是紅錫包、美女牌烟廣告。近河套肥沃的土壤盛開着罌粟花，顏色配置的冶麗，像在佇候內地詩人

去徘徊。一望無際的草原上放着棕白諸色的馬匹，嘶叫的聲音驚不了山穴中沉酣於毒物的居民。

有誰個保守者還在追念着未現代化前的北京，我勸他出關去看看。齊整的方城還那麼寧靜。窄窄的街道晴時是香爐，雨時便是泥粥。路旁擺着各行攤商。吃吃的拉鋸聲和叮噹的打鐵聲伴奏着。粗大的漢子掄起大錘來，迎頭一下，就是一團火花。菜館門口坐了口啣丈長烟袋的掌櫃，隔壁私塾裏還有成羣的孩子喊讀着孝經。高額隆顱的蒙古人，負了被包沿街走去。到深夜還會有募修大雄寶殿的僧人，敲打木魚金鐘向你化緣。

關外的更柝分外清脆，街心的警察也見得忠厚而帶點憨氣。突然，一乘高鞍白馬飛奔來了，尖銳的鞭聲嚇開了小辮兒驢夫。長袍紳士立在漢、蒙對照的佈告前，朗聲長讀去年官家的令文。世家門前還懸着御賜的『文魁』匾，矗立着『節烈』牌坊。城隍廟壁上還保留着秀才的榜紙，經年的雨水冲不淨歷史的虛榮。

一匹駱駝驚了，路人一起在牠後頭追去。連小孩子都有膽量，有義氣，就地抓把沙土向那獸物深陷悲戚的眼邊揚起，想迷住這用大脚丫奔跳着的畜生。

噹啷啷的銅鈴繫在每匹駱駝的項頸間，穩重地向着長遠，寂寥的天邊邁進。

三

在地理的接近上和市面繁榮上，張家口是關外第一鎭市。城傾斜地建在山坡頭，坡的高處是上堡，低處是下堡。這是横的分界，經過大水的教訓後，民十四年建了一座清河橋。於是，縱來說，全市分橋東和橋西。橋兩端都有省府樹立的忠孝格言。

如果是夜晚下火車，站臺出口道上照例是站滿了旅館的招徠人。每人手提一盞書明字號的紙燈籠，火龍似地一字排開，鷄鴨似地爭搶着嚷出旅社的名字。每個聲音都企圖壓倒另外的一個，結果除了一片斷喊聲隨着燈光搖擺，什麽也別想聽見。

街上多是蘑菇店，高麗紙上寫了『上等』『頂上等』『特別上等』一類以『好』爲起點的字樣。補碗人擔着挑子，響着鈴鐺沿街走。街心立定了黑衣的警察。不需要申斥，人都靠左邊沿着橋走。走到橋頭不由你不爲那『忠孝仁信、禮義廉恥、誠誠懇懇、你去實行』的木牌所嚇住。

白荷葉帽上刺了『奮鬪』紅字的是當地駐防軍。紫紅的臉，天不怕地扛了大柳棍在街上走。『這是老國民軍！』

太陽一擦山邊，夜遊的人就由上堡倒下坡來，直倒進花園去。這是一個任人遊玩的私有花園，進門處題的是『靜觀』。在小堂子裏招待一天客人的娼妓，莫不需要一個時間呼吸空氣散散步，於是花園柳堤上三五成羣地徘徊着許多豔裝女人。有養女的攜着養女，沒有的則或把另外一件漂亮衣服掛在臂上。商舖的夥友和社會人士有權利來瞻仰，論評，或飛一個眼風。因此，擠在紅粉旗袍間的是些對襟小褂。家庭婦女來遊的，沒有一個男家屬步步緊跟可不成了。

第一頓飯就遇到了有雅座的飯館。（雅座據說卽是有女人伺候的意思。）那是一個臨近橋畔的小樓呢，座位選的剛好靠欄杆。一個未失村姑氣的女人，黑粗的臉，穿了一件更黑的袍子。把身子伏在欄杆上，似在遐思，偶爾卻向馬路上的車座打一個招呼。她是要我來請的呀，但我沒想及如何說第一句話，忽然，像是不屑睬這拙笨的食客似地她反過身了，由袋裏掏出一團花紅的東西撇着嘴，抽出來一件寶貝。那是一條印度綢手絹兒。平平地把牠放在櫈上，又去抽第二件。那是一個粉色的荷包。及至使她那一團勝利品逐一地平放在櫈子上後，見這食客仍在低頭吃飯，於是，她喃喃地自語起來：

「三天工夫使去了多半瓶！」舉着一瓶廉價的香水似驕傲又吝惜地說。

這無視同在者的誇耀招氣了我。但我仍在喝着我的口蘑湯。終於，另一個飯客把她喚到對面小間去了。我無從眼見他們的親暱情景，但我聽見她在數說昨天什麼副官請她聽梆子戲的事。

街上燈火稠密起來時。許多閒散人堵在巷口去聽布店的話匣子。劉鴻聲的嗓子使這些欣賞者忘掉天氣的燥熱。點綴街景的仍不缺乏麗裝的女人。而且我看見了那飯館裏的女人，臂倚在另一個女人肩上跟蹌地走。

雜在食物舖間的妓館門前熱鬧了。盲歌者攜了弦樂器，向樂戶的門檻處摸。

雖然馬路上偶爾也飛過一輛汽車，騾子車在這大市鎮裏還算是交通器具之一，就是這樣一乘騾車，藍的蓬子，堅實的宣化府御者，愛擺耳朵的黃騾，把我送到賜兒山下。說本地名勝就數這裏了，那條攀山的汽車路告給我們『要人』如何喜歡到這裏來。

大境門確仍保持着鎮威夷狄的氣魄。巍峨的城樓壯壯地題着『大好山河』。嘈敞的黃土道仍有着古往的意味。漢、蒙商販，趕着牲畜向山溝處走。轎車下徘徊着尋食的猪仔。山上還留着古箭樓破壘的痕迹，用那個，我們曾鎮嚇過別的民族。

四

像羅馬戰士胄甲的眩目，車到大同站時，特別是在夜間，站臺上佈滿了閃爍的銅器。如定州眼藥或滁州網籃一樣，大同的銅商還本地最精緻的出品供路過的行人買去作紀念。

被歷年攻城軍打滿了窟窿的是城牆，那些砲火的痕迹向每個初遊者訴說了這城在內戰中的厄運。北門頂上已頹成只剩兩三塊隨時可落下來的磚頭，倒懸在稀薄的土堆上，向着每日在牠下面路過的千萬行人祝福。什麼時候，也許為了一陣風，這兩三塊磚頭高了興，就會在一個行人頭上落了下來。

古舊的凸凹式的城牆上蓋着一座業已破舊的洋樓，尖尖的屋頂也曾遭過砲火的攻打。弓形的門楣上，一壁題着『雲中鎖鑰』，另一壁是『屏藩紫塞。』料想必是那位知府羨慕西方文明，在這純東方式的高城上蓋成這麼一座高高的洋樓。

城門臉貼的是些『山西人吸山西省辦的香烟』一類廣告。革命的標語和破舊的匾額比賽着誰『老』尖尖的瓜皮帽下綴着黃瘦的臉。一個漂亮的女人走過去了，許多批評者都興奮起來。

恰巧是剛下過雨，拖車者的脚拔伸於半尺厚的泥粥裏。泥路的兩旁是舖戶。『戒烟藥丸』的條子斜貼在玻璃上，坑上橫豎正躺着幾個癮者。螢火似的小燈映着桌邊稱貨的小天平。咚咚的鼓配着天國的歌聲的是救世軍。灰色的制服飛在快馬上，濺起細碎的泥花。枯瘦的乞丐，唱着梆子腔，向着舖主要錢。八歲的姑娘，脅間緊着粉色小手絹，立在一邊懸着本省軍事領袖、一邊是本地最漂亮女人放大玉照的照像館門前，嘴咬着手絹兒，呆呆地瞅着玻璃窗裏托腮的嬌態。

城中心區四牌樓，窄窄的十字路口堆滿的是菜筐布挑。往東，那濘泥得像豬圈的路旁，屹立着九龍壁。粗壯的黃綠琉璃瓦的龍身交叉地爬滿了一個高大的牆壁。周圍有無數小龍條條地鑲成了邊緣。雖缺乏北海那塊的光澤細膩，卻有着更雄偉

的氣魄。壁前立着一些碑石，記載着這壁在某年旱災時顯了如何的靈。

受到歷史的特惠，大同有着許多罕見的大廟。雲岡的石刻，華嚴上下寺和善化寺的泥塑之偉大，說明了北魏時中國統治者的魄力與佛教魔力。幾乎每個廟都有着佈滿的壁畫，各樣表情的仙佛伸着細長的手指，在雲端裏逍遙坐禪，白的鴿和輕的燕，一羣一羣地環着那巨大的屋角飛，對着每個來者呢喃地道着時光之隱祕。

雖然『婦女應以瞭街爲恥』的條子貼在武定街壁上，黃昏時分，人家門口還不缺乏一些豔裝的女人，露着拙笨的笑顏。常爲拉車問到的是：逛不逛『破鞋』。種類不同：明的，半明半暗的。包月，靠家，憑你選。多麼難爲情呢，當着她丈夫和女人調笑，囘過手來還由那馴順的男人手裏接一杯滾熱的茶。『難道不嫉妬嗎？』你向他笑。他會無言地又爲你斟上一杯。

哪一戶是好人家呢，你會好奇地想。有了，好人家門楣上有這樣的對聯：『良民住戶家，行人須止步。』其餘的呢，誰也不知道。對一個稍稍耳聞此地風俗的生客，每

個開着的門都成了誘惑，每個關着的該也保持着相當的神祕。於是，縱使是平坦的巷路，街上也仍有着探險者。

這樣一個大城沒有一份報紙，誰相信呢。但我連縣立圖書館都去了，也找不到一份壁報，我也不會見到。這些人，裸着油亮的背，呼呼拉着他們的風箱，叮噹打着他們的銅器，笑着女人新製的衣裳。對於路的濘泥，天國的福音是什麽，民國遭着如何的厄運，都似乎一例的漠不關心。由北門臉上那空懸着的兩塊威脅人命的磚，就可以知道這些人是怎麽樣地生活着哪。

這叫我想，僅是交通便利也未見得就提高文化呢。

五

由大同，只要幾十分鐘的火車就可以看到煤的世界了。多麽富的煤由呵，黑黑的炭山，因爲運不出，自己竟由核心燃燒了起來。

口泉地方雖然不大，給咪咪的小火車和聳立的大烟囱點綴得很像個工業區。站在由大同開來的小火車，看坡上停的礦務局的小火車，小得令人發笑。汽笛一拉，聲音弱得像女孩子在捉迷藏時打的招呼，但帶我去永定莊看晉北礦務公司岩村的煤井的卻正是這樣一種小火車。

轉過一座山，入了可怕的境地了。煤的堆上正走動着幾十個黑的臉，黑的臂，光着黑的腿的裝煤手，用後頸頂着一筐筐的煤塊往才駛進煤巷的貨車皮裏送。裝滿了四十噸，大家共同的平分着那一塊把錢。

沿着煤谷走上去，奔着那高聳的烟囱，奔着那隆隆的聲音走，交錯的小火車道上正滾着小煤車呢。下坡路的車飛似地跑。車由井口一送出，黑的人狂舞地騎在下奔的車上，齜着白牙，揚着黑手掌，高聲喊着地就溜下山去了。苦的是上坡路。露着紅脊，揉着汗鹹的眼，喘喘地緩緩地向井口推

井口才是忙地呢。幾根交叉的木條中間轉着一個通了鐵繩的滑車。直徑丈餘

的煤口交換地升降着空車和煤車。噹噹的鈴聲，隆隆的車聲，雜着在井口司事的喊聲，令一個過慣寧靜生活的人感到這些幾乎不是同類。

這麼的一個小井口每天有千五百人作工？我懷疑了起來，工程師是位直爽人，說，不信嗎？帶你去看看吧。於是，他發了一句話，隨着，就有人抱來一堆衣服。藍的褂子，藍的褲子；高厚的牛皮靴，柳根編織的小帽。隨着，他交了我一盞手提水電燈，一條木棍。

『別怕！』他笑着說。又拿一張藍地白線條的地下路線圖指給我看，什麼地方已經採過，什麼地方正在開採。『我們這礦最老實不過，傷人的事極不多見。』

我不曾怕呢。我在笑我的服裝。肥寬的褂子，扁淺生硬的柳帽，白晝提的燈和手裏那木棍完全把我扮成個丑角了。

煤井口的人們待我們一走出門來，就呈出突然的鎮靜了。待發的煤車子停頓在道岔口，推車人收住了狂肆的笑容。司鈴人規規矩矩地立在井架旁。井上的繩子

停止移動了。兩架漆黑的升降機，[illegible]滿身的汗，在佇候着我們。我懂得，這是上司到了。

走到機旁，工程師一定要我先走進那個大匣子。

『我進了地獄，』我心裏說着。礦的恐怖我開始感到了。礦的悲劇將臨到我身上了。有什麽辦法呢，我終於先他而邁進濕濕的煤車升降機裏了。

我握住旁邊的鐵杆。噹噹，兩聲沉重的鈴聲招呼高車司機人的注意。隨着，噹噹，更嚴肅的兩聲，我們就由地面沉下去了。

井邊的一線光逝去了。機身增加了速度。呼呼的冷風襲入的骨髓。工程師微笑着，修理手裏的那一盞燈，對這下墜，呈着熟習的坦然。機車達到了井底，他仍微笑着要我先走出來。

黑的洞，蠕動着黑的人兒。隆隆若雷的是煤車在窄軌上推動的聲音。洞徑的兩旁不息地流着水，陰森的聲調，陰森的漫流，像一條地獄的小溪。

呵，地獄，這是再能解釋一切不過的名字了。呼嚕嚕，那邊洞口冒出一串咧着白牙吶喊着的黑鬼，愁苦包着他們猙獰的臉，推着那地獄的車。爲了兩三毛錢，把自己埋在數百尺的地層下，一切聽憑另一個神的安排。

礦裏掘洞者爲了生命卻把生命押放到不妥的地方去了。抗了粗大的鐵錘，硬向那煤壁上擂。擂，擂下來一塊馴順的煤，就被煤車推到井上去了。擂下的是一塊黑黑的東西，併力地壓了下來。這煤塊便作了採煤者自然的墓土。

洞中還有着分段的辦公室和隨手的鐵工。拉着呼呼的風箱，迸着地獄中碧色的火焰。

就着我們微小的燈光，我們鑽進了說是最保險的一個洞。托着一顆怕死的心，我們屈了腰，偶爾扶一下兩旁的石斷層沿着流水走去。陰森森的煤洞垂線似地落着雨珠，騰着煤氣的霧。工程師一路走，一路給我講說着煤如何因爲軍事運輸及關溝行車不便而不能暢運的話。恐怖的氛圍使我愈走愈慢，終於，我們又爲那高車帶

囘地上。

像對着一個新工程師，井口那些煤黑那麽地看着我。包圍着煤井的，是高車房，電力房，鐵工廠，井旁一個口眼，冒着由礦裏擠出的白煤烟。

沿着小鐵軌向下坡走，進了一個開着許多小店鋪的骯髒的巷子。土的房子低得幾乎壓到住房人的背上。巷裏正踱着些應該下午入礦的礦夫。手伸到袋裏去，懶懶地向前走。我跟了他們，走到一間小屋門前。他們停住了。門緊緊地關住，裏面土坑上滋出吆喊聲。

門叫開了，我趁勢探了一下頭，許多條鐵黑的漢子把背圍在一起，正用眼睛瞪着粗碗裏的一顆亂舞着的骰子呢。細碎的響聲，使得一些工人喜得在土坑上頓脚；也惱得一些工人捶着身上多肉的大腿。

把街走到盡頭，我懂了那賣命賺錢的人一天那兩毛二錢除了油面花費在什麽上頭了。賭局，鴉片，姑娘，樂店。

又過卓資山了。這是四年前我曾度過夏的地方。那時鴉片花正在盛開着呢。黑早就把光光的脚伸到籐拖鞋裏去，拖到罌粟花叢中，守在提鉛桶拿剪刀的土人身旁，看他們刮採花苞上的嫩白漿汁。車過十八台，我就眼巴巴地凝視着車窗外。建在山坡上的土房子顯露了。卓資山到了。我在盼着看那一片美麗的毒花。但是，今年神怒了呢！一頓雹子把纔冒出地面幾寸的花全打毀了。但我們能和災難搏戰的農人卻又種了出來。

久違的綏遠又是在我面前了。城還是那麼方整，不再是黃土碎石道，城裏城外都已鋪成平整的馬路。沿着路栽着平排的樹木。樹蔭交界處立着帶白手套的警察，連行人走路的方向都指揮着。舖面有的由雕欄金匾改成西式商店。女人有的剪掉了大髻。臥龍崗修成了龍泉公園。一間泥污的小茶樓新近刷了一層漆，掛起「新生

活飯館」的招牌。民衆教育館添了若干標本，日報附刊了新文藝創作。舊城開設了爲接待要人學者的綏遠飯店。這個遼遠的城市似在盡其全力向現代大都市的憧憬闊步着呢。

大台（依克台）裏雖仍住有百多個喇嘛，東邊卻闢成共和市場。涼粉、酸梅湯的攤子陳在魔術場的隔壁。擦了滿頰子紅粉的女人端坐在長條凳上，一壁吃，一壁聽着四面交攻的鑼鼓聲。台門前就是據說曾被淸聖祖的馬蹄踢出泉水的玉泉井。

在建築的美麗上，我總願推崇舍力圖台。只牠那歐、亞合參的構造已夠使一個對此道全然不懂的人醉心了。方的角隅嵌的是金色的裝飾。梵文的字母被構成如中古月牙琴形的圖案，圓圓地並立在屋的各方。雕廊的粉壁上是極富想像的佛典的壁畫。殿中大柱上爬着巨大的龍身。給我們開門的喇嘛指着殿中央的太師椅，用生硬的腔調說：「這是班禪活佛的寶座。」

走到內殿，同行的女人要求他將康熙皇帝的胄甲取出來看。不很甘心地他打

開了黑角落裏的大箱，小心翼翼地拖出一個大黃包袱來。

他拿出一件用鋼片湊成的沉重的戰衣來，撫摸一下上血的寶藍緞，就授給了我們來端詳。連那黃緞靴他都很不捨令我們玩賞得太久。問到來歷，他說：康熙帝駐蹕歸化時，誤殺了一個蒙古親王，惹起了蒙人公憤。

「那時候這台都給我們的人包圍了。」他立在黑的一片裏，瞪大了眼說。「一個喇嘛和他換了衣服。他裝作喇嘛逃走了。把背甲留在這兒。」那人真神氣，好像康熙皇帝就同他換過衣服一樣。

召殿的旁廊，住有一位王爺。雙髻搭在肩上的蒙古女人，用大大的眼睛凝視着我們。穿着紫衣繫了黃腰帶的小達子伏在女孩子的背上，背着滿院走。廊間的柱子上貼的是些歡迎民衆信仰的班禪大法師的標語。一些拖了油長辮子的喇嘛聞着鼻烟正在廊下踱步。

我憬然明白了宗教對原始民族統治者有甚麼用處。

遇到了一位現任省吏的朋友，在一家酒樓上，談起話來了。

他是南省人，在塞外已作了六年官。說：

『你這書癡子，理想者，來這兒就知道，在中國應付環境都不容易，先別講改造。

『嘔，你駡本省鴉片公開。請問，設若今晚發一道命令，吸鴉片者死，明天早晨恐怕全省剩不及五十人。你准他們吸而不准種。好，經濟狀況已凋敝不堪的綏遠將因鴉片消耗而把僅剩的一些現金全數流入別的鄰省——最可痛的，是多半流到獎勵種烟，質料最佳的熱河去，而且，種了鴉片的田地再種別的已不長了。更明顯的，這是省府財政主要的收入之一項。看看你有什麼辦法？』

事實和職務為每個官吏找到類似的一番議論，來解釋當前的矛盾。但收着烟稅，心下企盼着中國認眞『拒毒』那一天的也大有人在。

臨行我想登城牆看一下城中的全景。就由石砌的馬道攀到北門城牆上去看。由火車上看來齊整的城是沒有把握的。城樓人口處是所毛房。城樓上正攤着一大

堆滿樓泥汚的男孩子，扯了喉嚨喊着一些由記憶裏中掏出的經書，而實際在用小胳臂角力玩。一個咬着紅蘿蔔的孩子向我笑着。一下，也被隔壁打着的孩子捲入爭鬪的漩渦裏了。

城角處臨風正立着兩個豔裝的女人，用粉色的手絹比說着什麼可笑的事，引得跟蹤在後面的男人不能不笑，引得臥在樓下的私塾書生們也非笑不可，直笑到陌生的男人和她們熟了，就揣起那條曾作爲媒介的手絹，三個影子便消失在城的馬道處了。

朋友說：「有什麼辦法？幾乎家家都幹此地人好淫。作官的管得了一切，能管得住人的性情嗎？」

我索然地隨他踱下了馬道，心下不服着上面的話。

看了幾家仍徘徊在手工時期的毛織業織氈工人受着最大的苦。羊毛屑塔塞着呼吸器官。一個被刀割破了手指的學徒正倚定一根柱子啼哭。毛呢在樣式上雖

盡力摹仿舶來貨，但品質之粗糙，仍毫無進步處。

想去百靈廟，朋友說：「可不這麼容易了！雖然離此才百多里，只隔一道大靑山，自蒙古自治以來，那地方我們沒有膽子去了。」但自治了的蒙古人看來頭腦仍是那麼簡單，樸實，易被人欺呵！

在離開綏遠那早晨，我拜訪了一位師長，這不是篇悼文，容我在這遊蹤裏留下他的名字罷。劉半農和白滌州等先生動身比我早了一天。那天早晨我在綏遠朝報上讀到了「劉博士由包來綏，現寓綏遠飯店」的新聞，就決定用一個熟悉的口音和面孔來驚嚇他一下。

本來是同友人肅菴君偕往的，但他因怕見生人，願在樓下等我。白衣侍者把我領到一條窄路盡頭的房間。半農先生揑着他的烟捲，微笑着站在門檻處了。

帶着孩氣的好奇心，我隨說話隨看擺在鏡臺上的測音器。知道他參觀了本城的學校，測過了許多處的音，並且打算日內去百靈廟。

火車時刻表不容許我多坐。而且我也沒有理由用一個熟人的名義打擾他學術的工作。

『有什麽事我能替你在北平作呢?』

『唔,』他笑了一下,把手伸到袋子裏,掏出一個名片來。『請你到北平打電話給我的太太,說我在這兒平安。』

我接了片子,一面用手勢往囘推他,一面自己就退了出來。

被他堆起短髭的微笑送出飯店的樓口後,我就匆匆地趕上了西行的火車。

七

包頭是個仍帶點原始樸質氣的小城。包圍車站只一片荒涼黃沙地。南邊是一帶黃河,閃亮地睡在南海子。城是傾斜地建在山坡上。像泥模型似的,一座座的小土屋靜靜地躺着。

因爲是走到了蒙古草地的跟前，沿街走的紅油臉垂着黑油辮子的人特別多，囘族人也很不少。在交通上，這裏幾乎是個水陸的中心。平綏路的車走到了盡頭，南海子長年往來着走包寧的高幫大船。寧夏、甘州、涼州的貨都以這裏爲尾閭。所以在商業上，便是個很重要的地方。

城年青得很。民國十二年才因爲鐵路的到達而設治局。十五年才成縣治。但因爲地勢的扼要，市面上還熙攘熱鬧。騾轎車停在道旁，洋車夫操着山西腔，在人叢中吆喊着奔跑。繁榮中心的前街有着大門面的店舖。陳舊的富於象徵性的幌子低垂在舖簷下。

東門外的轉龍藏是最惹目的名勝。龍王廟建在小山阜上，瞭望着全城的土屋頂。廟後是馬將軍築的礮壘山，坡上潺潺流着終年不涸的泉。這是城中住民的飲料，雖然迢迢地跑來泉水發源池處洗眼睛的也不乏人。

立在礮壘上，俯可以眺望如帶的黃河。坡下沙地上，不時地過着駝水桶的牲畜，

印在沙地上靜默的影子，給人以沙漠的幻象。

十五里的轎車會把一個旅行者載到了南海子。那是一片汪汪的黃河。成百隻的高梆船，七站船，小筏子，各靠在河邊，飄在黃水的搖籃裏。船裏正有人吆喊着裝儎貨物，岸上站着些穿紅襟的漢子，吹着烟袋，守着面前的景色。

距河岸近處是個由船戶所組成的村子。他侍奉的大神是治理洪水的禹王。

歸途遇到了當地的一位官吏。對着開發西北的前途，他說了不少沉痛的話。像是述說一個將斷氣的人的病狀，他告訴了我日本如何勤敏地按月派武官來調查，去年的兵災如何地使本地人舊曆除夕握了現洋買不到一斤麵粉。

『回去罷，』另一位西北的長者拈着枯黃的鬍鬚對我說：『告訴國人說，屯墾不是容易事，想速成地來發財，必至失望而歸，讓我們吃慣了苦的人去和自然對抗吧！如果國內有能吃苦的青年願意和我們下田工作，我們竭誠地歡迎。響亮的口號與我們是毫無用處的。』